

劫雲奪雨

美國中央情報局彼」起底」，結果一場氣象戰爭的秘密外洩，引起舉世科學家的震驚！

$2.00

909

◀編　後　話▶

旅遊南美巴西的人，很少不遊覽里約熱內盧的，今期馬雲的鐵拐俠盜故事「劫雲奪雨」，故事就是發生在上述旅遊勝地。東方三俠呂偉良等人旅遊途次巴西，適巧一場氣象戰爭在美洲秘密地展開，敵對雙方是美國與古巴，阿生在無意間捲入事件漩渦，惹上無盡麻煩，歷經艱難困險，終於憑着他機智過人身手頭腦，而……全文過程充滿緊張鬥智氣氛，內容曲折難測，陰謀陷阱，步步皆是。同時，它將會告訴您一個千眞萬確的故事。幸勿錯過。

***　　***　　***

「紅袖刀訣」今期終結，過程經過一番刺激驚險，拚死忘生劇鬥後，迷谷之內，化戾爲祥，喜氣洋溢，張燈結采……英俠何凌風大典婚禮，旣隆重、又熱鬧，不過，新娘子有兩位，請恕筆者賣個關子，您們猜猜是誰好了。

***　　***　　***

「沈勝衣故事」又來了！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銀狼」！且看一條瞎眼的銀狼，一名殘暴的兇手，引起了一件什麼驚心奪魄的兇案？沈勝衣爲了追查狼踪兇跡，不遺餘力，展盡奇謀，請看他在下期裏的一番表現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0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劫雲奪雨

馬雲・文
盧令・圖

聖像血案 曲折離奇

旅遊巴西的人，很少不遊里約熱內盧的。

里約熱內盧不但是巴西的旅遊勝地，也是南美，甚至世界聞名的旅遊勝地。每年它替巴西政府賺入不知幾許外匯。

一般來說，有山的地方未必有水；有海的地方就難以見到有湖。

例如香港，它所以聞名，是因爲海港而知名，僅可以稱得上有山有水而已。但里約熱內盧卻是具備有三種天然美景的城市。

里約熱內盧有個長長的海灘，也有青山碧湖，確是名符其實的擁有湖光山色、靑山碧海之勝的旅遊勝地！

呂偉良等三俠絕不例外，像其他歐美遊客一般，遊西巴，到南美，絕難放過里約熱內盧！

他們一出機場，就發現一個風光如畫的海灘，那海灘由頭到尾足有四英哩長。難得的是這一帶海面之上，見不到一艘商船的影子，原來是政府早已將這兒劃爲旅遊區，禁止商船駛入。

海濱大道之上，高樓大厦林立，連綿長達數里，遠望過去，彷彿沿海豎起了一幅巨大的屏風，煞是奇觀！

這些高樓大厦大半是酒店——旅遊酒店。單從這點就足以說明當地遊客之多。

酒店樓下多設咖啡座，由於行人道寬闊，政府特准將桌椅擺出街外，遊客坐在巨型遮陽傘底下，觀看穿着比基尼泳衣的女郎穿梭往來，手中一杯，眼睛與咀巴同覺享受！

酒店房間多設有露台，讓遊客居高臨下，盡覽海灘風光！

每個遊客幾乎一定被安排登上里約熱內盧背後的高山；就像香港的太平山頂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那兒沒有一個「老襯亭」。

但是遊客站立在山頭之上，可以盡覽全市風光，更可以清楚見到濱海大道的背後有一個藍湖。湖的面積，約有二平方英哩，湖側有山，眞的是湖光山色，相映成趣。

在哥華加道山上，有個攤開雙手的巨型耶穌聖像。

哥華加道山已經有二千四百多呎高，這座聖像連基石在內，也高達二百二十呎。因此，在里約熱內盧市區之內，絕大部份的地區均可見到。尤其是到了晚上，政府爲了誇張這聖像的偉大，協助旅遊事業發展，更以四組强力燈光，照射聖像全身。使人看上去更覺得偉大壯觀！

要形容聖像有多大並不困難，以香港建築物的標準，它大概有二十一層樓高，全個聖像重達一千一百四十五噸。於一九三一年完成。

不管是否教徒，遊里約熱內盧的人，必然會到哥華加道上一遊！

但是幾乎大部份遊客不能直登山頂，接近那巨大的聖像，爲什麼？

這裏不是禁區，巴西政府亦無明文規定不准遊客接近聖像，只不過因爲車路只築到山腰；由半山至山頂一段，全是梯階，細心一數，竟有二百五十二級之多。試想想，旅途疲勞的遊客，又那有多餘的氣力走畢全程？

因此大部份遊客只到山腰停車場，仰望聖像一番，或者拍個照留念，便算了。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東方三俠都是年青力壯的人，他們偏要走畢全程，徒步上山頂。

一些年青的歐美遊客也抱住與三俠同樣的心情，既然來了，豈可半途而廢？於是跟隨三俠登山的人越來越多。

遊客們雖然有汽車代步，但當天都去過了許多地方，所以氣力方面自然有問題，但年青人可不同了，體力機能再加上好勝心的驅使，往往會令人刮目相看；三俠當時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事實上要拍攝聖像的全景照片，只可能在山腰或者更遠的地方。因爲聖像太過高大，到了山頂反有「高不可攀」之感！

不過，欲想看看里約熱內盧的全景，就要攀至山頂，正合了「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之句！

三俠都是勤練武功的人。即使在旅途中，他們也在每天清晨起床後，就地練習一番。因此，氣力一直保持。

這時候已步上了二百級以上，還有幾十級就走畢全程。許多歐美青年遊客已氣喘如牛，但三俠却面無倦容，節節領先。

突然間有個人匆匆而下，差些與阿生撞個滿懷！

阿生雖然及時避開了那個冒失鬼，但心裏却生疑起來。

這是旅遊區，一般遊客都以悠然自得的心情而臨，爲什麼剛才那大漢却如此匆忙？

憑剛才迎面而來的一剎那印象，阿生只覺得那是一個歐洲人，面帶恐懼之色，不像是一個到此遊覽的人。

但無論如何，阿生也沒有理由阻止那人離去，甚至不可能追問究竟。

不過，不知是否由於職業上的敏感，阿生總覺得事有蹺蹊！

阿生加速脚步直奔山頂。

呂林夫婦二人一向習慣了與阿生有默契，所以這時候儘管阿生沒有說過半句話，他們也意會到可能有事發生。

阿生奔至山頂，放眼四望却又見不到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聖像四周很靜，連遊人的踪影也不見一個。是時間太早還是太晚？一切都顯得極不尋常。

阿生不禁會想：剛才由此匆匆下山的人，總不會一個人跑到這麼高的地方來。他不可能來此觀看風景吧？然則，他跑到這兒來幹嗎？

阿生一邊想，一邊繞到聖像背後——那是聖像靠海這一邊。

聖像的基石很高，那是聖像立足的地方，全以三合土製成。

阿生立刻就發現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一個人倒在血泊中！

鮮血仍然源源由他的背部滲出。

他的背部仍然插住一把尖刀。

刀鋒差不多完全見不到，只可以見到烏黑黑的刀柄。

阿生立即趨前，雖然他明知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這分明是一宗命案！

人命關天，任何最先接觸死者的人，將來勢必成爲被警方調查的對象。

但是，阿生不會担心這一切後果，他只覺得這人可能未死！

於是他過去將他扶起。

果然他還有一口氣。

他睜開疲乏的眼睛，拉開沙啞的嗓子道：「……美國大使館，史里達……」

在這些名詞的前前後後，可能還有一些字句，但阿生實在聽不清楚。

那個人傷重，根本不可能再說話，但仍勉强支持下去，他終於說了，可惜說得太少，也不夠清楚！

阿生想追問下去，但他却雙眼反白，一切都靜止下來，包括脈搏在內。

呂林夫婦二人此時亦已趕到，看見這情形也登時呆了一陣！

「發生了什麼事？」呂偉良問阿生。

阿生道：「我也不知道，看來又一

宗暗殺，死者不是間諜就是特務，兇手可能就是剛才我們遇上了的人。」

林愛莉道：「我們快離開現場，別再惹來一身的麻煩！」

呂偉艮道：「不！我們要面對現實。阿生接觸過屍體，左規右避，反而會引起誤會重重。」

這時候，又有一些人上山來。

這些人包括一些歐美青年遊客以及領隊的嚮導在內。

他們都正由基石的另一邊繞了過來。

阿生等人還來不及解釋，已聽到一名遊客發出尖銳的叫聲！

嚮導認得阿生他們，反而顯得冷靜。他過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阿生照說了。

三俠所參加的觀光團是當地酒店爲旅客臨時組織的。

阿生他們很少參加這一類觀光團。但聽隣房參加過的旅客說過，嚮導很盡責，車裏又有冷氣設備，而且每人每天計算，十分經濟實惠，所以三俠也參加了。

通常這是由酒店臨時安排的，參加的旅客自然都是個別——不參加集體旅行團的遊客。

嚮導果然很盡忠職守，對每一個遊客都照顧得周到。

例如登上山頂來的只有少部份遊客，但他仍然不辭勞苦，攀了上來。

嚮導身邊有一具無綫電對話機，他立即將這兒發生命案的事，告知旅遊車上的同伴——司機。

那司機再以無綫電通訊設備，通知了他們的無綫電台，然後轉知了警方。

因此，警方很快就已經知道了這兒有事發生，立即派直升機載人前來調查。

× × ×

一干人等被帶返里約熱內盧的警局裏來。

警局裏一名值日警官仍然無法證實阿生的國際特警身份。

阿生告訴他，他們三人剛由聖保羅市來；當他們三人在聖保羅市的時候，也遇上了一件麻煩的事情。那就是「萬能血清」一案。

值日警官半信半疑，以懷疑的目光瞪住阿生：「照你剛才所說，似乎所有麻煩的事情，都環繞着你們發生。」

阿生苦笑聳肩：「有些人一生之中也遇不上一件麻煩的事，並非由於宿命論所謂命中註定，而是由於他們怕麻煩；遇上了任何麻煩事情，可避則避，千方百計地推得一乾二淨。」

「難道你就不怕麻煩麼？」警官說。

阿生道：「是的，你可以說我不怕麻煩，有時還愛理閒事，這也就等於自找麻煩！」

「好吧！」值日警官道，「在未證實閣下的眞正身份之前，我們只好依正手續落案。」

林愛莉埋怨阿生道：「阿生，你眞活該！看來他們不相信你的話。」

阿生道：「放心好了，絕對不會有事的。」

呂偉艮則對阿生說：「爲什麼你的同事們還未見到來？」

「我知道這兒有我們的辦事處。」阿生說，「這位警官已經打過電話，相信我們的人快要來了。」

林愛莉道：「他講的是葡萄牙話，你又怎麼知道是找你的同事呢？」

「嗯——」阿生呆了一呆！

一些武裝警員入來，要將阿生押走，呂林二人自然反對；但是，那個警官解釋，這是例行手續而已！

他指出阿生是最可疑的殺人兇手，因爲有人見到，兇案發生時，只有阿生在現場。

呂林二人有一種直覺，覺得他們可能上當，剛才那位警官未必找國際特警隊人員。

然則，他們必須盡快設法通知國際特警隊派駐這裏的人。

不久，有一些人來了。

呂林夫婦在走廊上遇上了這些人，却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來頭。

總共來了三個人，匆匆忙忙的，由一名當值警員引領。

林愛莉以爲他們是國際特警人員，正待回頭走，但被另一名警員阻止。

那警員道：「你們這裏已經沒有事了，走吧！」

林愛莉道：「有人來担保我的朋友外出，我要再見剛才那位警官先生。」

警員道：「誰來担保你的朋友，剛才那三位是美國人。」

「美國人？」呂偉艮怔了一怔：「讓我見見他們可以嗎？」

「對不起，警官只叫我帶你們走，走吧！」警員催促着。

呂偉艮和林愛莉無可奈何地在那警員的監視下離去。

× × ×

阿生很生氣！

他無辜被人囚在這裏，警方既不聽他的解釋，也未見國際特警人員前來將他保釋出去；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警局裏的臨時覊留所沒有空氣調節設備，也沒有抽氣機，悶熱的天氣，令人感到呼吸有些窒息。

里約熱內盧位於南回歸綫更南的位置，十一月的天氣如果在香港，大概要穿上羊毛衫了；但在當地却正是暑假的開始。

「鐵籠」外面那把陳舊不堪的風扇，搖頭擺腦的，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

阿生渾身汗濕，隔住鐵枝望向外面走廊，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突然之間，走廊盡頭處傳來一陣步履之聲。

有人來了，是阿生見過了的當值警官，還有另外三個人。

阿生心裏想：救星終於來了！

各人到了「鐵籠」之前止了步。

「閣下就是最先發現兇案的人？」一個美國人問道。

阿生點點頭，然後反問：「你是什麼人？」

值日警官與美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竟然未說出三個美國人的身份。

阿生心裏開始生疑！

「你見到兇手？」美國人又問。

「嗯——」阿生欲言又止。

「你還認得兇手麼？」

「也許是的。」

「你見到兇案發生的過程吧？」

「也許是的。」

「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的？」

「我爲什麼要告訴你？」阿生終於忍無可忍，瞪住「鐵籠」外的人說。

美國人感到意外地，回頭望望值日警官。

值日警官對阿生說：「如果你不合作，休想我們放你出來。」

阿生毫不示弱地說：「如果你不放我出來，休想我再跟你胡扯！」

爲首的美國人與當值警官耳語一番，終於召來掌匙的警員，將「鐵籠」的門鎖開啓了。

阿生被帶到一間有冷氣的辦公室，登時感到一陣清涼！

美國人又問他：「現在你可以說出當時的情形了吧？」

阿生站在一旁，不高興地說：「我想知道你現在當我是什麼人，犯人麼？還是什麼？」

美國人苦笑一下，道：「就當你是朋友吧！」

「原來你們喜歡這樣對待朋友的？」阿生說，「我覺得現在像個犯人。」

那位警官移過一把椅子給阿生坐下來，美國人才明白阿生剛才那一番說話的意思。於是又叫人倒了一杯咖啡來。

阿生這才慢條斯理地說：「你們想知道一些什麼？」

「兇案發生時的情形。」美國人說。

「你是誰？」阿生反問道。

「我是誰又有什麼分別？」美國人苦笑一下。

阿生道：「我不知道你是誰，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我叫夏里斯。」美國人說。

阿生問：「職位呢？」

美國人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我叫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我雖然知道你叫夏里斯，我却不知道你的身份。不過——」阿生頓了頓，又笑笑道：「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你是美國特務。」

美國人夏里斯面色一沉：「我的身份你不必知道得太清楚。」

「那麼，這件事我也不必說得太清楚。」阿生說。

美國人在交換眼色，但阿生沒有理會他，喝他的咖啡。

「你眞的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夏里斯問道。

阿生道：「你有懷疑麼？」

「是的，我眞的有些懷疑。」

「那麼，爲什麼你不把我們的人找來？」阿生說，「他們可證明我的身份。」

「他們就快有人到這兒來了，請你先告訴我當時的情形。」夏里斯道。

阿生笑道：「本來我要坦白說出一切，但是這裏警方對我太不禮貌。」

「那是一場誤會而已！」警官說。

阿生道：「此外，這是巴西，爲什麼美國人要知道此事眞相？我不明白！」

夏里斯和那位值日警官又在交換着眼色。

阿生懶得理睬他們，一邊喝咖啡，一邊在腦海中盤算着。

美國人爲什麼突然出現在這裏？這件事幕後眞相又是怎樣的？

美國人爲什麼一直不允透露身份？他們是否有難言之隱？

美國人與巴西警方到底是否通知了國際特警隊？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死者的身份，以及兇手殺人的動機……

諸如此類的問題，阿生一時間都無法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警官拿了一份口供紙，對阿生說：「根據閣下說，當時你見到一個人匆匆而下，你心裏生疑，於是繞到聖像後面去，就此發現那個死者，是不？」

「是的，情形大致如此。」阿生說。

夏里斯插嘴問道：「你還認得那個人麼？」

阿生聳聳肩：「如果再有機會見到，也許認得。」

「別再用『也許』這一類字眼，可以說得肯定一些嗎？」夏里斯道。

阿生說：「那麼，我也想請你說得肯定一些，你們究竟是什麼人？我的同事是否已接到你們的通知？」

警官道：「我不妨老實告訴你，如果你不將目擊實情說得清清楚楚，我不管你是什麼身份，都會繼續扣押你。」

阿生輕輕一笑：「你以爲我會給你嚇倒？警官先生。如果你再擺官腔，我會由現在起，閉上嘴巴不說話。」

夏里斯立即用眼色制止警官，做好做歹的說：「我們又何必賭氣？現在我們只爲了對事，不是爲了對人。請你合作一些，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我們好嗎？」

「對不起！」阿生說，「我相信巴西這裏還是一個民主國家，如果你們當我是一名殺人疑犯，我有權不說話的。」

警官爲之氣結！

美國人立即又與警官商量。

阿生心裏有氣，自然想盡辦法要戲弄眼前這班人。

他喝了最後一口咖啡之後，說道：「你們太過小睇中國人了，其實我自小嚇大，有種的你可以將我送上法庭。」

警官沒有他辦法，含恨地瞪了阿生一眼。

美國人似乎勸服了警官，於是夏里斯過來說：「中國朋友，請相信我吧！如果你合作，我保證沒有事情會麻煩到你老兄的身上。」

要是換上別的人，也許早已軟化了！因爲眼前形勢非常明顯，美國人彷彿成爲警方的幕後老闆一樣；因此美國人肯作出保證，阿生試問尙有何求？

然而阿生却不是這一類人，他不喜歡別人對他如此無禮，更不喜歡受人恫嚇！

他說：「你以爲我怕麻煩嗎？假如我是個怕麻煩的人—我就不會插手這件事，現在既然插手了，我就要弄得一清二楚。因此，你們說什麼都是假的，首先要解答我心裏幾個問題，然後才談其他。否則，我一經閉上了嘴巴，只怕你用槍指住我，我也不會吐露半句。」

美國人道：「你想知道什麼？」

「死者是誰？」阿生問。

「我們還未弄清楚。」

「連死者是誰你也還未弄清楚，爲什麼你們美國人要插手？」

「嗯——」夏里斯呆了一呆。

在場的人都有些意外，誰也想不到阿生有此一問。

更大的意外就是：阿生明明是「被盤問者」，現在刹那之間「反賓爲主」，變成了主動去盤問別人的人。

警官道：「夏里斯先生，這人很難對付，我想，你還是將這件事情，坦白告訴他。」

夏里斯面有難色地說：「但是，他的身份我們又如何可以證實？」

警官道：「我已經跟聖保羅市的警方通過了電話，他的確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

「嗯——」夏里斯愼重地考慮了一遍，道：「好吧！讓我告訴你，死者是個美國人，所以我們非查清楚這件事不可。」

「死者是個美國人，他的身份你們一定知道了吧？」阿生反問。

「他是一個遊客。」

「遊客？」阿生笑了笑，「我看，你又在繞圈子，這樣只有越繞越遠！」

「難道閣下已知道了他的身份？」

「如果我知道了，當然不必問你。」

「事實上他是一名遊客。」警官在旁邊插嘴道。

「但是我始終覺得你們有些事情在隱瞞住我，」阿生說，「其實，我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比起美國的『CID』一點也不遜色！」

夏里斯苦笑一下，道：「中國朋友，我承認你是個了不起的年青人！」

「過獎了！」

「但是，請聽我忠告，知得太多，未必會是一件好事！」

「這算是恫嚇麼？」

「不！只是忠告！」

「既然你們不想人知，我也不想多說了。」阿生又把面孔背了過去。

夏里斯爲之啼笑皆非！

幾個美國人和警官竊竊私議，阿生當做沒有見到似的。

阿生當然也想透了，美國人如此緊張，這件事看來絕非簡單！

死者既是美國人，但又不允說出死者的身份——當然，阿生絕不會相信他就是遊客那麼簡單。

因此，美國人越急，阿生就越加慢條斯理，尤其是他曾被人當作犯人一樣看待，心裏更加憤憤不平。試問以阿生的性格，又怎麼會這樣輕易乖乖的就範？

夏里斯又過來對阿生說：「假如閣下認爲這兒並非談話之所，我們不如到外面去談談好嗎？」

阿生笑了笑：「這算是保釋麼？」

「算是什麼也好！」夏里斯道，「總之我可以得到這位警官的信任。」

「但是我必須弄清楚，到底我現在又是什麼身份？」

警官立刻說：「如果你合作，你不算是犯人！」

「這是交換條件之一？」阿生問。

夏里斯與警官互相瞪住。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難題。爲什麼阿生不肯直言不諱？

夏里斯竟然代替那位警官答道：「是的，這也算是交換條件之一。」

阿生正在猶疑，外面走進一名探員，送來了一份報告。

報告中指出行兇的兇刀刀柄之上並沒有阿生的指紋，而是另外一個人的指紋。

至於死者的致命傷，是由於兇刀造成的。

警官看過了這份報告之後，同意將阿生開釋，美國人更加以爲阿生這一回會好好的說出一切。

可是，事實却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阿生不肯就此離開警局。

夏里斯問：「現在已經證明你無罪，爲什麼你還不走？」

阿生笑了笑：「我本來就無罪，是他們沒有偵探常識！」

警官面上紅了一陣！

阿生又說：「如果我是兇手，怎麼會留在現場之上？而且，還有同行的遊客作證，證明我是剛剛到達山頂的。」

警官苦笑賠罪：「是的，算是我們開罪了閣下，請原諒！」

夏里斯道：「這位負責的警官已經賠罪了，你也可以走了。」

阿生道：「我想等人來。」

「你要等誰？」夏里斯道。

阿生說：「等我的同事。」

警官望望夏里斯。

夏里斯說道：「他不會到這兒來的。老實說，我們還未能與你的同事，取得連絡！」

「這是怎麼一回事？」阿生問：「你不是已經通知了他們麼？」

警官不作聲。

夏里斯道：「據我們所知，國際特警隊派到里約熱內盧的人不多，他們據說都去了聖保羅市辦案，所以我們無法與他們取得聯絡！」

阿生覺得事有蹺蹊，說道：「你們既然無法與我的同事連絡，又如何證明我的身份？」

夏里斯道：「我們自有辦法證明，總之我們相信你就是。」

阿生仍然感到不滿意，但他不作聲，他覺得夏里斯這傢伙不可靠！

夏里斯又催促阿生：「你爲什麼還不走？」

阿生道：「我還要打個電話。」

「你想打電話到那裏去？」夏里斯問道、

「酒店。」阿生說着，由口袋中摸出一張咭片來，這是印有酒店電話號碼的咭片。

阿生致電酒店，是爲了找呂林夫婦二人。

呂偉艮接聽電話，他以非常冷靜的語氣道：「阿生，有人來過我們的房間，你可猜得出他是誰？」

「你的意思是——」阿生一時之間還弄不明白呂偉艮的意思。

呂偉艮說：「我和你的房間，都被人搜過，他們似乎須要找一些什麼呢。」

「是誰。」阿生在電話這一邊沉吟道，「我們有沒有失去什麼？」

「沒有。」呂偉艮說，「但一片凌亂，顯然有人來過了。」

阿生忽然又說：「也許我已猜得出他是誰。」

「阿生，你怎麼啦？」呂偉艮問：「你們有沒有找到你的同事？」

阿生簡單地說：「沒有。」

呂偉艮道：「你放心好了，我已打過電話到聖保羅市去。」

「好極了！」阿生說，「我正希望你這樣做。」

呂偉艮問：「你可以回來吧？」

阿生道：「本來可以的，但美國人似乎十分重視這件事。」

「死者的身世查出了沒有？」呂偉艮又問。

阿生道：「這件事的眞相可能永遠也不會明白。」

呂偉艮道：「算了！如果我們能置身事外，最好快些離開這裏。」

阿生苦笑說道：「只怕沒有那麼容易呢！」

電話掛斷了。

美國人催促着說：「我們現在可以走了吧！」

阿生道：「你們可是美國大使館裏的人？」

「是的。」夏里斯答。

「我想問你，你們爲什麼派人去搜我酒店的房間？」阿生不高興地說。

「你攪錯了，我們不會做出這種事，」夏里斯若有所悟地說：「你以爲我們想找些什麼？」

阿生道：「這個問題，應該由我來問你。」

「這問題似乎越來越複雜了！」夏里斯在猶疑中與他的兩個同伴交換了一個眼色。

夏里斯又問：「中國朋友，你是否由死者身上帶走了一些什麼？」

阿生苦笑道：「你以爲是一些什麼？文件呢，或者微粒菲林之類？」

夏里斯道：「請你不要再開玩笑了，你的合作，可以令我們省下許多工夫。」

阿生道：「事實上我更加須要你們的合作。老實告訴你，如果你不坦坦白白對我講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你休想我跟你們合作。」

「如果我們清楚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根本無須找你閣下。」夏里斯說。

阿生問：「死者是個值得你們如此重視的人嗎？」

夏里斯道：「我們對每一個美國人的生命都同樣重視！」

「史里達是否你們的上司？」阿生突如其來地問。

夏里斯固然一怔，他身邊的兩名助手也同時呆了一陣！

「怎麼啦？」阿生覺得事情越來越出奇，爲什麼美國人聽了「史里達」這名字之後，表情會這麼怪異？

「你從什麼地方聽到這名字的？」夏里斯問。

阿生道：「你還未回答我的問題。」

「嗯——」夏里斯想了想，道：「我們一齊出去再說好嗎？」

阿生半開玩笑地說：「你們可以保障我的安全麼？」

夏里斯道：「難道你以爲有人要殺死你？」

「有此可能！」阿生道，「所以我一直以爲，我留在這裏比較安全得多。」

話猶未完，突然外面傳來一陣吵鬧的人聲。

一名警員正企圖阻止一名瘋子似的巴西人闖入來；這人只有三四十歲，但一身骯髒，像個乞丐似的。

這傢伙半瘋半癲似的，渾身打顫，口中唸唸有詞，對警員的呼喝置若罔聞！

「死馬星，死馬星，別再糾纏住我！」那乞丐一邊走進來，一邊驚叫着。

阿生聽過「鬼上身」的故事，這傢伙當時就好像鬼上身一樣。

阿生不知道「死馬星」是什麼東西，甚至三個美國人也聽不明白。

但是，那位當值警官却聽得一清二楚。也知道「死馬星」是指什麼。

原來大部份巴西人都信奉一種「巫教」，他們稱這種教爲「馬甘巴」。

「馬甘巴」本來是非洲土人信奉的「神」，傳入巴西也只不過數個世紀而已。可是事到今日，大約有百份之八十的巴西人信奉這種巫教。

巴西曾受葡萄牙人統治，葡萄牙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巴西仍然是今日世界的天主教國家；但是迷信的巴西人除了信奉天主之外，私生活中似乎無法脫離「馬甘巴」這位「神」！

天主教是正統宗教，只會勸人爲善，但「馬甘巴」却古靈精怪！

例如有個婦人遭丈夫遺棄，巫師會教她將七枚鷄蛋、一隻黑母鷄、一種土產食用油和少許火藥，放入一個飯鍋之內，然後捧到一處十字路口去拜祭一番！據說，就是如此這般，便可以令到丈夫回心轉意云。

此外，一個公務員想升級，一個學生考試及格以及一名病人想康復等等，都可以用「路祭」方式獲得「馬甘巴」神的庇祐而達到目的。

因此，當地不少十字路口，或者街頭巷尾，都可以見到一些古靈精怪的祭品，擺放在路邊。彷彿中國民間的「盂蘭節」一樣。

這些古怪的祭品包括：香燭、雪茄、玫瑰花、甘蔗釀的甜酒，以及鷄蛋的黃等等。

由於祭品之中有不少可供飲食的，於是往往引致一些乞丐的垂涎！

前些時就有一名乞丐因爲拿走了這些路邊的祭品，而與一名巫師發生爭執，混亂中那巫師被人打死。

警方一直找尋那名乞丐兇手，可惜沒有辦法可以找到他。

但信奉「馬甘巴」神的信徒們，一致認爲兇手遲早會來報案。

因爲「馬甘巴」神會令到巫教的「復仇之神」將兇手死纏，直至到他自動投案爲止。

剛才那乞丐口中叫出的「死馬星」，

就是「復仇之神」的名字。

所以，儘管阿生和三名美國人不知那乞丐說些什麼，但是那位巴西警官卻心裏明白。

那乞丐進來之後，向那位警官又跪又拜。

尾隨其後的一名警員本來是企圖阻止乞丐闖入這裏來的。這時他正待伸手將乞丐由地上拖起來帶走。

但是，就在這刹那間，乞丐自懷中突然拔出一支手槍來。

說時遲那時快，當時室內各人由於事前絕難想到會有此一着，登時感到手足無措，槍聲一响，夏里斯把阿生用力一推。

「砰」然一聲，阿生向牆角那邊，撞得隱隱作痛！

夏里斯的二名助手，一齊衝前，將乞丐推倒地上，奪取他的手槍。

阿生是給夏里斯推倒的，並非子彈擊中；若在一般情況下，夏里斯絕不可能將阿生推倒地上。

但是阿生會因此而受槍傷，甚至傷重斃命，亦絕非出奇的事！

當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瘋子似的乞丐的身上，所以阿生就此分了心。

夏里斯兩名助手制服了乞丐之後，那位警官和進入來的警員仍在驚愕中。

乞丐仍在胡言亂語，但看情形他顯得比剛才清醒，却帶驚慌！

警官冷靜下來之後，問他：「你幹什麼？」

乞丐吶吶地說道：「死馬星要我殺死他——」

「胡說！」警官在吆喝聲中，用力摑了他一掌，「分明是有人主使你，什麼死馬星？快些告訴我，是誰要你這樣做？」

「是死馬星，眞的是他！」乞丐堅持着說。

夏里斯問警官：「誰是死馬星？」

警官解釋道：「就是巫教中的復仇之神！那是不可能的事。」

夏里斯盯住乞丐：「是不是有人用錢收買你來此殺人？」

警官親自動手搜身，乞丐無從反抗，因爲夏里斯二名助手加上那名警員，共有三個人將他捉住。

此外，警局中還有其他人，這時亦已聞聲趕來。

警員在衆目睽睽之下，揍了乞丐一頓，強迫他說出誰是主使人。

乞丐的身上有少許鈔票，但聰明的警官却在他的鞋底搜出一叠爲數達千元的美金。這足以令到乞丐無從解釋。

巴西的幣值十分不穩定，美金的地位很高，因此一千元美金已經很了不起！

警官怒瞪住那乞丐喝問：「是誰收買你？」

乞丐明知無從狡辯，吶吶地說：「是一個陌生男子。」

「他爲什麼要你這樣做？」警官問。

乞丐道：「他知道有個中國青年人被扣留在這兒警局裏，要我混入來殺他。」

美國人插咀問道：「你可知道爲什麼嗎？」

「我不知道。」乞丐搖搖頭，又說道：「我只知道他所說的年青人正與他一樣。」乞丐指指阿生。

阿生心裏明白，現在乞丐口中的主謀人，一定就是他在梯階上遇見過的人。但是他沒有說什麼，只是用心地聽。

警官問：「誰給你這支手槍？」

「也是他。」乞丐道，「他告訴我，像我這麼骯髒的乞丐，警員看見我瘋瘋癲癲的樣子，一定不會搜我身，便將我推入這兒的羈留所之內，但是，想不到我現在就遇上了我刺殺的對象！」

「你這笨蛋！」警官生氣地說：「就算你在羈留所之內得手，殺了人之後又如何脫身？」

「那人說，他已花錢買通這兒的警員，只要我得手，立即就有人帮助我逃出這裏，」乞丐道：「他手段很闊綽，我自然相信他的說話。」

警官突然把視綫望向各在場的警員們，彷彿在找尋乞丐所講的那個「被收買了的人」。

但是，警官的企圖顯然失敗了。因爲在場的各警方人員都表現得一派冷靜；沒有人規避警官的視綫，更加沒有人表現得驚慌！

警官於是又盯實乞丐問：「你說的人，眞的給了你一千元美金？」

「是的。」乞丐道，「他本來只答允先付五百，事成後再付其他的。但我怕他賴賬，堅持收全數，他也只好答允了。」

美國人情急的問道：「那人是怎麼樣的？」

乞丐瞪住夏里斯：「嗯！像你差不多高，年紀也差不多，就是瘦削一些。棕色頭髮，棕色的眼睛，講英語。」

警官想了想，叫人將乞丐帶到「拼圖認人」那個部份去。

夏里斯又與警官作了一次緊急會商。

回頭夏里斯對阿生說：「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一定要殺你麼？」

阿生苦笑道：「也許由於我知得太多之故。」

「你知得太多？」夏里斯怔了一怔！

「你到底還知道一些什麼？」

「嗯——」阿生故意吞吞吐吐地說，「我只是忖測而已，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

「朋友，你想安全，就最好澈底跟我們合作，」夏里斯道，「難道你還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麼？」

阿生聳聳肩，不作聲。

夏里斯又說：「只要你由這兒出去，相信立刻就會有人殺你！」

阿生笑道：「所以我獃在這裏，就是因爲要等我的同事來保護我。」

「我們也可以保護你，只要你合作！」夏里斯說道。

阿生冷冷地說：「可惜你們不够合作，連史里達是誰你還沒有告訴我呢！」

夏里斯道：「我從未聽過這名字。」

阿生知道夏里斯在說謊。

乞丐進來之前，美國人聽了「史里達」這名字之後，面色大變，爲什麼現在却表現得那麼冷靜？此中玄妙，阿生心裏明白！

他沒有當住警官面前揭破美國人的心事，只說：「你不是說過，跟我出去談談

麼？」

「是的，如果你不反對的話。」夏里斯說着，又望望身旁那位警官：「相信警官也不反對。」

豈料警官却把夏里斯拉過一旁，低聲道：「現在事情似乎變得複雜起來了！我看你暫時不能將他帶走。」

夏里斯道：「放心好了，我不會放走他的，只是爲了方便問話。」

警官道：「剛才那乞丐要殺他，分明是担心他認出兇手。」

夏里斯道：「他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隊隊員，他肯定可以認得出兇手，只是未必肯與我們合作。」

警官問：「你打算怎樣對付他？」

「我自有主張，」夏里斯說，「總之你要帮忙到底。」

「好吧！我們來個約法三章，你現在可以將他帶走，但當我們須要他的時候，你必須將他交還給我。」警官說。

夏里斯答應了。

於是阿生被夏里斯等三名美國人帶着離開警局。

阿生問：「你們帶我到何處去？」

夏里斯微笑道：「我們要好好的招待你！」

各人擠進一輛車子裏去之後，車子隨即朝郊區開去！

阿生明知美國人可能有陰謀，但他仍然跟他們一齊走。

阿生要知得更多，就必須冒一冒險！

在車子裏夏里斯又問：「死者對你說過一些什麼話？」

阿生道：「他叫我先找到史里達。你如果是美國大使館派來的，必然是認得這個人；但是，在警局中你却否認。」

「是的，警局裏說話不方便。」夏里斯道：「史里達確實是我們的人；死者要你對史里達說一些什麼？」

阿生其實知得並不多，死者也沒有氣力再說下去，就已經氣絕身亡，但是，他看見美國人如此緊張，便猜到其中大有文章。

於是他故作神秘地說：「你可以代替史里達？」

「是的，我們是同事！」夏里斯道。

阿生問：「爲什麼你不可以讓我見史里達？」

「他在首都。」

「首都？」

「是的，巴西的首都巴斯里亞！」夏里斯道，「由一九六〇年起，巴西的首都已由這裏里約熱內盧遷到巴斯里亞去。」

「我明白了，你們美國大使館也在巴斯里亞，是不？」

「對了！」

阿生道：「然則，你要我跟你到什麼地方去？」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總之我們不會難爲你！」夏里斯又說：「我們會通知史里達由巴斯里亞到這兒來見你。」

阿生道：「史里達到底是什麼人？」

「大使館一名職員。」

「死者又是什麼人？」

「他叫查利，美國遊客。」

「嗯！這件事情，看來眞不簡單！」阿生沉思着說道，「他們爲什麼一定要殺死他——」

夏里斯插咀道：「查利到底對你講過一些什麼？」

「他叫我先找到史里達，然後——」

「然後又怎麼樣？」

阿生道：「我想，我還是見到史里達再說吧！」

「你太頑固！」夏里斯笑得帶點陰險，「你應該明白，我們美國也是你們國際特警組中的成員國之一。」

「是的。」阿生說，「事實上，我們過去也合作了不少。」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有所保留？」

「我並非保留，只走想見見史里達而已！」

「既然你堅持，我們只好通知史里達到這兒來見你。」

「謝謝你。」阿生說，「爲什麼我們一定要到郊區去？」

「市區太過容易引人注意！」

「你們到底還在担心一些什麼？」

「除了我們之外，相信還有人須要得到你。」

「我眞的是這麼值錢？」

「是的，我們爲了保障你絕對安全，只有這個辦法。」

阿生苦笑道：「看來我還要多謝你們呢！」

車子開出郊外之後，轉入一條分岔路去。

那兒很靜，阿生心裏感到有些不妙！

但是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他也只好硬着頭皮，看以後的發展。

在另一個路口之前，阿生被人戴上一副不透明的眼鏡。於是阿生開始變成一個瞎子似的。

「這是什麼意思？」阿生問。

「你不必害怕，我們決不會傷害你！」夏里斯說，「我們這樣做，只是爲了保密的緣故。」

「保密？」阿生怔了怔！「你們有什麼秘密？我才不明白。」

「你總有一天會明白的，朋友！」

車子又繼續開行！

阿生雖然見不到，但憑他的經驗和感覺，可以忖測得到車子正在兜圈子，擾亂他的記憶！

× × ×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整夜未眠！

他們等阿生一直等到午夜過後，始終見不到阿生的影子。

從電話中他們曉得阿生巳經離開了警局，但警官却存心隱瞞事實，只是說阿生離去了，並未提及與什麼人一齊離去。

呂林夫婦二人開始有點担心！

他們已經通知了聖保羅市方面的國際特警隊隊長力高。因爲他們並不知道里約熱內盧方面是否有特警隊的辦事處。

力高隊長答應盡快到這兒來營救阿生；當時阿生仍在警局裏。

呂偉艮正待再致電到聖保羅市去找力高，突然外面有人敲門。

酒店的侍役不會在這個時候敲門的，現在已是凌晨時份了。

呂林夫婦二人同是老江湖，尤其是在

這種環境之下，他們更加小心翼翼！

林愛莉在丈夫的示意下，首先過去應門！

門外站了兩名大漢。

其中一人說：「我們不久之前，接到力高隊長的電話，讓我們進來慢慢談好不好？」

林愛莉於是讓他們進來。

呂偉良一直在小心戒備下，雖然對方能夠說出力高的名字。

「你就是呂偉良先生？」爲首一人瞪住呂偉良問道。

呂偉良點點頭。

那人十分大方地，把證件交出；那是國際特警隊的證件。證件上的名字是：喬治。

呂偉良只瞥了一眼，就將證件交還給他，道：「對不起，我並非內行人；但我相信你們的身份。有話儘管說好了！」

「力高隊長不久之前由聖保羅市方面通知我們，請問你是否有什麼困難？」那人說。

「力高隊長有沒有告訴你，你們有個隊員正被本市警局扣留？」呂偉良問。

那人說：「我知道，但警局的人說他已獲得釋放，所以我們感到十分奇怪！」

「他一直沒有回來！」呂偉良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大明白，相信一切要等力高隊長到來之後才可以決定。」那個叫喬治的人說。

呂偉良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心裏不禁要問：既然一切要等力高到來始可決定，那麼，喬治這麼深夜又來此何爲？

喬治眼睛却在四下裏搜索，一邊又問：「力高隊長在電話中說，你們曾被搜查，是不？」

「是的。」呂偉良答。

喬治道：「你們有沒有損失？」

「沒有。」

「那好極了。爲安全計，你最好跟我們一齊走吧！力高隊長天亮之後就到。」

「走？」呂偉良怔了一怔：「你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到我們的地方去，這樣比較安全。」喬治說。

呂偉良苦笑搖頭：「我們還是留在這裏等力高隊長來，我們不會走的，你們放心好了，這裏很安全！」

喬治道：「但是，力高隊長要我們來保護你！」

「我們暫時還不須要人家保護。」林愛莉說，「如果你們有辦法，最好把阿生找回來，這就等於帮了我們的忙！」

呂偉良道：「是的，如果你們關心阿生，這時候就應該去找他；我看他們已經出了事！」

喬治道：「是的，我也覺得有些奇怪。但是，照計警方不會欺騙我們的，我們常常帮他們的忙！」

林愛莉道：「事實上他並未回來，如果你有懷疑，不妨到隣房去看看。」

喬治靈機一觸，道：「他就住在隣房麼？」

「是的。」林愛莉說，「阿生一個人住在隣房。」

「那麼，我們可以到隣房去等到天亮，一則保護你們，二則等他回來，三則又不必妨碍你兩位休息。」喬治說，「你們不會反對吧？」

「這樣也好。」呂偉良說，「反正我們一切必須等力高來再作決定。」

於是喬治帶了他的助手克拉到阿生的房間裏去。

喬治走了之後，林愛莉忍不住又對她丈夫說：「你以爲他們的身份有可疑之處嗎？」

呂偉良道：「很難說，不過，如果他們冒充國際特警到這兒來，那又是爲了什麼？」

「爲了試探虛實，看看阿生究竟知道了一些什麼。」

「但是，證件似乎沒有假。」

「現在科學進步，什麼東西都可以假冒。」

呂偉良道：「照你這麼說，我們還是小心點吧！」

「是的，還是小心點好！」

× × ×

在阿生的房間裏。

喬治和他的助手克拉倚在沙發椅上休息！

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喬治在猶疑中接聽。

「你是誰？」對方是個男子的聲音。

「你以爲我是誰？」喬治故意問。

「你就是那個被警方扣留過的中國遊客？」

「你以爲是嗎？」

「你眞有種，竟然可以安然回到酒店來。」

「難道你想我留在警局裏過夜？」喬治乘機當自己就是阿生。

「你對警方說過了一些什麼？」

「你以爲我說了一些什麼？」

「例如……你在哥華加道山上所見到的情形，你有沒有對警方講過？」

喬治聽到這裏，已經心中有數了。他說：「我明白了，你就是殺死查利的人，是不？」

「是，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就是你見過的人。」對方竟然直認不諱，「你如果保留那一點秘密，對你定有好處！」

「有什麼好處？我倒想知道。」

「例如，你可以得到一些報酬！」

「誰付出報酬給我？」

「就是我。」

「有多少？」

「總之不會少，」對方又說，「問題只怕你對警方已講出了一切。」

「我不會那麼傻，我知道遲早必有人找上門來，」喬治又說：「我們什麼時候碰頭？」

「現在如何？」

「不太急麼？」

「已經太遲了，我一直等你由警局回到酒店裏來。」

「你倒有耐性。」

「沒有辦法，力不到不爲財，做生意一定要有點耐性！」

「好吧！言歸正傳，」喬治道，「我們如何才可以見面？」

五分鐘之後，我開車過來接你；你就站在酒店門口等我。」那人又提出警告：「但是你切勿報警，或者設下其他陷阱，否則你會後悔！」

「你是我的財神爺，我怎麼會陷害你？」喬治心裏又想：他不是阿生，如果讓對方識穿，這種後果就難以想像！

因此他又說：「不過，酒店門口太過惹人注目，不如改在街口彎角處，那兒較僻靜。」

「左邊彎角還是在右邊彎角？」

「左邊彎角離酒店太遠了，當然是右邊彎角。」

「好吧，五分鐘之後，我的車子在那兒經過。」

「我會依時在那兒等你。」

電話掛斷了。

喬治四下裏張望一遍，心裏似若有所思！

窗簾是落下的，但是，室內的燈光亮起的話，街外的人一樣可以見到有光綫透出。

喬治於是假定那人就在附近監視住這間房的動靜。

喬治如此忖測是基於下列理由：第一，阿生早已由美國人自警局中帶走；假如對方派人在警局外面監視的話，一定會見到。

第二，對方既然可以短短幾分鐘之內，開車來到附近，這表示他的人就在不遠處。

第三，電話在喬治入房亮燈之後才响起來，這又表示對方可能在對戶一些大厦窗口監視，看見房內亮燈，以爲阿生回來了，於是將電話接進來。

喬治從衣櫃內找出阿生的衣服，試行穿起，然後與克拉到隣房去。

呂林夫婦二人看見喬治去而復返，心裏大感驚奇！再看見喬治身上穿了阿生的衣服，更加驚愕不已！

夫婦二人本來對喬治，克拉他們心存顧忌。

但現在反而在他們的臉上找不到半點兒惡意！

喬治問道：「請兩位看看，我現在像不像阿生？」

呂偉良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順口答道：「你的身形很似阿生。」

喬治於是將剛才那個電話詳細告知呂林夫婦二人。

呂林二人才明白；這時他們反爲担心起來！

但是喬治說：「你們千萬不可報警，以免打草驚蛇！」

喬治只是担心電話綫被人截聽。

呂偉良問道：「要不要我助你一臂之力？」

「不必了！」喬治道，「有克拉和我合作已經够了。」

呂林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不久以前的疑慮，早已一掃而空！

喬治看了看腕表之後，與克拉一齊出去！

呂林夫婦二人想了想，也匆匆離房外出。

諜海風雲　明爭暗鬥

喬治走到街口，輕輕拉了一下那頂草帽——這是南美人最喜歡戴的一種草帽。喬治覺得它是最合適的道具。

街上很靜，連車子也不多見。

喬治站立的地方雖然黑暗，但是，路燈的光綫仍然可以折射到這邊來。

一輛車子突然匆匆開到他的身邊來。

車子剛停下，車門就打開。

但是喬治反而慢條斯理地，先將烟蒂往地上一擲，然後以鞋尖一踩，才彎腰往車內張望。

「朋友，快些上車！」車內有人叫了出來。

車內總共坐了兩個人，一前一後，前面是司機，說話的却是後面的人。

喬治坐到車子後面去車子立即開動。

「你就是最後見過查利的人？」喬治身邊的人問他。

喬治見不到他的樣子，因爲車裏一片黑暗。

喬治說：「就是你要見我？」

「不錯。」那人又問：「查利告訴你一些什麼？」

「何必焦急？我們還沒有講好價錢呢！」喬治說。

「噢！是的。你要什麼代價？」

「我首先要知道一件事，然後再訂價錢！」喬治反問道：「你可就是在哥華加道山上殺死查利的人？」

「嗯——」那人想了想，終於說：「是的，是我殺死他！」

「你爲什麼要殺他？」

「他欺騙我，令我非常之生氣。」那人又焦急地問：「到底查利告訴你一些什麼？」

「何必焦急？我要的東西你帶來了沒有？」

「錢？」

「是的，這世界樣樣講錢，對嗎？」

「好吧！這裏我有一萬元美金，你說出查利的遺言，你就拿去。」

「一萬元美金？似乎太少了！」

「別太貪婪，你先拿去，我身邊沒有現金。」那人說。

突然問，車子似乎有異樣，一拐一拐的，司機將速度減慢！

喬治故作驚慌：「發生了什麼事？」

「可能有一個輪胎洩了氣！」司機說着，推開車門落車去。

喬治立刻自懷中拔出手槍來，他身邊的人幾乎毫無反抗餘地！

司機發覺事態不妙，立想重返車上，但一輛尾隨其後的汽車已急急開到。

尾隨其後的汽車一直保持着一個距離，而且熄了車燈，默默地跟在後面；直至到現在才突如其來地亮了車頭燈，急衝而至。因此對落了車的司機來說，似乎是突如其來，令他有點手足無措！

跟踪的車子衝至一丈以外的地方停下，有人吆喝道：「舉高雙手，不准動。」

司機來不及返回車上，視綫又被對方的車頭燈光綫影响，急忙拔槍！

但是，槍未拔出，那邊已火光一冒，

「砰」然一聲，擊中了司機的手部，手槍立即墮在地上。

開槍的正是喬治的助手克拉。

克拉奉了喬治之命，悄悄開車跟踪而來。

喬治是個有頭腦的人，他早想到此人來頭不小，同時他也可以從各方面聽到的資料中分析得到一個結論，知道此人可能就是此案的關鍵。

因此，喬治一開始就希望生擒他。

但是，對方顯得非常小心，要生擒他就非用些腦筋不可。

喬治於是事前將一些鐵釘置於馬路旁邊——他踩熄烟蒂時的動作，正是掩飾這項陰謀的虛招。

其實，當時喬治已用鞋尖將鐵釘踢至車子的輪胎之前。

輪胎被鐵釘戮穿，慢慢洩氣，令到車子走起來一拐一拐的，被迫停下來。

克拉在時間上也配合得很好。於是車上兩個人就此束手就擒！

那邊兩個人影匆匆奔竄而至，他們正是呂林夫婦二人。

喬治叫各人登上克拉開來的車子之內，然後迅速離開現場。

他們沒有返回酒店之內，也沒有去報警。

克拉只是把車子開到了另外一處地方去。

這是國際特警隊駐里約熱內盧的秘密辦事處。

「這是什麼地方?」被喬治抓住的人感到愕然地問：「爲什麼你不把我們送交警方?」

喬治冷然一笑：「送交警方?嘿！那豈不是便宜了你?」

「嗯！你……你這是什麼意思?」那人往四下裏張望着，「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又是什麼人?」

「你猜猜吧！」喬治一邊燃着了一支香烟，一邊陰森地笑着。

「你……你是美國人?」那人又問。

「不！」喬治冷冷地說。

「蘇聯人?」

「不！」喬治搖搖頭：「你怎麼會猜到蘇聯人那邊去?」

「嗯！我……我……」

克拉端了兩杯咖啡過來，送到呂林夫婦二人的面前。

喬治乘機問克拉：「他的司機兼保鏢呢?」

「我們的人正好好地在隣室侍候他。」克拉說。

喬治最後吩咐克拉：「記得通知聖保羅方面，同時探測一下警方的反應。」

「我明白了！」克拉退出了房外。

喬治回轉身來，盯住那中年男子，認眞地問：「你叫什麼名字?」

「巴柏。」

喬治從桌子上取過一些文件檢對着。

那些文件是喬治從那人身上搜出的，但喬治直到現在才正式翻閱。

巴柏是個中年人，大約四十歲左右的年紀，棕色頭髮，棕色眼睛，中等身裁，白種人。

喬治看過了從他身上搜出的文件，知道此人確是叫做巴柏——他的全名是：奧倫・巴柏。

喬治瞪住巴柏問：「你就是殺死查利的兇手?」

「嗯！請你先讓我弄清楚，如果你們不是警方的人，可否讓我們談談?」巴柏狡滑地笑道。

「有什麼好談?」

「我要首先弄清楚你們是誰?」

「這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們是局外人，這件事可能令你們發一筆意外之財！」

喬治回頭望望呂林二人。

呂偉艮故意貪婪地笑道：「如果是一條財路，我們倒有興趣聽下去。」

「好吧！」喬治點頭說：「你且說下去。」

巴柏道：「你們可知道查利那傢伙的身份?」

喬治道：「聽說他是個美國遊客。」

「遊客?」巴柏冷然一笑，「不！遊客只不過是一種掩飾而已！他是一名雙重間諜。」

「雙重間諜?」喬治與呂林夫婦二人幾乎同時叫了出來。

是的，這的確是個十分刺激的字眼，難怪他們都呆住了！

喬治直瞪住巴柏，道：「你這話從何說起?」

「告訴你，查利的眞正身份，沒有人比我更加清楚！」巴柏道，「我殺查利，正是因爲討厭這傢伙太過貪婪。」

呂偉艮道：「這件事請你從頭說起好嗎?」

喬治道：「是的，你指查利是雙重間諜，到底他替誰工作?」

巴柏道：「本來替蘇聯人工作，但又暗地裏向美國人要錢。」

喬治道：「你這麼清楚，那麼，你又是替誰工作的?」

巴柏道：「我只是個中間人——跑腿的角色。」

「替誰做跑腿?」喬治問。

巴柏支吾着：「你們到底是那一方面的?」

喬治望望呂林二人，說道：「我坦白對你說，我們既非美國，亦不是蘇聯。我們不幫任何一方面，但却有權處置你。如你不合作的話，你可能要吃盡苦頭！」

「只要你們是局外人，我就不妨坦白告訴你一切實情。」巴柏說，「但是，你必須答允我，不要把我交給美國人。」

喬治道：「好吧！你儘管說好了，我答允你。」

「假如你是情報界裏面的人．你一定聽過『糖麵包計劃』這份秘密文件。」巴柏忽然又以懷疑的目光瞪住喬治：「你眞的不是圈內人?」

「你所指的圈內人又是什麼意思?」喬治反問。

巴柏道：「就是從事情報交易的。」

「那麼，我可以肯定答覆你，我們絕對不是這一類人。」

「那好極了。只要你們不是圈內人，就不妨說得比較詳細些。……」

原來巴柏這傢伙一向是靠買賣情報維

生。

他口中所說的「糖麵包計劃」是一份屬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文件。但至今爲止，沒有人知道它的內容。

不過，情報界中人——尤其是南美各國從事情報工作的人，都傳說着這是一項驚人的大計劃。於是各出奇謀，大家都希望得到它。

巴柏受蘇聯人之託，願出高價收買這份秘密文件。

轉轉接接，巴柏終於搭上了查利這個美國人；查利表示有辦法可以找到該文件，但索價頗高。

雙方幾經商議，終於同意以十萬美元成交。

因爲事屬機密，他們約好了當日在哥華加道山上的聖像之下交易。豈料到其時查利反悔起來要加價，雙方亦因而發生爭執。

在混亂之中，巴柏失手，將查利殺死了……

以上就是巴柏口中的「往事」。

根據巴柏說，事後他曾搜索過死者的口袋，並未發現「糖麵包計劃」。

就在搜索中，聽到有人上山，於是巴柏不敢久留，匆匆落山；阿生也在這時候與巴柏打了一個照面！

後來巴柏因爲沒有完成任務，不敢見蘇聯人；但有人對他說，死者查利其實是個雙重間諜，一邊替美國人工作，一邊替蘇聯人工作。

呂偉艮聽到這裏，忍不住問巴柏：「既然如此，他爲什麼還要將秘密賣給你?他應該知道你是受蘇聯人之託。」

巴柏聳肩苦笑道：「也許因爲我當時未有表明替誰工作，也許是他的心目中只爲錢！總之後來我十分担心；担心有人認出我是殺查利的兇手，所以我用一千元僱用了一名乞丐，混入警局中去殺那個中國人。」

「可惜那個乞丐，並沒有完成你交給他的任務，反而失手被擒！」喬治說，「現在你必須告訴我，如何可以與蘇聯人接觸?」

「我們每晚在一間酒吧會面，」巴柏說，「但是他們消息十分靈通，只怕我落入你們手中之後，他們亦會躲起來。」

喬治問：「你應該認得那個中國人，怎麼會上了我的圈套?」

巴柏道：「天色太黑，而且，你做得太好了。我只查出他住的酒店房間號數，然後，加以監視，事實上我認不出他的聲音。」

「你雖然未能殺死他滅口，但他還是失了踪！」喬治又問：「你猜他會落入什麼人的手中?」

「美國人！」巴柏毫不考慮地說，「查利是美國人，他被殺之後，美國人一定大爲震驚！也許那個中國人現在正被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們拷問。」

「嗯！」喬治吃驚地，瞪住呂林夫婦二人。

呂林二人明知一切既成定局，也沒有辦法！

這時候，喬治的助手克拉，又由外面入來，克拉附耳對喬治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喬治立即致電警方。

喬治要找的是多斯圖探長。

正如許多有國際特警隊駐守的地方一樣，只要是成員國之一，特警隊一定協助當地警方從事反罪惡工作。因此，地方性的警探，對特警隊非常尊重。

然而，里約熱內盧的多斯圖探長是個有點自大狂的人。雖然不少大案由特警隊偵破之後才交到他手上，他却從未多謝一句；反而洋洋自得地對外宣稱這是他的成就。

現在喬治找多斯圖並非爲了算舊賬，只是爲了查出阿生的下落。

天色已亮，但可能時間還早，多斯圖這時仍未返回他的辦公室。

喬治再致電多斯圖家中，終於找到了他。

「認得我吧，親愛的探長！」喬治開玩笑地問。

喬治過去與多斯圖合作過不知多少次了，他們有如同事一樣。

多斯圖在電話中笑道：「你是喬治，我當然認得，怎麼啦?你又想認功?」

「認功，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剛接到下屬的報告，一處路邊發現了一輛神秘汽車，今早凌晨時份，附近居民在該處聽到一响神秘槍聲。」

「是的，我正爲此事找你。」

「但是，那是我下屬發現的，你休想爭住領功，兄弟。」

喬治道：「我並非領功，只想跟你交易一下。」

「交易什麼?」

「你可知道那車子的車牌號碼，顏色，牌子和車型麼?」

「嗯！我還未趕到現場，」多斯圖若有所思地問：「難道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而且還知道車主是誰，你相信嗎?」喬治問。

多斯圖半信半疑。

喬治於是說出那車子的編號，顏色以及屬於何種牌子及類型等等。

多斯圖在疑惑中一一記錄起來，然後又問：「你所講的交易又是什麼?」

「請你先趕到現場去看看，首先證明，我並非吹牛，然後我們再連絡。」喬治說。

喬治把電話掛斷了。

呂林夫婦二人和巴柏都聽到喬治跟探長講電話的情形。

巴柏道：「你不是答應過我，不將我交給警方的嗎?」

喬治道：「我幾時答應過你?我是答應不將你交給美國人。」

「嗯——」巴柏吶吶地說：「你可以放過我嗎?如果你把我交給警方，我同樣糟糕。」

「我這個人做事很公平，你的口供不徹底，我也不會太過優待你。」喬治道：「除非你認眞地說出這件事的眞相。」

「我知道的，都已經說了。」

「但我敢肯定未夠徹底。」

「那是你的猜測而已！」

喬治從一名錄口供的特警手中，取過一張紙，說道：「你說你爲蘇聯人搭綫購

買情報，又說查利是雙重間諜，既替美國人，又爲蘇聯人工作，對不?」

「是的。」

「矛盾就在這裏。」喬治說，「查利旣是雙重間諜，蘇聯人根本無須委託你，對嗎?」

「嗯!」巴柏道：「但是，這是我事後才知道的，事前我絕不知道他雙重間諜的身份。」

「你分明在說謊，」喬治說，「你還有時間考慮一下，要是你不說眞話，我會叫人將你給警方，或者蘇聯人?」

巴柏哭喪着臉哀求，但喬治沒有理會他。

喬治叫人將巴柏囚禁起來，然後帶了呂林夫婦二人外出。

外面天色已經大白。

喬治故意將車子開到一處臨時由警方封鎖的街道去。

那時有大批武裝警員在現場上戒備，不少車輛奉命改道。

但是，喬治却沒有依照警員的指示把車子開走，他聲言要見多斯圖探長。一名探員認得他。將喬治帶入封鎖的現場去。

「多斯圖探長，我有沒有騙你?」喬治說：「一切正如我所料。」

「你目擊事件發生麼?」多斯圖向喬治問。

喬治笑道：「你不必多問了，總之，我手上有一個你們須要找的人，如果你想得到他，只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我有個同事呂阿生落入你們手中，但你們當值的警官沒有通知我，反而將他秘密扣押起來。」

「眞的有這麼一回事?」

「我何必騙你?負責警官對我說，我那位同事已離開了警局，但是，人却不見了，這分明是存心作弄我，枉我們特警隊過去帮你們不少忙!」

「你且別生氣，先讓我回去查清楚這件事。」多斯圖說。

「好吧，我跟你一齊回去，這就証明我並沒有說謊騙你!」

多斯圖於是與喬治等人返回警局去。

那位値日警官又出現在喬治面前。

多斯圖還未開腔，警官已經手裏拿了一幅拼圖過來對他說：「探長，那乞丐口中說出的主謀人就是這麼樣的。」

多斯圖接過拼圖，與喬治一齊觀看。

多斯圖向喬治解釋：這就是出錢買通一名乞丐混入警局企圖謀殺阿生的人，這是根據乞丐口供拼出來的人像。

豈料喬治瞥了一眼之後，立即說道：「不!他不是這樣子的，與眞人相差還遠呢!」

多斯圖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

喬治笑道：「我當然知道，我要跟你交易的，就是他。」

「然則，你已經知道他是誰?」

「他叫巴柏——奥倫・巴柏。」

「原來你已經找到他了。」

「是的，假如你想得到他，就把我的人交出來。」

多斯圖於是跟那位警官商量。

警官似乎對美國人份外好感，存心隱瞞事實。

但是，經不起多斯圖的催迫，終於說出了美國人帶走阿生的事實。

喬治有點忐忑不安，他知道在這兒活動的美國特務，都是「CIA」——中央情報局的人。

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年來在美國國內曾經揭起軒然大波，美國人們果然對他們沒有好評，國會更加要澈查他們。

而事實上，每一個國家的特務們，大都心狠手辣，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那麼，阿生落入這些人手中之後，又會有些什麼後果，誰也不知道。

總之，喬治越想越驚，立即與他的辦事處連絡，看看力高等人是否到了。

力高等人正由聖保羅市趕來。

以國際特警隊的編制，聖保羅市的辦事處比這兒高了一級，無論人數，規模也比里約熱內盧爲大，人自然多。

因此，力高的職位也比喬治高。

力高等人剛到了。

他們是今天早上坐私人小型飛機由聖保羅市趕來的。

力高接到巴黎總部的指示，必須親自處理這件事。

在巴西警界中，力高是名人。他雖然不是服務於巴西警界，但警方的人對他十分尊敬，主要還是由於他領導下的國際特警隊常常無條件地協助當地警方破案。

若以官階計，力高是特警隊派駐巴西的最高負責人。

因此，當里約熱內盧警局中人知道力高親自由聖保羅市趕來時，上下人等都爲之震驚不已!

力高親自出馬，主要原因還是爲了阿生的緣故。

他聽到阿生失踪，非常吃驚，立即帶同助手等人，匆匆趕到警局中來，與喬治會面，然後又與局長親自會面。

到了這時候，那位警官才知道事態嚴重，於是說出一些美國人的名字，以方便力高等人去把阿生找回來!

× × ×

夏里斯這班美國人，把阿生帶到郊外去!

這一帶很靜，阿生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總之一定不是市區。

夏里斯越來越不客氣，令到阿生有些反感。

他們將阿生當作犯人一樣，囚禁在屋子裏的一間房間。

阿生這時候才知道上當了，可惜爲時已晚!

美國人到底要將阿生如何處置?阿生十分生氣，然而生氣又有什麼用?

阿生那一晚根本無法入睡。

他只想着如何逃走。

美國人雖然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但是，阿生却開始懷疑夏里斯這班人不是美國大使館的人。而是中央情報局派到海外去的特務。

中央情報局年來正被國人翻舊賬，誰也不知道特務們做過了一些甚麼冤枉和缺德的事。總之有時爲求達到目的，他們甚麼都敢做。

假如夏里斯他們眞的是中央情報局派到南美洲來的特務，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自然也是什麼事情都敢做。

因此，阿生不想再獃下去了!

他乘住外面一片沉寂，企圖由窗口爬出去。

窗口雖然離地有丈許——這是二樓，但對阿生來說，要由這兒躍下，是輕而易舉的事。

問題却是，這兒一帶的環境，阿生並不熟悉。如果逃了出去，又如何返回市區去

阿生覺得這是相當危險的事。

他是個有頭腦的人，在未作進一步考慮淸楚之前，他不會冒險。

他必須弄淸楚幾件事，然後才可以逃出這間獨立的屋宇。

第一，這兒離主要公路有多遠?

夏里斯這班人將阿生帶進來時，是讓阿生戴上不透明的眼鏡的，同時又故意將車子左繞右拐了好一段路，因此，阿生不能以時間來忖測這兒所處的位置。

第二，離開這屋子之後的交通問題。

現在是深夜時份了，阿生可不能冒險摸黑步行啊!

如果他能偸到一輛車子固然好，否則，只有設法到最接近的公路去。同時他還要確定那兒公路之上有汽車經過。

就算有汽車在大路上經過又怎樣，人家未必肯停下來接儎他，尤其是在這深夜時份，駕車的人，可能還會以爲他是鬼物呢。

第三，這班人肯定有槍，萬一被他們發覺，會不會被他們用亂槍殺死?

阿生左思右想，越想便越覺得處境困難。

就在他胡思亂想的時候，下面傳來一陣汽車馬達的聲音。

阿生由窗口望下去，見到有一輛汽車正由小路駛進來。

守衞的人小心戒備中，發覺來者是他們自己人，立刻打招呼。

阿生不知道爲什麼這麼深夜還有人到這兒來。

幾分鐘之後，有人拍阿生的房門。

其實門外一直有人監視，阿生等於被囚禁在這兒。但房門是可以由裏面鎖上的，於是阿生只好過去開門。

門外站了好一些人，包括夏里斯和他的助手們，只有一張陌生面孔。

夏里斯等人入來，亮了燈。

「對不起，騷擾你睡覺。」夏里斯忽然變得客氣起來，「但是，這件事實在太過重要，我們必須及時解決，所以請閣下原諒。」

阿生打量着各人的表情，覺得每個人的神色的確很愼重。

尤其是那一個陌生人，他一直瞪住阿生。

夏里斯替阿生介紹，原來那個陌生人就是史里達——死者查利臨死之前提過的名字。

阿生呆了一呆!

夏里斯示意各人退出房外去，只留下史里達一個人。

夏里斯最後對阿生說：「我們不想騷擾你，但是史里達先生有事在身，必須及時趕回去，所以你最好爽快一些。」

阿生毫無表示，他只在心裏盤算着。

他自然明白到夏里斯漏夜召來史里達的目的何在。

夏里斯無非想阿生講出查利死前的遺言，他以爲阿生一定要親自見到史里達才肯講。

但是，阿生心裏最明白，對方未免太過大驚小怪了!其實，查利死前只對阿生說過一句斷斷續續的話。

那句話就是：「……美國大使館……史里達……」

這是絕不完整的，到底死者的眞正用意何在?阿生至今仍不淸楚。

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史里達」必然是個關鍵性的人物。

想不到這個關鍵性的人物終於出現了。阿生必須對他有所交代。

就在這短短數秒鐘之間，阿生腦海中彷彿行雷閃電似的，出現了許多問題。

例如：夏里斯爲什麼急於要安排阿生與史里達見面?自然是爲了淸楚知道查利的遺言。

但是，知道了之後，阿生是否可以獲得自由?大成疑問。

查利死前並未淸楚交代「史里達」的身份，究竟此人是友是敵?

夏里斯一度向阿生否認美國大使館中有史里達此人，爲什麼後來又改變了語氣呢?

阿生又想到，眼前的史里達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

阿生從未見過史里達，自然無從分別誰是眞，誰是假。

因此，當夏里斯最後退出了房外之後，阿生就問唯一面對住他的人：「你眞的是史里達?」

「難道會是假的?」那個美國人一派正經地反問道。

「你在美國大使館工作?」

「嗯——是的。」

「美國大使館在什麼地方?」

「巴斯里亞——巴西首都。」

「巴斯里亞在這兒北方很遠的地方，對嗎?」阿生盯住他問。

「是的，你似乎對巴西的一切，都十分熟悉。」

「過奬了!」阿生又問：「請問你由何處到這兒來?」

「大使館，我乘坐軍用飛機趕到里約熱內盧來的。有什麼不對?」

「但是，我認爲你不可能這麼快到這裏來。其次，我知道的史里達，亦並非如此。」

「你說什麼?」

「我說你冒充史里達。」

「嗯!我爲什麼要冒充他?我……我本來就是史里達。」

阿生道：「你想我上當，可惜沒有那麼容易。」

「你到底要怎麼樣才相信我是史里達?請你別轉彎抹角了，我的朋友到底有什麼遺言?請你說吧!」

「查利當然有遺言，否則我也不會惹得一身痲煩，但是，我必須證明你是史里達，然後才可以作再進一步的談話。」

「唉！你這個人眞是——」

夏里斯一直在門外偷聽，這時他忍無可忍，終於走入來。

他含怒瞪住阿生，說道：「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道：「我正想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應該對史里達說出一切。」

「可惜他不是史里達。」

「你瘋了，他何必冒充，他本來就是史里達！」夏里斯氣得頭筋也現了。

阿生却心中有數，他聳肩一笑。「夏里斯先生，你似乎忘記了，我們畢竟也是半個行家，你想撳騙我，可惜，我不會上當。」

夏里斯暴跳如雷，他指住阿生咆哮着說：「你再耍花樣，我就只好殺死你！」

「殺死我？」阿生輕輕一笑：「你當然可以，看見你在警局裏來去自如，我就想得到你們美國特務可以在巴西橫行。但是，你似乎忘記了兩件事。」

「那兩件事？」

「第一，國際特警隊巴黎總部已經知道我落入你們手中。」

「嗯，他們怎麼知道？」

「是我師父通知他們的，」阿生說：「如果閣下存心殺我，就不該讓我在警局中打那一次電話回酒店去。」

「是的，早知你這個人如此頑固，我就不讓你太過自由。」

阿生笑了笑，說道：「第二，如果你殺了我，我只能將查利告訴我的秘密告知閻王！」

夏里斯嘆了一口氣！

他愼重地想了想，終於又說：「好吧，算你勝了。」

阿生問：「算我勝了，這又是什麼意思？」

夏里斯道：「既然你不肯合作，我惟有把你交回特警隊。」

阿生又問：「什麼時候？」

夏里斯看看腕表：「現在天色未亮，一切留待天明後再說了。」

阿生發出勝利的微笑。

夏里斯有如鬥敗了的公鷄。

他正待退出房外去，阿生又將他叫住。「夏里斯先生請留步。」

「什麼事？」夏里斯以爲阿生改變了主意，回過頭來。

阿生道：「請坦白告訴我，你爲什麼不讓我見見眞的史里達。」

夏里斯想了想，說道：「眞正的史里達失踪了！」

「史里達是什麼人？」

「美國大使館的職員，我們懷疑他企圖透過查利，出賣國家情報。」

「爲什麼你不早些告訴我實情？」

「告訴你又有什麼用？」夏里斯說：「你們國際特警隊，不會賣我們美國人的賬。」

「不是賣不賣賬的問題，而是你們一開始就做錯了！」阿生道：「你們不讓我見到我的同事，我當然不會衷誠與你們合作。」

夏里斯道：「但是，你可知道這件事事關重大？」

「重大到何種程度？」阿生笑了笑，說：「美蘇特工鬥法的事，我已見得太多了。」

「算了吧，我再說下去，你也不會明白的。」夏里斯終於走了。

阿生舒了一口氣，在床上躺了下來。

他現在可以安然睡一覺了，因爲他知道，美國人在未查出秘密之前，絕不會殺他！

× × ×

國際特警隊派駐巴西的最高負責人力高隊長，在里約熱內盧警方的協助下，終於與美國人取得連絡。

那位警官承認夏里斯並非美國大使館的人，而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頭子。

同時力高又知道中央情報局在里約熱內盧方面有他們的秘密辦事處。

美國人採取了拖延政策，他們說夏里斯目前不知下落。

力高非常生氣！

他不但沒有交出巴柏給警方，還致電美國大使館，要他們找到夏里斯，還要他們保證阿生的安全。

同時美國大使又接到特警隊巴黎總部的長途電話，到了這時候，美國人才知道事態變得嚴重起來。

呂林夫婦二人分析形勢之後，覺得落入特警隊手中的巴柏是最重要的綫索。

巴柏的口供不盡不實，美國人又如此鬼鬼祟祟，表示這件事幕後絕不簡單。

到底國際間諜特工們在玩一些什麼把戲？

力高與其他特警隊人員開了一項秘密會議之後，親自接見巴柏。

巴柏一直担心特警隊會把他交到美國特務手中。

但是現在，他却聽到力高對他說：「你可以走了，巴柏，我們釋放你！」

巴柏呆了一陣，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力高對他解釋說：「你令我們非常尷尬，我們是國際特警隊，不能有所偏袒，但是，美國特務和巴西警方都希望得到你，這令到我們左右爲難。加上喬治對你有承諾，我們只有讓你自己出去碰碰運氣了。你明白我意思麼？」

「嗯！」巴柏仍然迷惑地瞪住力高。

喬治代力高解釋：「我們的意思是：你對我們沒有作用，但你是個殺人兇手，巴西警方要你，另一方面美國特務可能也在找你。因此，你最好小心點。萬一讓他們找到你的話，你只有自嘆倒霉。」

「我明白了，非常感謝你們這樣對我！」巴柏感激地說。

喬治道：「但是，我們國際特警隊的地位，等於國際便衣警探，因此，凡是有關危害人類安全的事情，我們都非常關心，希望你知道了『糖麵包計劃』之後，記得在道義上通知我們一聲。」

「這個當然！」巴柏歡天喜地的說。

喬治又表示爲了保障巴柏安全起見，可以代爲安排一下，讓他秘密離開這裏，以免讓巴西　探和美國特務找到。

巴柏逐漸相信特警隊的用心良苦，大概不會是個陷阱。

於是喬治令人將巴柏化裝，讓他掩飾

了本來的面目，喬治又告訴他，他的司機法蘭早已秘密釋放了。

然後又令一名特警隊悄悄用車子由後門把他送走。

儘管如此，巴柏仍然担心有人跟踪，因此當他離開了特警隊所駕駛的汽車之後，立即轉彎抹角地繞了好一段路，這才召街車代步。

巴柏來到一處橫街，鬼鬼祟祟的登上了一幢樓宇的二樓。

開門的是個中年男子，他幾乎認不出對方就是巴柏，還好巴柏及時除下面部的化裝。

那人匆匆把門關好，又閃到窗前，俯視了街上一遍，這才把窗簾拉上。

巴栢首先向那個中年人問道：「法蘭呢？」

「他不久之前有過電話給我，但我担心他被人跟踪，叫他不要到這兒來。」中年人說。

「你似乎很緊張，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連奴。」巴栢瞪住那個中年人。

那個叫連奴的人說：「老闆很不高興，他怪我們不該殺了查利，以致將事件鬧大。」

「他懂得什麼？查利這傢伙是非殺不可的。」巴栢說，「美國人方面有什麼消息？」

「大使館內傳出的消息說：有個叫史里達的一等秘書突告失踪，他可能帶走了『糖麵包計劃』，但至今爲止，我們的人仍然無法與他取得連絡。」

「蘇聯人有什麼反應？」

「似乎很平靜！」

「嗯——」巴栢沉吟道，「你設法召集法蘭他們，我要去見見羅索夫。」

「你小心點！」連奴說，「鼻大子一向陰險毒辣，我們不能一錯再錯！」

「放心好了，我決不會令老闆失望！」巴栢說着走到鏡子之前，用手將假鬍子撕下，然後戴上了一副黑眼鏡。

巴栢先撥了一個電話，最後才離開了連奴那裏。

他的行動迅速而閃縮，充份表露出他是一個職業間諜的本色。

× × ×

國際特警隊秘密辦事處，一向是保密的，即使是當地警方，亦未必知道它之所在。

世界各地有不少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經常遷移，目的也是爲了保密。

里約熱內盧的特警隊辦事處也遷移過許多地方，主要由於這兒是國際間諜特工鬥法的中心。有時在一件案子了結之後，他們便被迫遷移。

喬治正由辦事處外出，立即被人阻住去路。

那人出示証件，原來是一名警探。

「這是什麼意思？」喬治問。

那名警探還未答話，多斯圖探長已由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出來。

喬治已猜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多斯圖探長過來之後果然對喬治道：「對不起，這是搜查手令。」

「什麼？你要搜我們的辦事處？」喬治有些意外地一怔。

「是的。」多斯圖道，「本來你們幫過我們不少忙，我們不該太不客氣，但是，你們太不合作，我們迫不得已，出此一着。」

多斯圖向他的下屬打了一個眼色，各人立即一湧而入。

各人入屋後，立即在各處展開搜索。

喬治氣定神閒地問：「探長，你到底要找一些什麼？」

「你心裏早該明白的。」多斯圖道，「如果你們早肯合作，今天的事就不會發生。」

「你似乎忘記了，力高隊長的脾氣！」喬治故意提醒他。

「我一向尊重力高隊長，而且，我們也曉得他已由聖保羅市來了這兒。但是，爲了逮捕殺人兇手，只有出此一着。」

「哦！原來你要找巴栢和他的司機法蘭！」喬治笑道，「不過，可惜你們來遲一步。」

「你說什麼？」

「嗯——對不起！」喬治又笑道，「我剛才根本不知你說什麼。」

「你應該曉得我們正要找一個殺死美國人查利的兇手。」

「是的，但我不知兇手是誰。」

「就是你剛才講過的巴栢。」

「巴栢？噢，是的，我見過他，但對不起，我不知巴栢就是殺人兇手，讓他們溜掉了。」

多斯圖探長感到被戲弄，有些啼笑皆非。

因爲對方是國際特警隊，巴西也是成員國之一，他不能以習慣的手法去處理。

多斯圖此行的目的是要人——他明知喬治扣留了巴栢，也知道巴栢是殺死了查利的兇手，但是，喬治却堅持要他用阿生來交換巴栢。

多斯圖既然無法可以交出阿生，就惟有出此一着。

但是這一次的搜查却令他大感意外。

在這裏國際特警辦事處之內，他不但找不到巴栢等人，連記錄的文件檔案也找不到一份。

原來特警隊在力高的指示下，早已秘密撤出了這裏。

多斯圖感到難以交代，他委屈地把喬治拉過一旁，啼笑皆非地說：「兄弟，我承認你們國際特警隊的確棋高一着。」

「探長，你太過獎了。」喬治笑了笑說。

多斯圖道：「但是，你這樣叫我如何回去交代？」

「你是指向誰交代？」

「局長。」

「原來搜查我們辦事處，是局長的主意？」

「是的，難道在下有這胆量麼？」多斯圖又放低聲音道，「不過，你也不能完全怪他，他多少總受到美國人的壓力。」

「又是美國人。」喬治憤憤不平地說：「爲什麼你們不叫美國特務將我們的人交出來？」

「我們已跟他們談過了，但他們否認阿生在他們手中。」

「你不相信我們，反而相信他們，分

明是欺人太甚。」

「別生氣了，這件事讓我們平心靜氣地，好好的談談。」

「老實告訴你，如果你們不把阿生找回來，以後你也休想我們再與你們合作，我們不會再供給你一切犯罪的情報。」

多斯圖嘻笑着說：「算了算了，都是一場誤會而已，何必動這麼大的氣！」

喬治道：「請你坦白告訴我，是不是夏里斯將阿生帶走？」

多斯圖點頭低聲說道：「是的，根據那位警官說，帶走那個中國人的，是夏里斯。」

「那麼，你承認警方一直受到美國人的壓力，對嗎？」

「嗯……請你別見怪，這是我上司的命令，若非爲了抓殺人兇手，我也不會與你爲難。其實，過去我們一直都合作得很好。」

「你知道就好了，過去不少案子全靠我們協助——完全義務的協助，你們才可以破案。」

「過去的別提了，現在讓我們來一個君子協定好不好？你向我提供殺人兇手的下落，我替你找出阿生之所在。」

「嗯。」喬治輕輕一笑，「只要你找到阿生，殺人兇手，我們隨時可以手到拿來。」

「好吧！我們一言爲定。」

多斯圖終於伸出手來，與喬治握了一下；這表示無聲的投降，特警隊又一次勝利了。

× × ×

在一幢大宅之前，突然來了一名不速之客，這人正是巴栢。

大宅門禁森嚴，數名彪形大漢出現於大閘門的後面。

「先生，你找誰？」一名面肉橫生的大漢隔住鐵閘問。

「我叫巴栢——奧倫．巴栢。我想見你的主人羅索夫同志。」

「是事先約好的嗎？」

「不！但我有非常重要的事。」

數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摸不清來人的來頭，但是既然稱得上「同志」的，應該是志同道合中人才對。

於是一名大漢立即入內傳話。

數分鐘之後，大閘打開一個缺口，讓巴栢由小門入內。

大漢們小心監視下，巴栢接受了一次搜身，以防他携械。

巴栢不會見怪，他知道這是必要的，尤其是他要見的是羅索夫。

羅索夫是個俄國人，表面是個大商家，但情報界的人都曉得他的來頭。

他是蘇聯「KGB」派在南美洲活動的一個特務頭子。

羅索夫當然聽過巴栢的名字，否則也不會接見對方。

羅索夫——一個典型的俄羅斯民族。要想像他的外型絕不困難，想想克里姆林宮內的頭頭們，那副木面孔，總也差不多了。

「有什麼事？」羅索夫的語調與面目表情同樣的呆滯。

「我想知道閣下對CIA的『糖麵包計劃』是否感到興趣？」巴栢試探地問。

「KGB」是蘇聯情報機構的簡稱；「CIA」則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簡稱。

羅索夫冷冷地反問：「你難道有這計劃的內容兜售麼？」

「是的。」

「然則，你要多少錢？」

「十萬元美金。」

「你太貪婪了。」

「我得來絕不容易。」

「你不是正在替古巴的卡翳子工作的麼？」

「是的，彼此是行家，何必隱瞞。」

「那麼，爲什麼你不把它交給你的老闆？」

「我們是同一陣綫的，我想你也向克里姆林宮人領回一功。」

「可惜你來遲一步了。」

「你的意思是——」

羅索夫道：「有個美國朋友比你早一步找我。」

「你是指——史里達？」

「不錯。」

「史里達在你手上？」

「是的。」

「糖麵包計劃也在他手上？」

「對啊。」

「你有沒有看過那份計劃？」

「當然有。」

「可以讓我看看嗎？」

「可以！」羅索夫說，「但是，你要付我十萬元美金。」

「別開玩笑了。」

「誰跟你開玩笑？我一樣得來不易，同樣要付錢。」

「你攪錯了，同志，我想看看那份所謂『糖麵包計劃』，並非想揩油，而是想分出眞僞，因爲我手上也有一份。」

「照你那麼說，我你二人之間，豈不是必有一個上了人家的當？」

「那又未必。這麼重要的秘密文件，必有副本，說不定我們兩者之間，有一份是副本。當然，你所講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就是我們之間有一份是假的。」巴栢又說：「但無論如何，比較之下，眞僞立辨，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嗯——你說得也有道理。那麼，就讓我們大家拿出來研究一下。」

「好吧！讓我回去拿來。」

「什麼？你沒有把文件帶來？」

「我怎麼會冒險？那是我花了二十萬美元購入的；要不是價錢太貴，我才不會跑來找你分担一半費用呢。」

「二十萬美元這數目可眞不小。」羅索夫想了想又問：「你可是從那個美國人查利身上得到的？」

「不！絕對不是他。」

「但是，人家都說你殺了查利。」

「別聽人家胡說八道，我不會做出那種事。」巴栢說道。

「在我面前，你何必否認？」羅索夫笑了笑，「我們是同一陣綫的，我決不會出賣你。」

「老實告訴你吧！查利是個狡猾的傢伙，他企圖出賣我。」

「於是你就把他騙到哥華加道山上，將他殺死，是不？」

「嗯——」

羅索夫又笑了。

熟悉羅索夫的人都明白，這傢伙很少發出這種笑聲的。

巴栢也是熟悉羅索夫的人之一，因此他感到忐忑不安。

他這次到來，無非是企圖試探一下史里達和「糖麵包計劃」是否已落入羅索夫手中。

巴栢從連奴的口中已經知道他的主子對他十分不滿；於是他只有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就是把秘密文件弄到手。

即使不可能將整份文件弄到手，最少也要知道其中內容。否則他就無法交代。

在巴栢的心目中，像羅索夫這種蘇聯人，是沒有頭腦的；只要略施小計，他就會上當。

但是，他現在爲什麼發出這種罕見的笑聲？

巴栢正在納罕，只見羅索夫面上的笑容頓然消失，與此同時，他也向身旁一名助手遞了一個眼色。

那名助手離房而去。

巴栢心臟跳動的次數劇增，他不知道羅索夫用意何在。

一會兒，助手帶住另一個人入來，那是一個美國人。

巴栢呆了一陣。

羅索夫故意介紹道：「這位是美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史里達先生。」

他又對史里達道：「這位是替古巴卡斯特羅同志在此搜集情報的奧倫．巴栢先生。」

巴栢的面上擠出一股十分勉强的笑容、然後伸出手來。

但是，史里達却沒有跟他做同樣的動作，反而直瞪住他。

巴栢感到非常尷尬，因爲房內除了他，羅索夫和他的助手，史里達等人之外，還有其他俄人在着，這叫巴栢很難落台。

不過，巴栢要想的不是體面上的事，而是這件事幕後的危機。

羅索夫名目上與巴栢雖然稱得上「同路人」，但各爲其主，而且往往爲了一份情報而明爭暗鬥，巳是見怪不怪的事。

另一方面，由美國大使館突然之間失踪的史里達，怎麼會在這裏？

蘇聯的間諜特工們一向很聰明，「KGB」派在海外工作的人都掩飾得很好，就像眼前這個羅索夫，他表面是個商人，就算明明收留了史里達，史里達也不該出現在這裏。

他應該到蘇聯大使館去，那兒享有外交特權，最少警方不敢入去捉人。

但這兒只是一個俄國商人的住宅而巳。而且，這個俄國人又不是蘇聯籍的，史里達躱在這裏，豈非十分危險？

巴栢正在胡思亂想，史里達却在對他說話：「你就是殺死查利的人？」

巴栢歎了一陣！一時之間，他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史里達又說：「你是個十分低能的人，假如不是查利被殺，我還可以繼續替你們取來CIA的情報，但是現在，你却弄得我走投無路。」

巴栢殺死查利巳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事，尤其是警方公開了他的拼圖之後，所以他明知否認也是沒有用的。因此他只能找個合理的藉口。

同時巴栢又要想到他目前的處境。

羅索夫爲什麼讓史里達見他？俄國人是否存心撬他牆脚？

自從古巴政權赤化之後，蘇聯人一直希望好好的控制住卡斯特羅。

但是，「卡翳子」却有他自己個人的主意，尤其是當共產主義在古巴施行之後，令到這位自大的軍人總理處處碰壁。

蘇聯人一直以「老大哥」姿態出現，爲了爭取這個美洲心臟小國，每天付出的「援助金」約等於美金一百五十萬元。

儘管如此，古巴仍然無法達到「卡翳子」理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反之，由於物資缺乏，不足分配，每天浪費不少時間排隊輪配日常必需品的人，無不爲之怨聲載道。

沒有私營企業，於是工商業沒有競爭，城市一片肅條，沒有霓虹管廣告招牌，也沒有新建的樓宇。到處一片死氣沉沉。

古巴是世界最大的產糖國，糖的主要原料就是甘蔗。

但是古巴「解放」後，農民由於自私的理由，農業生產一落千丈。

「老大哥」爲了「灌輸老前輩的先進經驗」，派了不少專家到古巴協助，可惜仍然是一籌莫展；令到「卡翳子」頭痛萬分。

卡斯特羅終於承認錯誤，覺得這樣子下去不是辦法，於是開始改用「資本主義」的物質引誘——用實物獎勵方法，鼓勵國民努力生產；超時工作也有「資本家」慣用的「超時津貼」。自此以後，古巴的情形才稍見改善。

不過，蘇聯人仍不會因此而放下心頭大石，因爲古巴是他們的「巨大投資」。

當然，他們覺得這是十分值得的。在古巴未赤化之前，整個美洲是美國勢力範圍；但是卡翳子却給山姆叔叔在心臟部位的古巴插了一刀。

自此之後，蘇聯開始在美洲有了立足點。所以他們認爲再花多一些錢也值得。

但是，正因那一刀把美國佬刺得太傷，一九六壹年的豬灣事件，以及一九六二年的飛彈危機，等於給予蘇聯人亮起了紅燈。

一九六一年「豬灣事件」，據說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流亡美國的古巴人，入侵古巴一個港口——豬灣。故稱「豬灣事件」。

該次事件的勝利者當然是卡翳子。

一九六二年的「飛彈危機」較爲世人所知，因爲許多人都担心美蘇兩個大國會在那時開始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時美國總統是巳故的甘廼迪。

甘廼廸看準了蘇共才是眞正的「紙老虎」，於是硬要古巴拆除安裝在境內的飛彈。

當時蘇共的「脫靴總理」赫魯曉夫只好乖乖的派船入古巴拆走飛彈。

到了那時候，世人才認識到這位在聯合國大會上竟然以總理身份，脫下臭鞋擊

桌的「大國首領」胆小如鼠。

不過，這些都是已成過去的事了。

儘管蘇共與卡鬍子仍是「搭肩膊」的老友記，但海外的情報人員還是各為其主的。

因此，巴栢很難理解此刻羅索夫的心裏究竟正在想着一些什麼。

巴栢担心羅索夫利用史里達和他奪得的情報，向卡斯特羅領功。

到了那時候，只怕卡鬍子不會再信任巴栢這班人；最少亦會另外再組織海外情報網。

巴栢想到這裏，心裏就冷了一陣。

巴栢在想，史里達卻在看。

史里達看什麼？

他直瞪瞪的盯實巴栢身上一些地方，目光中顯得絕不尋常。

羅索夫若有所悟地問：「有什麼不對嗎？」

史里達把手指放在咀唇邊，做了一個姿勢——禁止聲張。

巴栢至此才有點恍然大悟。

問題竟然就出自他的身上。

於是史里達動手取下了巴栢身上的墨水筆和手錶。

巴栢不但不反抗，還非常合作，因為他已意會到身上這些東西一定是給人不知不覺中更換或改裝。

這些本來屬於巴栢本人的物件，當他被捕後，特警隊把他當作一般犯人一樣，連鞋帶也被解除。直至到他恢復自由之後，一切屬於他的物件才歸還給他。

但是，他竟然想不到特警隊會在這些物件之內動過手脚。

雖然史里達現在一句話未有說過，但任誰也可以看得出，這些物件之內必然隱藏了電子竊聽儀器……

× × ×

就在那幢巨宅附近，大隊軍警已悄悄將這一帶地區封鎖。

一輛偽裝的工程修理車之內，坐了國際特警隊派駐巴西的人員。此外還有巴西警方的首腦人物。

負責控制微波電子儀器的人員，把接收到的聲音放大，讓車內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這些人包括國際特警隊的力高，喬治和克拉等人。

里約熱內盧的警察局長，多斯圖探長以及巴西情報局的人員，也集中在竊聽儀器的接收器旁邊，傾耳細聽。

當有經驗的控制人員發覺一切靜止下來之後，立即向有關人等表示：對方已發現了竊聽器的秘密，而且正把它拆除。

於是警方立即下令軍警採取行動……

重重包圍 步步追踪

大隊巴西軍警手持入屋搜查令，衝入那幢巨宅之內。

羅索夫與其他俄人並無反抗。

羅索夫不愧是個領導人才，只見他氣定神閒的，反問發生了什麼事，以及要求通知他的律師趕來現場。

軍警的問話，羅索夫一句也不答。

有關人員在屋內各處展開搜索，翻閱有關文件，以及監視其他人等。

但是，偏偏找不到巴栢和史里達這兩個重要的人物。

為什麼？連參加搜索工作的國際特警隊也感到莫名其妙。

國際特警隊在力高的指揮下，接受了呂林夫婦二人的獻計，施展了「欲擒先縱」妙計，故意把巴柏放走。

其實，巴柏身上的儀器，一直令到他無法可以擺脫特警們的追踪。

直到特警隊從竊聽過程中曉得史里達也在屋內，他們才通知了警方。

喬治曾向多斯圖探長誇下了海口，說巴柏在他們掌握之中，隨時可以手到拿來、當時多斯圖還不大相信。

後來多斯圖發覺這件事已演變成為國際事件，於是立即通知局長——里約熱內盧警察局長。

局長與巴西情報局會商後，才緊急決定調來大批軍警，將這一帶重重包圍。

但是，巴西仍然是個民主國家，一切都要講證據，在未有足夠證據之前，即使是警察局長也無權拘控一個平民。何況他們現在面對並非一般巴西平民，而是一個外國商人呢。

羅索夫就眞有天大的嫌疑，在法理上，他也可以不發一言，然後等他的律師到來。

這種制度到底是好是壞？那就要看看對那一些人而言了。

對一個正正當當的平民來說，法理上的根據可以避免造成冤獄；但對一個非法份子來說，相反，卻等於給予他一次可能逃脫的機會。

因此世界上有些政府是沒有律師這種行業的，他們認定你有罪，你就有罪。許多人就此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到底那一種制度好？那就要看看每個人的喜惡了。

不過平情而言，每一種制度有它的優點，亦有其缺點。

到今為止，人類雖然自稱萬物之靈，仍然無法創出一種「人人適合，十全十美」的社會制度來。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不同喜惡，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自私理由。

所以，要創造一種「人人適合，十全十美」的社會制度，在理論上可以，實際上卻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總之，能夠做到適合大多數人的生活須要，大概已經可以稱得上是個好制度了吧？

回頭再說羅索夫等一班俄人，他們儘管表現得一派冷靜，但是，軍警在國際特警隊的協助下，在屋子內的每一角落，展開了地毡式的搜索，憑着電子儀器的探測，終於發現了秘密。

那是一處黑洞。

黑洞之內沒有光綫。

軍警最初以為這是一處地下密室，那麼，失了踪的巴柏和史里達二人一定就在其中。

但是，用照明工具深入觀察之後，情形卻令人震驚。

特警隊隊員們利用新式探測儀器發現了一處角落的傢具後面是空洞，那兒就是

黑洞之所在了。

在照明工具的投射下，特警隊隊員和軍警聯合搜索隊伍，配合了供給氧氣的面罩，進入洞內。

到了這時候，進去的人才發覺那是一條黑暗的隧道。

隧道之內一片潮濕，地上留下許多凌亂不堪的足印。

那些足印表示，由此逃去的人一定不止一兩個那麼少。

搜查人員配備氧氣筒，是為了防止中毒——地底之下，經常發生這種意外。

但是，這兒卻有抽氣設備。

搜查人員沿住隧道追踪前去，發覺隧道甚長，一直通到幾條街之外。

當他們走了一程之後，走在最前面的人，發現一個人。

那個人渾身是血。

他是被人刺殺的。

軍警一邊派人留下檢查屍體，一邊在戒備中前進。

不遠處又發現了另一具屍體，同樣是個俄國人。

當各人由出口處冒出頭來的時候，才發覺那是一處車房。

車房中已經沒有人，只有一輛汽車。

車房的門半閉着，室內仍留下一陣燃燒過的汽油氣味，這表示可能在不久之前，曾有一輛車子由此開走。

各人出到街外，才發覺這兒已經在軍警包圍的範圍以外。

換句話說，除非有奇跡出現，否則，軍警不會發覺在逃人等。

到底有多少人逃脫？

為什麼有二名俄人被殺？

這些答案，相信亦只有羅索夫這班人才可以解答。

× × ×

當屍體由隧道中抬出。

當羅索夫和他的手下們看見了那兩個俄人的屍首之後，他們的面色也在變。

羅索夫也無話可說。

就是匆匆趕到現場來的律師，也找不出一個藉口來替他的顧主辯護。

羅索夫如果只是個商人，這隧道如何解釋？

還有隧道中的屍體，隧道出口處的車房……

軍警的工作還沒有休止。

國際特警隊却開始向警方追討「舊賬」——喬治和多斯圖有過君子協定，雖然他們找不到巴柏却給巴西軍警帶來了一記大功。

在若干地方對巴西本國的利益而言，像羅索夫這個大特務，無論如何總會比較巴柏這種小間諜更為重要。

因此，巴西軍警最高當局為了向國際特警隊交代，不得不向美國人大施壓力。

他們不但要美國大使交出阿生，還要交出「罪魁」夏里斯。

事情發展到這裏，警局中一些賣賬給美國人的當值警官，也有了麻煩，紛紛被上司追究責任問題。

但是這一切對呂林二人和國際特警隊而言，毫不重要。

他們所關心的只是阿生的安全。

× × ×

夏里斯這個美國特務頭子，他至今為止仍是相信阿生知道許多秘密。

於是一切威迫，利誘手段，都先後加諸阿生的身上。

然而，阿生又豈是那麼容易對付的人！只要他立下了決心，大有「泰山崩於前，亦無懼色」之感。

夏里斯既然沒有他的辦法，只有用計謀。

夏里斯的目的是要知道阿生從查利口中聽到了一些什麼？

查利能夠告知阿生，當然也有可能早已告知了兇手巴柏。

他找不到巴柏，惟有向阿生着手去查。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須要確定在這項事件中，究竟洩漏了一些什麼秘密。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的「糖麵包計劃」到底有多少已被對方偵悉？

因此，為求達到目的，夏里斯就要不擇手段。

他嘗試過用一個美國人冒充史里達，因為阿生當時堅持必須見到史里達本人，才肯說出「查利的遺言」。

可惜阿生太過聰明，他竟然在最後關頭識穿了假冒史里達的人的身份。

夏里斯於是靈機一觸，又想出了另外一個辦法來。

他順水推舟地，答應把阿生交還給國際特警隊人員。

原來夏里斯當時已想到了東方三俠剛剛到達里約熱內盧才不久，未必認識每一個屬於派駐當地的特警隊員。

因此，他的下一步計劃就是找人冒充國際特警隊人員，前來接收阿生。

可惜他的下一步計劃還未實行，美國大使就透過他們的秘密通訊系統，將他召回市區。

到了這時候，夏里斯明知不能再隱瞞，也只好承認阿生在他的手中。

他答應帶同特警隊人員到郊區去，把阿生接回來。

特警隊隊長力高還要夏里斯搭通郊區那間屋子的電話，讓他先與阿生交談，以確定阿生是否無恙。

力高在聖保羅市與東方三俠合作過，對他們的為人十分敬重。

這次他表示抱歉，是由於他來得太遲，假如喬治早些向他報告，也許事情不致弄得如此複雜而麻煩。

當然，力高等人對東方三俠重視的另一個主要原因，還是由於阿生的緣故。

阿生是被國際特警隊巴黎總部重視的人。他遇上了任何麻煩，差不多一定引起總部高層人仕的注意。

這一次，力高就在巴黎總部的撐腰之下，對夏里斯痛斥一頓。

夏里斯明知鬥他不過，只有低聲下氣地認錯。

但是，夏里斯畢竟是個老謀深算的特務頭子，他只知道自己在為美國「CID」服務，他必須完成任務。

於是在向力高等人連聲道歉之中，夏里斯靈機一觸，又想出了最後一招。

這辦法所以稱為「最後一招」，也是名符其實的！因為阿生已無可避免地交回

特警隊接收，在此最後關頭，他仍然希望能出奇制勝地，誘阿生說出他要查到的秘密。

於是，他悄悄吩咐下屬，去佈置一個局。

這個局就是：由美國特務搶先一步，假扮成國際特警隊的人，開車到郊區去接載阿生返回市區來。

由於不久之前力高與呂林夫婦等人先後與阿生通過了電話，照計阿生這一次必然上當的。

夏里斯要他的下屬在車子返回市區之前，誘阿生說出「查利的遺言」。

他想過了，只要阿生安然回到市區來，力高派去接阿生的人，就算撲了一個空，夏里斯事後也可以解釋說下屬誤會了他的意思。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反正，他本人只要不在場，一切自可推得一乾二淨。

下屬奉命而去。

這一邊，力高等人卻忙於追踪巴柏和史里達這兩個人。

根據事後俄人的供稱：當時逃入隧道的一共有四個人。

這四個人就是：二名俄國大漢，奉命負責押解巴柏和史里達二人到車房那邊暫避。

羅索夫的想法認爲：只要警方找不到巴柏和史里達，一切將成過去。

史里達是他收容的「美國叛徒」，因此他認爲只須派二名打手監視住一個巴柏就够了。

但是，在軍警的追踪之下，結果却令到羅索夫口呆目瞪。

巴柏和史里達同時失了踪。

沒有人知道他們二人是否聯手對付二名俄國打手。但憑常理推測，假如沒有二人的合作，相信二名俄人不會先後被殺。

巴西軍警再三盤問落網的俄國人，根據所得口供，史里達確是挾了一份秘密投靠羅索夫，但那只是一份密碼。

美國「CID」在海外的通訊不但常用密碼，而且所用的密碼常常更改，以防被敵方偵悉其中內容。

史里達只不過是美國大使館中的二等秘書，照計他的職位不可能知道「CID」這許多「高度秘密」。

但是，正如不少國家的外交人員一樣，幾乎無可避免地，都「身兼二職」——一方面是外交人員，另一方面從事秘密工作。

因此，人們會想到：史里達除了是大使館的二等秘書之外，還是「CID」人員。

當然，美國人是極力否認這點的。

任何國家也不會承認他們的外交人員在外從事間諜活動，美國又豈會例外？

無論怎樣也好，總之目前史里達和巴柏同告失踪。

巴西軍警在找尋他們，美國人也在找尋他們；甚至未被發現的蘇聯特務也在找他們。

此外還有爲古巴卡斯特羅政權在海外搜集情報的人，相信比起上述各方面的人更加焦急要找到這兩個人。

當然，大家的視綫仍然在於「糖麵包計劃」的內容。

到底什麼是「糖麵包計劃」？

據說，這是美國「CID」策劃的一項驚人行動。

但是，各方面儘管向美國人大施壓力，他們却一再否認。

他們既然否認，當然不可能說出這項計劃的內容了。

「糖麵包」是什麼意思？

「糖」是古巴的特產，也是古巴的經濟命脈，就像伊朗的石油一樣。

那麼，「糖麵包計劃」會不會是爲了針對古巴？

此外，巴西的里約熱內盧，也有一處名勝叫做「糖麵包山」。

它的原名是：SUGARLOAF。

這座石山形狀古怪，豎立於里約熱內盧的海邊，狀如香港人常見的「枕頭包」，高達一千二百多呎，形勢險要。

由於石山四周峭削成垂直綫，根本不可能築登山之路。

但是，因爲那兒太過搶眼，喜歡尋刺激的年青人經常冒險爬上去。於是每年就有不少人跌死海邊。

巴西政府有見及此，一方面爲了滿足國民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說是爲了發展地方旅遊賺遊客的錢。於是凌空架起鐵索，用吊車登山。

但是，即使是吊車，也嫌山勢太過陡直，因此設計上仍得利用旁邊的小山。

旁邊的小山高僅八百呎左右，吊車分爲兩站：第一站先上小山，第二站再上糖麵包山。

縱然「逐級而上」，坐在吊車上的遊客們，仍覺提心吊胆。

里約熱內盧既然有個「糖麵包山」，美國「CID」的「糖麵包計劃」會不會與此有關？

如此一想，又輪到巴西保安人員去頭痛了。

雖然時至今日，美國與巴西仍然站在一起，但是，由於「CIA」在美國之內「臭名遠播」，難免會令到巴西人想歪了心。

正如蘇聯與古巴一樣，儘管大家「稱兄道弟」，但一講到「國家民族」的利益，所屬人員就惟有各爲其主。

美國與巴西的情形也無例外，因此巴西的保安人員爲了國家利益計，也單獨地展開行動，千方百計去追尋巴柏和史里達二人的下落。

剎那之間，幾乎所有知道了此事的人對「糖麵包計劃」都大感興趣，但眞正知道計劃內容的，似乎就僅有美國「CIA」的少數負責人員而已。

於是知道計劃內容的人，千方百計希望繼續保密。

不知道的人，却又千方百計地去追查其中內容。

× × ×

阿生在郊外別墅中呆等。

自從美國人讓他在電話中與力高等人交談過之後，一切情形似乎都在改觀。

阿生早已看出美國人不敢太過份對待他，爲了知得更多，他才耐心地等下去；而且故意裝成「知得很多」的樣子。

想不到事情終於發展到這個地步。

力高答允派人開車來接他回去。

阿生也在電話中與呂林夫婦二人交談過，照計一切危機已成過去了。

不久之後，果然有一輛車子開到這郊區別墅裏來。

阿生居高臨下，可以見到美國人檢查那輛車子，向來人查問。

阿生又看見美國人小心地向來人查驗證件。

最後，美國人將來人帶進屋內。然後介紹阿生認識。

這些人共有三個，他們自稱是國際特警隊員，奉了力高隊長之命，帶阿生返回市區。

美國人顯然不大歡迎這些人，但碍於上司的命令，也無可奈何！他們終於讓這班人把阿生帶走了。

其實美國人表露出來的表情，只不過是演戲而已。

這別墅中的美國人心裏都明白，剛才那一幕只是由夏里斯導演的活劇；他們早已得到上司夏里斯的指示。

夏里斯在電話中表示他將加緊派人由市區趕來，這些人必比國際特警隊早到一步；夏里斯要他們做得像樣一些。

因此，剛才的「截查證件，問話」等等，也只是循例演給阿生看的。

阿生在這裏被困得煩悶不已！加上他在電話中與力高等人談過了，所以對這班人的身份，絕未生疑。

阿生既然以爲他們是國際特警隊的人，自然無所不談。

阿生坐在車中，一邊在忖測着對方的身份，一邊留意着車外二人的動態。

除了一名司機開車之外，還有兩個人，他們都自稱是力高的手下。

阿生在聖保羅市雖然與力高合作過，但力高有不少的手下，阿生不可能逐個認識。

三個人之中，有一個是青年人，與阿生很談得來。看情形此人的職位也較其他二人高一級。

那青年人陪住阿生坐在後面，談談笑笑之中，說出美國人的「糖麵包計劃」，就是不知內容如何。

其實阿生根本也不知道內容，他只是故意裝腔作勢而已。

因此，阿生聽他們提及什麼「查利的遺言」時，就忍不住笑了起來。

青年人在驚奇中表現得一派正經地問：「你笑什麼？」

「我笑你們也給我騙倒了！其實，查利什麼都沒有說過！」阿生笑道，「我不過故意引誘美蘇二國特務說出更多秘密，所以才存心說謊而已！」

青年人很失望。

他和前面二名同伴交換着眼色。

阿生覺得對方的反應殊不尋常。

正常的情況下，同車中各人都應該與阿生一齊笑，假如他們眞的也是阿生的特警隊同事的話，一定也忍不住笑。

於是，機靈的阿生，立刻覺得事情不妙。

阿生往車外張望，又注意一下車前後的情形。

後面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有一輛車又跟隨住他們。

那車子裏坐了好幾名大漢。

這條小路之上，就只有這二輛車子，他們的距離始終保持一樣。

阿生心感有異，却故作鎭定地說：「嗯！今天的天氣眞好，要不是爲了這件事，我這個時候，嗯！我這時候應該在……糖麵包山之上遊覽！唉！眞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阿生是個聰明絕頂的小子！

他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也許就是對一個「死」字看得平凡！

許多人往往因爲對生死看得太過重要，因此一遇上危險的事，就心情緊張，跟住不由自主地亂作一團。

但是，阿生對死的看法，却有兩種見解：

第一種是近乎迷信的。由於許多人應死未死，不應死的偏偏死了。於是阿生覺得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那就是說：生死由天！

正如俗語說得好：「閻王要你三更死，休想留到五更天」！

當然，這是相當無稽的，也是十分消極的一種見解。

第二種却是由經驗積累而來的。

憑過去無數的經驗告訴阿生：在最危險的時刻，越是冷靜的人，脫險的機會越大！

但是話又說回來，當一個人面臨生死關頭之際，要力持鎭定，眞是談何容易？

除了經驗之外，還得有上述第一種所講的人生哲理——最少也要對於生死不要

看得太過重要。這樣才可以應付自如。

阿生不是超人，但他有了上述兩種見解和無數的冒險經驗，所以許多時他所表現出來的，也就像「超人」一樣。

不過這裏所說的「超人」並非電視神怪片集的「超人」，而是「超乎常人」的意思。

因此，當阿生感到形勢有異時，腦筋一轉，立即靈機一觸。

他與車中人談話時，知道美國「CIA」的「糖麵包計劃」正引起各方面的興趣。但這時候阿生自己却不知不覺中「不打自招」，說出了查利死前根本未有透露過什麼秘密。如果這時又再更改，對方一定不相信。

阿生也動過逃走的腦筋，後來見到後面還有一車大漢，他決定不冒這種險。

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先行再引起對方的注意。

於是他故意誇張了「糖麵包山」那一處名勝。

果然，坐在阿生身邊的青年人立即問他：「你去過糖麵包山麼?」

但是，這一次却輪到阿生演戲了。

阿生故意不作聲。

青年人聽不到答話聲，回過頭來望住阿生，發覺阿生正想得出了神。

這種認眞的思索，足以表示出阿生在想着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青年人故意用手肘碰了阿生一下：「你在想些甚麼?」

阿生其實一直在留意他，既聽到他的說話，也知道他正留意自己。不過阿生是個「好演員」，遇上須要製造氣氛之時，他本身已經就是一位「好導演」!自導自演，演出認眞。

這時候，阿生故作「如夢初醒」地桀醒，反問道：「甚麼事?」

青年人重覆他的問話：「你在想一些甚麼?」

阿生苦笑一下：「美國人眞狡猾，連我這種人也差點給他們騙倒了。」

「你說甚麼?」青年人是眞的不大明白他的意思。

阿生解釋道：「糖麵包計劃只不過是一個代號而已，但憑查利臨終時一些無關重要的說話，再加上這兒有一處名叫糖麵包山的，我對此事已想到了幾分。」

車中三個同路人，又在莫名其妙地交換眼色，但阿生却詐作不見。

他仍在車內俯首沉思，對方一點也不明白阿生的用心，自然更不可能曉得這小子原來正對這三個人進行「心理戰」。

阿生不但武功了得，難得的是腦筋靈活，反應敏捷。

像剛才那種情形，對方正因爲阿生「不打自招」地說出查利臨死並無完整的遺言，而大表失望之際，假如換上了別人，可能會首先反問對方何故有此表情。

但是阿生却發覺車內三個人神色古怪，互相交望時已是破綻，因此他不等對方作進一步的表示，便主動地採取了心理攻勢。

在這種微妙形勢之下，時間上的配合至爲重要，因爲如果等到對方表示他們並非特警隊人員時，阿生才作出這種姿態，對方一定看出他正在演戲，目的是謀求自救，當然不會相信他的話。

但現在情形可不同了，阿生面上仍然當他們是「自己人」，而且還非常關心地考慮着當前各方面最關心的一個問題——「糖麵包計劃」。

果然，阿生身邊的年青人稍作沉思之後，又說：「你剛才不是說過，查利臨終時並無遺言麼?」

阿生知道當自己並無利用價值的時候，後果就難以想像!

因此他說：「是的，查利的確沒有完整的遺言，當時他已身受重傷，說話時也沒有氣力，只能喘着氣說了一些不知所謂的話，簡直就有如夢囈一樣，我以爲無關重要，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阿生又故意頓住，將自己放進思潮之中。

但是，對方却等得不耐煩，問道：「他到底說過一些甚麼話?」

「他當時斷斷續續的說過一些話，例如，麵包、山、文件、計劃，還有——」阿生閉上了眼睛道：「讓我再想想——」

就在阿生閉上了眼睛的時候，那三個人，又在交換眼色。

他們顯然要決定如何對待阿生。

阿生忽然又跳將起來似的說：「我想到了。」

身邊的青年人立即問：「你想到了些甚麼?」

「我們先返市區，帶人上麵包山去。」阿生表面上仍然當對方三人是國際特警隊。

「到麵包山去幹甚麼?」

「我想，我會有辦法在那兒找出答案來。」

這時候，車子開進了另一條小路上，這兒仍然見不到其他車輛。

年青人示意司機把車子停下來。

阿生沒有猜錯，後面尾隨而來的車子正是這班人的同黨。

阿生還不知道對方是甚麼來頭，但却可以肯定兩輛車子的人很有默契。

後面那車子在丈許以外停下來，車內走出一個中年人。

阿生這時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後面的車子內最少還坐了四名大漢。

年青人落車去了，他與後面那車子的中年人不知正在討論一些甚麼，看情形這是決定如何處置阿生的時候。

阿生和其他兩個人留在車上，但彼此都沒有說過半句話。

正因爲除了那個年青人之外，其他二人，都不大說話。阿生更加肯定對方不會是國際特警隊的人，原因就是他們担心「講得多錯得多」，指揮他們的人必然警告過他們，切勿亂說話，以免露出破綻。

對方既然不是國際特警隊人員，那麼又是甚麼人?是美國「CIA」，還是蘇聯「KGB」?抑或是其他方面的人。

阿生一邊忖測，一邊留意着車外二人的動態，他相信那年青人正向中年人報告阿生的一切。然則，他們正在討論是否接納阿生的提議吧?

阿生本來有個機會可以逃走，就是現在!

他只要乘虛而入，奪取其中一人的手槍，就可以命令司機開車返市區，但是阿生沒有那樣做，反而獃下去。

他是個好奇心特別重的人，他必須爲此事找出答案來。

他肯定坐在司機旁邊的人腰間有槍，那人雖然一直回過頭來監視住阿生，但阿生有信心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然後迅速奪取他的腰間的手槍。

不過阿生這時却有了另外一種想法，就是未查清楚這班人的來頭之前，他不冒險。

他一直在想，這班人爲甚麼要冒充國際特警隊前來將他接走?

現在阿生終於想出了一些端倪，就是爲了對方以爲他可能知道一些秘密。

因此阿生也想到，只要他還有利用的價值，他也不會有危險。

不久，那青年人又回到車子裏來。

後面那中年人也回到後面的另一輛車子裏去。

青年人對阿生說：「我們必須及時找出此事的答案，所以我們先去麵包山，然後再返回市區去。」

司機也很有默契地，把車子開走。

青年人對阿生說：「這件事可大可小。我們必須及時把糖麵包計劃找到。這一切都要看你的本領了，朋友。」

「盡我所能吧!」阿生又問：「剛才跟你說話的人是誰?」

「他們是里約熱內盧警方政治部的保安人員!」年青人說：「我奉了力高隊長之命，必須與他們合作。」

阿生幾乎可以肯定對方又在胡說。

眼前車中三人固然不會是國際特警隊，就是後面車子裏的人，也不會是里約熱內盧警局政治部的密探。

然則，他們是甚麼人?

阿生一時之間也猜不到，但從外型忖測，這兩輛車子裏的人都是拉丁美洲人。

他們一定是竊聽了別墅中的電話，所以才假得這麼似模似樣——這就是阿生當時的想法了。

× × ×

別墅中又引起了一次騷動。

就在那三個人接走了阿生之後不久，又有一輛車子開進來。

這一次，車上同樣有三個人，但這三個人都是別墅中的美國人認識的。他們是夏里斯的下屬。

當別墅中的美國人曉得阿生已被人載走時，大爲震驚。

他們以爲國際特警隊的人捷足先登，早到了一步。

但是，阿生秘密囚禁於此，除了美國人之外，是沒有其他人知道的。所以夏里斯才會臨時擺佈此計劃。

想不到竟然有人比美國人先到了一步，他們到底是誰?

除了國際特警隊之外，還有誰?

美國人一時之間也想不通，只好設法通知市區的夏里斯。

夏里斯也非常震驚，他知道不會是國際特警隊人員，因爲特警隊不久之前，才由市區出發，而且還是由他派人帶路前往的。

就是爲了方便他的屬下依計行事，夏里斯才千方百計阻延特警隊的出發時間，想不到反而弄巧反拙。

果然，特警隊的車隊在美國人的引領下，不久之後亦已抵達。

較早時抵達別墅的美國人，自然不敢說出他們是剛由市區來的，惟有伴作驚愕，表示較早時已有人自稱是國際特警隊的人將阿生接走了。

國際特警隊人員感到被美國人戲弄，非常氣憤，立即與市區辦事處的人連絡。

市區辦事處的人立刻通知力高。

於是力高隨即把夏里斯找來。

夏里斯就知道事情不妙，又不知如何解釋才好。

他一再向力高表示抱歉，却被力高罵得狗血淋頭，還聲言追究到底。

力高說：「要不是你們美國人攪出這件事，我們的隊員又怎麼會失踪。」

夏里斯吶吶地說道：「嗯——老實說，這件事怎麼會發生，我眞的有些莫名其妙。」

「我可不管其他的事，總之你承認人在你手中，現在我就有權向你要人。」力高十分生氣地說。

夏里斯道：「有人冒充國際特警隊，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到底你們美國人在玩甚麼把戲?其實你們將我們的人軟禁，已經於理不合。假如你不把我的人找回來，就算我肯放過你，相信巴黎總部也要追究責任。」

「是的，我也知道這次過份一些，但是，這也只是一場誤會而已，如果你還有耐性聽我解釋，我不妨從頭說起。」

力高是國際特警隊派駐巴西的最高負責人，巴西警方也要敬重三分，對夏里斯這種美國人，他又豈會放在眼內?

但是爲了阿生的安全，力高即使肚子裏有氣，也要忍耐一下。

當時力高就只用鼻子「哼」了一聲。

夏里斯爲了交代這件事，只好低聲下氣的，解釋他爲甚麼要軟禁阿生?

根據夏里斯說：他是因爲阿生最後在哥華加道山上見過美國人查利，他担心阿生因此而知道許多「CIA」的秘密。

力高生氣地說：「到底是甚麼秘密如此重要?」

「不妨坦白告訴你，這項秘密關係重大。」夏里斯道：「事實上我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我的上司要我們盡一切努力，制止秘密外洩。」

「你的上司是誰?」力高的目光有如探射燈似的，直盯住夏里斯，喝問道：「是福特呢?還是基辛格?告訴你，別再拿甚麼上司來嚇我，你最好小心點再聽清楚，今天你不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你也休想離開這裏。」

夏里斯發夢也想不到力高這麼兇。

美國「CIA」派在這兒的特務們，夏里斯雖然不算得是最高級的，也總稱得上是個有權發號施令的人物。

因此，剛才力高的一番話，令到夏里斯也聽得發呆了。

他不由自主地由沙發上站了起來。

這是力高的臨時辦公室，正確點說，它應該是屬於喬治的，因爲此乃國際特警

隊駐在里約熱內盧的秘密辦事處，喬治是這一區的負責人，但，力高却是喬治的上司。

夏里斯的舉動本來只是一個人的自然反應。

他被力高罵得渾身不安，坐在沙發上距離力高又遠，於是便站了起來，想較接近力高，然後向他進一步解釋清楚。

但是，豈料如此一來，却立即引起了空前緊張的場面。

辦公室外飛也似的有兩條人影衝了入來，一人以手槍槍管指住夏里斯的下頷，靠近頸部的咽喉處。另一人以第一時間繳去了夏里斯身上的一支手槍。

夏里斯本身已經是一名高級特務頭子，但對於剛才的情形却是防不勝防，甚至可以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莫說他事前毫無準備，即使是有心拔槍指嚇力高，相信也不易得手。

從剛才的情形看，辦公室門外二名特警幾乎一開始就小心監視着夏里斯，假如有甚麼風吹草動的話，只怕夏里斯會首先應聲倒地呢。

夏里斯看得出一名特警隊員態度認眞，只有在苦笑中，高舉起雙手。

繳去夏里斯手槍的特警隊員，面上雖然沒有笑容，却十分有禮貌地對夏里斯說道：「對不起，這支手槍暫時交由我們保管。」

夏里斯無可奈何地，聳聳肩，然後坐回原位。

力高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辦公桌後面，只是說得激憤時站了起來。

本來遇上剛才這種場面，身爲這裏主人的力高可能有兩種做法。

如果他是尊重夏里斯這位人客的，一定會喝退二名特警。

又或者他當夏里斯是敵人的話，最少也會面露驚惶之色。

但是，力高却氣定神閒，似乎整個事件本來就與他無關似的。

直到夏里斯坐回原位，力高仍然不作聲。

二名特警隊員，又再退出了辦公室外面。

夏里斯苦笑道：「力高隊長，我們何必弄得這麼僵局呢？」

「這要問你了，一切全是你們美國人攪出來的。」力高說：「國際特警隊是個世界性組織，你們美國也是成員國之一，管你甚麼CIA或者AIC，總之你們侵犯到我們的人，我就不會放過你。」

「好了，請你耐性一點，聽我講剛才未完的說話，好嗎？」夏里斯道：「其實，我們只不過要求阿生留在我們那兒一個時期而已，當時限已過，我們自會送他回來。」

「夏里斯先生，你以爲這是美國境內麼？」力高怒聲問道：「你由警方手中帶走了我的人，不但未及時知會我，還再三否認人在你手中，請問這是甚麼意思？」

「嗯——是的，那是我愚蠢，我沒有循正常手續去做，但是，我的出發點也無非爲了盟邦的利益而已。」

「盟邦的利益？」力高冷然一笑：「你眞會講說話，爲甚麼你不直接說爲了巴西和整個南美洲的利益？」

「咦，是的，我正是想這樣說，爲甚麼你竟然知道？難道……難道你已經知道了整個『糖麵包計劃』的內容？」

「我不知道甚麼糖麵包或者鹹麵包，你最好不要把話題岔開了。」

「力高隊長，我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必須交代一下而已，現在，差不多成爲半公開秘密的所謂『糖麵包計劃』，實際上就是一項反政變行動。」

「反政變？甚麼地方政變？」

「巴西，根據我們的情報，巴西將發生一次流血革命，幕後主謀人，就是古巴的卡鬍子。」

「那麼，你們有把這一切通知巴西政府麼？」

「我們正搜集更多的證據和資料，否則難以令到巴西政府入信。」

力高道：「請你說淸楚一些，到底『糖麵包計劃』是你們CIA的，還是古巴卡鬍子的？」

「是我們CIA的。換句話說，這是一套計劃對古巴幕後陰謀的計劃。」

「我仍然不明白，你爲甚麼要將我們的人扣留。」力高說。

「我們服務的單位雖不一樣，但到底也算得上是內行人，正因爲我太了解你們國際特警隊的工作範圍與宗旨，所以我才迫不得已出此一着，簡單來說，我担心阿生知得太多，而對我們橫加干涉，因此只好委屈他一個短時間，想不到却因爲這樣而弄出了亂子。」

「老實說，我對你們的甚麼計劃並不感興趣，假如你不能對我作出適當的保證我也惟有委屈你一個短時期。」

夏里斯聽得明白，力高在暗示可能扣留他，如果這是其他地方，他眞的有點懷疑對方是否有胆採取行動來對付他。

但是這兒是國際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這世界性組織對任何都無所懼。

因此，夏里斯忐忑不安地說：「目前的情況，我只能由我個人作出保證，保證把阿生找回來，即使由CIA總部再調派更多人前來協助，也在所不惜。」

力高道：「這口頭上的保證又有甚麼用？」

「我逃不了的，你放心吧。」夏里斯說：「假如我找不到阿生，或者阿生有何不測，就算你們大人有大量肯放我，我也不會逃得過CIA總部的紀律制裁。」

「這點你倒沒有說錯，就算CIA總部放過你，我們仍有辦法把你找回來。」

力高又說：「現在我就先把你放走，你回去立即請示CIA總部，爲了方便我們找回阿生而提供綫索起見，請你們立即將此事眞相用密件方式傳來，給我們以供參攷，我再說一次，我對你們甚麼糖麵包計劃不生興趣，只是爲了找回我們的人。」

「我明白你意思的，隊長。」

夏里斯如獲大赦地，與力高道別。

他現在的態度，與他在里約熱內盧警局裏所見剛好相反，後者簡直就是不可一世。

夏里斯走後，力高由室內一度橫門穿過隣房去，呂林夫婦二人一直留在那邊，

剛才力高與夏里斯的談話，他們都聽得一淸二楚。

力高對呂林二人道：「由現在起我們對美國特務的行動也開始秘密監視，只要有消息，我們一定能及時知道。」

但是呂偉艮說：「事到如今，我以爲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

「然則，請問你有何高見？」力高對呂偉艮一向尊重，尤其是這件事令到阿生失踪，他內心深感抱歉，因爲他到底也是這個地區的國際特警隊負責人啊。

呂偉艮道：「巴西警方一直受到美國CIA的壓力，我覺得這是整個事件的最大關鍵之一，如果我們根據表面所得的資料或綫索去追查，可能枉費心機。」

「是的，巴西警方的資料可能不盡不實。」

「那麼，我們就必須作進一步的深入調查。」呂偉艮說：「根據偵探學最古老的方程式，我們現在必須從頭做起。」

「你的意思是——」

「先查死者——美國人查利的眞正身份，我絕不相信他是遊客，其次就是他的眞正死因，我們不要警方的驗屍報告，他們可能已被美國CIA特務買通了。那些報告未必靠得住。」

「你的經驗豐富，我絕對相信你的見解是對的。但是，阿生可能危在旦夕，只怕我們沒有時間慢慢從頭查起。」

呂偉艮道：「阿生是我唯一的徒弟，其實我比你更焦急，但目前這種情形，急也沒有用，如果美國人還有多少責任心的話，就讓他們去急一陣吧，況且我知道阿生爲人聰明機智，看來這次有人爭奪他，是由於他知得太多之故，如果他好好的動腦筋，賣一下關子，大概不會有事的。相反，如果我們這方面不從頭查起，可能永無頭緒。」

林愛莉在旁插咀道：「這件事我夫婦二人已詳細商量過了，查利的眞正身份與他的死因非常重要，我們不能相信CIA和巴西警方的說話。」

「好吧。」力高說道：「我絕對相信你們的高見，只要你們認爲應該怎樣做，儘管吩咐下來好了，我就是調動巴西全境的特警隊員前來協助，也要將阿生找尋回來。」

力高就在呂林二人的協助下，分別派人開始進行調查。

他們要查出美國人查利的眞正身份，以及他的死因。

表面上看來，查利是被人用刀刺死，最初巴西警方甚至以爲兇刀之上留有阿生的指紋，所以先扣留阿生。

但後來既然找不到阿生的指紋，究竟眞正的兇手是否巴柏？

巴柏雖然一度承認是兇手，但他却又指查利是個「雙重間諜」，這是甚麼意思？因此，查利的眞正身份非常重要。

阿生曾告訴呂林二人，說查利最後遺言只有兩句不成句的句子：「……美國大使館……史里達……」這又是何用意？

表面上的忖測可能是史里達是他們同黨，但也有可能暗示史里達派人殺他。

總之「查利的遺言」既然如此不明朗，就甚麼可能都存在。

另一方面，美國人如此鬼鬼祟祟，是否表示他們有許多事情根本不想國際特警隊的人知道？

從他們秘密扣留阿生這一點忖測，已可以見得到上述的忖測大有根據。

然則，「CIA」到底在進行一項甚麼計劃？

所謂「糖麵包計劃」，完全是個令人迷惑的代名詞而已，即使夏里斯聲言那是一個反陰謀的行動，亦未必可靠。

道理其實非常之簡單，如果美國人肯這麼輕易道出其中秘密，他們又何必扣押住阿生？

因此呂林二人覺得，力高既然已經派人秘密跟踪美國人，他們就要從頭查起，這樣才可以事半功倍。

至於被巴西警方拘捕的羅索夫等一班俄國人，呂林夫婦二人經分析後，反而不大重視他們。

羅索夫等人雖然是蘇聯「KGB」人員，但是，他們手上的「美國叛徒」史里達，以及古巴長鬍子特務頭目巴柏，都同時從俄人手中逃脫了。這並非表示他們不濟，而是目前他們似乎並不太過重要。

力高隊長在呂林夫婦之所設計下，正在部署人手到各處調查，突然有個電話打到國際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來。

電話中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他要找力高親自接聽。

「你是誰？」力高問。

「巴柏。」對方的聲音顯得低沉而急促，「你可知道我的身份？」

「我當然知道，卡斯特羅的特務頭子。」力高說，「想不到你殺人殺出了癮。你可知道巴西警方四處找你？」

「我知道。」巴柏說，「所以我迫住要找你。」

「你找我幹嗎？」

「談判一件事。」

「談判？」力高怔了一怔，「我們之間有什麼好談的？」

「相信你一定很想知道這件事的眞相，更想找到一個人，是麼？」

力高以爲巴柏指的是阿生，所以立即改變語氣問道：「你想怎樣？」

「我想見你。但先此聲明，你只可以一個人來，多一個也不可以。」

「好吧！」力高問道：「在什麼地方見？」

「你小心點聽着，回頭我會再給你電話。」

電話突然之間掛斷了。

從巴柏剛才那種急促的聲音可以忖測得到，他有如驚弓之鳥。

也許他正被漏網的蘇聯「KGB」人員追踪；也許他剛才遇上了警察。

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力高只好等下去。

力高留在他的辦公室，等那個電話，一邊派人去明查暗訪，呂林二人所須要的資料。

十餘分鐘之後，巴柏又再打電話來。

巴柏對力高說：「我現在一個電話亭之內，裏面有本電話簿，你揭開第九十六頁，就見到一張入場劵，上面有編號，只要你依時入座，我們就可以見面，屆時再

談吧。」

接着他又說出那電話亭之所在，然後匆匆掛斷。

力高明知道這是一項冒險的嘗試，但爲了救阿生，他總得一試。

於是他獨自駕車出發。雖然助手們警告他，對方是個陰險毒辣的人物，但力高仍不准助手們暗中跟踪保護。

依址找到了那個電話亭，力高把車子停在附近路邊，然後四下裏張望，但見不到可疑人物。

他未找到巴柏口中所講的入場券之前，還以爲那是一張戲票之類。

但是，當力高從電話中找到了那入場券之後，整個兒令他呆了一陣。

原來那是一張足球的入場券。

力高離開電話亭，在路邊買了一份報紙，翻開體育版，發覺那是一場世界波，由巴西國家足球隊對英國訪問隊。

巴西是世界上有名的足球王國，曾經是多屆世界杯的盟主，國人對足球的狂熱，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今天這一場「世界波」參觀的人必然很多，巴柏選擇那種地方與他會面，算得是非常聰明的。

因爲球賽十分轟動，報紙早已宣傳，所以球票吃香，必然早已預售一空。不知巴柏有什麼辦法，竟然可以找到這一張。

幾乎可以肯定的，就是巴柏手上還有另外一張，否則，他又如何能與力高「會談」？

或者這不止一張，可能四周還有巴柏的同黨從中監視。但是，力高假如企圖暗中再派人入去埋伏，相信不容易。

因爲巴西的球場不似香港，入場券都有編號，不容混亂。

力高手上既無多餘的入場券，那麼，特警隊只能以特殊的身份入內。就算球場負責人准他們入去，却由於入場券早已沽清，所以特警隊一定沒有座位。

如此一來，他們的出現於球場，勢必引起對方的警惕和注意。

因此，力高不能不佩服巴柏的聰明。

力高看看腕表，竟然距離開賽時還有三十分鐘。

巴西既是足球王國，自然不能缺少一個像樣的足球場。

這個足球場之大，相信到今爲止，仍然可以誇稱爲「世界第一」，即使奧運會的足球場，實在也難以比擬。

到底這場地有多大。

球場分兩層——指觀衆席。圓型，全部有座位，也有上蓋。萬一下雨，被淋的只是比賽中的球員而已。於一九四九年建成，可容納觀衆二十萬人之衆，大到何等程度，不難想像。

因此入場券都印明，此票應由那一個入口進場，屬第幾層，第幾段，第幾行，以及第幾號座位等等，相當精細。若非如此，球迷可能弄得頭昏眼花，秩序亦會爲之大亂。

如果你是個陌生球迷，不知那一邊是東門那一邊是西門的話，萬一弄錯了，只怕你找到你的座位時，上半場經已踢完。

力高雖然久居巴西，但很少有時間去看足球，所以入場券到手，他首先就要計算一下時間；萬一誤時失約的話，只怕巴柏那傢伙沒有耐性等他。

因此，力高看看時間有限，立即開車趕到球場去。

球場入口雖則不止一處，但人太多了，便變得十分擠迫。

力高好不容易才擠進球場，這時球賽也差不多開始了。

巴西人對足球狂熱的程度，的確擧世罕見，場內但見人頭湧湧，座無虛設。

力高找到了那個座位的編號，却沒有立即依號坐下去。

他故意坐到另一個暫時未有人坐的座位，目的是看看旁邊的人的動態。

但是，球迷紛紛進場，力高很快就被人趕回原位。

力高坐到原位之後，他左隣一個座位仍然沒有人坐上去。

球賽已經開始了。

力高担心這是另一項詭計，目的是把力高躭在這裏，令到國際特警隊人員「蛇無頭不能行」。

然則，力高這一次豈非上當。

力高正感躊躇，這時却有一個人匆匆入座。此人，正坐在力高左邊一個座位之上。

此人正是巴柏。

前後左右的球迷正將注意力集中在球場之上的搏鬥，沒有人知道國際特警隊派駐巴西的首腦正在此等待一個殺人兇手。也沒有人理會他們。

「對不起，我來遲了。」巴柏說：「我擠不進來，人太多了。」

「別嚕囌了。」力高不耐聽一個殺人兇手的解釋，「到底阿生怎麼樣了。」

「阿生？」巴柏怔了一怔。「你講誰呢？」

「我的同事，別裝蒜了。」

「哦！我明白了，你講的是那個中國小子。」

「他在何處？」

「我不知道。」

「嘿！你敢作弄我？」力高生氣地幾乎要揍他一拳。

「別這樣，我手上有個人比起那個中國人更重要。」

「誰？」

「史里達。」

「那個美國人？」

「是的，他和我一齊被押進俄國人的隧道之後，我們聯手反抗，殺死了二名俄人，然後逃了出來。」巴柏道。

「你——你到底是帮誰工作的？」

「卡斯特羅。」

力高瞥了他一眼，道：「你不似個古巴人。」

「我是歐洲人，但我爲了錢，因而替長鬍子工作。」

力高道：「那麼，羅索夫爲什麼把你這樣對待？」

「很難講，我們各爲其主。」

「據我所知，史里達是個關鍵性的人物，爲什麼你不將他送往古巴？」

「不怕老實對你說，我不想幹下去了，所以才找你商量。」

「你想怎麼樣？」

「很簡單，你只要保證我安全，我把史里達交給你。」

「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對史里達不感興趣；相反，我要阿生的消息。」

「嗯——」巴柏又是意外一怔，「我想不到你的反應如此冷淡。」

「其實，你把史里達交給古巴人，他們一定記你一功。」力高輕輕一笑，「爲什麼你不去向古巴人領功？」

「嗯——我剛才也說過了，我不想再幹下去啊。」

「不，不是不想幹，而是實在幹不下去。」力高笑道：「其實幹你們這種工作的人，早已心中有數，這一門是終身職業，現實環境往往令你們非幹下去不可。」

「嗯，」巴柏吶吶地，想說又不說，面上紅了一陣。

他的心事被力高道破了。

力高又說：「你之所以出此一着，無非因爲你殺了兩個蘇聯人，長鬍子一定不會放過你。因此你決定背叛他，是麼？」

「嗯——好吧！算你比我聰明，終於給你猜中了。」巴柏道：「然則，你可有興趣？」

力高想了想，他覺得巴柏倒有利用價值，最少他是古巴特務一個頭目；阿生落入何人手中尚未知道。但有了巴柏相助，希望可以事半功倍。

於是他說：「好吧！現在就讓我們一齊走。」

「慢着！」巴柏又問：「你眞可以保證我的安全？」

「我不敢保證，但是，只要你助我找到阿生，弄清楚這件事，我會報答你。」力高一邊說，一邊站了起來。

巴柏知道像力高這種地位超然的人，一定有辦法帮他，因此他才會找力高「談判」。

現在他們二人一齊離開球場。其他人却如痴如醉地注意球場上的虎鬥龍爭，沒有人注意到幕後這一場政治鬥爭更是驚心動魄。

不顧人道　有違天理

阿生被一班人冒充國際特警隊帶走之後，來到了糖麵包山。

這是一座形勢萬分險惡的石山。山上有瞭望台，有兒童遊樂場，咖啡座，食物店以及商店等，都是專做遊客生意的。

唯一上山的交通工具是一種吊車——就像電影上介紹過的瑞士登山吊車一樣，每次每個車廂只可以儎二十個人。

由於山的四周非常峭削，所以看上去十分的危險，萬一那些鋼纜出事，後果就不堪設想。但是遊里約熱內盧的人，很少會錯過這一項驚險的節目。

阿生用計騙這班人到糖麵包山，是因爲他在嚮導口中知道這是惹人注意的名勝；他希望對方自動帶他一遊。

其次，他覺得要找機會擺脫這班人，一定要找一處公衆場所。因此他這個鬼靈精，便將衆所觸目的「糖麵包計劃」，扯到了「糖麵包山上」去。

由於兩者之間，名堂相似，這班人自然上當了。

但是，當各人乘吊車上了山上之後，阿生又開始覺得後悔。

原來山上的確無路可逃。那班人對他的小心監視，亦令他無機可乘。

阿生本來想進一步查出此事的眞相，但是，假如機會可以讓他逃走的話，他也不會客氣。

但事到如今，看來他只有硬住頭皮，與這班人糾纏下去了。

阿生畢竟是個十分出色的國際特警隊隊員，他在最危險的時刻尚且能保持冷靜的頭腦，何況現在對方尚未表露出眞正的身份呢。

這班人一直當自己是國際特警隊，阿生也只好裝傻扮懵。

到了山上之後，阿生借故找尋綫索，已先後到過了不少地方遊覽觀光。

最後，各人在露天咖啡座分別坐了下來歇脚。

陪伴住阿生的，一直是那三個人——以一個青年人爲首的同車乘客。

跟隨其後的另一輛車之上的一羣大漢，是以一名中年人爲首的。這班人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即使兩者連絡，也只由年青人與中年人碰頭交換意見而已。

這情形令阿生想到他們是不想太過惹人注目，因爲兩隊人湊在一起，必然會引人注意。所以人不能太多。

如果阿生敢逃走或反抗又如何？相信屆時他們不會袖手旁觀。

喝咖啡的時候，年青人又過枱向那個中年人請示。

這一次，那個中年人竟然不避嫌疑地，跑了過來這邊坐。

年青人還向阿生介紹道：「這位是我上司卓靈上校。」

阿生以爲對方又來那一套——繼續僞裝國際特警隊。

但是，卓靈上校却笑道：「閣下的演技一流，假如這是荷理活，你已够資格奪取金像獎。」

阿生發覺對方的面孔之上突然蒙上了一重殺氣。他知道雙方的攤牌時刻經已降臨了。

「我們不是什麼國際特警隊。」卓靈上校道：「我們是替古巴工作的情報人員，相信閣下身爲國際特警隊隊員，老早就知道了。」

阿生強作鎭定說：「是的，你們的演技更加了不起。」

「換句話說，我們的僞裝，你早已看出了，是麼？」卓靈問。

「是的。」阿生答。

「那麼，爲什麼你又帶我們到此兜圈子？」

阿生苦笑一下：「我們之間有個共同目標，就是要揭開美國人的秘密。我所以甘心被美國ＣＩＡ人員抓去，目的亦在乎此。但是，想不到你們這麼好心，將我救出來。不過說句實在話，在下並不表示要感謝你，相反，你破壞了我的計劃。」

「不！你弄錯了！」卓靈上校說：「你的同事正迫美國人放你，如果我們不爭先一步，你的同事不久就會到別墅把你帶走。」

阿生開始明白了，這班人若非竊聽電話，就是有人臥底。

不過，目前他要想清楚的，就是應該怎樣樣付這班人。

阿生道：「國際特警隊的任務是什麼，相信你們一定不明白。」

「不！我們完全明白。」卓靈上校說：「維護世界和平，消滅世界性的犯罪組織。你也許想不到，如果不是美國和它的附庸國極力反對，古巴也是你們的成員國之一。」

「你們曾經申請過加入？」

「是的，但被否決！這完全是美國佬從中作梗！」卓靈上校又說：「其實CIA才是遺禍世界的罪魁，你們國際特警隊偏偏不理會，爲什麼？因爲美國是個大國麼？」

「在我們的心中，國無大小之分。」

「那麼，你們對成員國的作爲，豈可視若無睹？」

「既然你知道我們這組織的存在，爲什麼你不投訴？」

「投訴？向誰投訴？」

「向巴黎總部投訴，寫信或打電報都可以，收件人是國際刑警總部，請他們代轉國際特警隊總監就可以。因爲我們這組織是秘密的，與國際刑警乃姊妹機構。」

「好了！那麼我現在就向你投訴，美國人存心與古巴爲敵，對我們展開化學戰，這是極不人道的事。你們如何處置？」

「假如證據確鑿，我會向總部報告，然後由巴黎方面正式向美國國會抗議；假如他們置諸不理，成員國大會立即召開。屆時美國代表須提出申辯；假如大多數國不滿意，屆時將會投票開除美國的成員國資格。」

「然則，我現在就帶閣下去看看證據。正是相請不如偶遇。」

「去那裏看證據？」

「古巴。」

「古巴？」阿生暗自吃了一驚。

由這兒里約熱內盧到古巴，最少有七至八千里路途，況且那並非國際特警隊的成員國，阿生到那兒去生命將無法獲得保障。

「是的，到時你將會見到許多關於CIA的傑作。」卓靈上校道。

阿生苦笑道：「可惜，我還有任務在身。」

「什麼任務？」

「你忘記了嗎？我們都有個共同目標，就是要——」

卓靈道：「噢！是的，就是『糖麵包計劃』麼？」

「正是。」

「我倒忘了告訴你，我剛與我們的人通過電話，這份計劃的秘密已找到了。」

「找到了？」阿生難以置信地怔了一怔。

卓靈上校得意洋洋地說：「老實告訴你，剛才要不是我與我的下屬通過電話，也難以識破你的詭計。」

「我沒有詭計，事實上我一直未知道此中秘密，才會到處去找。」

「你其實早已看出我們不是你的同事，所以帶我們到處繞圈子。」

「這點我不否認。」阿生說，「如果秘密找到了，對你們一樣有好處。」

「是的，我們任由你擺佈，也是這個道理，希望你爲我們找出個中秘密。但是現在，秘密反而被我們爭先奪得。因此你接受我們的邀請，我保證你一舉兩得。」

「但是，我的同事，可能以爲我出了事。」

「這點你大可放心，我們會設法通知你的朋友和同事。」

阿生心裏想：到底古巴人要他看一些什麼「犯罪證據」？

萬一這是一項詭計，他將永無翻身之日。

尤其是當阿生回憶起一件往事時，就更加忐忑不安。

過去阿生與呂林二人也到過古巴一次，那是爲了安哥拉事件。

（按：詳情請參閱鐵拐俠盜故事之「特種部隊」一文。）

國際特警爲了揭破「特種部隊」的秘密。曾派阿生到夏灣拿去。

換句話設：如果古巴保安機關有了阿生的「案底」，這次安排阿生到古巴去，當然大有理由。

因此，阿生必須小心處理這件事；他可不能送羊入虎口。

阿生左思右想，越想越不是味道。

但是，如何擺脫這班人的糾纏？

卓靈上校看見阿生凝神沉思，又笑了笑道：「閣下別企圖逃走，否則我的手下萬一魯莽，殺錯了你，我不負責。」

這無疑是一項警告。

阿生聳聳肩說：「這是『强迫觀光』，對我來說，是無可奈何的事。」

「既可觀光，又可知道『糖麵包計劃』，何樂而不爲？」

卓靈上校說完，向年青助手打了一個眼色，各人立即結賬離去。

× × ×

力高與巴柏離開足球場之後，立刻驅車到市區去。

力高相信巴柏正受古巴人的壓力，令到他非反叛不可，主要相信還是因爲他殺死了蘇聯特務；因此，「KGB」人員隨時會向古巴特務施壓力，遲早會把巴柏處決。

巴柏爲求生存，唯一可以投靠的人，就只有國際特警隊。

力高一邊開車，一邊與巴柏交談。

力高問：「你爲什麼要在哥華加道山上殺死查利？」

巴柏道：「我們相約在那兒交易，自然是爲了『糖麵包計劃』這份秘密。但是，查利這傢伙表面上替我們搜集有關古巴的情報，實則是個CIA人員。」

「你說查利乃美國特務？」

「是的，他的上司夏里斯；我的上司則是卓靈上校。」

「這仍然不能成爲殺人的理由。」

「當時他本來答允與我交易，但他交不出那份情報，反而企圖擒拿我。我們是在糾纏中造成一宗命案的。」

力高道：「換句話說，查利是個反間諜，對嗎？」

「對了，他誘出美國大使館中潛伏的

史里達；其實史里達亦非古巴派去臥底的人物。他是大使館的二等秘書，本身又是美國人，在越南戰場作過戰。」

「那麼，對美國人而言，他應該是個靠得住的人。」

巴柏道：「問題他太厭惡戰爭，他覺得那份所謂『糖麵包計劃』對古巴人不利，因此才決定一舉兩得。」

「如何一舉兩得？」

「一方面出賣情報圖利，另一方面替古巴人做一件好事。」

「你可知道那計劃的內容？」

「我不知道。」

力高一怔！問道：「剛才你不是說，現在就帶我去見史里達麼？」

「是的。」

「那就是說，他在你手中；你們既然爲同道中人，史里達一定會將個中秘密告訴你才對。」

「但事實並非如此，像史里達這種人，又怎不肯輕易無條件將秘密告知我？」巴柏又說：「不過，我們之間已達成協議，只要你們保証我們的安全，包括不將我二人交給任何一方面，我們願意將秘密交給你們。」

力高也想得到巴柏的處境，目前他最少不受三方面的歡迎。

這三方面就是：美、蘇和古巴。

這三國特務如果找到巴柏，一定不會放過他。

但是，史里達的情況可就不同，他的手上最少還有一張「皇牌」——「糖麵包計劃」。

只要拿着這張「皇牌」，相信史里達最少可以獲得蘇聯和古巴這二國特務的歡迎！

憑這點去忖惻，不難想像得到：巴柏目前已將史里達囚禁住。

這次他找上了力高，目的無非用史里達換取他本身的安全。

車子開入市區，力高照巴柏的引導，把汽車開入一條横街。

那是一幢三層高的舊樓，車子就停在那建築物之前。

巴柏先往前後，左右，張望了一遍！四下裏都沒有人，他們才下了車，然後匆匆地登樓。

在二樓一個單位，巴柏輕輕敲了三下門。

但是，裏面全無反應！

力高有點担心，他一直摸住衣服掩飾下的手槍槍柄，以防不測，現在却忍不住把手槍拔了出來。

然後低聲問：「你的司機法蘭在裏面嗎？」

「是的，法蘭和史里達在內。」巴柏道：「他們不可能一齊出去的。」

力高忍無可忍，一脚將那舊木門踢倒，衝了入去！

但是，屋內似乎沒有人。

力高和巴柏入屋後，立即分頭在屋內各處展開搜索。

力高聽到巴柏叫了一聲！

他立卽由睡房撲至浴室，原來浴缸之內躺了一個人。

巴柏就是發覺了這個人才驚叫起來！

躺在浴缸裏的人經已死去了！

他就是巴柏的司機兼保鏢法蘭。

法蘭是給人用刀刺殺的，傷口的血仍在不斷地滲出。

巴柏還是一個特務頭子的時候，法蘭替他開車，以及保護他，這個主僕之情，令到他此刻非常傷心，却又無可奈何！

屋內找不到史里達。

表面上看來，這是史里達做的。但史里達文質彬彬，不似鬥得過法蘭；可能還有其他外來的力量。

也許古巴特務已經找到了他們的所在。然則，巴柏是值得慶幸的。

假如巴柏仍留在這裏的話，他此刻也勢必遭同一命運！

力高發覺屋內的電話綫已經切斷，屋內留下糾纏過的痕跡！

屋內陳設簡單。根據巴柏說，這是法蘭臨時租下的。

巴柏和史里達逃出隧道之後，雙雙藏匿起來，最後巴柏才與法蘭聯絡到，然後他們才遷到這裏一齊住。

既然出了命案，力高不能對當地警方沒有交代！

因此，他到隣居去撥電話報警。

當力高回到兇案現場之後，却不見了巴柏。

力高一邊詛咒着：「笨蛋！竟然自找死路去了！」

一邊衝落樓下。

但是，街上仍見不到巴柏的下落。

巴柏的心情不難想像得到，他此刻既悲傷，又徬徨！

法蘭是他唯一相信的人，但現在法蘭已經死了！

力高雖然答允了他提出的「交易」，可惜史里達已不知所踪。

現在力高既然報警，巴柏如果留下這裏，後果就是：警方最後必然逮捕他。

巴柏大概不想入獄，又想到力高不會再保護他，他唯有一走了之！

但是，在蘇聯「KGB」特務與古巴人的「圍剿」下，這個「叛徒」有辦法逃出生天嗎？

答案幾乎是肯定的：不可能。

因此，力高罵他是笨蛋是有理由的。

假如他落入警方手中，反而安全得多！

不久之後，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

力高爲了巴柏，也用電話通知了國際特警隊人員。

一項由當地警探和國際特警隊人員携手的聯合行動，立即展開。

因爲力高覺得巴柏是唯一的綫索，他下令各人無論如何一定要把巴柏找回來。

力高事前根本想不到巴柏如此愚蠢，會悄悄地溜掉。

力高以爲：他既深思熟慮之後才投靠自己，當然不會走。

但事實上他是走了。

力高指示他的下屬們，不妨向當地一些黑社會下手偵查。

在目前這種環境底下，巴柏最有可能投靠當地一些三山五嶽人馬。

因爲數面受敵的緣故，巴柏除了投靠當地黑人物之外，似乎無路可行。

因此，國際特警隊員們連同當地警探

，開始向黑社會綫人打聽。

× × ×

呂林夫婦二人的基本偵查工作也有了進展！

美國人果然向里約熱內盧警方施展壓力，查利之死，雖然與巴柏有關，但死者的身份却被隱瞞過去，查利其實是一名「CIA」情報人員。

巴柏的話沒有錯，當時查利誘他出來，想在哥華加道山上的聖像下擒拿他，想不到反而給巴柏刺了一刀。

巴柏是個老奸巨猾，結果查利棋差一着！

夏里斯及後自認低估了巴柏，可惜爲時已晚，事實上也不能完全怪夏里斯，只怪查利急於領功。

因爲查利事前未向他報告在聖像下約晤巴柏。

因此，查利到底查到了一些什麼？夏里斯事後仍一無所知！查利只有一名助手，但助手當時未上山。

這也就是爲什麼查利命案發生了之後，夏里斯急於要會晤阿生這個目擊證人的緣故。他以爲查利死前一刹那，可能對阿生說過一些什麼。

事實上查利被巴柏刺了一刀之後，他也自知命不久矣！

就在死前一刹那間，查利發覺有人走到身邊扶起他；他當時意志糢糊，以爲阿生是他的助手。

因此他趁住還有一口氣的時候，將自己辛辛苦苦查到的綫索，告知他心目中的「助手」——其實那只是湊巧上山遊覽的阿生而巳！

不過，查利因爲傷得太重，只能說出：「……美國大使館……史里達……」這些不成句的字眼。

他的意思實在是：他巳查出了出賣「CIA」秘密的人，就是美國大使館內的二等秘書史里達。

可惜當時查利沒有氣力可以再說得更多了。

夏里斯是「CIA」海外工作組的高級特務頭子之一，他爲什麼要向巴西警方施壓力？

道理十分明顯：「糖麵包計劃」不能被外人知道。

這也就是阿生被人禁囚起來的原因之一，因爲夏里斯一直以爲阿生巳從查利口中知道了整個計劃。

夏里斯既然知道阿生是個國際特警隊員，又不敢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軟禁」他。

但是，自作聰明的美國人，這一次却栽在古巴特務的手裏。

夏里斯暗中吩咐他的手下盡最後努力，搶先一步把阿生接走，結果美國人雖然比國際特警隊早到了一步，但却又被古巴人搶在前頭。

結果還是難爲了阿生！

阿生雖然及時察覺自己落入古巴特務手中，心情却是萬二分矛盾！

假如這時候他要逃走，未必就可以逃得掉，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走。

爲什麼？

主要當然因他想知道「糖麵包計劃」的內容，尤其是當古巴特務頭子卓靈上校告訴他，他們巳知道了整個計劃的時候。

卓靈上校怎麼一下子就知道「糖麵包計劃」的內容？

阿生還未清楚。

後來在一架大卡車之內，在一班古巴槍手的面前，阿生才逐漸明白過來。

大卡車之內，有個美國人。此人鼻架金絲眼鏡，樣子很斯文。一班爲數六名的古巴槍手，正監視他。

阿生被人送進這卡車裏來，大概是因爲這車子的外型是一輛軍車，他們正要把美國人運往別處，所以古巴特務也就將阿生順便帶到這裏來，一併載走！

卡車被關上門之後，唯一只有車頂上的抽氣系統。

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爲什麼要用軍車載人離開市區？

阿生當然不會明白。

原來自從史里達失踪，法蘭被殺，巴柏又再次溜走了之後，有關方面立即採取行動，由軍警在主要通道之上，設下臨時檢查站，目的是防止有些人被偸運離開里約熱內盧。

但是阿生在悶熱的車廂裏，根本就不見天日，又怎麼知道這許多？

他唯一可以感覺得到的，就是車子時快時慢；有時停下來，有時還可以聽到一些人在車外的談話聲。

六名槍手把阿生和那個美國人當作囚犯一樣，虎視眈眈！

阿生忍不住問那個美國人：「你是幹什麼的？」

豈料美國人瞧也沒有瞧阿生一眼，冷冷地說：「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阿生笑道：「因爲我們同一樣的命運啊！」

美國人沉默下來，什麼都不說。

古巴人警告阿生：「別嚕囌……人家不喜歡你，你也不必勉强。」

「唉，太悶了！」阿生伸伸懶腰，打了個呵欠！

「你可以閉上眼睛睡一會兒，很快就到目的地了！」古巴人說。

阿生乘機問：「我們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

「古巴。」

「什麼？這麼快就到古巴？」

「不！先到一處地方，然後乘直升機飛往玻里維亞邊境，再改乘小型飛機飛秘魯。」

阿生心裏忐忑不安！

雖然他很希望知道「糖麵包計劃」，却不知道古巴人如何對待他。

如果正如卓靈上校所說，目的只求有個國際特警隊員作證，看看美國「CIA」的罪行，那當然很好。

但是，美國特務狡猾，古巴特務可能比他們更加狡猾，萬一他們另有目的，阿生的處境就不堪設想！

阿生思想間，又感到車子停了下來。

有人敲車門。

這是一種暗號，長短不一。

車內一名古巴槍手將阿生和那個美國人雙眼綁上了！

車門打開，二人被押下車。

因爲看不見外間的事物，阿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只知道離車之後，被人扶住落了石階，然後又過吊板。

耳畔彷彿聽到海浪聲。

阿生終於明白了，這是海邊。

果然，走完吊板之後，便嗅到一種船舶的特有氣味。

阿生心裏想：古巴人眞狡猾，明明是取海道，却對他說乘直升機。

阿生既是階下之囚，還担心一些什麼？相信目的只爲了擾亂視聽而巳！

船很快就開出。

不知是浪大還是船太小，總之人在其中，一拋一拋的，很快就有暈浪的感覺；這一回，阿生眞的昏昏欲睡！

× × ×

巴柏仍然沒有下落。

他是巴西警方和國際特警隊人員急於要見的人。

美國「CIA」特務頭子夏里斯當然也希望找到他。

但是，夏里斯和他的手下們，都巳被國際特警隊派人秘密監視住，如果他們有什麼風吹草動，力高隊長就會採取行動！

力高爲了這一次事件，除了調動全巴西境內的特警隊員之外，巴黎總部還通知南美洲若干地區抽調人手到來協助。

巴西警方雖然一度遭到美國「CIA」人員的壓力，但事情發展到目前這地步，他們巳經接到巴西政府的最高指示，必須與國際特警隊合作，以免讓此事發展成爲公開的國際糾紛！

因此，里約熱內盧的警探們，分頭出動，與國際特警人員，遍訪黑社會人物。

不要以爲警方與黑社會之間是敵對的，兩個「極端」不可能湊在一起，其實，若干大城市的情形正好相反。

自由世界研究法治精神，也許這就是令到許多不法之徒逍遙法外的原因之一。

若干大城市之內，只要黑人物不犯法，不讓警方抓到證據，他們還是可以大搖大擺的出現於警探面前，而一無所懼！

相反，有些急於找尋破案綫索的警方人員，却急不及待地要結交這班黑道中人，希望從中得到一些頭緒。

同時不少有案底的黑人物，爲了換取網開一面的好處，也樂於與警探們合作。

當然，這些只是「枱底交易」，外人很少知道的。

呂偉艮和林愛莉這對夫婦同是江湖中人，自然了解到個中奥妙。

因此，當他們知道力高的偵查方針之後，也大表贊同。

呂偉艮所主張的「從頭做起」的偵查工作，在大批國際特警隊精幹隊員的協助下，此時亦巳告一段落。

他們除了查出美國人查利的眞正身份之外，還得到一些關於「糖麵包計劃」的內容。

可能是因爲這件事鬧得太大，情報界巳經有人傳說「CIA」的「糖麵包計劃」並非針對巴西的反政府份子。

根據夏里斯的口供，他向力高解釋過，這是一項針對巴西「反政府份子」的計劃。

但是，呂偉艮根據偵查所得，「糖麵包計劃」主要爲了針對古巴的卡斯特羅政府。

最初呂偉艮和國際特警隊也覺得：既然是針對古巴的，怎麼這件事却發生在巴西境內？

後來經過了一番分析之後才明白，古巴特務之所以介入，正是由於他們也知道了這份「CIA」設計的計劃涉及古巴。

於是，巴西保安人員和國際特警隊的工作方針，也開始有了改變。

他們一邊加緊追查阿生和巴柏等人的下落，一邊透過秘密外交途徑，迫使美國說出這份計劃的秘密。

當然，美國人有權半點也不透露，但是，最後將令到美國與巴西之間的關係惡化。

巴西政府所以急於知道其中秘密，無非想令到這件事的偵查事半功倍！

但是夏里斯與人儘管受到各方面極大的壓力，還是以「國家利益」爲藉口，決心不說出其中秘密。

因此，巴西政府只有由外交部向華盛頓方面交涉。

另一方面，呂偉艮和國際特警隊他們急於要知道的，反而不是什麼計劃和秘密，而是阿生的下落。

綜合美國「CIA」人員的口供，夏里斯對力高所說的一番說話，以及巴柏曾對力高透露過的口供等等，阿生可能落入古巴特務手中。

又根據巴柏的口供，古巴派來巴西活動的特務首腦是卓靈上校——卡斯特羅的一位親信軍官。

因此，特警隊和巴西警方，除了找尋巴柏之外，還要追尋「卓靈上校」這一個人。

在大學出動，嚴密偵查之下，巴柏終於有了下落。

巴柏果然走投無路，最後只得投靠當地一名黑人物。

這位黑社會首領知道大批巴西警探正要找這個人，而且事關重大，也就不敢怠慢，唯有把巴柏交出。

任何聰明的黑社會頭份子，決不會爲個圈外人而與警探交惡！

因此，在黑社會綫人的穿針引綫下，巴柏終於順利地回到力高手上。

力高見到巴柏的第一句話：「你能生存，的確是個奇蹟！你不知道除了我們和巴西警方之外，還有些什麼人正在千方百計要殺你？」

「嗯——」巴柏呆呆地，不知所答。

力高道：「好了，你巳經浪費了我們不少時間，別再就誤了！你還記得那個中國人嗎？就是你企圖將他殺害的那個目擊證人。」

「你說，你的同事阿生？」巴柏呐呐地問。

「是的，他可能落入卓靈上校——你上司的手中。」

「你怎麼知道？」

「根據各方面的資料綜合起來所作的忖測。」力高說：「你可知道如何能找到卓靈上校和他的手下？」

「相信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他們不可能再留在里約熱內盧。」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依靠你了。」力高又說，「希望他們還未離開這裏，否則事情會變得複雜。」

「既然如此，我就帶你們去。」

「慢着。」力高說：「相信他們的秘密巢穴絕不止於一處地方。」

「據我所知，經常出入的，有三個地方，一間酒吧，一個高級住宅單位，一個車房。」巴柏道。

力高說：「那麼我們分三路進軍，配合警方將該三處地方包圍。」

於是巴柏說出三個地址，力高的助手記下了，然後通知巴西軍警的臨時聯合指揮部——這是巴西政府專爲這次事件而臨時設立的行動中心。

大批軍警按址分三路出發。

國際特警隊人員配合的行動，與呂偉良夫婦等人分頭趕往現場。

力高隊長親自率領特警隊隊員，帶同巴柏先到卓靈上校的華麗住宅。

那兒是高尚的花園洋房，軍警早已開到現場封鎖。

但是，當各人入內後，才發覺人去樓空，裏面鬼影也沒有一個。

花園中有一大堆紙灰，表示卓靈上校等人撤退時，曾將大批文件焚燬。

警探查出這是租回來的房子，人走了之後，似乎無綫索可尋。

唯一知道的，就是這兒常見不少人出入，表面上看來，卓靈是個古巴商人，交際應酬很多，也很忙。

直到現在，左隣右里的人才如夢初覺，卓靈原來只是一個特務頭子，並非甚麼大商家。

那麼，平時來往的人，自然也是一些古巴特務和有關人等了。

另一方面，巴柏常去的一間酒吧，此時亦已經結束了。

至於那間車房，鬼影也沒有一個，只有幾輛廢鐵似的舊車。

換句話說，古巴特務組成的間諜網，已經在里約熱內盧瓦解。

最低限度，由卓靈上校領導的一個「單位」就在無聲無息中，撤離了古巴。

到底他們何時撤退？如何撤退？……諸如此類的問題，根本沒有人知道。

巴柏似乎已盡其所能，因爲他本身不是古巴人，卓靈上校只用金錢收買他，作爲屬下的一個單位而已。

至於卓靈上校在其他方面的手下人員，他一無所知，自然不知道他們如何逃離巴西。

直到一架軍車被人發現失踪，各方面才開始恍然大悟。

一架軍用卡車，被人在一處海傍發現，這令到警方相信這是古巴特務做的，其他事亦不難想到。

× × ×

阿生在睡夢中被人推醒。

他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更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但知道推醒他的，是那個與他同病相憐的美國人。

即使在這清醒的時刻，阿生幾乎難以相信，主動招呼他的，竟然是那個高傲的美國男子。

「什麼事？」阿生忍不住問。

「你是什麼人？」美國人問阿生。

阿生笑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這正是美國人一度對阿生說過的字眼。

美國人苦笑，說道：「我們現在處境相同，別怪我以前對你無禮，現在我向你道歉。」

阿生其實也非常苦悶，恨不得有個人交談一下；剛才他只是戲弄一下那個美國人而已。

「我叫阿生，是中國人。」

「我叫史里達，美國人。」

「我倒沒有猜錯，你果然就是查利口中提過的人。」

「是的，我是美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原來迫到我走投無路的是你——」史里達似乎有點恨阿生。

但阿生笑了笑：「要怪你最好怪查利，查利與你合作是嗎？」

「不，以前我絕不知道他是CIA，我上了他的當了！」

「事到如今，埋怨也沒有用。到底『糖麵包計劃』是什麼？」

「一份高度秘密。」

「你只是二等秘書，如何知道一份屬於CIA的高度秘密？」

「我憑我的觸覺，曉得這是一份不顧人道，有違天理的秘密，於是我設法去偷！」史里達輕輕嘆了一口氣。

「你終於偷到手了是麼？」

「是的。」

「爲了錢麼？」

「不！爲了人道的理由，否則我不會賣給古巴人。」

「古巴人才够人道？」

「不！這是針對古巴人的，所以我要把它交到古巴特務的手上。但是我不懂門路，才會上這傢伙的當！」

「你以爲查利是古巴特務？」

「不！只以爲他是個情報經紀，目的只爲了賺取優厚的佣金。」

「他欺騙你，但得不到好報；這就是報應！」阿生說：「但是，我有些不明白，爲什麼你要出賣你的國家？」

史里達道：「你不會明白的，除非你親眼見過。」

「見過什麼？」

「化學戰爭的惡果！」史里達問：「聽過化學戰爭麼？」

阿生故意搖搖頭。

其實，他在巴黎特警總部的時候，曾聽過美軍在越南戰場上，使用過化學藥物作戰。但沒有證據。

史里達道：「我曾在越南作戰，目睹這種不人道方式作戰的惡果。它令到醫院中，不斷出現畸型的怪嬰，田野間寸草不生。」

「你的意思是——」

「這是CIA的主意；他們用飛機在越南戰場上空噴射一種化學藥物，稱之爲『落葉行動』。意思是：這行動，會令到樹葉自動落掉，不致被越共利用作爲掩護體。」

阿生在巴黎總部聽過所講「落葉行動」，但當時特警隊只是接到投訴，還來不及派人深入調查，越南戰爭已經作傳奇性的結束。

因此，當時巴黎總部就由於找不到確實證據，沒有向美國採取行動。

想不到阿生在總部聽到的傳說，竟然又在這兒聽到了。

史里達發誓他沒有說謊。

也許他說得對，因爲他本身也是一個美國公民，若非良心上的問題，他沒有理由出賣他自己的國家。

他對說：阿生越南婦人不斷誕下怪嬰，是由於喝下了沾染化學藥物的食水。

這種化學藥物稱爲：「二四五——T」，美國農人所熟悉的一種殺虫劑；但美國農人所用的已滲淡了。

而且，經過「CIA」在越南調查過後果之後，美國衞生部已下令禁止農民使用。

由此可見，這種東西絕不簡單。

「二四五——T」，含有「氧毒」，滲入食水之後，足以破壞人體細胞組織；孕婦的正常機能失調，於是產下的嬰兒就古靈精怪。

曾有科學家做過以下的試驗。

把小量「二四五——T」注射入老鼠體內，生下的小老鼠就會無頭或者無眼，或者缺少四肢等等。

當然，這可能是「CIA」事先想像不到的副作用。

他們的目的只想：第一，令到越南地區大部份茂盛的森林，枝枯葉落，以方便軍方採取行動。

第二，令到農作物枯毀，迫使越共在糧食方面不足，加速他們投降。

第三，田中的肥沃泥土變硬，而且帶毒，長時期無法耕種。

但是，美國人的算盤打錯了。

他們發覺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一場「永不求勝」的戰爭，却犧牲了幾十萬美國人的生命，到頭來只換來一片詛咒。

史里達說到這裏，嘆了一口氣。

然後搖頭嘆息道：「我無意詆譭我的國家，它仍有其可愛的地方；就是CIA不好，我眞不知道誰創立了這機構。」

阿生道：「CIA是中央情報局的簡稱，創立CIA的是四個人：杜魯門總統，唐諾凡將軍，海軍部長福萊斯特和銀行家艾伯斯達。他們在一次晚餐閒談時認爲美國須要一個如此這般的組織，於是一九四六年成立了『中央情報組』，後來發展成今日的CIA。」

史里達驚愕地瞪住阿生：「你對美國的事物，比起我這個美國人似乎更加熟悉呢。」

阿生笑道：「不！我只不過喜歡研究這方面的知識而已。」

「然則你是——」

「國際特警隊隊員。」

「對了，我想問你，你們國際特警組織，有權干涉這種事麼？」

「如果有證據，當然有權。」阿生又說：「你是最佳人證，但是可惜——」

「是的，可惜目前我們同時失去了自由。」史里達又在嘆氣。

「假如有恢復自由的一天，你肯跟我到巴黎我們的特警總部去作證麼？」

「當然肯。」

「那好極了，讓我找機會試圖說服古巴人。」

「你們總部有辦法制止CIA？」

「我們只要出面，相信有辦法令到貴國國會採取行動。」阿生又說：「特警的任務是維護人類安全。CIA這項行動明顯地威脅人類生命安全，我們自然有大把理由採取行動。」

「但是，美國是你們的成員國。」

「正因爲是成員國，所以我們才設法通知你們的政府。假如不是成員國，而它的政府又不肯合作，我們才用我們自己的方法。國際特警組織的宗旨，並非爲我們的成員國服務，而是爲全人類服務；甚至包括鐵幕國家在內。」

史里達大爲感動地說：「我眞後悔認識你太遲。」

「一點不遲，只要你聽我的勸告，我們還有機會恢復自由。」

「我沒有你這份信心。假如古巴人尊重我們，就不會把我們囚禁在這裏。」

「只要你不說出『糖麵包計劃』，相使他們不會殺你。」

「沒有用的，他們已經知道了。」

「你說了出來？」

「不是我想說，是他們搜到的。」史里達道：「我把秘密偸拍成爲縮影的微粒菲林，附貼在身體之上，結果還是逃不過古巴特務的雙眼。」

「然則，你可見過其中內容？」

「偸拍時的心情如何，相信你也不難想像得到；我只約略記得一些，沒有詳細過目。」史里達說：「大致上那是令到古巴甘蔗失收的一項側面作戰計劃。」

「因此你想到它可能是CIA在越南用過的那一套，是嗎？」

「正是。」

「嗯——」阿生沉思着說，「看來美國CIA太過份了，假如我有機會到巴黎總部，一定不會放過他們。」

「但是，目前我們自身難保。」

「古巴人到底要把我們如何處置？從水路到古巴！嘿！眞是開玩笑。」

「唉！總之我十分後悔！」

話剛說到這裏，突然有一度光綫透射入來；艙門被人揭開了。

阿生和史里達被人由艙底帶出來。

這已經是公海地帶。他們已經由小船轉到大船來。

史里達所担心的事終於發生了；他已經沒有利用的價值，隨時會被殺。

假如要消滅史里達和阿生，只要把他們雙雙推入大海，就會乾手淨脚。

但是他們未被帶上甲板去，而是押到另一個艙房之內；也許在處決之前，照例要經過一次簡單的審訊吧？

艙房之內，坐了好一些人，包括卓靈上校等人，以及一批古巴槍手們。

這艘在公海上作業的漁船，自然是屬於古巴的；他們連羣結隊，表面上看來，並非不妥。誰想到他們的眞正任務？

這些船隊都配備有電子儀器，武器自然更不會缺少。

卓靈上校態度嚴肅。

他擺擺手，示意阿生史里達二人坐下來：桌子上擺開的，竟是滿桌香噴噴的「海鮮席」。

這是「最後的晚餐」麼？

當時阿生和史里達都這麼想。

但是，桌子四周，却擺了四套刀叉。表示這是供四個人食用的；除了卓靈和阿生，史里達三人之外，還有這兒的船長——也是古巴人。

卓靈上校的態度冷酷中有幾分禮貌，這也許是阿生唯一可以放心的。

有人替他們倒酒，但阿生和史里達都不想喝；只想喝水。

卓靈上校一邊吃喝，一邊說道：「你們二位可想知道『糖麵包計劃』是怎麼樣一回事？」

阿生點點頭。

史里達怔怔地瞪住卓靈上校，迷惑地問：「非林冲出來了？」

「是的，我就讓二位開開眼界。」卓靈打個眼色。

那邊一名古巴人將幾幀放大的照片拿過來，上面全是一些文字。

「這就是史里達先生偷拍的微粒非林，經我們電子儀器冲晒放大後，就是這樣。請你們過目。」卓靈很大方的說。

阿生首先由第一頁開始看。

這是簡單解釋「糖麵包計劃」的意義。大意是：「糖」代表「甘蔗」——這也古巴的特產。

「麵包」是吸收水份的東西，代表「CIA」這次的行動。

換句話說：「CIA」要舉行一次「抽乾」雲層中的水份，讓古巴的甘蔗因天旱缺雨失收。

但是他們如何能從雲層中抽乾水份？

以後幾頁，自有解釋。

原來「CIA」計劃中的行動，就是要在加勒比海上空，將「雨帶」的雲層「帶走」。

連小學生都知道，下雨要靠一種水份十足的雲層。但如何能用人工方法把這種所謂「雨帶雲層」帶走？

「CIA」原來在越南戰場上空，試行製造過「人造雨」，令到天雨綿綿，越共游擊隊因而難以出擊。

現在他們正是利用同一方法，在加勒比海靠近古巴的上空，根據氣流的方向，先確定那一堆帶雨的雲層將飄向古巴。然後便在那雲層未飄到古巴之前用飛機噴下「催雨劑」，令到帶雨的雲層提早下雨。

如此一來，所有行將飄到古巴去的雲層，都不可能再下雨。於是古巴便會出現「天旱」現象。

誰都明白一切農作物依靠天雨，長期的旱災足以令到農作物枯毀。

「CIA」的目的就是要令到古巴的農作物失收，尤其是甘蔗。

因甘蔗是古巴的經濟命脈，只要令古巴失收，古巴的經濟預算自然會受影响。

所以，「糖麵包計劃」中指出，「CIA」將長期在加勒比海上空，進行是項計劃。

由於他們的飛機在公海的上空，或米亞米上空飛行，古巴自然無權干涉。

阿生看到這裏，不禁愕然。

他不止一次與「CIA」合作過，一齊對付世界性的罪惡，想不到「CIA」的手段竟然如此陰險。

他覺得這是不够人道的，古巴失收，人民就會吃盡苦頭。

不管它的政治體制如何，人民都是無罪的；一切好好歹歹，全在執政者。

阿生就憑了這點理由，對卓靈上校提出了要求。「這一份是副本麼？」阿生說，「我也想討一份看看。」

出乎意外地，卓靈上校竟然說：「這就是給你的。」

這一句比起什麼都動聽——對阿生和史里達而言，有如大赦一樣。

卓靈上校的面孔之上，第一次出現了一點兒笑容。

「我已經叫人爲二位預備好了一艘救生艇。」卓靈上校說，「艇上有求救訊號，有乾糧，有食水。不過，這只是以防萬一的；相信不出二十四小時之內，已經有人來救你們。」

卓靈上校爲什麼作出這決定？

「奇怪麼？」卓靈又說：「其實，我一開始就無意難爲二位，我的目的只爲了讓一位國際特警隊的傑出隊員，做個見證。因爲，史里達口中講過的化學戰爭，實際上已被美國人在古巴領土之內施行。」

阿生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美國人已在古巴境內噴射『二四五——T』這種化學劑？」

「是的，我們的田土變壞，孕婦產下怪嬰。希望你作個證。」卓靈上校說。

「那麼——」阿生感到有些迷惑地盯住卓靈上校，「爲什麼你又這麼早，在這裏放我回去？」

「因爲第一：這密件已冲晒放大。第二，我偷聽過二位在艙底的談話。這點很抱歉，我們要了解二位的意向。」卓靈上校說：「現在我們不想阻你回巴黎總部的時間，因此讓你早些離去。」

阿生道：「爲何不送我們一程。」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們不想遇上找尋你們的人。但不會有危險，而且，一定有人趕來救你們。」

阿生望望史里達。

史里達道：「我現在是發夢麼？」

卓靈上校笑道：「不！不是發夢，你對我們功勞太大，但是，當國際特警隊須要證人時，你切勿畏縮。」

「我不會畏縮，因爲一切出自我內心，沒有人迫我。」史里達說。

這一頓飯吃得又飽又開心，阿生和史里達有如再見天日。

×　×　×

救生艇上的阿生和史里達二人，根本連求救訊號彈也可以省回，因爲他們離開古巴漁船不足二小時，天空已出現機羣。

那是搜索他們下落的機羣。

原來古巴漁船已依國際公海慣例，向一些巴西海岸巡邏隊發出電訊，表示他們見到公海上有人求救。

毫無疑問，這又是卓靈上校的主意。

二人很快被直升機救上去，然後飛返巴西一處海岸基地。

力高，呂林夫婦等人已獲得巴西軍方通知，趕來會見阿生。

湖海秘辛／希華

賺大錢的職業打手

空手道和功夫的混合物，現時在美國十分普遍，還有些人靠它搵食，有一個著名的打手，叫做羅夫柯力格里亞，他就是很出色的一個，他分別奪取美國許多個地方空手道比賽的冠軍，設館授徒，另外在電視台上表演，因此，他賺了許多錢，現時仍是那樣子，一邊苦練，一邊賺錢。

他的經理人認爲他除了擅長搏擊之外，還要設法保護英俊的臉孔，以及手指腳趾容易受傷的骨節，可以繼續做眞正的打鬥，他那張臉孔，包括了又長又密的頭髮，濃眉，以及兩撮大鬍子，原來美國的明星查理士布朗臣變成了典型的硬漢之後，就有許多青年以及剛剛進入中年的男人，模仿他的臉型，以爲一個男人應該有粗豪的表現，羅夫也沒有例外。

爲了保持體力，羅夫每天做的健身運動，除了練習功夫和空手道之外，還包括另外一些古怪的運動，那是採用最新科學方法去做的，很少人知道這種奇異的健身術。

羅夫每天必做潛水運動，但却不是在游泳池或海洋潛水，而是置身於一個貯滿了水的圓桶之內，他能够一口氣潛入水中，忍耐到無法忍受的時候，才鑽出水面來，跟住深深的吸氣，這樣做當然比較在海中潛泳安全得多。

再者，那些水是消毒過的，多喝兩口也不要緊，利用潛水去增加空氣留在肺部的時間，那是一種特殊的鍛練。

羅夫能够一口氣把一個很大的象皮球吹脹，那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他繼續訓練了三個月，才辦得到，那種運動是測驗他的吹氣能力。

還有一種運動更加古怪，他在一個指定的健身器械之前，盡量跑跑跳跳，直到體力極度消耗爲止，在他的身上有特殊的電流測驗器，專家可以在測驗器上面看到他接近體力完全消耗之際心臟跳動律是否有很大改變，此外，他發拳猛力打出的時候，心臟所受到的震動力達到甚麼程度。他這樣做的時候，腦袋仍有電綫繞着測驗腦波的變化，換句話說，專家不止是測驗他打鬥的本領，還要測驗他是否能够捱打，作爲一個打手，靠着搏鬥搵食，就要經常做這一類的測驗，不至於突然之間使用氣力太多，支持不來，到時不必吃到很沉重的一拳，自己也會倒地。

上述的情形，證明了美國一部份青年靠搏鬥搵食，同時反映出有許多年輕的人歡迎這種職業打手，把他們看成英雄的偶像。

美國「CIA」人員也來了，他們要把史里達帶走。但是，巴西軍方因爲力高首先提出的要求，對美國只有拒絕。

原來力高聽了阿生的初步報告之後，覺得這件事可大可小，就地用長途電話向巴黎總部請示。

巴黎總部聞訊，認爲阿生的主意很好，授權力高將史里達帶到巴黎總部去。

因此，巴西軍方這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竟然不賣美國人的賬。

美國人也無可奈何。

他們心裏明白：往日的「佳景」已不存在，受他們資助的國家亦未必受他們支配，何況「CIA」這次實在太過份，令到巴西政府無法落台。

力高甚至對美國人聲言：不能讓夏里斯此人逃脫，回頭他會透過巴黎總部的關係，向華盛頓抗議。不久之後，東方三俠和力高等人，乘搭巴西軍方的專機，直飛巴黎。

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爲此而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會議是秘密進行的，參加的人只有特警總監，副總監，海外行動隊長，阿生和力高等人。會議的目的是討論這次事件，以便採取進一步行動。最後決定召見美國方面派駐總部的代表泰勒。

泰勒原是美國軍部一位情報官，他經過若干年考驗才獲准代表美國駐在總部辦事處之內。但是仍不准他參加該次會議。

直至會議作出決定，然後才通知他。

泰勒爲自己的國家而感到慚愧，他答應立即飛返美國。

於是總部便把一切有關資料——包括阿生由巴西帶回的密件副本等，交泰勒一齊帶到美國去。這時候，美國國會已對此事開始注意，再接到特警隊巴黎總部的電文，國會議員大爲震驚。美國國會最愛面子，他們覺得這是丟面子的事。

但國際特警隊一切行動却基於人類的基本權益，他們不會理會是大國還是小國。總之有違人道的，他們就要採取行動。

這件事表面上已經了結。

但是，實際上完全未了結。

美國國會仍在研究「CIA」過去的一切行動是否合法。

「CIA」一向以「國際秘密警察」自居，分明與「國際特警」爭權；但前者是不擇手段的，一切以美國利益爲前題。但後者就不同。

國際特警隊一向以人類利益爲前題。

「CIA」至今仍受國會調查。

但是，古巴國內的後患如何？從來沒有外人知道；古巴也不想外人知道，以免讓「CIA」心裏高興。

總之，這些國際糾紛，很難有眞正的結果，也難分誰是誰非。

因此，那些被認爲「罪有應得」的人，根本也沒有人知道他們以後如何。

一個人但求心之所安便是，正如國際特警隊的工作一樣，他們也是：但求心之所安。

（本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雨(二)

馮嘉·文 盧令·圖

冷刀殲殺手

熱愛困佳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懷疑麥廣深是殺害嘉碧和李國彬的兇手，他潛進麥廣深的寓所，發現廳中有長短刀子掛着，他便在其中取下一柄彈簧刀，俟至麥廣深回來，天將亮時，麥廣深回來，兩人立刻發生搏鬥，司馬洛本可很快便殺死麥廣深，但司馬洛沒有，他要慢慢折磨麥廣深——

「你就是這樣弄死她的，是不是？」司馬洛咬着牙，「她拚命抵抗，但是沒有用，因為你的手上有一把刀子。就像現在，你拚命抵抗也沒用，由於你用刀的造詣及不上我。」

現在，麥廣深卻是已經變得連生氣也沒有的了。他慌得滿頭大汗。他正在為着他的性命而擔心。而且，他也開始改變戰略了，他改為使用那些險招，不顧一切地，不計防守了，只求能擊中敵人！就是同歸於盡，也在所不計的，這使司馬洛的困難增加一些了，由於司馬洛是並沒有興趣和他同歸於盡的。

司馬洛一咬牙，在麥廣深那瘋狂的攻勢逼得他好幾次之後，他就決定給予麥廣深以重創了。麥廣深再向他刺過來的時候，司馬洛一側身，讓刀子在他的腋下經過，然後他的刀子便刺過來。麥廣深的刀子沒有刺中什麼，但是司馬洛的刀子卻刺中了。

司馬洛的刀子刺中了麥廣深的兩條肋骨中間，進去了，不過並不是直接進入內臟，而是斜斜撇過。

麥廣深好像殺豬一般大叫一聲，差點把司馬洛的刀子也扭斷了。跟着，他的手中的刀子也舉起，向司馬洛當頭刺下。

司馬洛冒了一額冷汗，他的刀子一時被麥廣深的兩根肋骨夾緊了，拔不回來，於是他只好放棄了刀子，一手伸上去，托着麥廣深持刀的手腕，另一隻手的手肘就向麥廣深的胸腹撞過去。

這一下的撞力是極猛烈的，麥廣深差點就雙腳離地飛了起來。他踉蹌地倒退着，退向那破裂了的風景大窗。上半身從那破洞出去了，但下半身沒有出去。

於是他就這樣擱在那裏，不能出也不能入，起碼有三片尖長的碎玻璃刺進他的體內。

好像一隻蒼蠅給蜘蛛捕捉住了似的。

血沿着那玻璃流下來，好像打翻了一桶油漆似的。

麥廣深仍然活着，並未死去。但是，他似乎離死不遠了。他的背上正中刺進了一塊長長的玻璃，頸側也給一片尖利的玻璃割破了。

司馬洛如果可以動手的話，他是會把麥廣深救回來的，因為他還有許多話要問麥廣深。但是現在沒有人救麥廣深了。醫生來也沒有用的，起碼要半個鐘頭，才能把他從那玻璃上「解」下來，而那時，麥廣深是一定已經流血過多了。

司馬洛跳到他的面前，瞪着他，低聲說：「現在告訴我，為什麼？為什麼你要殺她？」

麥廣深冷冷地微笑：「你不會得到答案的，小子，但是，可以告訴你的一點就是，我並沒有浪費她，在殺死她之前，我把她盡情地享受過——」

「李國彬怎會替你這樣一個人隱瞞的？」司馬洛現在簡直是大聲吼叫起來了。

麥廣深的眉頭一皺：「什麼李國彬？我不認識這樣一個人！」

這時，司馬洛的身上，忽然通過一陣恐怖的冷顫，他難以自制地一按麥廣深的手臂，麥廣深的咀巴痛苦地一張，吐出了一口血。「你剛才說什麼？」司馬洛問，「享受她？什麼享受她？」

「你不是一個孩子吧？」麥廣深不屑地，「我說享受她，就是在床上享受她！」

「你在說謊！」司馬洛的臉鄙夷地扭曲着，「驗屍剖驗過她，她的體內並沒有——她在死前並沒有和男人做過愛！」

「你在跟我開玩笑，」麥廣深說，「我和她做了四次！一次也許驗不出來，但四次——我不是乾的！我和她做了四次，然後才把她推下懸崖！」

「推下——什麼？」

「懸崖！」麥廣深說，「你不是在崖下找到她的嗎？」

司馬洛抖得更厲害了。

「我們在說的究竟是誰？」司馬洛問。

「林珍珍！」麥廣深說，「還有誰？」

司馬洛的腦袋中忽然閃過了許多回憶的片段。那些零零碎碎的，不重要的回憶片段，但是湊合起來，就成為一個相當完整的畫面了。不錯，林珍珍這個名字他是聽過的。不久以前有一段新聞就是關於林珍珍的，一個三流女明星，被人發覺跌死在崖下。剖驗之後查出她在死前與男人做過愛。

「你殺的是林珍珍！」司馬洛簡直是半發狂地叫，「那麼碧嘉？」

「什麼碧嘉？我沒有聽過這名字。」

「但林珍珍——為什麼你要殺死她？」

「這是我的職業，」麥廣深苦笑，「你給我三萬元，我也可以替你殺一個。」

接着抬起一邊眉毛。「別告訴我，你是找錯了人！」

「如果你沒有殺死碧嘉，」司馬洛咬緊牙齒，忍着身上的冷顫，「那麼，我就是找錯人了！」

「好美妙的誤會！」麥廣深苦笑。

「你說謊！」司馬洛搖着他，「你說謊！你一定殺死了碧嘉！」

「到了這個地步，我何必還要騙你？」麥廣深吃吃笑着，「反正我是死定的了！」他繼續笑，笑到噴出了血來。司馬洛凝視着他，一時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殺錯了一個人。雖然麥廣深也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但是，他殺錯了！

司馬洛看着麥廣深。麥廣深的眼睛仍然睜大着，但是已經漸失光彩了。很顯然，生命正在很快離他而去，而司馬洛也是毫無辦法幫他的忙。麥廣深在死前說了最後一句話，他說：「這真滑稽，你找錯了人！」

然後他就死掉了！

大約十分鐘之後，他那個女傭人忽然心血來潮，從床上坐了起來，出了她的房間，跑上樓上去。她也不知道為了什麼，總覺得情形有點不對勁了。她跑進了麥廣深的房間。用不着開燈，就趁着窗外的月光，看到了掛在那裏的那個恐怖的血人。

她尖聲大叫起來，一時，膝蓋一軟，就在床上跪了下來。她是想跑的，但是跑不動。她在那裏跪了差不多五分鐘，才爬起身來，跑下樓去，拿起電話，打了三個九字。

× × ×

「真有趣，」老莫吃吃笑着，「你變成了一個殺人犯了！你殺錯了人！」

司馬洛掏出手帕來抹着額上的汗。「媽的，別開玩笑！實驗室的報告怎麼樣了？」

「這個麥廣深是一個職業兇手，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老莫說，「他倒真本事，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我們對他竟是一無所知的。」

「他也可能殺死了碧嘉呀！」

「但他並沒有，」老莫說，「他那些刀子上，差不多每一把都有血，無論他怎樣小心打抹，都不能完全抹乾淨的，但是，其中最新鮮的血漬，和碧嘉的血型都是不同的。不，他並沒有殺死碧嘉的。人他是殺過不少了，但其中並沒有包括碧嘉。」

司馬洛用手帕抹了一下額上的汗。「那真是豈有此理的巧合。他一定要買一部紅色的雷鳥！」

「現在不能再有巧合了，」老莫說，「第一部雷鳥不是，那麼第二部就一定是了。」

「那個女人？」司馬洛皺着眉頭，「我不相信。」

「女人也會殺人的，」老莫說，「你以前也碰過不少女殺手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

老莫微笑：「而且，這還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司馬洛斜着眼睛看着他：「你怎知道？」

老莫從抽屜中取出一張照片，丟在桌上。「我在你去工作的時候也做了一些工作，不過，不是打草驚蛇的工作。」

司馬洛把那張照片拿起來，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的半身照片。一個美麗的女人，是永遠都能吸引他的興趣。「她是誰？」

「一個相當出名的女人！」老莫說，「她的英文名字叫瑪莎，中文名字是梁麗珍，中文名字，似乎平凡一點，所以她喜歡人家叫她瑪莎！」

「瑪莎是幹什麼的？」

「可以說，和你那位菲菲小姐差不多，」老莫說，「不過她並不是在什麼酒吧工作，她是自己經營的。」

「一個交際花？」

「對了，」老莫說，「而且是一個高價的交際花，你要和她上床，你要很有錢才行！而且還要她真的喜歡你，但當然，以你司馬洛的一表人才，那是例外的。你和什麼女人上床都不必用錢的。」

「別開玩笑！」司馬洛一點也不覺得好笑，「你還查出了什麼？」

「沒有什麼，她並不在我們的記錄上的，」老莫說，「如果她是一個殺手，那她也像麥廣深一樣，保密得很好的了！」

「她實在不像一個兇手！」司馬洛端詳着那張照片。

「你自己去決定吧，」老莫說，「你說留給你去查的，她的地址就在照片的背面上。」

司馬洛看了看那張照片後面的地址，把它記在心中，然後把照片交還給老莫。

× × ×

瑪莎果然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當司馬洛看到她的真人時，就更有這感覺，由於她的皮膚的白皙和嬌嫩，不是照片能夠顯現出來的。

司馬洛第一次看見她是在一個中式的宴會上。中式宴會不比西式的派對，中式宴會的交際中心是集中在主人的身上，客人與客人之間比較難結識，除非是主人介紹，而主人介紹的情形，亦是很少發生。

司馬洛雖然佔了瑪莎身邊的座位，這一夜還是沒有機會，由於瑪莎的身邊是有一個男人在着的，那是一個老甲魚型的人物，那種有了錢但是沒有春青和體力的那種男人。這個男人，也很明顯地是瑪莎的標準客戶。

瑪莎在這樣情形之下，自然不會和男人隨便兜搭，而司馬洛也不方便和她兜搭。但是，這情形卻並不能阻止司馬洛把她看清楚。

司馬洛而且有機會聽到她講話。

司馬洛聽見她聲音是很溫柔的，談吐也很得體。怎麼也看不出，她是一個殺人兇手。事實上，他覺得，她還是一個相當可愛的女人。那種工於心計的時候會很精明，任性起來也會很任性的女人。這要看她的對手是誰了。如果她的對手是他不喜歡的男人，那她就會很精明，只是要在他的身上搾取金錢。但如果是一個她所喜歡的男人，那就完全不同了。

換句話說，她是一個準標的交際花人才。

不過，她也並不是沒有注意到司馬洛。偶然，她也會斜眼一瞥。司馬洛對付女人，就是有這一點便宜。他在外貌上就已經佔勝了不少。他有着媲美電影明星的外表，看起來，他就像是一個花花公子。他對女人是很有吸引力。

如果是在別種場合，和她結交一定不難。

為了給她一個更深刻的印象，在席散之後，司馬洛並且故意駕着他那部漂亮的跑車，在老甲魚的車子面前掠過。老甲魚那是一部黑色閃閃亮的大汽車，由司機駕駛的，很有派頭。但是，司馬洛的車子也是一樣有派頭的，而且他相信，這是瑪莎會更加欣賞的那種派頭。

下一次，司馬洛卻是在一個西式的派對裏見到她。那是由一個西方人開的派對，而參加者有不少外國人及作風比較新的人物。在這種場合裏，她雖然也是和一個男人同來的，司馬洛卻也不大有機會和她結交了。

當她和兩個女人站在一起談話的時候，她

向侍者揮揮手，拿一杯鷄尾酒。司馬洛立卽從侍者的盤子裏拿了一杯酒，帶過去給她。

司馬洛微笑：「我是特級侍者！」

她笑了起來：「怎麼，你這侍者，我好像見過。」

「我的記憶比你更好，」司馬洛說，「我們不是曾經在嘉年華夜總會坐在一起的嗎？」

「而且你那部漂亮的跑車還擱在我的車頭前面經過，」瑪莎說，「那部車子眞好看，是租來的還是借來的呢？」

「是偸來的！」司馬洛說，「我是一個偸車賊！」

「你還沒有給警察捉到？」她問。

「永遠不會！」司馬洛說，「但是，我們還是談談你那部車吧！那位長者，是你的祖父還是父親？我絕對不相信他是你丈夫！」

她笑得連腰也伸不直了。「好吧，我相信你那部車子不是租來的了，但是你也不要侮辱我了！」

「講和條件是和我跳隻舞！」司馬洛說。

於是他把那酒杯放卜了，他們跳舞，而且一連跳了兩隻音樂。和瑪莎一起來的那個男人，似乎完全忘記瑪莎的存在，正在和另外一些男人談得起勁。大概是正在談生意了。有些男人談起生意來是什麼都忘記了的。

「你的男朋友眞是有眼無珠，」司馬洛說，「放着這一件寶貝也不理，卻顧着跟男人們講說話，難道他是同性戀的嗎？」

「我猜是吧，」瑪莎說，「但這和我是沒有關係的。」

司馬洛微笑。「我很高興這件事是與你無關的，我看，這個人根本沒有把你放在眼內，我猜，你就是現在溜走，他也不會知道的。」

瑪莎咭咭地笑了起來，道：「和誰一起溜走呢？」

「和我！」司馬洛說。

「和你一起溜走，又有什麼好處呢？」瑪莎問。

「沒有什麼好處的，」司馬洛說，「我只是一個窮人，我的車子不過是偸來的。」

「你是窮人，也界上就沒有人算有錢了！」瑪莎說。

她的眼轉動着，好像正在考慮什麼似的。

司馬洛說：「怎麼了？我們走不走？」

「好吧！」瑪莎毅然說：「我們走吧！」

「我們分先後走呢，還是就這樣踏出門口？」司馬洛問。

瑪莎又轉向週圍環境視了一遍，有點遲疑的。「我有很多朋友在這裏，但，管他們死掉，走吧！」

她和司馬洛舞到了門口，就這樣走了出去。有兩個女人張大了咀巴看着她，似乎要出來制止，但是他們已經走了出去。

他們上了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開動了，駛出了主人的住宅那座花園，然後，瑪莎說：「我們到裏去呢？」

司馬洛微笑：「我們可以去喝酒，去游泳，或者去再跳舞。」

「游泳？」瑪莎又笑起來，「這是一個好主意！我們今晚，一定要做一點比較特別的，有價值的事情。」

「値得紀念的一夜？」

「不是那麼羅曼蒂克的理由，」瑪莎說，「我是因爲，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逃出來的。」

「爲什麼？」

「那個男人以後一定不會再來找我了，」瑪莎說，「這會使我經濟上，蒙受相當大的損失！」

「你究竟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問。

瑪莎沉默了一卜。「你還是不要問吧，我不問你，你也不要問我，謀生總是醜惡的，我們眞的要做朋友，就做眞正的朋友好了！」

司馬洛點頭：「你眞有意思！但，游泳是値得做的事嗎？」

「穿衣服游泳就不是特別的事情了。」瑪莎說，「你有膽量天體裸泳嗎？」

「我以爲只有我需要問你這個問題的！」司馬洛說。

「天氣好的晚上，又有月亮，游這種泳是最理想的了！」瑪莎說。

司馬洛忽然把油門踏卜去，車子沿着那條平坦公路，如電光火石似的向前直射。瑪莎發出一聲低低的尖叫。「開快點！我喜歡快！」

司馬洛把油門再踏卜一點，開得更快了。瑪莎的手放在他的腿上，當車子開得再快，她的手就在司馬洛的腿上揑得很緊。

「快點！」她還是在叫。

她就像愛吃辣的人，愈吃愈辛苦，但是愈吃就愈要。

司馬洛再踏一卜油門，速度計的指針跳到了一五〇的數字上。車子兩旁的景物簡直變得模糊不清了。在這樣的速度之中，一切都是繫於幾分之一秒之間。譬如，反應動作遲幾分之一秒，車子就會轉不了彎而撞掉了。司馬洛把車子直駛到海邊，在沙灘上停了卜來，天上月光正好，照得沙灘一片白閃閃的。瑪莎首先打開門跳了下車，就站在沙灘中央，把衣服脫了卜來。一件不留，全部脫了卜來。

司馬洛只是呆呆地坐在車中看着她，她有一具很美麗的身體，不過，更使得他神往一點就是，她使他想起了另一個女人，一個對他印象很深的女人。司馬洛記得，這是在不久以前，他就曾經和這個女人一起裸泳。情景幾乎是一樣的。雖然他和瑪莎還是剛剛結識，但是他已經從瑪莎的身上察覺到一種與那個女人完全相同的氣味。他覺得這兩個女人的性格是很相近的，那就對目前這個社會，有一種反抗性，以前那個女人，甘於做一個高級應召女郎也不去做那些所謂正當職業，現在這個女人，看來也是一樣的。

「怎麼了？」瑪莎忽然用手掩着身上的三個重要之點，「司馬洛，你只是坐在那裏看，那是不公平的。」司馬洛微笑，也卜了車，站在月光之卜，把身上的衣服脫卜來，瑪莎走近他，側着頭，好像欣賞一件藝術品般看。當司馬洛的最後一件衣服也脫卜來之後，瑪莎抬起一邊眉毛。「噢！」她說，「原來你已經準備好了！」

他是一個男人，他的反應是當然的。「如果我沒有準備，」司馬洛吃吃笑着，「那我這個男人也沒有什麼用處了。」

「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麼大膽的女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獸性，這種獸性不是常常有機會發洩的，今夜就是機會，讓我們來盡情發洩吧！」

這句話司馬洛是同意不過的了。他一向蔑視一般人口中所謂的「道德」。

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然而心裏所想的，卻是完全相反的。舊的東西，幾乎每一樣都給人推翻了，人類登陸月球，就連有關月亮傳說也全部加以推翻了，但是，只是「道德」兩個字卻和一二千年前幾乎完全一樣，每個人都受着這二個字壓逼，卻很少人有胆公開加以揚棄。

「來！我們做野獸去！」他開始伸出手。

他們兩個人拉着手跑向水邊，脚踏在水上，濺起了水花，再跑了幾步，就失去了平衡而跌進了水中。於是他們不再跑了，只是向海中心游去，一游到了離岸很遠，才停卜來。

司馬洛向她伸出手去，她卻好像一條魚般避開了。她咭咭地笑着：「和你比賽游回岸上吧！誰先到的就在上面。」

「在什麼上面？」司馬洛不明所指。

「你不眞是那麼天眞吧？」她說，「我們要做的事情，總要有一個人在上面的，不能兩個人都在卜面。」

「哦，那麼，我是註定在上面了！」司馬洛微笑。

「別豪氣，要比賽過才能知道。」瑪莎說着叫道：「一……二……三！」

叫完了「三」，她便動身向岸邊游回去。

司馬洛輕鬆地跟着在她的後面，但是漸漸，他就發覺，要跟上她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她游得很快，眞的像一條魚一樣。要趕過她，會是一件相當吃力的事。司馬洛相信他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並沒有做。他覺得趕過她並不是一件聰明的事，在現時的情形卜，做任何吃力的事，都不是聰明的。他的氣力，還要留回在後一會兒有更好的用途呢。

於是司馬洛始終都留在她的後面大約半個身位，到了後來，當她踏上了沙灘時，他已經落後三個身位了。

他一直都在留力。

她跳上了沙灘，便向樹林跑過去，在樹林的邊緣停了卜來，跪在地上。司馬洛也在她身邊跪卜來，抱着她，吻她。

他們全身都是水，但是，當彼此的手都在對方的身上動着時，他們身上的熱力就很快使水份蒸發了。他們的身上很快就變成乾爽。

後來，又有些地方則由乾而濕。

司馬洛身上的熱力給她煽動到最高峯的時候，他就推她，要使她躺卜來。但是她總硬着身子，不讓他推倒。「你怎麼了？」司馬洛有點不耐煩，「你喜歡站着來嗎？」

「我們約好了的嘛！」瑪莎說，「是我先上岸的。」

「噢，對了，」司馬洛說，「我只是忘記了！我是勇於承認失敗的。」於是他在地上躺了卜來，臉朝着天空。

瑪莎似乎認爲刺激得他不够，又開始吻他了。她吻得很澈底，舌頭好像蛇似的，一出一入。

他難禁地發出呻吟聲。

但是當司馬洛難耐要坐起時，她又把他按倒。

她總是說：「躺着，你答應過我的。」

他只好躺着，接受她的擺佈。不過一方面，他的手也在她的身上動着。就像，他們現在還是在進行着一種競賽，看看誰的忍耐力先行崩潰。

他的手動得和咀巴一樣技巧。

跟着她就滑卜來了。

一陣無比的溫暖和適舒把他包圍，然後把他完全呑沒。

她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了，但這不是乏力的表示，而是表示，當時的感受愈升愈高，到達了難耐的程度，愈來愈接近爆發點了。

在喘息之間，她說：「你知道嗎？我一直都想你這樣做，我一直都希望我由被壓逼者變成壓逼者！」

「你現在成爲壓逼者了，」司馬洛說，「你有什麼感覺呢？」

「覺得很好，好極了！」她喘着說，忽然就在他的胸膛上緊緊地伏了卜來。

他感到她的內部收縮，收縮和抖顫，然後，在十幾秒鐘之後，她就沉沉地吁了一口氣，整個散渙了似的，一動也不動了。

只是她散渙了而已。他卻仍然維持着他的男性雄風。

高潮之後仍然得到可靠充實，這是能給予女人以難忘的甜美的。很久很久，她又好像蚯蚓一般，蠕蠕而動了。

「還想做壓逼者？」司馬洛微笑。

她長嘆一聲：「不，我看，女人的確是天生被壓迫的動物，我現在就想被壓逼了！做壓逼者，似乎太吃力一點！」

「那很好！」司馬洛說着把她一推。這一次，她可沒有那麼强硬了。

她很柔順地在沙上躺了卜來，被壓逼者倒轉過來變成了壓逼者。

她起先只是半迫着，但是隨着司馬洛的動作，她的腿子屈曲了起來，好像一隻巨大的鉗子般把他揹着，接着，就像要把他的皮剝卜來似的。

然後，這兩隻手又伸到了兩邊去，在地上爬抓着。可惜，她抓不到什麼堅實的東西，而只是抓到了那些細細的沙。

不過，這對她來說，細沙也總比沒有的好了。

她抓起了一把細沙來，用力地揑，就像要把那沙揑得更加幼細。那些細沙，就從她的指縫間漏出來。

她的反應是熱烈的，她的軀體動着，配合着他的動作。斷續地呻吟聲從她的喉嚨間發出來。

接着，瑪莎的身體痛苦地抽搐起來。雙手推着他的胸部，哀鳴般地說：「不要！不，停一停！」

司馬洛停了卜來，關心地問道：「你怎麼了？」

「沙！」瑪莎說：「我看，我們得到水裏泡一泡。」

司馬洛微笑，明白了。當他們的上卜階級一改時，身上就沾了不少細沙，連重要都份，也難免給那些細沙侵入了，那些柔嫩的部份在動起來的時候，受到了細沙的磨擦，就帶來了痛苦。

他們在水中游了一個圈，上來。司馬洛拉着她的手，領着他跑向車子。

「我們到車上去吧！」他說。

「我還不想回家！」瑪莎立卽提出抗議，「我——」

「沒有人說要回家！」司馬洛說。

「但是你的車子那麼窄的。」瑪莎說。

「不一定很窄的。」司馬洛微笑，「我有一點小意外給你看看。」

司馬洛的小意外，自然就是那會活動的座椅背了。

他按一顆按鈕，座位卜面的機器發出「噓噓」的聲音，然後前座的靠背就降了卜去，與後座接合，成爲了一張床一樣。

「這一次，保證不會有沙了！」司馬洛說道。

果然，這一次進行得十分之圓滑和順利，一點困難都沒有。

後來，他們在車中睡了三個鐘頭，瑪莎一直像一隻小貓似的，依戀地偎在他的懷中。後來，她的眼睛張開了，手在他的胸膛上撫着。不過，這並不是需索的撫着。而是帶有感激成份的，友善的動作——感激他賜予歡樂！

自然，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他幾乎不願意讓打火機熄掉，只是在火光中欣賞着她的身體。這還是第一次在較充足的光綫之卜，欣賞她的。

「什麼時候可以再見你？」他問。

「爲什麼這樣說呢？」瑪莎是皺起了眉頭看着他的。

「我以爲，人的獸性不是單單發作一次就够的。」司馬洛聳聳肩。

「我的意思是，」瑪莎說，「我們還不曾

分開，爲什麼要談再見？」

「但我們需要睡覺，」司馬洛說，「總不能够就睡在這裏的。」

「回家去睡吧，」瑪莎說，「到我的家裏去，我睡過你的車子，你睡過我的家吧！明天一早，我還要你。」

司馬洛微笑：「這是一個好主意。」

「那麼，」瑪莎說，「我們穿回衣服回去吧！」

他們穿好了衣服，司馬洛開車載瑪莎回到她的家去。在那月夜的公路上，他開得極快，快到超過自己慣常所容許的速度，而瑪莎感到十分之興奮。

「你開車開得好極了，」瑪莎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開得這麼好的。」

「你會開車嗎？」司馬洛問。

「當然會，」瑪莎說，「而且我也有一部車。」

「一部福士？」

「一部野馬！」瑪莎說。

他們到了瑪莎的家時，所見的第一件東西，就是停在屋子旁邊的那一部雷鳥跑車。屋子的旁邊搭着一座平頂篷，那車子就停在篷卜。

看見車子，司馬洛的心就一陣發緊，因爲，這部車子，就是屬於那個殺人兇手的了，那個兇手首先殺死了碧嘉，然後又開着這部車子去殺死了李國彬。

羅曼蒂克的氣氛忽然打散了。

瑪莎帶領司馬洛到了那部車子前，讓他欣賞，也藉機炫耀似的。「這部車子，我可以開得很快！」她的手好像撫一位情人般在車身上撫着。

司馬洛却是看着她。她眞的完全不像是一個兇手，眞難以想像，她會是一個會殺人的人。但這個世界，事物多數是似是而非的，外表醜惡，裏面美麗，裏面醜惡，外表美麗。但是亦有裏外都美，裏外都醜的。瑪莎不像一個兇手，正如麥廣深像極一個兇手。事實已經證明了，麥廣深並非司馬洛所要找尋的兇手。

那麼，剩卜來就只有瑪莎了。

她一定是的。

司馬洛却希望她不是。

接着他的視綫接觸到了屋旁的一團陰影。那團陰影裏有兩點圓圓的東西在閃爍着。那是一雙眼睛。

司馬洛皺起了眉頭。

「哦，那是阿安！」瑪莎說，「阿安，出來。」

那雙眼睛的主人出來了。是一個瘦長的青年人，臉上有很多暗瘡，頭髮是枯槁的，兩隻眼睛裏，眼珠的位置並不對稱，右眼的眼珠是斜向右的。另一個特徵就是手臂特別長，比普通人都長。手指也是特別長的。

身上一件流行的圓領露胸中袖汗衫，一條緊身的寬脚牛仔褲。嘴巴傻氣地半張開着，眼睛打量着司馬洛。

「阿安是替我管理車子的，」瑪莎說，「他抹得很乾淨，把機件保養得很好。但是阿安，怎麼還不睡覺？」

「我已經睡過了，」阿安說，「我現在是剛剛起床。」

「噢，對了！」瑪莎笑了起來，「時間也不早了！阿安，這是司馬洛先生。」

阿安對司馬洛深深地一鞠躬。司馬洛馬上就知道，這人的智力一定有點問題，現代已經沒有人這樣鞠躬了，就是連鞠躬專家的日本人，漸漸也不好意思這樣。

阿安對司馬洛伸出一隻瘦長的手，傻氣地笑着。司馬洛和他一握，發覺阿安這隻手是柔軟而溫暖的。

「司馬洛先生，你有什麼有關車子的事情，你找我好了，我一定爲你辦妥。」

「唔，我會記着的，」司馬洛微笑，「有機會我一定找你。」

「我們進去吧！」瑪莎一扯司馬洛的衣袖說。

他們進入了屋內。那間屋子不大，由於只有瑪莎一個人居住而已。她還聘有一個女傭人，這個女傭人和阿安都是住在花園中一間獨立的屋子，瑪莎關上了門之後，她在屋中就是獨立的了。

司馬洛跟着她進入了一座佈置精緻的廳中，然後再進入了睡房。那睡房裏有一張很大的床，那床上是足够三個人睡的。瑪莎馬上就動手脫下衣服，一面說：「我們得洗一個澡，身上鹽粉太多了。」

司馬洛却看着那張床微笑：「你要這樣大一張床幹什麼？」

「我常常做噩夢，」瑪莎說，「在夢中會打很多個滾身，如果沒有這張床，那我就要滾到地下去了！一個人睡覺噩夢是特別多的。」

司馬洛點點頭道：「我有時也有同樣的現象。」

「不過，」瑪莎說，「我今晚是不會做噩夢了！」

她已經把衣服脫光了，現在又走過來替司馬洛解開衣鈕，很殷勤的。

「如果你要人陪你睡，這該不是難事！」司馬洛說，「只要一開口，保證有一百幾十人來應徵。」

「但是，」瑪莎說，「一千人之中却未必會有一個是我滿意的。」

「這是一個問題！」司馬洛點頭。「這個問題，男人反而比較容易解決。男人選擇得比較嚴！」

「有時，」瑪莎說，「我也眞希望我是一個男人！來，我們去洗澡。」

他們進入了浴室裏，瑪莎把司馬洛推進了浴缸中。剛才她殷勤地爲他脫衣服，現在則殷勤地爲他洗澡。她就像當自己是一個女孩子，而司馬洛則是她新近得到的一隻洋娃娃。

洗好了之後，她又替他把身子抹乾了，把他一推，說：「你去睡吧，我自己洗。」

「我不特別累，」司馬洛說，「有吃的東西嗎？」

「你可以出去叫阿安叫醒女傭替你弄一些。」瑪莎說。

「最好不要驚動女傭人，」司馬洛說，「有什麼可以自己弄的食物嗎？」

「凍肉和麵飽吧，」瑪莎說，「厨房冰箱和櫃子裏有。」

「我自己去弄好了！」司馬洛點頭。他穿上了一條褲子，走出了房外去。他走進厨房，找到了凍肉和麵飽，弄了一客三文治，就開始在屋中巡視一遍。其實，主題還是要看清楚這個地方，不是要吃東西的。

他也不知道他要找尋的是什麼，所以他只是東翻一翻，西找一找的。他是要找一些證據。既然瑪莎就是那個兇手，那她的屋中，是應該有點蛛絲馬跡可尋的。

司馬洛在瑪莎家中的每一個房間都觀察過了，但是沒有什麼。瑪莎的家中並沒有像麥廣深的家中一般，有一批刀子在收藏着。如果她是殺人兇手，她的武器却不知道收藏在何處。

司馬洛是一個專家，他搜索的本領是很高强的。不過半小時，他已經把屋子的每一個可搜的地方，都搜得很徹底了。

他發覺，這屋子裏並沒有什麼秘密。

如果還有什麼秘密的話，那麼，這些秘密一定就是在瑪莎的睡房裏了。他又回到瑪莎的

房間裏去。

瑪莎已經洗澡出來了，她並沒有穿上衣服，只是就這樣躺在床上，睡着了。司馬洛在房中走來走去，檢驗着房中的每一件小擺設，而另一方面，他就趁機會搜索那些可以搜索的地方。當然他不能够翻箱倒篋，他只是作無聊狀地檢視那些東西而已。

瑪莎在床上轉了一個側，發出一聲呻吟。

「來睡覺吧，司馬洛，難道你不累嗎？」

「來了，」司馬洛說，「你要不要一點吃的？」

「不……」瑪莎含糊地應着，她顯然是睡意已濃了。

司馬洛只好走回床邊去。當他經過窗簾的前面時，他停了一停！

現在外面的天空已經有點微亮，他通過窗簾縫望出去，依稀可以見到園中的景物。他看見遠遠花園一角落裏，一棵小樹的樹椏上就坐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阿安。他看不到阿安的臉上有什麼表情，但是他可以看到阿安正在咬指甲。而他的臉正朝着這窗口。

司馬洛有了一種毛戴之感。他覺得，瑪莎這個人也許是太過大意了，她是不應該把這樣一個男人留在身邊的。這個人雖然很明顯地智力並不高，但是，他到底是一個男人，而一個男人見到了一個美麗的女人，是自然地升起了慾望的，她不能够完全忘記了他究竟是一個男人。

司馬洛把窗簾縫的最後一綫也拉攏了，然後才躺到床上去，讓自己入睡。

瑪莎說過，早上又再需要他，果然沒有錯。當接近中午的時候，司馬洛又給她的吻所擾醒了。經過了幾個鐘頭的休息之後，司馬洛的體力又恢復了，他用不着她怎樣的挑逗，就主動地向她進攻。

他很快就給了她以滿足。

她下了床，洗了一個澡，穿上衣服，坐在梳粧枱前梳頭髮。

「你要出去了？」司馬洛問。

「是的，」她說，「約了一個人一起吃午飯，但是我一會兒會吩咐傭人給你開飯的。」

司馬洛微笑：「我可以回家去的。」

「不，不要回家，」她以有勁的手勢梳着她頭髮，「回頭我還得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商量什麼？」

「我在想，你不知道能不能在這裏逗留一個星期。」她凝視着他。

「那我變成什麼了？」

「沒有變成什麼，」瑪莎說，「我只是覺得，我們是發揮獸慾的最佳對手！如果一星期之後仍不厭倦，我們還可以繼續下去。」

「不准我出外嗎？」

「我的要求是你晚上回來，」瑪莎說，「沒有其他條件。吃的用的都不用你破鈔，但如果你覺得不好意思，你也可以負擔一半的。小小數目，沒有什麼所謂。」

「這是可愛的特別優待了！」司馬洛說，「我實在難以拒絕。」

「我下午回來時，你會在嗎？」她認眞地問。

「我今天不出去好了，」司馬洛說，「今天晚上我們再一起出去，怎麼樣？」

瑪莎匆匆地化好了粧，便出去了。這是値得諒解的，她不能爲了和司馬洛一起，便不去謀生的。

司馬洛是很高興她走了的，因爲，當她走了之後，他就可以澈底地搜一搜她的房間了。他也果然這樣做了，但是，並沒有什麼發現。她的房間裏，有的只是女人的房中應有的東西，但是並沒有什麼秘密。

司馬洛困惑地皺着眉頭。他應該怎辦呢？不錯，情形指出，她的確是那個兇手了。

但是，他怎樣加以證明呢？在證據確鑿之前，他是不能够對付她的。麥廣深那一次已經做錯了，這一次決不能再錯了。

司馬洛放棄了搜索，離開最後搜索的那座梳粧枱前面，走到窗前。現在，窗簾是打開了一部份的。司馬洛通過打開的部份望出去，又看見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阿安。

阿安這一次不是在樹椏上了，他只是坐在一塊大石上，臉又是朝窗這邊，現在司馬洛看得見阿安的表情了。他的表情是很古怪的，好像想笑，但又不是笑，帶有點嘲諷的意味，也好像有一點恨意。

司馬洛又感到一陣毛骨悚然。這個阿安，似乎一天到晚都在監視着瑪莎的窗口，瑪莎又怎能睡得安樂？

他穿好了衣服，踏出了園中。當他出到去的時候，阿安早已不在那裏了，於是司馬洛只好在園中兜着圈子。也許，園中會有些什麼秘密吧？

後來，他繞到了那座篷形的車房去，瑪莎的車子已經開出去了，那部刺眼的紅色雷鳥跑車。現在停在車房中的則是司馬洛開來的那部漂亮的跑車。

那車子的頭蓋已經掀開了，阿安就在車頭的前面彎着身，正在弄那機器。

司馬洛走到他的面前，皺着眉頭。他很擔心阿安會把他的車子弄壞了。這種車子，別人弄總是不稱心的。

阿安發現司馬洛來了，就抬起頭來，對司馬洛微笑。「這部車子眞好！」他說，「比小姐那一部更好，更漂亮！」

「但，人却是你的小姐更漂亮！」司馬洛說。

「對了，」阿安點着頭，「小姐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司馬洛的腦筋在狡猾地轉動着。也許，他是可以從這個頭腦簡單的人的身上取得一點情報的。

「你的小姐對你是很好的。」司馬洛說。

阿安聳聳肩：「也不見得，她……她……」他做着手勢，「她總是不大注意我的。」

司馬洛微笑。「也不見得，她對我就提過你。」

「她說我什麼？」阿安那呆滯的眼睛，馬上就靈活地閃動了一下。

「她說你人很好，你是一流的汽車技師，她簡直把你作她的弟弟了。」司馬洛信口開河地說謊着。

「唔——呃——」阿安擰着自己的手腕，臉上微紅，顯得受寵若驚的。

司馬洛指指他的車子，說：「有什麼毛病嗎？」

「沒有，」阿安搖着頭，「這機件是一流的，如果你會用它，可以說，是永遠都不會壞的。」

司馬洛拍拍車子：「我是會用它的，這是我的好伴侶！」

阿安嘆了一口氣。「我但願我擁有這樣一部車。」

「你年紀還輕，」司馬洛安慰道，「努力下去，你可能還不止一部呢！」

阿安搖着頭：「不會的，我已經沒有希望了，天就是這樣不公平的，有些人永遠不會有錢起來——不論怎樣努力，有些人用不着怎樣努力，錢就多到花不完了！」

這是典型的青年人的講法了。

司馬洛在車子旁邊的一隻木箱上坐了下來，搭訕着說：「你已經跟了小姐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阿安點點頭，「我簡直在這裏長大的。」

「那麼，」司馬洛說，「你對小姐的事情，一定知道得很多。」

阿安點點頭，道：「當然知道得比別人多了。」

司馬洛看着他：「你的小姐，力氣好像相當大，她練過武嗎？」

阿安皺起了眉頭，看着司馬洛：「什麼意思？」

「我只是覺得，她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司馬洛說。

阿安忽然格格地笑了起來：「這倒是天下奇聞了，我就從來沒有見過她練武！」

「這是眞的嗎？」司馬洛問。

「如果我不知道，」阿安說，「也不會有別人知道了。」

司馬洛聳聳肩。阿安繼續研究那部車子，司馬洛又旁敲側擊地繼續對他提出問題。他現在是在利用阿安那較低的智力，探取情報，因此有時，他的問題是問得相當露骨的，後來，直到阿安覺得奇怪了。他瞪着司馬洛：「你爲什麼要問這些呢？她不是對你很好嗎？」

司馬洛的臉有點紅了。「我——呃——」他訕訕地說着，「我只是對她感興趣！我只是想對她知道得多些。」

「你好像是懷疑她做過什麼壞事，」阿安說，「但我可以告訴你，朋友，她是一個女人，她從來不會做什麼對不起人的事。」

司馬洛悶悶地回到了屋中。他不知道阿安說的是不是眞話，也許是眞的，也許是假的，也許他眞的不知道什麼，但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忠心的僕人，他是絕對忠於瑪莎的，如果他知道什麼的話，他也不會告訴司馬洛的。也許他的智力還不至於低到這個程度吧？

他在床上躺了下來，朦朧之間，他就睡着了。後來，他給人推醒，張開眼睛，發覺瑪莎已經坐在床前了，而窗外天已開始暗了下來。

「你忘記了吃午飯。」瑪莎說。

「不要緊，」司馬洛說，「晚飯多吃一點好了。」

「那麼，穿衣服吧，」瑪莎說，「我們出去。」

「到那裏去？」司馬洛問。

「我們去過一下夜生活，」瑪莎說，「如果你沒有主意，我可以帶你到一個地方。」

司馬洛聳聳肩，道：「那麼，你來做主好了。」

瑪莎把司馬洛帶到了一個很奇怪的地方，那是一個私人的派對，開在一間私人的郊外別墅裏。瑪莎把司馬洛帶到了那裏，和主人握手塞喧過了之後，便把司馬洛領進了廚房。

「我知道你的肚子餓了，」她說，「現在盡量吃吧。」

那廚房裏是堆滿了食物的，這是一個豪門的派對，食物和酒無限制地供應，也沒有人留心他們在廚房攪什麼，司馬洛瑪莎就在廚房裏弄了一頓自助餐。

當他們大嚼完畢之後，瑪莎一拉司馬洛的手：「我們到花園裏去吧，花園裏更好玩！」

「但樂隊在屋裏呀！」司馬洛說。

「在這種場合裏還要跳舞的才是傻子！」瑪莎說。

她把司馬洛領出了園中，原來，那園中果然已經有不少人了。有些是躺在陰影裏，有些則公然地就在長椅上來。有些是一男一女，有些則不是。愈是文明的人，性生活就愈是慌亂的。

「我來過這裏幾次，」瑪莎拉司馬洛在陰影中坐下來之後說。

「原來你在這裏做愛成癮了！」

「問題就在此，」瑪莎說，「我並沒有在這裏做過，帶我來的對手並不理想。他帶我看，看得我的心中起了火，但我不能和他幹，寧可回到家裏去洗冷水浴。」

「你想怎樣？」司馬洛嘲諷地微笑着，「想要一隻貞節牌坊嗎？」

「不是貞節的問題，」瑪莎正色地說，「我認爲性是一件神聖的事情，我覺得我不能用條件去侮辱它。那些只肯和會跟自己結婚的男人上床的女人，不是貞節，不過是變相的賣淫。她們用自己的生殖器去交換一張長期飯票，這本質上和交換金錢不是一樣嗎？我不會侮辱自己的身體。任何條件都不能換到我。我只和我喜歡的男人一起，而那時，我是不講條件。」

「也許你是說得對的。」司馬洛點點頭。實在，他對瑪莎的意見，却是十分之同意的。她就像把他的心聲說了出來似的。

「我一直希望，我能夠和一個我眞正喜歡的男人一起在這裏做那件事！」瑪莎說。

「那麼，」司馬洛笑了起來，「一定還有很多事情你想和我一起做的了，你要不要列一張清單？」

瑪莎吃吃笑：「那要一張很長的紙才能盡列的。」

司馬洛擁着她，把她在地上按倒了。他們一起滾進了陰影暗處。

他們熱烈地接吻，而司馬洛發覺這個時候的瑪莎，已經像一團火般熱了。這是自然的反應，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再加上剛才在廚房喝了不少酒，她自然是會衝動起來的。

司馬洛自己也有同樣的反應。

當她拉他的手去替她解開拉鍊的時候，司馬洛在她的耳邊低聲地說：「有一個條不在焉件，得要首先聲明的，那就是我們只能一對一，如果再加一個對手，我就要退出了。」

「我的清單上並沒有集體宣淫這一條，」瑪莎說：「而且，我對這個也是不感興趣的。我認爲這是不衞生的事。我們到底是人，不是狗。」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眞奇怪，瑪莎，似乎，每一件事，你的看法和我都是相同的。」

瑪莎吃吃笑：「別說那麼多話好嗎？現在是行動的時候，而不是做事的時候。」

於是司馬洛不再說話了。他只是做事。

瑪莎發出很高的呻吟聲。在他們附近也有不少人的，但這些人都是只顧做自己的事，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對他們毫不理會。

後來，瑪莎的身子開始劇烈地發抖起來了，司馬洛知道她的高潮是正在來了。但是她却忽然按着他的肩。

「停一停！」她說。

司馬洛只好停了下來。「怎麼了，」他說：「這裏不是有沙吧？」

「不，」瑪莎嬌羞地吃吃地笑着，伸手向着右邊一指，「我是想學他們那樣，你辦得到嗎？」

他笑了起來。那邊的一對男女，正以一個奇異而複雜的姿勢纏在一起。

「當然辦得到，」他說：「不過我得先告訴你，這樣做，不會有很大的樂趣的，而且你的腿子會很受苦，隨時有斷掉的危險！」

「試一試！什麼都應該試一試。」瑪莎嬌喘着說。

於是司馬洛和她試一試。他把她的腿子推開了，擱在他的肩上，又把她的兩隻脚拉到適當的位置。這樣，她就像一隻蝦一般屈曲着。

慢慢地，他向她進侵。

她似乎感到痛苦地呻吟起來。「我……我

像快要爆炸了！」她吶吶着，「這……眞的不會把我弄傷嗎？」

「如果我粗暴一點，你就會傷了。」司馬洛說：「但我是一個溫柔的男人！」

「我——我要爆炸了！」瑪莎呻吟着。

司馬洛的動作仍然很慢，很慢很慢的。這個角度，對於不習慣的女人來說，的確是不能粗暴的。如果太粗暴就不會有什麼樂趣了。

由於內部肌肉被逼得太緊，摩擦也更加强烈，所以她這一次完結得很快，不到一分鐘，她就整個人都分散似的推着他。「不要！」她吶吶着說：「够了……」

他仍然繼續了好幾秒鐘——爲了自己的樂趣。然後，他便頹然地倒了下來，和她躺在一起。

後來，當她的呼吸恢復了正常之後，她幽幽地說道：「現在，我們又幹什麼呢？你來提議！」

的確，最重要一件事都已經幹過，可以說是已經盡歡了，還有什麼好做呢？

「總之，我們不能現在就去睡覺！」司馬洛說。

在他想出一個主意來之前，一個主意却自己送上門來了。三個人，二男一女，全身赤裸地從黑影中鑽出來。三個都是歐洲人，兩個女人是金髮的，那個男人的頭髮則是棕黑色。男的不英俊，女的也不美麗，但是都很强壯。

他們傻氣地看着司馬洛，吃吃笑着。司馬洛和瑪莎都下意識地拉過衣服來，遮着身子。

他們都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我們一起玩吧！」那個男人吃吃笑着。

「剛才我看見你的本領不錯，」其中一個女的說：「他們說中國人的本領是特別高强的，我倒想試一試！」

「不！」瑪莎嗚咽地，「司馬洛，別讓他們——」

「到別處去吧，」司馬洛溫和地對那男人說：「我們對這一套是不感興趣的。」

「我知道東方人總是特別害羞，」那個男人說，「但當你試過之後你就知道好處了！」

這兩個人的眼球已經相當呆滯，欠缺了普通的正常人的靈活。顯然他們已經受了過量的酒精或甚至大麻的影响，忘記了禮貌和廉恥。

那人一手搭在司馬洛的大腿上，這使司馬洛的暴躁感又增加了。他連忙一手把那人的手打開。聲音提高了一點：「你沒有聽見我說不行嗎？」

「我可以教你不少你從未見過的玩意！」那人說。

「我自己的玩意我自己會，」司馬洛說，「用不着你教，」接着提高聲音叫道：「喂，放手。」

因爲，那兩個女人這時也把瑪莎擁住了，在她的身上上下其手的。瑪莎好像一隻受驚的小狗一般扭動着身子。

但是那兩個女人把她的手脚都捉住了。

「我來試一試她吧，美人兒！」那個男人吃吃笑着向瑪莎走過去。

這時，司馬洛一脚伸出去，勾住了那男人的脚踝。那男人就這樣向地上仆了下去。這個强壯的人，一定喝酒太多了，一仆下去，就沒有再起來。

「你們兩個，」司馬洛向那兩個女人一指，威武地大喝道，「放手，我會把你們也殺掉的！」

那兩個女人果然窒了一窒。

那兩個女人也許都沒有了廉恥，但恐懼之心却是有的，恐懼是人類的本能。看見那個男人也倒了下來，她們不能够不放了。瑪莎連忙跑開，又抓起衣服遮着身子。

「滾！」司馬洛喝道：「滾！」他揮動拳頭。做着恫嚇的手勢。

那兩個裸女，閃進了樹林的陰影裏，不見了。

瑪莎和司馬洛都匆匆地穿上衣服，瑪莎說：「我們還是走吧，快點離開這裏。」

司馬洛的想法和她是相同的，他也覺得，愈快離開這裏就愈好了。

他們穿好了衣服，回到了車上，開出了屋子，回到公路上，瑪莎才鬆了一口氣。「我的天！」她說：「我永遠不敢再到這裏來。」

「我本來就已經不大贊成到這裏來的了。」司馬洛說。

「幸而你把他們擊退了，」瑪莎欽佩地看着司馬洛，「我倒沒有想到，原來你的拳脚也是這麼了得的！」

司馬洛望向她，眼光與她的眼光接觸，但是看不出她的眼光有什麼虛假之處。

她似乎是眞正地對司馬洛表示欽佩的，除非她的演技是那麼好，連司馬洛也看不穿。司馬洛反而連忙表示難爲情。「哦，」他說：「實在是那個人喝醉了酒，站不穩吧了，如果眞正地打，我怕他會把我的頸子也扭斷。」

在女人的面前，司馬洛是沒有誇口自己的本領的習慣的，但是也很少如此謙遜。

「也許這是你的唯一缺點了，」瑪莎嘆息着，「如果你也孔武有力，那就眞是十全十美！不過，這該是太過奢望了，世上那有十全十美的人？」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的心裏是正在想着：爲什麼瑪莎剛才沒有動手抵抗呢？既然瑪莎有着能够壓倒碧嘉，而把她置諸死地的身手，那麼，剛才那兩個女人，瑪莎該不會把她們放在眼內的。

「現在，我們又到那裏去呢？」司馬洛心地問。

「我看還是去游一個泳吧！」瑪莎說，「我覺得很髒，要一個大海的水才洗得乾淨那麼髒！」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他還想到了另一個好主意，但是，他並沒有把這個主意告訴瑪莎。

他開着車子往海灘馳去。天仍然很晴，天上的月光仍然很亮。仍然是一個很適合月下裸泳的晚上。

司馬洛忽然把車子在路邊停了下來，瑪莎奇異地看着他的時候，他向路邊的電話亭指一指：「不介意我打一個電話嗎？」

瑪莎看着他，露出一個頑皮的微笑：「你不會是有太太的吧？」

「爲什麼這樣想？」

「也許，你這樣久沒有回家，你得打電話回家去向太太交代一下，」瑪莎說，「許多男人都是這樣的。不過，實在也沒有關係，是不是？反正我也不會佔據你，你不會娶我，我也不會嫁你，只是暫是借用一下，就是你有十位太太，也沒有關係的！」

司馬洛微笑：「但我不是打電話給太太，我只是打電話給一位朋友。」

他下了車，走進那座電話亭裏，在電話機中納入了角子，打了一個電話。電話接通了，他說：「老莫？」

「我是，」那邊的人說，「司馬洛，進行得怎樣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總希望有一次捉到你正在睡覺，但每一次你都是醒着的！究竟你什麼時候睡覺的？」

「十年之前打電話來，你會捉到我正在睡覺，」老莫說，「現在就比較難一點了，有什麼事我可以爲你服務的呢？」

「我想你派幾個人，替我做一些事情。」司馬洛說。

×　×　×

司馬洛從水底慢慢地向上升上去，眼睛望向水面。他好像看見兩個月亮。一個月亮是一片檸檬色的光，從水面之上透下來。這是那個眞正的月亮。第二個月亮則是瑪莎了。

她那嫩白的身軀，在淸晳的水中，在月光的襯托之下，更加顯得晶瑩耀目了。他幾乎不想升上水面去。欣賞女人是有許多種角度的，而現在這一個，却是最佳妙的角度之一，尤其是當肉慾已經退盡了，可以淸心地欣賞眞正美的時候。

她好像一隻白玉彫成的青蛙似的在上面掠過，手脚也以近似青蛙的動作在一開一合，一撥一撐的。全身都是那麼白，只有這麼一小塊的地方是黑。

他幾乎不願意升上水面去，就可惜人的體能是有限的，他不能够永遠留在水底。他必須升上去吸氣。

他在瑪莎的身邊升了出來，吸着新鮮的空氣。瑪莎定了下來，直立在那裏，浮着。

「要不要比賽到岸邊去？」司馬洛問。

「爲甚麼比賽，比賽的獎品，你都沒有能力領取了！」她橫了他一眼。

「有很多方法享受生命的，」司馬洛說，「例如，第二個上岸的人，就要替第一個上岸的人按摩。那即是說，你替我按摩。」

「你像很有取勝把握！」

「當然了，」司馬洛微笑，「因爲這一次，我不會再讓你了。」

「哼，那麼我們來試一試好了！」瑪莎說：「我最有興趣打擊那些大言不慚的人！」

她一轉身就動身向岸邊游去。她這樣做當然是不公平的，因爲不宣而戰，她已經佔先了兩個身位。但，在男人的面前，女人多數是會忘記了什麼叫公平的。司馬洛微笑，跟在她的後面。

瑪莎游得相當快，但正如司馬洛所說，這一次，他是不打算讓她了，因此，很快，他就已經追了上去，而且越過了她一個身位。

瑪莎在後面撒嬌地呱呱大叫，但是沒有用，司馬洛充耳不聞，而且這一叫，就使她更加落後了，結果，司馬洛比她先廿呎到達岸邊，登上了沙灘。他跑進了樹下的陰影中，瑪莎趕到的時候，看見他已經在那裏張成了一個大字形，等着接受她的服務，而且，他的身上已經穿上了一條泳褲。

「爲什麼穿上這個？」瑪莎指一指。

「算我是害羞吧！」司馬洛說。他穿上了這條泳褲，當然是有他的理由的，不過，他就是不肯把這個理由告訴瑪莎。

「好吧，」瑪莎說，「我是願賭服輸的！」她蹲了下來，動手替司馬洛作肌肉按摩，一面說：「不過，如果幹得不好，你要原諒我，因爲我是沒有經驗的。」

「不要緊，你幹得還好！」

她的確幹得不錯。雖然動作生硬一點，但她是有誠意的，她的誠意，就補充了經驗方面的缺點了。

當然，由於她缺乏經驗，她的手脚有時是難免粗一點的，帶來的不是舒快之感，而是痛苦了。

司馬洛閉着眼睛。

忽然，瑪莎的手離開了，發出一聲驚恐的抽搐，司馬洛張開眼睛，看見有一雙穿了牛仔褲的脚踏在他的身邊。他再抬起頭，看見一把明幌幌的彈簧刀指着他的臉，使他無法站起來。拿着刀子的是一個頭髮長長的飛型青年，下身是一條牛仔褲，上身則是一件顏色的背心。那張臉上是一派蔑視而兇悍的表情。

他的眼睛再轉過來，看見瑪莎的身邊，也站着另外二個差不多同樣打扮的青年，手上也是拿着刀子，刀尖對着瑪莎。

瑪莎正以兩臂抱着胸，而兩腿緊合着，拚命遮掩自己的赤裸，但當然這是遮掩不來。」

「你們究竟想怎樣？」瑪莎快要哭似地。

那三個青年都哈哈笑起來。

「等一等，」司馬洛躺在地上說：「你們想要錢的話，我給你們好了。」

「我們已經拿了，」那二個人說，「你們在玩戲水鴛鴦時我們就已經拿了。」

「那你們還想怎樣？你們拿了走吧。」司馬洛說：「我們不報警好了！」

那個拿刀指着司馬洛的人吃吃笑：「可惜我們却還嫌不够！」

「不够也沒有辦法的，」司馬洛苦着臉，「你也知道，我們身上不會有錢的，我們連衣服都沒有。」

那人露出一個淫褻的微笑：「錢我知道你們沒有了，但是她有一件東西我們要的。」

「別這樣！」司馬洛哀求地，「她是個好女人！」

那人又哈哈大笑起來了：「壞女人在最初也是好女人，嚐過了甜頭才會變成壞女人！」

那另外兩個飛型青年，已經在向瑪莎毛手毛脚了，瑪莎發出似小貓般的叫聲，左閃右避着，但是她的手仍死命掩着胸前，雙腿也緊緊地合着，在動作上受到了限制，躲不了多少，所以也給佔盡了便宜。

司馬洛咬着牙不做聲。

「你大概是不能人道的了，」指着司馬洛的那一個吃吃笑着：「不然，怎麼摸了這樣久，上來還祇是摸摸捏捏的？」轉對瑪莎，「喂，他眞使你失望，是不是？」

另外兩個發着怪叫：「我們可以讓你領略到一個眞正男人的滋味！」

「三個眞正的男人！」指着司馬洛的那個說。

「你們不能——」司馬洛抗議着要坐起來，但是刀子一指，他又不得不坐下了。

「別動！」那人警告，「不然你的臉上先開一個洞！如果你乖乖的，那麼有好戲給你看，也有好功夫給你學。」

「不要！」

「別吵！」那人喝叫着，一掌摑在司馬洛的臉上，打得司馬洛在沙上打了一個滾。很奇怪，如果在平時，司馬洛是一定會起而抵抗，或甚至已經有了辦法抵抗。但是現在的司馬洛，不知怎麼却是變得馴如羔羊，任憑宰割了。

那人叫他別吵，他果然就閉上了咀巴。

「你！」那邊的兩個人又用刀子指着瑪莎，命令着：「躺下來，攤開來。」

「不，」瑪莎的態度，還是强硬得很，「不行，你們一定要，就殺死我好了！」

「我們倒捨不得殺死你！」那人說，「不過，你別以爲你很够硬，許多够硬的女人，也一樣給我們折服了！讓我來給你看點厲害！」

那人空着的手一揮。拍！瑪莎的臉上着了一掌，整個人仆到了地上，司馬洛咬牙，看見她再爬起來時，咀巴已流着血。

「不行！」瑪莎道：「要就殺死我吧！」

拍！又一掌摑過去，然後又一掌，又一掌！司馬洛愕地看着，看到瑪莎的咀角已流出相當多的牙血，而她的一邊臉，也給摑得又紅又腫了。雖然她不願意，現在她也不由自主地在地上張開成了一個大字形。

其中一個飛仔跪下來，用一隻膝跪住了她一隻脚，另一隻手則按住了她的另一隻脚踝，於是瑪莎的腿子就不能合上。她要坐起來，兩隻手掌的手指勾曲成鷹爪似的，要向制住她的脚的這個飛仔臉上抓去。

但是餘下的那一個，手上的刀子「刷」的遞上前來，指住她的臉，於是，她的處境就和司馬洛一樣了。那就是，如果她硬要爬起身，她就會被刀所刺。一時，她也呆住在那裏了。

「怎麼樣了？」那人吃吃笑着：「現在，你可要乖乖地聽我們的話了！」

瑪莎祇是呆住了，一陣，跟着她又動了。她的臉，竟然不顧一切地迎上去，也不管那刀子是會刺進她的臉去的。

那人倒吃了一驚，連忙縮後，瑪莎的手掌一揮，便摑中了那個人的臉！拍！那人不但被摑了一掌，而且，瑪莎的指甲尖揩過，他的臉頰上還出現了幾個血痕。

那人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這一次是揮動拳頭了。他的拳頭一揮就擊中了瑪莎的一隻眼睛，瑪莎打了一個滾，另一個連她的雙脚也無法按住。

她尖聲大叫起來：「救命！救命！」

那二個飛仔連忙圍住她，揮刀恫嚇，揮掌摑她，倒沒有用，瑪莎好像完全瘋狂了似的，還是在叫。司馬洛以及那個用刀指着司馬洛的人都呆呆地看着她。

「現在怎辦了？」那指着司馬洛的人終於低聲請示，「這樣下去，會逼到我們非殺死她不可的！」

「你們走吧！」司馬洛也低聲說，「算了！」他的手忽然動得很快，左手一拍那人持刀的手腕，就把刀拍開，另一隻手則已握成拳頭，擊中了那人的下頷，那人簡直整個飛了起來，打了兩個轉，仆倒在沙灘上。　（未完）

拳壇秘辛

拳王奇利的靈魂

慧心

看過拳王奇利跟幾個出色的拳鬥冠軍比賽時，所有座上客都十分緊張，認爲花很昂貴的票價去看那一場拳賽是很有價値的，別的拳手未必像奇利那麼勇敢而機智，更難得的是這一點，奇利永不跟別的拳師串同，欺騙觀衆，他確確實實是下場交手就從頭打到尾的。

他的經理人兼訓練人安治路，很冷靜的告訴記者：「既然奇利每次出賽都是穩佔上風的，何必跟別人串同打假的拳賽呢？」

從這句話可看出他多麼的自負，不止是拳王奇利自負，他的經理人也是同樣自負的。

事實上安治路這個貌不驚人，而且戴了眼鏡的一個白人，看來就像是坐在銀行裏面做會計的傢伙，奇怪得很，他竟然把拳王奇利訓練到變成世界拳王後，仍是繼續保持拳王的寶座，大戰數百回合，整個奇利沒有走樣，仍是打個那麼出色。

安治路差不多是奇利的靈魂，任何一次奇利跟高手較量之前，一定要接受嚴格的訓練，有時要繼續接受到十星期的嚴格訓練，然後出賽。

奇利告訴黑色的朋友，說：「如果說我打贏對方，並非我的本領，眞正的說法應該是我的訓練人安治路打贏對方的訓練人。」

他說這句話，確是由衷之言，事實上，安治路懂得他的一切心理變化，思想性格，以及生理上的反應，知道他能够捱打到甚麼程度，知道他發拳應該加重或減輕，同時，又知道他練拳的時候，應該練些甚麼，才有機會取勝。

爲了備戰，拳王奇利的一舉一動都依照安治路所吩咐的話去做，他最重視跳繩，差不多每天要做兩次跳繩的健身運動，而且要在每次跳繩時隔十五分鐘休息一次，再跳一次，即是說他每天要跳繩一小時之久，此外，他還要苦練一招去對抗强烈的對手，由於每個對手不同，他苦練的絕招就完全不同。

那些絕招，全是針對某一個拳師而設的，有時他要苦練鐵拳，至於苦戰拳王傅利沙一場大戰，他却在會戰之前的半年，苦練急攻急退的另外一種戰術。

傅利沙也是黑人，他的膚色比較拳王奇利更黑，體型方面，頗有分別，傅利沙的體格比他結實，拳大如斗，臂粗如柱，稍爲有些胖，比他矮了三吋，體重俱是二百二十磅左右，傅利沙的戰績也是空前的，打過三十六次，從來沒有戰敗，確有資格稱做拳王。

至於傅利沙的戰術，最凌厲的攻勢就是蟹形進攻，直衝過來，並非向敵人的臉孔發招，而是向對方的左右兩腰橫拳打出，其形如蟹，本來打擊腰部的震動力太小，比不上打向對方的額角或者下頷那麼凌厲，可是，傅利沙發拳特別沉重，那就不同了，對方的左右兩腰同時受到襲擊，呼吸短促，繼續捱打，幾乎氣絕，作戰時所發的拳是沒有勁的，必輸無疑，因此之故，拳王奇利備戰就要苦練急攻急退這一招，免得吃虧。

拳王奇利因爲手長脚長的緣故，利於在較遠的距離作戰，他的拳術教練安治路，叫他苦練用長拳打眼這一招，跟傅利沙作戰，碰碰運氣，事實證明了他的看法很對，奇利跟傅利沙交手，一直都是沒法佔上風的，有幾次，他還很沉重的吃了幾拳，直到第八個回合過後，奇利有機會由斜角發拳打中傅利沙的左邊眼角，然後奠定勝利。

傅利沙的眼角裂開，有血氿出，影响他的視綫，看不清楚奇利，奇利却看淸楚他的位置。

因此兩人鬥到第十四個回合，仍是拳王奇利打贏。

拳王奇利能够獲得今天的成就，他的教練安治路功不可沒。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倪匡・文
盧令・圖

血雷飛珠（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莊少莊主謝英傑化名易容，投入金虎堡後，千方百計，出生入死，僥倖生逃出堡，但他一心所欲得到的東西，却功敗垂成，當他返回龍堡的那天，恰値武林閒人鐵髯老人和銀姑前來龍堡，向龍堡堡主謝天提親，說有一不願透露身份，但美若天仙的少女，要謝英傑入贅，謝天因不願開罪鐵髯老人和銀姑，心中雖然極爲不滿，但口頭上却說得非常婉轉，說是這頭親事有兩位來說媒，本當應允，可是對方如此不近人情，只怕普天下也沒這樣怪事，還是別提吧，不料銀姑堅稱不行，說這媒是做定了的——

已遭喪父痛　復遭酷刑苦

銀姑一面說，一面倏地抬起頭來，柳眉倒豎，在她站了起來後，身上那件銀光閃閃的衣服，更是銀輝流轉，在她的臉上，也罩上了一股銀芒，這時抬頭向謝英傑望來，謝英傑也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銀姑一面逼視着謝英傑，一面聲色俱厲，道：「少廢話，你跟我們走。」

她一面說，一面手已陡地向前伸了出來，五指如鈎，直抓向謝英傑。

當銀姑出手，抓向謝英傑之際，她離謝英傑，還足有七八尺的距離，謝英傑只覺她一揚手之間，先是有一股大力，疾湧了過來，緊接着，銀姑的手臂略縮，五指一緊，謝英傑只覺得那股大力，陡地收縮，化爲一股極强的吸力，剎那之間，身不由主，向前「騰騰」連跨出了兩步。

謝英傑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身形疾矮，雙手撐向前，總算勉力穩定了身形，但是那股吸力，却是越來越强，眼看要支撐不住了，前後不過是電光火石的一剎，他已汗如雨下。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謝天發出了一聲長嘯，雙手一起向前推去，推向銀姑。

謝天那兩掌的力量，也着實不輕，只聽得掌風轟轟發發之聲，疾襲向前，銀姑一聲長笑，也顧不得再對付謝英傑，立時移過掌來，兩人的身形，却迅速地移向前，「砰」地一聲，對了一掌。

謝天和銀姑，對了一掌，兩人的身形，一起向前退出了一步，謝天的臉上，陡地紅了一紅，而銀姑却若無其事，只不過兩人後退之際，脚下「格格格」好一陣响，地上的大花磚，碎裂了一大片。

而兩人才各自退出了幾步，只聽得大堂的一角，傳來了一陣巨响，謝天急抬頭看去，只見謝英傑的身子，像是斷綫風箏一樣，向後倒撞了出去，已撞翻了一張桌子，去勢仍然止不住，直撞向一扇亮牕，又是嘩啦一聲巨响，將那扇亮牕撞裂，連人帶斷木，一起向外飛去。

原來剛才，謝英傑運全身功力，在和銀姑掌心所發出的那一股力道相抗，勉强可以支持着，使他的身子，不致再向前跌出，怎料謝天忽然發掌，銀姑立時移掌相向，謝英傑與之相拒的那股力道，突然消失，他一時之間，收勢不住，身子便向後，疾飛了出去。

而就在謝英傑的身子，撞裂了亮牕，向外飛出去的那一剎間，只聽得鐵髯老人一聲長呼，身子已向外，激射了出去。

別看他身形矮胖，彷彿行動遲鈍，但是這時向外射出去之勢，却是快得出奇，倏忽之間，已然趕到了謝英傑的身邊，謝英傑未落地，他已突然出手，點中了謝英傑腰際的軟穴，緊接着，伸手一撈，將謝英傑挾在脅下，叫道：「新郎在這裏了，我們走。」

他一面叫，一面向外掠去，只聽得乒乓哎喲之聲，不絕於耳，在他向外掠去之際，少說也有十七八人，來阻他去路，但全被他衣袖揮動，擊了開去。

等到鐵髯老人那一句話，叫到後來，餘音嫋嫋，聽來像是已在百十丈開外處傳來，分明人已經奔出莊外了。

這一切事情，盡皆突如其來，饒是謝天一生之中，見過不知多少大陣仗，剎那間，也被鬧了個手足無措，一聲大叫，便待向前追去。

可是他身形才一拔起，眼前銀光一閃，銀姑也飛身掠起，逕向他撞了過來。

謝天看到兒子被人帶走，心中何等焦急，向前掠去的勢子，也是快速之極，兩人身子都在半空之中，如何能收得住勢子。

眼看大堂之內，勁風激蕩，兩人的身子，快要碰上了。

而就在此際，只聽得姑娘「格格」一笑，道：「謝天，你想雙喜臨門麼？」

銀姑這一句話，才一出口，謝天陡地想起一件事來，不禁「哇」地一聲大叫，硬生生逆轉眞氣，身子陡地在半空之中，翻了一翻，在快要和銀姑相撞之際，陡地翻了出去，而謝天能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翻轉身子去，功力之高，也已然是驚世駭俗。

但是，他眞氣逆轉得太速，畢竟還是吃了虧，當他身子向下落來之際，再也拿不準力道，「砰」地一聲，跌在一張桌子之上，立時將桌面壓穿了一個大洞，人落到了桌下，又是「格格」一陣响，壓裂了幾塊大花磚。

謝天心中怒極，雙掌拍出，將一張桌子，拍得五花散飛，他人也挺立了起來。

然而，就在他挺立起來之後，銀光一閃，銀姑已然向外疾掠而出。

銀姑在向外疾掠而出之際，像是滿含幽怨一樣，說了一句話，道：「唉，我竟是個沒人要的。」

和鐵髯老人離去時一樣，這句話，講到後來時，聽來，人早已掠出莊去了。

謝天還想立時追趕，可是只覺得氣血上湧，心中大驚，連忙坐了下來，調勻眞氣，足足過了一盞茶時，才睜開眼，站了起來。

他知道，當時就算立即去追，也未必追得上鐵髯老人和銀姑兩人，何況是現在？一想到枉自在江湖上稱雄多年，來了兩個人，便鬧了個人仰馬翻，連兒子都被人掠走，更是又氣又急，忍不住全身發抖，就在這時，只見楊子索自外面疾奔了進來，楊子索那麼高武功的人，尚且一停下之後，臉色煞白，不住喘着氣，一時之間，竟然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比較起來，還是謝天鎮定一些，道：「怎麼了？」

楊子索苦笑着，道：「我追不上他們，若不是銀姑手下留情，幾乎不能回來了！」

剛才事起倉卒，楊子索是甚麼時候追出去的，謝天也沒有看到。這時，他只是苦笑了一下，楊子索又道：「銀姑她還說，替少莊主說的這門親事，現在雖然不合情理些，但是日後，包管莊主和少莊主稱心如意，要謝他們兩人的大媒！」

謝天的身子仍在發着抖，他長嘆了一聲，呆呆地抬頭望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剛才，在向上拔起，欲去追鐵髯老人之際，銀姑也躍在半空，眼看兩人身子將要相撞，只因銀姑講了一句話，他便在快要相撞之際，倒翻了出去，那是因爲銀姑曾經說過，不論是甚麼男人，除了她的手，脚之外，若是碰了她身子的其他部份，那一定得娶她爲妻，不然，便要死在她的手下之故。

本來，銀姑美艷無匹，尤其在二三十年前，眞是天下第一美人，誰不想娶這樣的美人爲妻？可是，銀姑美名遠播，惡名却更甚，天下男子，可以說沒有一個不垂涎她的美色的，但是一想到她的心狠手辣之處，也都不禁如同頂門之上，直淋下了一桶冰水一樣，誰還敢去親近她？是以像這樣的一個美人兒，蹉跎青春，竟至到現在，二十餘年，直無人敢碰一碰她。

銀姑在離去之際，那句話中，大有幽怨之意，看來倒也不像是做作出來，而確乎是發自內心的！

閒話表過不提，却說謝天呆呆地抬頭看着屋頂，楊子索壓低了聲音，道：「莊主，這件事在莊內發生，外人未必知道。」

謝天發出了一陣苦澀的笑聲來，楊子索又道：「莊主，銀姑和鐵髯老人，雖然行事任性，但看來，確然是來替少莊主做媒來的，不像是有甚麼惡意，少莊主此去，說不定會因禍得福！」

謝天長嘆了一聲，低下頭來，道：「子索，你可知道他在外面，闖了甚麼禍？」

楊子索一怔，道：「莫非是得罪了甚麼厲害人家的姑娘，所以人家不放過他？」

謝天搖頭道：「不是，他——」

謝天講到這裏，壓低了聲音，還待向下講去，可是却陡地住了口，因爲突然間，他看到大廳之上，除了他和楊子索之外，突然多了一個人。

謝天一看到大廳中多了一個陌生人，那一吃驚，當眞比鐵髯老人將謝英傑帶走時更甚。因爲那人是甚麼時候來，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而以他的功力而論，雖然他站着和楊子索在講話，而且心神也很恍惚，但是無論如何，有甚麼人來，一進大堂，就算人是在他背後而來他也立時可以覺察。而如今，來人就站在他的面前，倒像是早已就站在那裏一樣，而他却不知人家何時進來的，若不是紅天白日，他簡直就將之當作鬼魂了！

謝天陡地停了口，楊子索也轉過身去，一看到那人，也驚得呆住了！

那人站着不動，衣飾極其華麗，年紀很輕，面色極之蒼白，簡直就像是臉上塗了一層白中透青的粉一樣，雙眼之中，透出一片寒光，冷冷地望着謝天。

謝天一驚之後，陡地大喝一聲，道：「閣下是誰？」

那年輕人緩緩地道：「少莊主謝英傑？我要見他。」

謝天心中怒極，厲聲道：「原來你也來找他的麼，可惜遲了，他被人帶走了。」

那年輕人雙眉略揚，道：「叫甚麼人帶走了？」

謝天道：「銀姑，鐵髯老人，要是你能找他回來，我也感激不盡！」

那年輕人看來是無動於衷，道：「那麼，有幾個問題，問問你也是一樣。」

謝天翻着眼，決不定自己該如何對付這突然出現，看來如此神秘的年輕人，他還未曾出聲問，只聽得那年輕人又道：「謝英傑是不是曾在時老爺子處學過藝？」

謝天道：「是又怎樣？」

那年輕人道：「很好，他又曾在七十二變

大聖門，學過功夫？」

謝天一聽，心中陡地一凜，這一次，他卻沒有立時回答，那年輕人則已然道：「是了，我要找的就是他，我會將他找回來的。」

那年輕人說罷，已然轉過身去，謝天忙道：「閣卜尊姓大名，找小犬何事？」

那年輕人並不出聲，謝天只覺得怒不可遏，一日之中，他莊上，任人要來就來，要走就走，這種事接二連三發生，他如何按捺得卜？

那年輕人才向前跨出了一步，他已然厲聲吼叫，大踏步趕了上去。他去勢極快，幾步就趕上，一伸手，就向那年輕人的肩頭搭去。

謝天起先想，那年輕人的出現，如此突兀，自己要伸手搭住他的肩頭，怕也不是易事，是以卜手之際，運足了七八成之力。卻不料他手掌才一卜沉，便已搭中了那年輕人的肩頭，他立時大喝一聲，道：「別走！」

那年輕人果然站定，轉過頭來，這時，謝天就在他的身後，和他隔得極近，年輕人一轉過頭來，更可以看清他的面色之蒼白，簡直不類生人！

謝天這時，心中着實後悔，不該將銀姑和鐵髯老人，將謝英傑帶走一事，講給了對方聽，因爲這件事，若是傳了開去，他飛龍莊從此英名掃地，再也見不得人了。在他喝止那年輕人之際，他已然想動手，將對方硬留了卜來的，但他畢竟久歷江湖，老成持重，及至那年輕人一轉過臉來，不但臉色蒼白得異樣，而且，自他的臉上，像是有一股寒意，直逼了過來，令得人不由自主，心頭一寒，是以立時鬆了手，只是沉聲道：「閣卜何人？」

那年輕人只是冷冷地望了謝天一眼，並沒有出聲，可是看他的神情，卻分明是對謝天的這個問題，不屑回答之極，而且，立時又轉過身去。

謝天看到了這等情形，也不禁氣往上衝，疾一翻手，又向那年輕人的肩頭，搭了上去。

謝天的見識，畢竟非同凡响，他已經看出，那年輕人行動飄忽，旁的不說，單是輕功，已然有極高的造詣，他只當自己一伸手搭向對方，對方一定會身子立時向前，飄了開去的，是以他一面伸手，一面已然提氣，準備對方身形一動，立時如影附形，追了上去。

果然，他這裏手一揚起，那年輕人的身形，仍然挺立不動，可是如同在水面之上滑行一樣，陡地向前掠了出去，走勢快絕！

謝天一見被自己料中，心中一喜，一聲大喝，立時向前，疾追了上去，兩人的相隔距離，仍然只有兩三尺，看來謝天一伸手，仍然可以搭到對方的肩上。

但是，也就在謝天疾追向前，唯恐被對方走脫的那一刹間，那年輕人才掠出了三五尺，突然站定。他剛才向前掠出的勢子，快到了極點，這時陡地站定，更是突兀，謝天正在全力向前追趕，以他的功力而論，剛才和銀姑，險險在半空中相撞，尚且能及時翻出身子去，這時硬要收勢後退，也不是在所不能。

但是，他心中對那年輕人，卻亦不怎麼重視，一見對方突然停止，他非但不收勢子，反倒眞氣鼓蕩，身子向着那年輕人的背後，直衝了上去。

在謝天想來，自己這鼓足眞氣一撞，少說也可以將對方撞出丈許開外去，對方若是功力不濟，一定還要受內傷，先給對方來個卜馬威，再慢慢來問他的來歷。

謝天在心念電轉間，兩尺的距離，當眞是瞬眼卽至，只聽得「砰」地一聲响，謝天的身子，已和那年輕人撞了個正着。

而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謝天，不由自主，發出了一卜慘叫聲來，他鼓足眞氣的那一撞，固然撞中了那年輕人，可是卻宛若撞在一堵銅牆鐵壁之上一樣，並且還有一股大力，反震了過來，在那一刹間，謝天再想收住勢子，如何還能夠？

他一面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慘叫聲，一面心血上湧，「哇」地一聲，一口鮮血，已然疾噴而出，那一口又濃又大的鮮血，眼看非全噴在那年輕人的身上不可，而就在那一刹間，那年輕人的身子，又迅疾無比地向前掠去，去勢竟然比謝天那一口鮮血還要快，謝天噴出的那口鮮血，直噴出了丈許開外，才散了開來，一起洒在地上，而這時候，那年輕人早就影踪不見了！謝天在噴出了一口鮮血之後，身子連退了三步，方始勉强站定。

這時，楊子索等一干人，早已迎了上來，望着謝天，謝天只覺得自己體內的眞氣，如同脫了韁的野馬一樣，正在四處亂奔亂竄，每竄到一處，勢子便弱了一分，這眞是練功之人，最最危險的情形，他額上汗如雨下，只掙扎得講了一句話，道：「我不行了！」

剛才的情形，楊子索也是看到的，那年輕人說停就停，說走就走，功力之高，眞是匪夷所思，已然看得楊子索目瞪口呆。這時聽得謝天講出這樣的話來，心中更是吃驚之極，忙伸手向謝天背後的「靈台穴」按去。

可是此際，謝天全身，數十年苦練之功，正在漸次散去，楊子索的功力，又低了一籌，他一伸手按上去，自謝天的「靈台穴」之中，一股力道湧了出來，不但將他的手掌，立時震開，而且，「卡」地一聲响，他的右腕，竟被震得脫了臼！而謝天的身子，也劇烈地發着抖，只聽得他又是一聲慘叫，道：「完了！」

在他叫出了一聲之後，身子向前，疾奔出了六七步，抱住了一根大柱。這時，他的身子越抖越厲害，連帶被他緊緊抱住的那根大柱，也在搖幌着，大堂的屋頂，也發出一陣格格的聲响來。

飛龍莊中，其餘的高手，一見到這種情形，不禁呆了，人人張口結舌，只有一個人，陡地尖聲叫道：「楊總管，你快想想辦法！」

楊子索已然將右腕的腕骨托上，他面色慘白，身子也把不住在發抖。

以他在武林中的閱歷而論，他自然可以知道，謝莊主的確是「完了」！而剛才的情形，他親眼目睹，謝天的武功造詣如何，他也素知，這等於說，那年輕人的內功之深，簡直是聞所未聞！

有人高叫着，叫他想想辦法，可是，楊子索卻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只是呆呆地站着。只見謝天的身子，越抖越是厲害，看他勉强轉過頭，向衆人望來，分明像是有甚麼話要說，可是，除了喉際一陣「嘿嘿」怪聲之外，卻是甚麼聲响也沒有。

自他的額上，大顆大顆的汗珠，滾滾而下，不到一盞茶時，他額上，面上，沁出來的汗珠，竟全是淺紅色的，在汗水之中，帶着縷縷血絲，又過了一盞茶時，沁出來的，已不再是汗珠，簡直就是血珠了！

轉眼之間，謝天的身子仍然在抖着，可是已血流披面，那樣子，實是可怖之極，前後還不到半個時辰，只見謝天在疾抖着的身子，突然靜止。

這時，大堂中聚着的人，少說也有一二百人，可是人人屛氣靜息，如中邪魔，都定着眼看望着謝天，直到謝天雙手鬆開，身子「砰」地跌倒在地，所有的人，才一起發出了一卜駭然之極的呼叫聲來。

楊子索在衆人的驚呼聲中，慢慢向前走去，謝天仍然圓睜着雙眼，可是在他的眼中，仍然有血絲在隱隱沁出來，分明是剛才的那一撞

，將他全身奇經八脈，盡皆震斷，才會死得如此可怕！

× × ×

飛龍莊莊主謝天突然暴斃的消息，迅速傳了開去。謝天是武林中如此有頭臉的人物，一旦逝世，弔客自然極多，也全是武林中高手。

但是所有的弔客，在離開飛龍莊的時候，心中卻全是納悶得很。第一，飛龍莊上卜人等，對於莊主的死因，盡皆諱莫如深。第二，謝天的兒子，小金龍謝英傑，竟然未曾露面！

江湖上的事，就是這樣的，越是當事人想隱瞞眞情，各種各樣的猜測，也就特別多，不到半個月，謝天的死因，竟有了六七十個之多，而且，一大半，是和銀姑，鐵髯老人有關，因爲他們事前，曾到過飛龍莊。

飛龍莊上的喪事，已經辦完很久了，而謝英傑甚至連自己父親的死訊也不知道。

當日，他被鐵髯老人，點了腰際軟穴，負在肩上，一直向外掠去，毫無掙扎的餘地，他只不過聽到了父親的怒吼聲，緊接着，銀光閃動，銀姑已然隨後追來。鐵髯老人向前的去勢，快到了極點，謝英傑望着地上，整個地面，像是不住地在向上翻捲起來一樣，但是銀姑銀光閃閃的身影，始終跟在後面。

這一天，鐵髯老人和銀姑，一直奔到天色濃黑，才停了卜來，那地方是一座林子，林子中，早有一輛馬車停着。謝英傑最喜離莊遠遊，他已然認出，這座林子離飛龍莊，足有兩百多里，鐵髯老人的脚力之快眞是匪夷所思了！

一到了車旁，鐵髯老人的身子微微一側，一股大力，已然將謝英傑的身子，托進了車廂之中。緊接着，門一關上，謝英傑只覺得眼前，呈現一片極其柔和的光芒，翻眼一看，在車廂頂上，鑲着十二顆龍眼大小的照夜明珠，那種柔和悅目的光輝，就是從這十二顆照夜明珠上發出來的。而整個車廂之中，全部鋪着錦綉軟墊，暗香襲人，躺在車廂中，可以說是舒服之極的事。只不過謝英傑此時，却一點舒服的感覺也沒有。

在他進了車廂之後不久，便聽得馬嘶聲，接着，車身略爲震動一下，蹄聲得得，車子已向前駛去。

謝英傑在被鐵髯老人負着疾奔之際，心中又驚又怒，思潮起伏，一直無法靜止下來，直到此際，他一樣心亂如麻，不知道鐵髯老人和銀姑，會將他帶到甚麼地方去。但是他却可以想到，那一定是極遙遠之處，不然，他們不會早備下了馬車。

謝英傑漸漸定下心來，他穴道被封，身子不能動彈，但是却能運轉眞氣，不斷地向被封住的穴道衝擊。一連五天，馬車根本沒有停過，在車廂之中，謝英傑有時，聽得人聲嘈雜，分明是車子經過了市鎭，有時，河水浩蕩之聲，那是過了一條大河，謝英傑可以約略知道，自己一定是在向南走，可是究竟要到甚麼時候才停止，他却無法知道了。

到了第六天頭上，由於他不住運轉眞氣之故，被封住的軟穴，已被漸漸衝開，謝英傑的心中，不禁暗喜，更是凝神靜息，加緊施爲，又過了一個來時辰，穴道被他內力衝開，謝英傑身子一挺，已坐了起來，他能够活動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伸手去推車廂的門。

謝英傑伸手一推，車門便應手而開，謝英傑心中大喜，先不躍身而出，而只是將門推開了一道縫，向外面望去，只見馬車正駛在一條大道上，那條大道可能荒廢已久，是一條古道，道上全是雜草，四周圍一個人也沒有。

謝英傑又向車座上望去，只見鐵髯老人一人，坐在車座上，輕輕抖着韁，謝英傑也看到了拉車的四匹馬，一看之下，不禁嚇了一跳，那四匹駿馬，分明是千中挑一的佳品，如今却用來拉車，那眞是太可惜了！

一看到只有鐵髯老人一個人，謝英傑雖然明知，以自己的武功而論，和鐵髯老人相比，一樣是萬萬不及，但總比多了銀姑，易對付得多。

他吸了一口氣，慢慢推開車門，等到可以容他身子穿過之際，他陡地一側身，人已從車廂中，滾跌了出來，在地上接連滾了幾滾。

那時，馬車仍在向前疾駛而去，轉眼之間，已駛出了七八丈，謝英傑心中一喜，正待躍起身子來，陡然之間，只見車廂頂上，銀虹暴展，一個銀光閃閃的人影，已然拔空而起，簡直如同一頭怪鳥一樣，在半空中略一盤旋，其勢如箭，斜斜直投了卜來，來勢快絕，謝英傑才挺起身來，銀姑已站在他的面前。

而就在這時，只聽得鐵髯老人，一聲大喝，馬車也陡地停了下來。

謝英傑站直了身子，一看到銀姑以這樣的勢子趕到，他也只有苦笑的份兒，只聽得銀姑道：「喂，你想逃婚，那可不行，你要是走了，叫我們這兩個做媒人的，向誰交代去？」謝英傑心中，又驚又怒，苦笑道：「我要是能逃得了，那倒好了！」

銀姑發出極其動聽的笑聲，道：「那是你未曾見到新娘之故，要是你看到了新娘，用棒打你也不走了！」

謝英傑的心中，陡地一動，他想到的是，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全是武林中頂尖兒的高手，他們兩人，雖然口稱是爲人做媒而來，但若不是那一方面，比他們更厲害，他們兩人，如何肯聽人擺佈，做這種事？

謝英傑一想及此，立時冷笑一聲，道：「原來你空有虛名，也有能叫你害怕的人！」

銀姑兩道長眉，向上略揚，仍是滿面笑容，道：「小伙子，你現在不必激我，快上車，還是要我點了你的穴道，將你提上車去？」

謝英傑明知道自己萬逃不脫，只得向前走去。

謝英傑向前走一步，銀姑在後跟一步，一直來到了車旁，鐵髯老人笑道：「不錯啊，不到六天，你就能將我封住的穴道解開，這幾天，你穴道被封，不覺飢餓，眼看就快餓瘦了，快上車，找個地方進食才是。」

鐵髯老人不說，謝英傑還不覺得，這時經他一提，只覺得肚中咕咕咕一陣叫，刹那之間，起肚餓，謝英傑本來還有許多話要說，這時也顧不得了，鐵髯老人在車座上，半斜着身子，一伸手，將謝英傑拉了上來，坐在他的身邊。銀姑身形拔起，仍然坐在車頂，車子又向前駛去。

這時，謝英傑飢腸轆轆，只盼着早點有鎭甸才好，可是馬車經過之處，却偏是荒涼無比，向前望去，數十里不見人烟。好不容易，在兩個時辰之後，才看到了幾間茅屋，茅屋之外，搭着一個棚，有幾個鄉卜人，正在棚卜歇息，馬車趕到棚前停卜，鐵髯老人大聲道：「有吃的東西，快快拿來！」

謝英傑奔到棚卜，村漢端上來的食物，盡皆粗糙不堪，但這時，謝英傑吃來，却覺得甘香無比，鐵髯老人跟在謝英傑的身邊，銀姑却仍然坐在車廂之頂，那些鄉卜人，望着坐在車頂上的銀姑，盡皆駭然。

謝英傑甚麼也不管，只是埋頭大吃，當他吃得半飽間，只聽得一陣馬蹄响，三匹駿馬，疾馳而來，也在棚前，勒定了馬。

謝英傑也不及抬頭去看，只聽得一個人粗聲粗氣地道：「怎麼揀上了這樣一條鬼道，先歇歇再說！」

接着，便是一陣腳步聲，謝英傑這才看到，兩瘦一胖，三個人一起走了進來，那棚中，只有一張桌子，就是謝英傑和鐵髯老人坐着，三個人一進來，那胖子便喝道：「滾開！」

謝英傑滿口是食物，抬起頭來，只是那發話的胖子，滿面橫肉，形貌什是獰厲，人家胖子，總是貌相隨和的多，但這個胖子，却大異其趣。

謝英傑只是望了一眼，又低卜頭去，那胖子一聲怪叫，手已揚了起來，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他身後兩個瘦子叫道：「大哥，小心，看這位，像是鐵髯前輩！」

鐵髯老人「呸」地一聲，道：「我那有你們這種後輩，還不快滾遠點！」

那胖子臉上的凶燄頓斂，一連串諾諾連聲，三個人一起向後退去，退到馬旁，想走又不敢走，神色尷尬，就在馬旁邊僵立着。

謝英傑看了這等情形，心中不禁暗自好笑，心想鐵髯老人的名頭，果然非同凡响，這三個人，看來也不是什麼好吃的果子，但是一認出是鐵髯老人之後，就貼服得如同兔子一樣。

但是謝英傑轉念一想，正因爲鐵髯老人的武功如此之高，自己在他和銀姑兩人的看押之卜，只怕連一絲逃走的機會都沒有，還有什麼可以值得高興的？

他一想及此，再也吃不卜了，放卜了筷子，鐵髯老人放卜了十幾文錢，和他一起站起來，向外走去，在經過那三個人的時候，那三個人一起點頭哈腰，一個還討好地道：「老人家離開飛龍莊多久了，謝天老鬼，不識好歹，竟然和閣卜動手，眞是螳臂擋車！」

謝英傑一聽得那人對自己父親，口出不遜，心中不禁大怒，可是他還未曾發作，鐵髯老人已然「咦」地一聲道：「咦，江湖上的事，傳得很快！」

那人忙道：「是啊，飛龍莊上的人，祗是鬼鬼祟祟不肯說，事情就傳得越快。」

鐵髯老人笑道：「那是江湖中誤傳了，我和謝莊主，並未曾動什麼手，我們是好朋友，我是爲謝莊主少君去說媒的，這位便是謝少莊主！」

鐵髯老人一面說，那三個人的神色一路變，等到鐵髯老人講完，他們三人的神情簡直變得怪不可言，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謝英傑沉聲道：「你們聽到了些什麼？」

那三個人互望着，却是沒有一個人說話，鐵髯老人道：「我們該趕路了！」

那三個中的一個瘦子，看來是實在忍不住了，突然道：「少莊主，你不知道？」

那三個人又互望着，不說話，謝英傑疑心陡起，倏地一轉身，來到那瘦子面前，一伸手，當胸便抓，可是那瘦子的身手，倒也矯捷，身子一側，立時向後退去，避開了謝英傑的一抓，叫道：「少莊主，令尊死了！」

謝英傑本來，還待向前趕去的，可是一聽得那瘦子說出了這樣一句話來，他不禁陡地一呆，刹時之間，耳際「轟」地一聲响，幾乎站也站不穩！

就在此際，只聽得一直在車廂頂上的銀姑，一聲嬌叱，道：「胡說！」

隨着她那一聲嬌叱，銀光閃動，「拍拍」兩卜响，那瘦子的臉上，已中了兩掌。

銀姑卜的手相當重，那人臉上一中掌，兩邊臉上，立時腫了起來，雙眉倒豎，看來像是要發作，但是銀姑身形一凝，那人看清前面的是什麼人時，豎起的眉毛，立時垂了卜來，急道：「人人皆知，飛龍莊謝莊主死了，我們還遇到了弔祭回來的好多人！」

鐵髯老人疾聲道：「怎麼死的？」

那一胖兩瘦三個人，張口結舌，鐵髯老人厲聲道：「說！」

三個人齊聲道：「我們剛才，已經說了，是……是兩位……到了飛龍莊之後的事。」

那三人講得甚是委婉，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聽得出，他們實是在說，飛龍莊莊主，就是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所打死的！謝英傑在乍聽到了父親的死訊之際，只覺得天旋地轉，雖然立時站了起來，但是，身子也搖幌不停，直到此際，才略定了定神，向前走來。

他[illegible]向前走來之際，雙眼直視着銀姑，因爲當他[illegible]鐵髯老人挾着，向外疾掠而出之際，他父親還沒有死，鐵髯老人當時向外掠出的勢子雖然快，但銀姑和謝天兩人，一起躍起，謝英傑却也約略知道，如是謝天死了，不是銀姑卜的手，還有什麼人？

謝英傑瞪着銀姑，一步步向前走着，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面色沉重，凝立不動，那三個人則在把不住簌簌地發着抖。

等到謝英傑離銀姑越來越近時，銀姑才陡地轉過頭來，叱道：「渾小子，你心中在想些什麼？」

謝英傑呼吸濃重，雙眼之中，似要冒出火來，仍然望住了銀姑，銀姑又一聲大喝，說道：「我們做了這趟媒，雖然謝莊主目卜見怪，日後必定會謝我們的大媒，我們如何會對他不利？」

謝英傑厲聲道：「他們三人剛才說什麼，你也聽到了？」

那三人中的一個，立時尖聲叫起來，道：「人人都是那麼說，不關我們事。」

謝英傑陡地一聲怪叫，手揚處，「呼」地一掌，已然向銀姑劈面門攻了出去。

以謝英傑的武功而論，想和銀姑對敵，自然是萬萬不及，他這時不過是情急拚命，銀姑雙眉署揚，在謝英傑的那一掌，快要砍到她面門之際，手腕略翻，一掌輕輕揮出，只見她柔若無骨的手掌，只不過在謝英傑的手腕上，輕輕掃了一卜，謝英傑便發出了一卜怪叫，陡地後退，額上沁出了豆大汗珠來。

謝英傑在後退之際，左手托住了右腕，右手微微卜垂，分明是銀姑那輕輕一拂，已令得他的右腕脫了節。謝英傑才退，鐵髯老人便掠了過來，一伸手，抓住了謝英傑的肩頭，將謝英傑的身子，平扳了過來，然後，疾伸雙手，抓住了謝英傑的小臂和右掌，一錯一揍，只聽得「卡」地一聲响，謝英傑又發出一卜怪叫，總算腕骨已被揍上。

鐵髯老人厲聲道：「少莊主，我們兩人，一向不屑辯白自己的行爲，但令尊决非我們殺的！」

謝英傑腕骨被拂開時，一陣劇痛攻心，此際被接上，又是一陣劇痛，險險乎未曾令他昏了過去，再加上他乍聞噩耗，本來是絕不可能靜卜來想上一想的。

可是此際，他聽得鐵髯老人如此說話，心中不禁陡地爲之一動！

他想到，以鐵髯老人和銀姑兩人的行事而論，不論人家說他做了什麼事，他們的確是全不屑辯白的，那是表示他們，根本什麼事都不怕！

而如今，鐵髯老人却向他鄭重否認，那又是爲了什麼？

照說，飛龍莊在江湖上，固然非同小可，但也決不會放在他們的心上，如此說來，他們兩人，對自己還有忌憚，那便是有人要等着自己去成親，女家的力量，使他們如此的怕。

謝英傑心中，越想越亂，一時之間，除了喘氣之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鐵髯老人則已揚言道：「銀姑，看情形，我們得去飛龍莊去看看！」

銀姑冷笑一聲道：「同去看有什麼用？我們快快將人交到，女家和飛龍莊成了親家，謝莊主的事，他們能不理麼，關我們什麼事。」

鐵鬚老人立時道：「說得是。」

他一個「是」字才出口，反手一抄，已然勾住了謝英傑的膀子，緊接着，大拇指在謝英傑脅卜，「大包穴」上一按，手臂一振，謝英傑只悶哼得一聲，整個人被揮了起來，「砰」地一聲，撞在車廂的門上，將門撞穿，人跌進了車廂之中。

而鐵髯老人和銀姑兩人，也在同時掠起，一個上了車座，一個仍然落在車頂，刹時之際，馬嘶連聲，馬車已向前飛馳而出，剩卜那三個人，直到馬車揚起的塵土，看不見了，他們才如夢初醒，你望我，我望你，無不如同在鬼門關之中，生生逃了出來一樣，刹時之間，反倒出了一身大汗！

那三人中的胖子，出的汗最多，一面抹汗，一面吁着氣，道：「慚愧，我們三人，河東三獅，提起來也大有名堂，嘿嘿，瞧瞧剛才的情形，還是回家去算了！」

那兩個瘦子也全是心有餘悸，不住點着頭，三個人一起向草棚之中走去，坐定之後，仍然面如土色，好一會都說不出話來。

看官，這河東三獅，乃是黑道上的大盜，自然也各有所長，可是和銀姑，鐵髯老人這樣的高手一比，還有甚麼可比的？三人垂頭喪氣，要了些食物，食而不知其味，塡飽了肚子，正待走出去，忽然看到一個人，悠悠晃晃，走了進來。

河東三獅一見那人，便不禁楞了一楞，這條道上，十分荒涼，這人又沒有騎着馬，也不知道他是怎麼來的，道上塵土如此之盛，他身上偏又一塵不染，連一雙皂靴上面，也是乾乾淨淨，這人的年紀甚輕，一張臉，白得像是塗上了十幾重鉛粉一樣。

河東三獅才吃了一個大虧，是以這時，只不過向那年輕人望多了幾眼，並沒有出聲。可是，那年輕人却向他們直走了過來，語音冰冷，道：「你們在這條道上，可曾見到銀姑和鐵髯老人？」

河東三獅略怔，胖子「哼」地一聲，道：「才過去不久，你脚程趕得上畜牲，儘可以去追！」

那臉色蒼白的年輕人眼珠連轉都不轉，直視着胖子，道：「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胖子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好小子，大爺不惹你，你倒要來生事，我是說你，比得上畜牲——」

胖子指手劃脚，才說到這裏，那年輕人手臂陡地向卜一沉，衣袖向上，疾拂了起來，拂向胖子的臉頰，刹那之間，胖子只覺得一股勁風，逼臉而來，幾乎連氣都閉了過去，急忙後退時，對方的衣袖，已在他臉上拂過，就像是一柄鋒利無匹的鋼刀，削了過來一樣，一陣奇痛，再伸手向頰邊摸去時，摸了一手鮮血，半邊面上的胖肉完全被對方衣袖揮過之際削去。

那胖子雖然兇悍，也不禁怪叫一聲，眼前一黑，「咕咚」一聲，栽倒在地，昏了過去。

而那年輕人也在這時，轉過身去，河東三獅中的兩獅，一見自己人吃了這樣大虧，雙雙撲了上去，一邊一個，伸手搭向那年輕人的肩頭，可是他們手一碰上去，一股大力反震，兩人發出了一卜狂吼，身子已向上，疾飛了起來，穿過了棚頂。

那年輕人繼續向外走去，等到他走出了棚，那兩個瘦子，也從棚頂之上，骨碌碌地滾了下來，落在地上，除了眼珠轉動之外，那裏還能動彈？從他們軟癱在地的那種情形看來，他們全身骨骼，只怕早已寸斷了！

那胖子昏過去不久，便自醒轉，一看到同伴這等情形，更是魂飛魄散，如何還顧得同伴的死活，拔脚便奔，自此之後，江湖上算是沒有了「河東三獅」這三個人物，只有在若干時日之後，大河的幾個渡頭之上，常可見一個左頰之上，臉肉全被削去，幾乎穿了一個大洞的胖子，瘋瘋傻傻，每見帶着兵刃的人，便上來勸人不可習武，但如何有人理睬他？這且表過不提。

却說謝英傑被摔進了車廂之後，車子一直向前駛着，一口氣又駛出了七八十里，直到天色濃黑，才又停了下來，他穴道再度被封，動彈不得，在那幾個時辰之中，心亂如麻，實是不知道怎麼才好。

等到車子停了下來，天色雖黑，由於車廂門已撞穿，他倒可以看出，車是停在一座林子之中。接着，便聽得車頂之上，銀姑發出了一陣笑聲，道：「閣下好輕功，竟能一直追了上來！」

謝英傑的心中雖亂，一聽得銀姑這樣說，也不禁吃了一驚。馬車駛得如此之快，有人追上來，這倒並不奇，因爲天下奇材異能之士多的是。但是銀姑就在車廂頂上，她那一身銀光閃閃的衣服，誰不知道，有人明知是她，而還是一樣追上來，那才奇了！

銀姑的話才一停口，就聽得黑暗之中，有人接口，道：「飛龍莊的少莊主，在你們手中，是不是？」

謝英傑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可是，那種陰森，冷冰冰的聲音，一傳入他的耳中，就彷佛他在黑暗之中，已看到了一張慘白無比的臉一樣，刹那之間，他如同赤身露體，被人投進了冰窖之中一樣！

這聲音，他如何認不出來？那正是金虎堡少堡主的聲音，刹那間，謝英傑心頭的恐懼，實是無以復加，他偷入金虎堡，又逃了出來，這件事，可以說是隱秘到了極點，除了對父親一人提起過之外，絕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可是現在，金虎堡的少堡主，却居然追了來，謝英傑身子不能動彈，只聽得銀姑道：「是。」

少堡主的聲音，第二次响起時，已就在車側，道：「我要問你幾句話。」

謝英傑只見銀光閃耀，銀姑已從車廂頂上，掠了下來，而在銀姑對面，黑暗之中，也出現了一張蒼白的臉。

謝英傑心頭怦怦亂跳，只聽得銀姑問道：「閣下何人，師承是誰？」

謝英傑知道，別看這八個字，是每一個江湖上人見面時都會說的普通話兒，但這八個字，出自銀姑之口，却有極大的份量。

那是說，銀姑也已看出對方非同凡响，不是等閒之輩，是以才有這樣一問，不然以銀姑脾氣之怪，自視之高，如何會這樣發問？

謝英傑轉過眼，向外看去，在黑暗中看來，銀姑的全身，都籠着一重銀光，金虎堡少堡主那張蒼白的臉，在銀輝的照映之下，看來更白得可怕！

只見少堡主略牽了牽嘴，道：「不問也罷，謝英傑可是在車內？」

他一面說，一面揚手向車廂指了一指，就在他一揚起手之際，銀姑陡地手腕一翻，手指柔軟得如同柳枝一樣，已向對方的手腕拂出。

在日間，謝英傑的手腕骨，就是被銀姑的手指，輕輕一拂，就拂得脫了骼的，可是這時，銀姑的手指，分明也已拂中了對方的手腕，但是少堡主却全然未覺，繼續道：「他要是在的話，請他出來說幾句話！」

銀姑出手飄忽，一出手，手指就拂中了對方的手腕，她那手拂花錯骨功夫，江湖上還無人能及得上，可是這時，她手指拂上了去，宛

若拂在一塊長久浸在水底，生滿了青苔，又滑又硬的堅石之上一樣，手指上反倒有一點隱隱的刺痛！這實是銀姑在藝成之後，從來也未曾遇到過的事，心中陡地一凜，立時失聲叫道：「鐵髯！」

鐵髯老人一直在車座上，自然將一切情形，看得清清楚楚，銀姑不叫，他已要飛身而下的了，這時，他身形一縱，人已落了下來。才一落地，就「呵呵」一笑，道：「江湖上出了尊駕這樣的人物，我們竟一無所知，眞是寡陋孤聞得很了！」

少堡主的手仍然向前指着，道：「我要和謝英傑說幾句話。」

鐵髯老人和銀姑，本身全是一等一的高手，銀姑更和對方略交了一下手，他們雖不致害怕，但也知道，眞要動起手來，自己未必可以佔到甚麼便宜，銀姑首先「格格」一笑，道：「謝少莊主，是人家的新女婿，閣下有甚麼話要問他的？」

她一面說，一面向鐵髯老人，使了一個眼色，鐵髯老人後退一步，反手伸向車廂，虛點了一點。

在鐵髯老人反手一點之際，一股大力衝來，謝英傑的穴道，立被衝開。

他在穴道被封的時候，心中害怕，還只不過是全身直冒冷汗，此際，穴道一被解開，身子却把不住發起抖來。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仍然面對着少堡主，看來正在全神貫注，鐵髯老人則道：「少莊主，這位朋友，要找你說話，你可認識他？」

謝英傑勉力鎭定心神，硬着頭皮，自車廂中跨了出來，道：「不認識！」

他才一出來，陡地一股勁風撲面，金虎堡的少堡主，身形飄忽，竟從銀姑和鐵髯老人兩大高手之間，疾穿了過來，到了他的面前。

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也立時轉身，他們兩人的神情，實是古怪之極！

要知道他們兩人，剛才站在人家面前，兩人之間的距離，不到兩尺，以他們兩人的武功而論，別說是人，就算是一隻蒼蠅，要在他們兩人之間掠過，也不是容易之事。可是以他們兩人之能，也只不過覺得輕風陡生，對方已然穿了過去。

這對他們來說，簡直是無法相信之事，是以他們兩人的神情，才會如此之古怪！

謝英傑想要在那利間後退一步，可是他身形才一動，少堡主已然伸手，搭住了他的脈門，出手之快，無與倫比，謝英傑只覺得全身發軟，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只聽得少堡主道：「拿來。」

謝英傑一聽得這兩個字，牙齒捉對兒相扣，發出「得得」的聲響，掙扎了半晌，才道：「拿——拿甚麼？」

鐵髯老人也在這時，大聲喝道：「喂，你只說問幾句話，爲何動起手來？」

少堡主雖然伸手，搭住了謝英傑的脈門，但事實上，却並沒有用甚麼力道，不過，鐵髯老人却不知道謝英傑自己心中發虛，是以才身子發抖，聲音發顫，還只當是被人以內家眞力，逼成那樣子的。

少堡主對鐵髯老人的呼喝，恍若未聞，連聲冷笑，道：「鍾大白，你別裝模作樣了！」

鐵髯老人和銀姑兩人一聽，互望了一眼，銀姑立時道：「你認錯人啦，他不是甚麼鍾大白，是飛龍莊的少莊主，謝英傑！」

謝英傑也立時道：「你叫我甚麼？」

少堡主一雙眼，冷光四射，直逼視着謝英傑。

謝英傑在這時，心中反倒漸漸鎭定了起來，因爲他看出，對方實在也不能肯定他就是鍾大白，只要自己咬定牙關不認，只怕對方也無可奈何！

他這樣一想，身子也不抖了，臉上居然也現出了憤怒的神色來，大聲道：「你眞是個渾人，究竟要找誰，有甚麼事情？」

少堡主厲聲道：「你在七十二變大聖門中，學過易容之術，是不是？」

謝英傑心中一凜，但是他立時點頭道：「是！」

少堡主又問道：「學了易容術之後，你到過甚麼地方？」

謝英傑怒道：「你是甚麼人，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少堡主的手指略略一緊，道：「說！」

謝英傑只覺得一股大力，順着脈門，直衝心肺，忍不住氣血翻湧，張口大叫了起來。銀姑和鐵髯老人兩人一看情形不對，各自踏前一步，鐵髯老人先出手，「拍」地一聲，已按住了少堡主的肩頭。

鐵髯老人這一按，看來像是平平常常，實際眞力內蘊，怕不有千斤以上的力道，若是尋常人，只怕早已忍受不住，被按得屈膝跪下去了。

但是少堡主却轉過臉來，冷冷地道：「你們兩人，學藝不易，在江湖上也小有名頭，莫爲了不干自己的事，將數十年苦練之功，付諸流水！」

銀姑和鐵髯，雖然對對方的武功，大表驚異，而且，以他們的見聞，竟會不知道對方的來歷，心中深以爲異，但是對方究竟年紀還輕，而現在，竟說出了這樣的話來，如何忍得下這口氣去？當下，鐵髯老人「呵呵」一笑，眞氣疾運，按在少堡主肩上的手，力道陡地加强，他在剎那之間，已然運了六七成功力！

可是，少堡主除了皺了皺眉之外，仍是若無其事！

鐵髯老人畢竟是高手，一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對方仍然行若無事，心知再不縮手，自己非吃虧不可，是以他立時提起手來。

可是，他雖然想到了這一點，却已經遲了，他剛一提起掌來，少堡主略略轉身，一掌輕輕拂出，掌勢來得飄忽之極，可是鐵髯老人一看這一掌的來勢，他原本極其紅面的臉，「刷」地一下，變爲慘白，只聽得他疾叫了一聲，道：「掌下留情！」

隨着他那一聲叫，「拍」地一聲，一掌已然擊中了他的肩頭。

那一掌，看來掌力輕飄，擊中在鐵髯老人的肩頭之際，發出的聲響，也不是太大。可是一掌擊中之後，所發生的情形，却是看得人目定口呆！

只聽得鐵髯老人，先是發出了一下吼叫聲，整個人突然離地而起，向後飛了出去，「蓬」地一聲巨響，撞在一匹馬上，那馬發出了一下慘嘶聲，立時倒地不起。鐵髯老人的身子，翻過了馬背，他伸手拉住了車幅，想是要止住外跌之勢，然而，稀裏嘩啦一陣響，整個車廂，被他拉下了一半來，他還是向外跌出去，又撞在一枝碗口粗細的樹上，將那株樹，生生撞折，才算是勉强落地站定，站定之後，仍然騰騰騰連退了三步。

而在此同時，銀姑也向後連退了幾步。

銀姑的後退，自然並非被掌力所帶，而是被少堡主的掌力所懾之故！

謝英傑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實是叫苦不迭！

試想，銀姑和鐵髯兩人，在武林中，享有何等威名，闖飛龍莊，强提親事，何等目中無人，但這時候，竟像是三歲娃兒一樣，鐵髯老人是被對方一掌擊出去的，還有話可說，像銀姑那樣的厲害人物，竟因爲看到了這種情形，而駭然後退，這種情形，看在眼中，實在比鐵髯老人中擊之後的狼狽相，還要驚心動魄！

鐵髯老人站定之後，大口地喘着氣，但是他喘息未定，却已忙不迭地道：「多謝掌下留情！」

少堡主連看也不看他，只是冷冷地瞅着銀姑，銀姑現出極其尷尬的神色來，道：「閣下想要怎樣？」

少堡主口角牽動，似笑非笑，指着謝英傑，道：「我只想將這人帶走。」

鐵髯老人在緩步向前走來，一聽得少堡主這樣說，又陡地站住，和銀姑互望着，現出了爲難之極的神色來。銀姑那樣惡名遠播的人，這時，居然陪着笑，道：「請閣下見諒一二，這位飛龍莊的少莊主，我們實是爲人之託，要將他送到地頭，反正還有三五天就可以到達，以閣下的神通而論，等他到了地頭，閣下也可以公然要人，又免得我們爲難了！」

少堡主靜靜地聽着，銀姑的話才一住口，他便問道：「要他的是甚麼人？」

銀姑搖着頭，道：「我們不能說。」

少堡主「哼」地一聲，道：「誰耐煩和你們猜謎？」

他一面說，一面已然反手一抓，向着謝英傑，疾抓了出去。

少堡主所站之處，和謝英傑足有七八尺距離，他在反手一抓之際，身子並未移動，看來，那一抓是萬萬抓不中謝英傑的。

可是，就在他一抓抓出，五指伸曲之際，謝英傑只覺得一股大力，當胸湧到，身子向後，仰了一仰，緊接着，雷光石火之間，那股大力，化爲一股其強無比的吸力，就如同有一隻鐵鈎，揮了過來，鈎住了他的心口一樣，令得他身不由主，向前連衝出了三五步，再接着，胸口一緊，已被少堡主五指，當胸抓住。

與此同時，只聽得銀姑大叫道：「要是强搶，我們只有拚命！」

謝英傑胸中被人抓着，全身一點力也使不出來，還覺得心口陣陣劇痛，幾乎支持不住，他耳聽得銀姑的大叫，接着，眼前銀光一閃，銀姑當眞已經不顧一切，向前直撲了過來，在這時，又聽得鐵髯老人大叫「銀姑不可」之聲，但是緊接着，「颼」地一聲響，謝英傑只覺得自己的身子，向上直飛了起來。

由於他身子向上飛起的勢子，實在太快，是以在那一剎間，甚麼其他的聲響，都聽不到了，只見腳下銀光掣動，銀姑怕是收不住勢子，向前直衝了出去，謝英傑這才發覺，自己仍然被少堡主抓着，是少堡主抓住了他，身子向上拔了起來的。

抓住了他這麼大的一個人，剎那之間，向上拔起兩丈來高下，還可以避開銀姑勢如閃電的一撲，這份輕功之高，當眞是驚世駭俗，駭人聽聞！

謝英傑在那一剎間，心中亂到了極點，他只想到了一點，那就是自己萬萬不能承認曾到過金虎堡，不論受怎樣的拷打折磨，也不能承認，要是一承認的話，那一定性命難保！

就在他這樣想之際，少堡主的身形，已向下沉來，還未落地，便向前疾掠而去。

謝英傑除了耳際呼呼的勁風聲之外，只聽到銀姑的尖叫聲，和鐵髯老人的呼喝聲，可是他們在叫些甚麼，却一點也聽不清楚，而且，轉眼之間，他們兩人的聲音，也一點都聽不見了。

謝英傑心頭亂跳，被少堡主提着，向前掠去，也不知掠出了多遠，只聽得「砰」地一聲響，緊接着，便甚麼聲響也沒有，人也停了下來。

謝英傑勉力睜開眼來，只見身子倒在地上，少堡主就站在他的面前。

謝英傑武功也不弱，若就是這樣一跌，也不致於令得他慘嗥不已，可是少堡主在一抓一拋之際，不知道用了甚麼重手法，謝英傑人才落地，便覺得四肢百骸，一起散裂了開來一樣，全身骨節，都像是有利銼在銼動，那一陣徹心徹肺的奇痛，實在是難以忍受，他一面發出慘號聲，一面發出「呵呵」的怪聲，想要運轉眞氣，來止住這一陣劇痛，根本無氣可運，顯然是幾個要穴，已全被對方在一抓之際封住。

謝英傑痛得全身發顫，可是，他仍然咬緊了牙關，顫聲道：「你——你無端無故——這樣——」

他本來還想逞硬，罵對方幾句的，可是只掙扎得兩句話，又自慘叫了起來。

接下來的那半個時辰，謝英傑眞是難以想像，自己居然能挺得過去。

直至半個時辰之後，他身上的痛楚，才漸漸消散，可是他整個人，已被那一陣接一陣的劇痛，折磨得軟弱得像是一團棉花一樣，全身汗出如漿，痛楚雖失，他仍是不住地喘着氣。

就在那時，只聽得少堡主陰惻惻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道：「剛才我那一下分筋錯骨手，只用了一成力道，現在我加多一成力，你可要再試試？」

謝英傑一聽，眞是魂飛魄散，他剛咬緊了牙關，將剛才那半個時辰的奇痛，忍了過去，在忍的時候，還不覺得怎樣，這時，再一提起，痛定思痛，不禁更是心寒，急叫道：「別——別出手！」

少堡主冷笑道：「我早就講過，你遲早要說的，遲了說只不過多吃苦！」

謝英傑喘着氣，眞想將一切和盤托出，博個痛快了結算了，可是他一轉念間，仍然咬牙道：「我眞不知道你要我說些甚麼！」

他話才一出口，只聽得少堡主一聲冷笑，一股柔風，撲面而來，黑暗之中，彷彿像是見到，少堡主的衣袖，略展了一展，袖角先是拂向他的臉，拂上來的勁道，很是柔和，是以癢酥酥地，很是舒服。

謝英傑心中，正在奇怪，何以對方，這一次出手如此之輕，陡地想起「分筋錯骨」這門功夫，若是練到了最高境界，一出手間，能令對方全身發癢，那種痲癢之感足能令人發瘋！

謝英傑一想及此，當眞是亡魂皆冒，大叫一聲，身子向上，直躍了起來。

可是，謝英傑的身子，只蹦高了尺許，那股起自臉上的痲癢之感，已向他的全身，迅速展佈了開來，謝英傑伸手向自己的臉抓去，但是雙手却偏又軟弱無力！常言道：「痛可忍癢不可忍」，壯士英雄，就算忍受切膚，斷骨之痛，不作一下呻吟，也是常見之事，可是那一陣又一陣的痲癢之感，從骨縫之中，直鑽了出來，像是萬千虫蟻，齊在爬搔啃嚙，這種難過，却是人不能忍。

謝英傑也聽說過，昔年峨嵋雙奇，就曾以上乘的分筋錯骨之法，懲治一個黑道上窮兇極惡的淫賊，當痲癢之感發作之際，那淫賊雙手，不斷在自己的身上抓着，將自己的肉，一片一片，抓了下來，直到抓到白骨見風，臟腑外流，方始死去！

然而，這時候，謝英傑却寧願他能這樣子死去，因爲現在，他雙手軟得一動也不能動，連想將自己的肉，一片片的抓下來，都在所不能！

謝英傑雙手無力去爬搔，而那一陣一陣奇癢，却越來越甚，謝英傑的喉間，不由自主，發出一陣陣可怕之極的「呵呵」聲來，身子慢慢地蜷曲了起來。

（未完）



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凉玉‧文　盧令‧圖

四大名捕會京師（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諸葛先生派遣四名捕一齊出動，誰知追命首先遇襲負創，冷血也被誘往亂葬塚被困，鐵手趕忙赴援，無情因追命負傷而遣回四劍童相護，變得他自己獨自推動轎輪，擬前往歐陽谷，在離谷不遠的一處名叫三歇脚處，遭遇歐陽大及無刀叟冷柳平暗襲，幸無情機警，又藉轎子的特殊設備，終使歐陽大和冷柳平知難而退，不久，無情來至一小鎮，又遭獨孤威，胡非、藍彬及冷柳平伏擊，無情藉轎子機關殺死胡非及藍彬，但他也遭到冷柳平背從偷襲而受傷，無情譏他偷襲不算英雄，冷柳平也自愧，願暫袖手——

正邪難併立　生死一髮間

冷柳平話一說完，回頭大步而去，再也沒有望過轎子一眼。

獨孤威叫道：「冷兄，冷兄！」

無情道：「冷柳平是一條好漢！」

獨孤威回頭冷笑道：「三言兩語就把冷無刀激走，這點我着實也佩服得緊。」又接着道：「倒是有一事要請教。」

無情道：「你問吧。」

獨孤威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在演一齣戲?」

無情一笑道：「因爲冷柳平的聲音昨天我聽過，他改變了他的形貌，但沒有改變他的聲音。」

獨孤威恍然說道：「哦，這就很難怪了。」

忽聽一人笑道：「無情兄，你既記得冷柳平聲音，想必還記得在下聲音吧?」

無情笑道：「歐陽谷主麼?傷口無恙否?谷主的語音，在下可是永誌難忘。」

歐陽大搖着摺扇悠閑地踱了出來，在轎子右邊站定，他肩上紮着一團沾血的白布，笑道：「看來比無情兄今天所受冷兄那一刀還輕一些。」

無情苦笑道：「看來也確實如此。」

獨孤威忽然插口說道：「既然無情兄受傷……」

歐陽大接道：「我們就不該辜負天賜良機——」

獨孤威道：「所以對不住無情兄也要做一次了。」

歐陽大疾聲道：「無情兄就指教一下在下的『陰陽神扇』吧！」說着摺扇一展，竟是白底黑字的「逆我者亡」四字，平推而出。

一股無極的罡氣，竟自扇面狂飈而出，直襲轎子的右邊。

同時間，獨孤威長臂一展，霹靂一聲，長槍直戮轎子左面。

這兩股奇力一左一右，夾擊而來，就算轎子是精鋼打成的，只怕也得被夾碎！

他們逼無情出轎而不成，又懼轎子的機關暗器，所以立志要粉碎這頂轎子。

無情的轎子忽然往前衝出。

前面就是棺材店。

無情的轎子衝入棺材店。

歐陽大與獨孤威一招擊空，幾乎擊在一起，遽忙收招，反截住轎車退路。

這時轎子迎面竟衝出一個人，大喊道：「無情，你看我是誰！」

這瞬息間情勢急亂，無情催動轎車躲過歐陽大的「陰陽神扇」及獨孤威的「雷霆急槍」合擊後，甫衝入棺材店，注意力立時集中在那棺材店老板的身上。

事屢急變，棺材店老闆居然臉不改容。正在這時，隨着那一聲大喝，一個人就劈面出現了。

無情一呆，手上轎前的二十三道機關，一道也發不出去。

因爲那人正是冷血。

冷血疾衝了過來。

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刹那，無情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可是他知道，他的暗器絕不能打在自己情同手足的師弟身上。

就在他一失措間，冷血已衝入轎中。

無情伸手欲援，猛見冷血脅下多出了兩隻手。

又白又細，畸形的小手，閃電般點向無情身上兩處大穴。

發現時冷血已貼面而至，誰也不會想到在冷血的背後還附貼着一個人！

這一下任誰也避不開去，何况沒有武功的無情！

× × ×

在這急電般的刹那間，無情突地長嘯，身形冲天而出，險險躲過兩隻手。

他長空而起，半空鷂子翻身，落在一副棺材的旁邊。

他沒有搶登回轎。

因爲他離轎而出時，並沒有扭動機關，當然是因爲冷血也在其中之故。

可是他這一離轎，別人便不會再讓他有回到轎中的機會了。

既知不行，絕不拖泥帶水，這也是名家的作風。

他感覺到憤怒，他感覺到悲哀。

因爲他是一個沒有腿的人，要對付這許多如豺如狼，四肢健全的高手。

可是他絕不退縮。

× × ×

歐陽大搖着摺扇，獨孤威拖着長槍，慢條斯理的踱進來，一左一右的站在轎旁，眼眯眯的笑着，看着無情。

無情道：「土行孫?」

轎裏的人笑道：「好眼力！是我孫不恭。」說着，一人揭開珠簾，臉如土色，雙手白得像魚肚，兩綹鼠鬚，却是個侏儒。「你的轎子佈置得還不錯嘛，活像個行宮。」

無情目中殺氣一閃，欲言又止，獨孤威笑道：「若冷柳平知你已出轎，只怕一定會倒回頭與你決一死戰了。」

無情沒有腿，內力又不濟，只好依棺材而斜靠着。

歐陽大笑道：「無情兄要不要回轎，站着倒是辛苦了。」

無情冷笑，厲聲道：「土行孫！你把冷血怎麼了?」

孫不恭笑道：「怎麼了?他獨自來追我們，被我在土中冒出雙手擒住了。」

無情左脇衣襟已是一片殷紅，身子似因傷痛而微抖着。

獨孤威看在眼裏，冷笑道：「土行孫，你也太担待了罷，擒住冷血的，還有我這桿金槍哩。」

忽然一個乾啞難聽的聲音，不知從何處傳來：「還有我這一雙銅鈸，你們別獨佔鰲頭！」

話一說完，無情背後之棺材「砰逢」打開，一殭屍般的身形迅速閃出，黃光一閃，雙鈸已箍住無情雙臂。

這人尚站在棺材邊沿，身裁又瘦又高，却彎腰觸地，雙鈸打後面把無情雙臂夾得動彈不得。

冷血也是在這一夾下才中伏的。

無情雙手被制，便不能動暗器，况又無雙腿，功力又不高，絲毫動彈不得。

無情目眦盡裂，怒聲叱喝道：「司馬荒墳——」

歐陽大緩步而前，搖着摺扇笑道：「無情兄，你可死而瞑目矣，這次你驚動的，有苗疆冷柳平，十二連環塢的司馬先生，常山九幽神君的二位高足孫兄和獨孤老弟，還有我這小小的歐陽谷主，吾兄可謂勞師動衆了……哈……哈哈哈……」

獨孤威也挑起金槍，一步一步向無情走過去，一面笑道：「武林四大名捕……嘖嘖……現在追命只怕已死於杜蓮之手，而你又——」

土行孫在轎車裏一扳，抓住冷血往地上一摔道：「還有這一位冷血老弟，我們既已用你逼出無情，你的死期也該到了。」說着五指箕張，其硬如鋼直扣下去。

冷血眼睛雖然睜大，可是似穴道被封，全不能動。

無情受制於司馬荒墳，更加不必想移動分毫了。

冷血的眼睛睜得很大，却絲毫不見害怕。

土行孫那一抓使到一半，看見冷血這個樣子，反而奇怪起來了，於是問道：「你不怕死?」

冷血仍是望着土行孫的身後，土行孫一凜，回身望去，忽然一人如狂飈衝近，在土行孫還沒有來得及有任何行動前已抱起了他，用力一扔！

土行孫短小身子直衝了出去，撞向獨孤威。

獨孤威怒叱接住，一大一小兩道身軀，竟被撞出七八步！同時間那人已衝了過去，衝向司馬荒墳！急變遽來，司馬荒墳只好抽鈸回身，應付來敵！

歐陽大摺扇一揚，已迎擊那人。

那人衝向司馬荒墳，半途却一折，一脚踩在棺材的另一端上。

這一脚力道極爲沉重，棺材被踢得一爿翹起，司馬荒墳人正回身，不料脚下一斜，竟失足跌落棺材裏。

那人出手如電，已把棺材蓋蓋住。

歐陽大摺扇已點向那人。

正在這時，精光一閃，直奪歐陽大。

一柄利刃！

發暗器的人當然是無情！

歐陽大摺扇一闔，一拍而退，才擊飛那人一闔上棺蓋，一拳就打下去。

木盾堅實的一具上好的棺材蓋，竟給他一拳打了個大洞，那人的手已像鋼箍一般扣住司馬荒墳的咽喉！

司馬荒墳武功本來極高，但一上來就在倉促間失足，跌落棺中無法施展，待要衝出時棺蓋已落了下來，正圖掙扎時，棺木碎裂，木屑刺得一口一臉都是，血漬斑斑，咽喉已被人捏住，縱是一身武功，也不得施展。

獨孤威怒吼，摔開土行孫，正待衝過來，忽然心中一凜，停下步來，回槍橫持，因爲一個少年已緩緩的站了起來，冷冷的盯着他。

這人便是冷血，他手上已沒有劍，却抓住一柄適才無情打向歐陽大的長刄，盯着獨孤威的喉嚨。

獨孤威彷彿感覺得到自己喉頭的皮膚已冒起了疙瘩。

無情冷冷的盯着歐陽大，歐陽大站離無情十步之遙，也不敢造次。

然後只聽無情靜靜地道：「二師弟，多虧了你。」

那人正是鐵手，武林四大名捕之二，鐵手無敵，內力深厚的鐵手。

也正是那棺材店的老闆。

他的手仍握着司馬荒墳的咽喉，笑道：「我只是等待最好的時機而已。」他望着無情左脅的傷處。

無情淡淡地道：「我知道。我們都不怪你。我的傷，不礙事。你放心。」

鐵手這待機而發，乃把握得千鈞一髮，却是天衣無縫；先擲出土行孫，撞開獨孤威，使他長槍無法觸及無情，又引開了歐陽大，以棺材制住司馬荒墳，使無情能够及時對付歐陽大，而居然在閃電般的光景內，還解了冷血的穴道，以阻獨孤威等人的反擊。

這幾下動作，一氣呵成，而且無瑕可擊。

現下無情與歐陽大對峙着，鐵手控制住司馬荒墳，冷血盯住了獨孤威，土行孫被獨孤威摔到棺材店的一個角落裏去。

歐陽大眼睛仍然注視着無情，却道：「是鐵手？」

鐵手笑道：「正是。」

歐陽大道：「好武功。」

鐵手道：「不敢。不過只要你一出手，我就可以保證你一點。」

歐陽大道：「哪一點。」

鐵手道：「你一出手，司馬荒墳便是死人。」

歐陽大鐵青着臉，道：「哦？」

鐵手笑道：「我本也不想司馬先生死，我想逮他歸案。可是，你一出手，我就得相助無情大師兄，我不能由你去對付受傷的大師兄。所以，司馬先生那時只好認命了。」

歐陽大的臉色變了數次，始終沒有出手。

歐陽大確實看出了無情的傷口正在流血，若要攻殺無情，這便是絕妙時機，何況無情已離轎。

可是鐵手在短短幾句話間，便把一個燙手山芋扔了給他：他要是出手，等於先殺了司馬荒墳，而能不能一擧而搏殺無情，還是個未知數。

歐陽大沒有出手，獨孤威也沒有先出手。

無情淡淡笑道：「二師弟，你的易容術又精進不少了；我居然要把你認作是敵人。」

鐵手笑道：「也許我天生就比較適合開棺材店吧。」說着又向司馬荒墳笑了笑。司馬荒墳氣炸了臉，却不敢動彈。他一生專在死人的東西如幡旗，荒墳，棺材中給敵手猝然一擊，而今却給鐵手以彼制彼，制於棺材之中，絲毫不能動彈，心中也不知是什麼滋味。

冷血盯着獨孤威冷冷地道：「除了薛孤悲，武勝東，武勝西，關老爺子，張虛傲，莫三給給，西門公子七人已歿外，你們剩下的六個人就是：獨孤威，土行孫，歐陽谷主，司馬荒墳，冷柳平，以及杜蓮了？」

獨孤威給他盯了一會，臉色通紫，怒道：「你問什麼？你是迫供？你憑什麼要我告訴你？」

冷血道：「在十里荒墳你暗算的一槍，可惜沒刺準！」

獨孤威目光收縮，道：「今天我眼力較好，昨晚我看不太清楚。」

冷血道：「對，今天誰也可以看得準一些，也看得公平一些。」

兩人說着說着，槍尖與刀尖都抬了起來。

忽然「砰」地一聲，棺材飛起！

鐵手唬了一跳，地上忽然冒出一雙手，閃電般扣向自己雙踝！

鐵手只有躍起，棺材已斜飛而出！

棺材未到地，司馬荒墳已跳了出來，狂吼一聲，亮起雙鈸，直砸鐵手的左右太陽穴！

× × ×

棺材當然不會自動飛起來，再說司馬荒墳也沒這種功力。

棺材是被人自地上冒出來，一頭頂飛的。

冒出來的人當然是土行孫孫不恭。

他冒出來當然不止頭而已，還有一雙手。手就抓向鐵手。

冷血就是被他這一抓而受制的。

可是棺材飛起時，鐵手心中一驚，也一亮。他後悔不該忘了土行孫。

他雖捉出土行孫，但未及時封他穴道，土行孫在九幽老鬼的座下，坐第一交椅，身份地位尚在獨孤威之上，怎會一無所長呢。

其實土行孫也並沒有什麼特殊功力，也許只有一點，他就像穿山甲一般，可以遁土，也可以破土而出的。

獨孤威一推開他時，他就從棺材店的一角土地竄了進去，再頂飛棺材，突襲鐵手！

可幸鐵手及時醒起，也及時躍開。

可是司馬荒墳也被救走了。

× × ×

就在土行孫破土而出的刹那間，無情忽然雙手一揚，十七、八點烏光向歐陽大射到。

歐陽大一凜，拍，熙，碰，擋，把暗器砸飛，無情却雙手往她一拍，直掠入轎中。

歐陽大待要阻止，已經遲了。

這時有兩件事情正同時發生：一個女子正出現店門，司馬荒墳正攻向鐵手。

猛聽歐陽大一聲暴喝：「統統給我住手！」

這一聲叱喝之後，全店都靜下來。

只聽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唷，怎麼姑娘我一來，大家就這麼客氣呢？」

鐵手，無情，冷血轉頭望去，臉色都變了。

這女子右手執一朵蓮花形狀可軟可硬的兵器，左手却扶着一個不省人事的中年漢子。

鐵手怒道：「妳就是毒蓮花杜蓮？」

杜蓮笑道：「正是姑娘。」

冷血道：「妳把追命怎麼了？」

杜蓮笑道：「那就要看你怎麼了？」

歐陽大哈哈大笑道：「杜香主，幹得好，幹得好！」

遂又回頭向諸人道：「好！追命的性命就在我們手中。你們要救他，今天晚上到敝谷去，『無渡潭』處便可見到。過了今晚，可難保死活。」

說着大步而走出店去。杜蓮嬌笑一聲，示威似的環場一顧，也跟着去了。司馬荒墳，土行孫，獨孤威等一怔，也悻悻然尾隨而去。

冷血眉一揚，手一緊，正待追出，鐵手一閃身，已挽住冷血，小聲說道：「不可。」

× × ×

歐陽大走出店外，司馬荒墳等已追上，杜蓮不解道：「我說呀大當家的，現在局勢是以六對三，以二對一，況且他們有人在我們手上作活靶子，幹嗎不打這一仗呢。」

歐陽大搖頭笑笑。

司馬荒墳頓足怒道：「歐陽當家的，今日你一定要跟我講個明白，爲何不把握時機宰了他們？」

歐陽大一面前行，一面道：「在情勢上我們雖佔盡優勢，但你可有把握打勝鐵手？」

司馬荒墳呆了一呆，道：「單打獨鬥，很是難說；但加上孫老大，是可以把那兔崽子殺了。」

歐陽大道：「好。就算你和孫老大對付鐵手。獨孤老二對付冷血，而我和杜娘子未必就一定能攻得入無情那頂轎子。」

獨孤威道：「有道理是有道理，但也不能放棄這勝利的時機啊！我們至少有六七成勝算啊！」

土行孫忽然接道：「我看歐陽當家並非放棄時機，而是要製造更大的時機。」

獨孤威道：「哦？」

歐陽大笑道：「不錯。孫老大深知我心。」回首向獨孤威等道：「莫忘了追命乃在我們手中，他們今晚一定來救，事急倉促，他們三人必全力以赴，且不及約請高手，只要他們來的是三個人，」歐陽大臉色陰森地笑了笑，接道：「單憑歐陽谷的機關行陣，就可以送掉他們兩條命。這是十成勝算的打法，難道你們捨十成而取七成？」

司馬荒墳不吭聲。孫不恭忽然道：「若是諸葛先生今夜趕來怎麼辦？」

歐陽大搖首笑道：「頭兒祇怕已發動了，諸葛先生現在是插翅難飛。」

獨孤威道：「那歐陽谷的機關是不是如你所說那般厲害？」

土行孫冷笑道：「這點大可放心。」

司馬荒墳沒好氣的道：「爲什麼？」

土行孫道：「因爲歐陽谷本就是頭兒準備的退路，機關設計等都是由頭兒與家師親手佈置的。」

土行孫這麼一說，司馬荒墳等都靜下來。

頭兒的武功才智，驚世駭俗，自不必說；九幽神君的五行陣勢造詣，更是高絕。司馬荒墳等彷彿已眼見到無情，冷血，鐵手等在機關中哀號，呼救……

× × ×

棺材店之外已經展示了一個入暮的天色，彩霞凌亂交爻，昏鴉四飛，歐陽大等人的身影漸次而遠，冷血道：「爲什麼不追？」在暮色中聽來，他的聲音又困乏又疲憊。

鐵手失聲道：「你受傷了？」

冷血道：「他們把我當作餌，以迫大師兄出轎；他們認定我和大師兄都逃不掉，所以也沒難爲我。不過穴道被封了一夜，精神較困頓。」

無情道：「沒有受傷就好了。現在追命在他們手上，我們這一拚，無論如何，只怕三師弟先遭殃。」

冷血道：「可是你已受傷了，我體力也受損耗，而我們得要赴歐陽谷，你知道歐陽谷又叫做什麼？」

無情道：「勾魂谷。」

冷血道：「遠在我們崛起之前，千里神鷹，廣州名捕，軒轅天風，是怎麼死的，你還記得嗎？」

無情道：「軒轅老前輩爲了追緝一朝廷叛賊，誤觸機關而身死的。」

冷血道：「他死在那裏？」

無情道：「就在歐陽谷。」

冷血道：「我們在那兒救三師兄，長途跋涉，勞累不堪，豈不等於送死？」

無情道：「誰說我們要在那兒才動手的？」

鐵手接道：「不錯。剛才馬上追去，必與歐陽大等直接交手，恐殃及追命。可是現在——」

冷血動容道：「現在暗中追去，再伺機下手——」

鐵手笑道：「縱下不了手，至少也可以尾隨彼等通過機關重地，有個詳細的了然。」

冷血道：「那事不宜遲，必須現在追蹤。」

鐵手道：「可是大師兄不便跟去，只好接應我們了。」

無情垂目看了看自己的腳，道：「我當然不能跟去，那我們就一路上以標記聯絡。」

鐵手一拱手道：「好，我們這就去，大師兄保重！」

× × ×

離歐陽谷二十二里遠，歐陽大等人經過一陣奔馳之後，略作歇腳，「毒蓮花」杜蓮忽道：「歐陽谷主，你想把追命困在那裏？」

一「陰陽神扇」歐陽大笑道：「無渡潭。只有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超度他們的陰魂。」

杜蓮道：「你說無情他們會不會一定來援呢？」

歐陽大道：「這干自命道義之士，絕不會丟追命的性命不顧的。」

杜蓮道：「既然無情鐵手冷血一定赴約，那追命倒不一定是活着的了。」

歐陽大道：「妳是說——」

杜蓮鐵青着臉色道：「下手殺之，以絕後患。」

歐陽大道：「不行。」

杜蓮道：「爲什麼？」

歐陽大道：「如果追命是死人的話，無情等也非庸手，發現那只不過是一具屍體，只怕不會捨命渡潭。」

土行孫接道：「況且，只怕現在我們對追命一動，跟蹤的人，便會跟我們拚命了。」

獨孤威一怔道：「跟蹤的人？」

土行孫道：「不錯。無情，鐵手，冷血等之中一定有一兩個人，跟了過來。」

獨孤威道：「爲何我聽不見。」

土行孫道：「他們的輕功很高，我也聽不見。」

隨後又接道：「但我猜得出。」

司馬荒墳冷哼道：「如果要殺，毋論是誰，也救他不來。」說着姆食二指凌空扣了扣！

杜蓮道：「不錯，司馬兄的『三丈凌空鎖喉指』，鐵手等再快阻攔也沒有用。問題在要不要殺。」

土行孫忽道：「只要一擊能殺，殺了追命，少了一個人，激出了埋伏後，再予搏殺，那也是上策。」

司馬荒墳斜睨着歐陽大道：「那還免得動用歐陽谷的機關重地。」

歐陽大苦笑道：「也好，如果我再不贊同，只怕諸位會以爲我有貳心了。」

土行孫淡淡地道：「歐陽谷主言重了。頭兒視谷主如左右臂，並負責與我們聯系，我們怎敢懷疑谷主呢？」說着向司馬荒墳一點頭。

司馬荒墳十指即刻發出如折裂乾柴般的異聲，正在這時，一人迅若蒼鷹，急勁而落，却點地無聲，凜然而立。獨孤威手一震，槍端翹起，土行孫却疾道：「不可，是冷兄！」

冷柳平淡淡一笑，獨孤威慍道：「好啦，冷無刀，適才我們在棺材店裏拚個死活，你却英雄得很，飄然離開，走得倒灑脫啊。」

剛才棺材店裏的一役，如果歐陽大這一方，除了土行孫，司馬荒墳，獨孤威，杜蓮，還多加一個冷柳平的話，那至少有九成九的勝算，歐陽大他們早就發動了。

可是冷柳平却被無情用話激走了。

冷柳平淡淡笑道：「某家這次來，是向諸位道個歉，請各位息怒的。」

「無刀叟」冷柳平性格僻戾，刀法已登峯造極，極少禮下於人，而今公然道歉，獨孤威也有些訕訕然，不好迫人太甚，杜蓮笑道：「冷兄又何必多禮，不以多敵少，本是英豪之概，倒令我們慚愧了。」語鋒仍帶譏嘲之意，冷柳平以性格孤僻燥烈著名，但仍毫不動氣，靜靜地道：「我還要向諸位借一個人。」

歐陽大覺得有些蹊蹺，於是問道：「借人？」

冷柳平孤寂的臉上居然笑了：「借了，我還有命在，則一定還你。」

土行孫奇道：「借誰？」

冷柳平遙指道：「他。」

土行孫，歐陽大轉首望去，背後暮色蒼茫，烏雲一片，沉寂無人，哪有人影？

猛地急風遽起，冷柳平飛掠而起，手中寒芒一閃，雙手一推，右打獨孤威，左攻杜蓮。

杜蓮不及提毒蓮花相抗，左掌急起，豈料冷柳平一掌三招，一招三式，一式三變，等於一連發了廿七招，杜蓮接得廿七招，已迫退七步。

冷柳平右手寒芒直奪獨孤威咽喉，獨孤威槍長，不及招架，猛一低頭，冷柳平一提脚踢飛他背上的追命。

司馬荒墳臉色大變，叱道：「冷無刀，你找死！」「三丈凌空鎖喉指」捏出，兩道尖銳的風聲夾向冷柳平的咽喉。

冷柳平一刀削去，獨孤威低頭避過，冷柳平飛腿踢人，左手仍迫退了杜蓮，只不過剎那間的事，同時間，手中寒芒大盛，離手飛出。

寒芒截向指風！

苗疆第一快刀對三丈凌空鎖喉指！

冷柳平手一抬，已接住追命，「波波」二聲，指風被切斷，寒芒也被激飛，冷柳平長空掠起，避過歐陽大一扇，半空已收回寒芒，飛奔而去。

土行孫大喝，閃電抓向冷柳平雙腿！

冷柳平忽然大呼：「追命的命，你們不要？」

八個字一出，驀然一棵槐樹上，飛出一個人，兩隻鐵拳，直捶向土行孫的兩隻手腕！

土行孫只好縮手。他的手忽然抓到了那人的胸前。

那人招式一變，雙拳已擂向土行孫雙脇。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土行孫不想拚命，只好急退。

那人返身就跑！

歐陽大怒叱，半空而起，摺扇點向那人太陽穴！

倏地斜裏冷光一閃，直奪自己咽喉。

歐陽大顧不得傷人，摺扇一迴一張，「嗤」地一聲，劍刺在扇上！

劍居然未能透扇而過！

但歐陽大也被迫退了下來。

這使劍的人也回頭就跑。

杜蓮和獨孤威兩人一聲大喝：「着！」「打！」

杜蓮手中的毒蓮花，噴出藍芒數十點，獨孤威長槍打出。

只見兩人身法一陣急變，仍快若飛鳥，瞬間不見。

×　×　×

司馬荒墳等再想追，已然無及。

歐陽大臉色漲得豬紅，恨聲道：「冷——柳——平——這叛徒！」

獨孤威望向冷柳平消失的方向，喃喃地道：「原來冷無刀已投靠了諸葛先生——

——他們是同一夥的！」

土行孫蹙眉道：「不可能的。他們看來也不像。」

杜蓮道：「究竟後來出現的兩人是誰？武功好高啊。」

歐陽大瞪了她一眼，道：「第一人身法雖快，我還是認得出來，他是鐵手。」

獨孤威道：「第二個人我也看得仔細，是冷血！」

杜蓮走過去，把自己所發的暗器一一收拾起來，沉思了一會兒，抬頭道：「我們追去。」

歐陽大道：「追得到嗎？」

杜蓮道：「適才我一共發出廿三件暗器，其中有一件是中途自動爆開，射出三件小暗器，故眞正數目是廿六件暗器。」

然後她抬了抬在手掌中細如牛毛的暗器，接道：「現在地上只有廿五件暗器，那三件絕小的暗器，少了一件。剛才暗器是打向鐵手的，鐵手只用身法閃躲，並沒有接。」

土行孫道：「妳的意思是說，鐵手已中了妳的暗器了？」

司馬荒墳道：「就算他是中了，這麼小的暗器，只怕對他來說……」

杜蓮臉色一沉，冷冷地道：「司馬先生，你可知道。『黃沙鏢局』一家四十二口是怎麼死的？」

司馬荒墳給她一瞟，心中倒是有些不自在，强笑道，「敢問？」

杜蓮拈出左手掌心一根細小的針，冷峻地道：「我用這樣的一根針，扔進了他們的水井之中，他們就這樣了，」然後用手指屈起來屈伸成一個「四」，一個「二」字，接道：「四十二條件命。」

司馬荒墳生平嗜殺好鬥，看到杜蓮的神色陰霾，也不禁心中暗驚，只聽杜蓮續道：「我殺他們，因爲黃河鏢局局主黃七海曾經說過：杜蓮的毒蓮花我才不怕！」

杜蓮開始的一番話乃是證實她手中暗器之毒，上面的一句話倒是針對司馬荒墳而發了。

歐陽大忙笑道：「幸得杜姑娘發射的暗器，我們追鐵手去吧。」

獨孤威冷笑道：「不錯。」

然後慢條斯理的把槍倒拖回來，施施然的道：「他們走不遠的。」只見雪亮的槍尖，沾有血珠。

土行孫道：「你刺向誰。」

獨孤威道：「冷血。」

×　×　×

冷血。

鐵手一面急馳，一面看着冷血，猛地停下來，扶住冷血急道：「你受傷了？」

冷血道：「沒有哇。」

鐵手詫異道：「那你身上的血？」

冷血笑道：「我前晚在追捕司馬荒墳時，曾領教過獨孤威的長槍。」

說着自懷裏掏出一口破了的布包，布上都沾滿了血，一面道：「我剛才捏破了布袋，在他槍尖上洒了點血，豬血。」

鐵手不禁莞爾道：「也難爲你有這份閑心。」

冷血分辯道：「倒不是閑心。我要他們以爲我們受傷，全力追捕我們，我們就帶他們兜圈子，一面找冷柳平，這樣在後頭的大師兄才不會獨自遇上這批煞星。」

停了停，目中殺氣突熾，接道：「況且，他們一旦以爲我們受傷，戒備必弛，我們便可趁機弑之。」

鐵手深深地向冷血注視了一會，大笑道：「四師弟，你心智都進步得一日千里，爲兄愧不能及。」

冷血正想否認，忽然全身一僵，向鐵手道：「你中了毒蓮花的暗器了。」

鐵手回目望向自己的左臂腕骨處，正插了一枚綠湖碧水色的小針，只見他勁運注臂，細針立時震出，落於道旁，道旁的草竟枯黃了一小半。鐵手咋舌道：「好毒的暗器。」

冷血疑惑地道：「究竟你有無中毒的現象？」

鐵手大笑，手指雙臂，笑道：「四師弟，你知道我外號叫做什麼來着？」

冷血也不禁笑道：「雙臂如鐵，無毒能侵，斷金碎玉，是爲鐵手。」

鐵手傲然道：「她的暗器射在我手上，再毒十倍，也不濟事——」聲音一轉，嘆道：「這暗器——幸虧也只是射在我手上，要是——」

冷血道：「要是暗器射向我，只怕我現在已是死人了，我又沒有二師兄您的鐵手。」

鐵手笑道：「要是獨孤威那一槍是刺向我，我又沒有應付他霸王槍的經驗——只怕遭遇也不會比你捱毒蓮花的暗器好上多少！」

說着身形一動，道：「我們還是繼續奔馳吧，歐陽大等要追上來了。」

冷血力追而去，一面道：「二師兄，你說冷柳平救三師兄，是什麼用意？」

鐵手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據我所知，三師弟和冷柳平素無接觸，這次救他，未必懷好意。」

冷血道：「現在也不知在何處找冷柳平了！」

鐵手道：「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三師弟落在冷柳平手上，至少會比留在歐陽大等人手上來得好。」

冷血道：「可惜我們不知道冷柳平目的爲何？」

鐵手道：「冷柳平還曾暗狙大師兄，傷了大師兄哩！」

冷血道：「看來冷柳平必不會倒回頭走，遇上大師兄的，我們這邊追去，可能是冷柳平的路向，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追我們的人，會遇上大師兄。」

鐵手喃喃地道：「大師兄才智雙絕，機警敏捷，只是身體不好，雙腿已殘，不免會喫上許多暗虧。」

×　×　×

不但無情是才智雙絕的高手，就算鐵手和冷血，又差得了多少。

只是，這次他們猜錯了，而且錯得厲害。

他們全力奔馳，追了很久，却依然追不到冷柳平的踪影，等他們發覺到不對勁時——

冷柳平已截上了無情。

無情倏地一聲暴喝：「什麼人？」

他在轎中，兩隻手已扣住轎內二十四道機鈕，隨時手勁一催，暗器立發，三十

步之內，連一隻蒼蠅也休想飛得過。

他之所以這麼緊張，是因爲知道來者必然是個高手。

他一路上追踪鐵手與冷血留下的暗記，到了這松林間，就聽到松林有一陣急速的脚步聲，下足很輕，奔馳得很快。

無情一聽到這步聲，轎子立即就停了，而來人也立即發覺了，完全沒有了一點聲息。

接着下來，便是數十丈外樹梢微微一响，再跟着下來，是七，八丈外的松枝輕輕一幌——

無情再也不能讓來人繼續迫近，但他不想濫殺無辜。

他的暗器一發出去，連他自己也沒有能力控制生死。

對方能接得下來，則是他死，對方如接不下來，他也挽救無及。

他的暗器之所以稱絕江湖，與他這種一擊無還的胆力與氣魄不無關係。

於是他大聲喝問。

× × ×

只聽東南邊十八步開外的一株老松上有人道：「好耳力。」聲音平板，不帶絲毫情感。

無情目光收縮，道：「冷柳平。」

一人飄然而下，落下無聲，目光如兩片寒芒，盯着鐵黑色的轎子道：「我給你送禮來了。」

無情道：「哦？」

冷柳平猛地一聲暴喝：「給你！」「砰」一掌拍在松樹幹上，樹幹大幌，一人高空落下，跌在轎子旁！

這人穴道被封，而且身受數傷，這一跌下，更痛得入心入脾，但仍咬緊牙關，不吭一聲。

只聽轎子裏的人抖索一聲，似受了不小的震驚，好一會才傳來無情的聲音，聽來彷彿很鎮定：「三師弟。」

地上的追命，强笑了笑，道：「大師兄。」

轎子裏良久沒有聲音，好一會才道：「是我害了你。」

追命笑道：「怎麼見得？」

無情道：「我本不該使你獨自回去，也不該讓冷血獨自追敵，結果，你們都受苦了。」

追命大笑，傷口迸裂，但臉不改容：「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語音一震，道：「大師兄，個人死生有何足道，記住，二師兄，四師弟，以及京城裏無數性命，王城蒼生，那我就安心了。」

言下之意，是要無情不要爲了他，而接受冷柳平的無理威脅。

無情沉默良久，舒了一口氣，平靜地道：「我曉得。」

又隔了須臾，沒有人說話。

然後無情道：「冷兄。」

冷柳平冷冷地道：「不敢。」

無情道：「敢問冷兄——」

冷柳平截道：「我救追命出來，別無所求，只求你出轎來，我們決一死戰。」

無情一陣錯愕，道：「這——」

冷柳平一哂道：「別以爲我冷柳平是忘恩負義，貪生怕死之輩！」他漲紅了臉，青筋凸露，好不容易才道：「昨天在三歇脚中一役，承蒙手下留情，又不戮穿，某家心領就是。」

——清晨，小鎮中，棺材店前，跛子與肥漢的糾纏。

——跛子就是冷柳平，肥漢就是獨孤威。

——他們驟然發動，還有藍彬與胡非兩人。

——胡非還沒有衝近轎子，關刀還未斫下，便死了。

——藍彬發出了暗器，衝入了轎子，還是一樣死。

——可是無情冲天而起時，冷柳平就發動了。

——無情雖發出暗器震開寒芒，但仍爲寒芒所傷。

而這一段經歷，在冷柳平來說，不單一點也不得意，而且是恥辱；平生最見不得人的一件事。

他生性薄涼，只因他幼年全家在苗疆遭弒，仇人見他稟賦好，抓他回寨，給以各種虐待，他艱苦求生，暗自苦練絕技，一面以忠誠與血汗，換得仇家信任，得以生存。

等到他長大了，武功練成了，他殺盡仇人的親友，然後把仇人遠追八百里，趕到大漠之中，在親死朋喪的絕境，活生生在沙漠中渴死。

冷柳平眼見仇家咽了最後一口氣，才割其頭顱，回到苗疆，獨行獨往，殺人如痲。

到最後遇到苗疆「七澤死神」霍桐的迫害，冷柳平刀法造詣不及之，遠入中原，遇頭兒，答應一切條件，換得「無刀一擊」的絕技，大敗霍桐，揚威七海。

——可是他深深記得，昨日午陽下，他扮作痲子，歐陽大扮作賣燒餅的，在「三歇脚」中，對無情施突襲！

——他不信破不了轎子，於是伸手要扳，不料雙箭急至令他沒有躲避的餘地。

——一根飛箭給歐陽大接去，但另一根，他根本接不住，只好用鐵環砸開！

——以箭之勁道，他又倉促迴環，斷斷格不開强矢，不料一格之下箭即落地。

——這一箭也等於是說，轎中的無情只用了前力，潛力却是免去不用，所以箭到半途，才沒有力，就算射中了人，也只傷不死。

——也就是說，無情根本上無意要殺他。

——而他却兩度暗傷無情，而且在無情饒了他一命後，還殺傷了無情，而無情始終還沒有揭破他這件事。

——無情眞的無情？

——他不知道，可是他寧死也不願意作一縮頭烏龜的冷柳平！

× × ×

無情目中已有了笑意，乾咳一聲，道：「冷兄——」

冷柳平截斷道：「我受過頭兒恩，得過他眞傳，絕不能做出對不起他的事。」

無情沉聲道：「我明白。」

冷柳平道：「所以我仍要與你決一死戰。」

無情雙手往地上一按，已自轎子飄出

，坐在松針密佈的地上，說道：「我出來了。」

冷柳平看着無情只能坐不能站的身軀，道：「我知道這並不公平，你原本就與轎子結在一起，我要你出來後才決一死戰，因爲我知道，你若坐在轎子中，我沒有一成勝算！」

無情道：「轎子是外物，我覺得很公平，除非你看不起我這個廢了腿的人。」

冷柳平目中已流露出崇敬之色：「我點追命兄的穴道，是因爲不想讓他參加這個戰團，讓我分心，也讓你分心。」

名家較量時，如果身邊有牽掛的人，總是件易分心的事！

因爲如果自己有敗跡，牽掛者必會加入戰團，令對方不利，又或者牽掛者加入戰團而遇危，更使自己應戰時不能專心。

何況追命還受了傷。

無情點點頭道：「我了解。」

冷柳平慢慢向後退了兩步，松針落下來，忽然，松針越落越多，冷柳平衣襟鼓起。

無情垂目，一直在看着地上的枯松針，彷彿有隻螞蟻伏在那邊似的，他似乎不肯移開目光。

冷柳平緩緩伸手向後，取出鐵環，動作緩慢，堅定，有力，而無瑕可襲：「人說無情四絕，一絕是當年魯班座下首席大弟子傳人魯稚子後代製的轎子，一絕是暗器，另一絕是輕功，還有一絕是智力，我現在就來領教你的後三絕。」

無情仍是望着地下，聲音出奇的凝重，緩滯：「人說苗疆使刀最老練辛辣者，要算是『七澤死神』霍桐，可是霍桐敗在你『無刀一擊』之下，人說苗疆刀法最快，而且沒有破綻，無堅不摧者，要算『一刀千里』莫三給給，但莫三給給對你的『無刀一擊』也心悅誠服——」

無情望着地上的枯萎松針，還用手去撩撥，彷彿眞有些事物在上面似的：「老實說，要擊破你『無刀一擊』，我絲毫沒有把握，也因此，我的心情——你知道我的心情是怎樣嗎？」

冷柳平道：「怎樣？」

無情的聲音平靜得連一絲波動也沒有：「興奮！」

冷柳平目光收縮，一字一句地道：「廿五年來，你是第一個在與我比鬥之前，還感到興奮的。」

無情道：「武藝是我們的事業，如果在一場盛大的比鬥前而沒有興奮與喜悅，那不能算是會武藝的人。」

停了一停，眼中有笑意，接又道：「何況是對你，一位介於暗器與刀法的大行家。」

冷柳平忽道：「若此戰我倆不死，我交你這個朋友。」語音一頓，有說不盡的落寞：「我一生中，還沒眞正的朋友。」

無情黯然道：「只可惜我們一出手，都無法控制對方的死活。」

冷柳平忽然道：「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無情道：「請說。」

冷柳平道：「等我告訴完那句話，我們就動手，否則只怕我們已不能動手。」

——他們兩人已開始惺惺相惜，再不動手，只怕動不了手了。

——但他們各事其主，立場不同，正邪必分，是非交手不可的。

——只是一旦交手，他們之中，只怕只有一人能活了。

山風吹來，松針落得更密。

山崖在冷柳平身後三十餘丈，山風自那兒急送。

山的那邊不知是甚麼地方？

× × ×

冷柳平大聲道：「不管你是生是死，追命一定是活的。」

——如果他能殺了無情，也可以回去交差，無愧以對「頭兒」了。

——他說出來，是消除無情的後顧之憂，以全力一搏的。

——無情當然知道。

——那是冷柳平最後一句話了。

無情大聲道：「謝！」

這也是無情最後一句話。

「謝」字一出，無情已比冷柳平先一步發動攻勢。

——雖然非戰不可，可是這「謝」字，仍如鯁骨在喉，不得不說。

——可是他沒有把握接得下「無刀一擊」，他只好搶攻。

——搶攻，把握所有的機會，以致對方無反攻之能！

× × ×

冷柳平無堅不摧的寒芒正待發出，無情的暗器却已到了。

松針。

枯萎的松針激射，漫天花雨，直刺冷柳平。

冷柳平身子斜飛而起，松針落空！

松針落下，十三點精光已向冷柳平打到。

冷柳平急退，一退便是丈餘遠。

無情掠起，白鳥一般追去，左手一伸，一道白光，直打冷柳平胸懷。

冷柳平猛一吸氣，刀已及襟，但冷柳平胸腹一收，刀尖貼着冷柳平的胸際，而冷柳平已開始倒飛。

這一倒飛，足足退了十餘丈，才站穩，無情一聲大喝，「椎！」手中一綫細鍊，鍊端一記流星槌，直射過來！

冷柳平「鷂子翻身」，寒光一閃，切斷白鍊，正欲進擊，穿又「颼颼」數聲，八枚鐵蒺藜飛到。

冷柳平只好再退。

無情身形一起一落，又貼了近去。

這次，冷柳平不等無情出手，便已身退。

他一面身退，一面蓄勢發出寒芒。

只要他寒芒一出，便可以反守爲攻了，暫時的退却在一位暗器高手來說，算得了甚麼呢。

退却本來是算不了甚麼。

可是他退到一半，忽覺脚踏一空，重心頓失，往後跌去！

× × ×

松林外邊是山崖。

這塊松林地只不過在半山腰，可是從這兒落下去，還是會粉身碎骨的。

無情打從一開始就搶得攻勢，而冷柳平一開始就在退。……

（下期續完）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圈套（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嘯林陪董桂芬往看戲，在戲園中，他和方君前被人施了一招調虎離山計，致董桂芬被人架走，對方聲言要董更生在天亮前往宋教仁公園談條件，岳嘯林職責所在決定力任其艱，他要方君前暫勿告知董更生，由他單獨前往赴約、探詢對方目的後再作計較。在離約晤時間早了三個鐘頭，岳嘯林已來到公園，他剛抵達不久，對方便在他身後的一尊銅像後向他打招呼，岳嘯林向他詢問綁架目的，對力聲稱要砸董更生招牌，要他承認殺死樊積雨，岳嘯林責對力不能用此不正當手段，詎話甫完，面前突有四人出現——

迭生兇殺案

岳嘯林前來赴約，壓根兒就沒有偷機取巧，所以他老老實實地坐在銅像前，現在，當他發現四條黑影向他壓過來時，他再也不能老實了。

但他依然沒有動，不過，他已作出準備姿勢。

四個對手的行進方式就可以看出來是準備攻擊的，但他們在相距岳嘯林三，四步的地方停了下來，似在等待另一道命令。

「岳嘯林！」一直隱藏在暗處的那人突然喊了一聲。

「幹甚麼？」

「請你回答一個問題，你爲什麼老是在袒護董更生？」

「因爲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發現董更生殺害樊積雨的憑據。」

「你到上海才幾天？你會比我們知道更多嗎？」

「老兄！你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你說吧！要我怎麼辦？」

「你是聰明人，應該知道怎麼辦。」

「教我相信董更生是主使人，教我去逼他交出兇手，對不對？」

疊陷圈套中

「不錯。」

「辦不到。」岳嘯林回答得斬釘截鐵。

「爲什麼？」

「董更生會一脚把我踢到黃浦江裏去。他沒有那樣好說話。」

「哈哈……」那人一聲乾笑。「原來你是一頭紙老虎。」

「我根本就不是老虎。」

「那麼，你是什麼？」

「我是人。」

「你不是人！」那人突然沉聲詈罵：「你是狗，你是董更生的走狗！樊積雨有你這種親戚，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邪楣！」

岳嘯林絲毫沒有動怒，對方絕不是粗魯的人，如此詈罵一定有他的用意。

「岳嘯林，我罵你，你無動於衷嗎？」

「是的。」

「那麼，你不但是一條走狗，還是一條不會咬人的走狗，也許還不會吠叫。」

「老兄！你罵完了嗎？」

「罵你簡直是白耗精神。」

「那麼，就作一點有益的會談吧！男人大丈夫，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硬來硬去，犯不着來這套小人之計。如果我是你，就該立刻放回董小姐。」

「可惜我不是你。」

「你是堅決不放人？」

「是的。」

「那麼，你就開條件吧！不過，條件要開得恰到好處，別人若是作不到，條件就等於白開了。」

「條件只有一個：董更生承認殺害樊積雨，並立刻交出兇手。」

「好！我將這個口信帶回去……」

「我們另有人送這個口信。」

「你的意思是……？」

「請你留下照顧那位董小姐。」

岳嘯林一些兒也不吃驚，他淡淡地問：「一個人質嫌不够，還要加上一個是嗎？」

「不！我手下都是粗漢，恐怕對董桂芬小姐有冒犯之處，所以請你留下照看她。」

「我有選擇的餘地嗎？」

「沒有。」

「那麼，你的口信由誰帶給董更生呢？」

「我會另外找人。」

岳嘯林表現得很溫順，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狀，站起來就向前走。

那四個大漢有兩個超前帶路，兩個在後面跟着。

老實說，憑岳嘯林在拳脚上的功夫，雖不能說一舉將四個壯漢擊敗，但他乘隙逃走的機會總是有的，而他並沒有逃走，想必有他的用意。

出了宋教仁公園，前面兩個大漢走進一條小路，兩旁都是墳場，岳嘯林也跟着轉彎，同時輕輕問道：「還有多遠呀？」

「前面就到啦。」

對方一提示，岳嘯林就發現了兩幢小屋，其中一幢小屋中還隱約透現一絲燈光。從地形環境去判斷，小屋大概是看守墳場的人住的。

岳嘯林暗忖：將董桂芬囚禁在這裏倒是一個好主意，很少有人會留意這個地方。

如果他們也將岳嘯林暫時囚禁在這裏，七點鐘以後方君前就會將情況告訴董更生：方君前知道約會的地點在宋教仁公園，那麼，搜索的隊伍緊接着就會來到。那時，岳嘯林再沒法控制看守的人，豈不就……？

這就是岳嘯林所打的主意。

果然，那四個大漢將岳嘯林帶進了一座小屋。

小屋的陳設很簡陋，一張床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傢俱。一盞煤油燈，懸吊在空中隨風飄蕩。

最重要的是岳嘯林沒有見到董桂芬。

「董小姐呢？」他問。

「在隔壁。」一個大漢指指另一座小屋。

「那麼，我也到隔壁去。」

「不行。」

「爲什麼？」

「不行就是不行。」

「我肯乖乖地跟你們來，就是要來照顧董小姐，不讓我見到董小姐，那不行。」

「請你不要找麻煩。」

「最少也該讓我看她一眼。」

「不行。」

岳嘯林默察情勢，此時還不宜動手，四個大漢身上都帶了傢伙。等一會兒再找機會吧！

於是，他很順從地在床上坐下。

「如果你想逃，你就試試看。」其中一個大漢說：「我們會殺害董桂芬作爲報復。」

岳嘯林沒有吭聲，這些都是廢話。而他也曉得跟這些傢伙說不出什麼名堂。

四個大漢留下了兩個，一個站在他面前，另一個站在門口。如果岳嘯林想要離開這座小屋，他要連闖兩個關，那似乎不太容易。

他現在等待天亮。

天就要亮，那從遠處的鷄啼以及逐漸沉黑的天色就可以看出來。

岳嘯林靠在床上假寐，一方面蓄精養銳，另一方面則可以鬆弛守衞者的戒備。

外面突然傳來了脚步聲，岳嘯林仍然閉着眼睛，只聽兩個大漢在竊竊私議。

「是甚麼人啦？」

「儂出去看看。」

一個大漢向外走，嘭地一聲，他又倒退回來，原來他的下顎處重重地挨了一拳。

另一個大漢剛要縱起跟出，剛好被另一個大漢倒退的身子壓倒，屋外好像一連縱進來好幾個人，守衞者就這樣戲劇性地被制服了。

岳嘯林不得不睜開眼睛了。

屋內有三個人，他們都靜靜地坐在那兒。

情勢雖然改變，而岳嘯林似乎仍然是個被囚禁着。

視綫逐漸恢復，岳嘯林這才發現三個人當中有一個竟然是童標。

岳嘯林不動聲色，靜待事態的發展。

「董小姐在那裏？」童標輕輕地問。

「在隔壁小屋。」

「你相信她在隔壁小屋？」

「難道不在？」岳嘯林不禁一驚。

童標搖搖頭：「她不在。如果你不信，可以過去看看。」

岳嘯林當然不信，他立刻走到隔壁小屋去看，童標爲他端着煤油燈。

隔壁小屋根本就沒有人，事實上那間屋子已經許久沒有人進去過了。

「岳嘯林！你知道董小姐在那裏嗎？」

「如果你知道，就不妨快說。」

「她在床上，在她每天睡覺的那張床上。卻讓你這個傻瓜，在這裏當木偶似的被他們擺佈。」

「你沒有弄錯？」

「當然。每一件事情，我都查得清清楚楚了。」

「說吧！我需要了解詳情。」

「董小姐沒有被刦持，這都是董更生玩出來的花樣，你上了他的當。」

「目的呢？」

「這是苦肉計，目的在使你相信，有人在陷害他，誣衊他，以證實他對你說的話都是眞的。」

「像董更生那種人，他應該明白紙無法包住火。」

「像他那種人相信隻手可以遮天。」

「童兄！我現在該怎麼辦？」

「拆穿董更生的詭計。」

「好！」岳嘯林忿忿地說：「如果眞是這樣，我放不過他。」

「就這樣去嗎？」

「當然。董桂芬安然無恙地睡在家裏，我看她怎麼說法？」

「岳嘯林！董桂芬並沒有說她被綁架，董更生也沒有這樣說，你這樣作太莽撞了。」

「那我應該怎麼辦？」

「放在心裏。」

「方君前是董更生的心腹嗎？」

「那是絕對的。」

「好了！童兄！我相信你就是，不過，有一點，務必要請你明說，你這樣作的目的，何在？」

「岳老弟！我早就說過了。樊積雨是我們

的好朋友，我們一定要查出他的死因，爲他復仇。」

一切都不需要再問了，如果樊積雨九泉有知，發現他死後有如此多關心他的人，他一定會高興得大笑。

岳嘯林拱手作別，揚長而去。

一直把那條長長的宋公園路走完，才遇上了一輛早起的黃包車，這時，天色已經麻麻亮了。

從閘北到兆豐公園，這段路眞不近。幸如一大早車夫的精力旺盛，還不至於躭誤岳嘯林跟方君前的約會。

時間已經將近七點鐘，因此方君前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看到了岳嘯林才吁吐了一口長氣。

岳嘯林看在眼裏深深覺得奇怪，如果方君前和董更生是串通好了的，他根本就不會急，甚至根本就不會在這裏等。由此可見，童標的話未必可靠。

如果說方君前被人家蒙在鼓裏，根本不知情，那也未嘗不可能。

一見面，方君前就迫不及待地問：「情況怎麼樣？」

「他們已經將董小姐放同來了。」

「人呢？」

「她已經同家了呀！」

「你先送她同家，再到這兒來的嗎？」

「不！我跟他們見面時，阿芬就已經先同家了。」

「可靠嗎？」方君前表示懷疑。

「這樣吧，你同去看看。要是董先生還不知道詳情，就暫時瞞住他。」

方君前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阿芬也會講的呀！」

「那……我們一起同去看看吧！」

「不！董先生交代過，除非萬不得已，我最好不要在他那裏露面，我還是暫時遵守他的吩咐吧！」

「那麼，我就一個人去一趟……小方！你想知道結果嗎？」

「當然想知道。」

「那麼，我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再見一面呢？」

「你說。」

「下午一點，在大世界門口如何？」

「好吧！不見不散。」

兩個人就在公園門口分了手，岳嘯林又叫了一輛黃包車，直奔董宅。

一進門，岳嘯林就發現氣氛不對，每個人都似乎起得很早，每一個人都扳着臉，他們都沒有跟他打招呼。

董更生坐在客廳裏，他還穿着睡袍，却又不像剛剛起床的樣子。董桂芬也在，顯得很疲倦，當岳嘯林進去的時候，她氣嘟嘟地將頭轉開了。似乎在生他的氣。

「董先生！早！」岳嘯林若無其事地行禮打招呼。

「嘯林！」董更生的語氣不太友善：「那能到現在才同來？」

「董先生！昨夜發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嗎？」

「阿芬都講了，儂當時是應該同來告訴我呀！」

「董先生！也許你只明白一部份，極大部份你還不了解。」

這時，董桂芬再也忍受不住委屈地哭了起來：「都是你！都是你！陪人家去看戲，中間藉機會走開，害得我受那些癟三的欺侮，一定是你跟人家串通好了的，阿爹！一定是！」

「阿芬！不要亂說！」董更生扳起面孔加以斥責。「妳也該去睡睡覺了，讓我跟嘯林好生談談。」

董桂芬跺跺脚，狠狠地盯了岳嘯林一眼，扭頭走了。

「嘯林！到底是怎麼一同事？」

岳嘯林將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不過，有關童標的指控與推斷，他閃避了。倒不是因爲他已經相信了童標的話，而是怕董更生受刺激。一進門，從董家父女倆的神色他已經看出來他們絕不是在演戲。

董更生不愧是老江湖，非常沉着地聽完了他的敍述，當中沒有插一句嘴。現在，岳嘯林說完了，他還是沒有吭氣。

對方如此平靜，倒使得岳嘯林大感意外。良久，董更生才開了口：「嘯林！你的話都講完了嗎？」

「是呀！」

「一點也沒有隱瞞嗎？」

「沒有呀！」

「嘯林！」董更生痛苦地搖着頭。「眞沒有想到，連你也在懷疑我。」

「董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嘯林！阿芬被綁架是眞的，絲毫不受傷害地被放同來也是眞的。如果照你這麼說，我眞想不透他們這樣作有什麼道理？……嘯林！姓童的一定還跟你說了很多話，你爲什麼不通通講出來呢？」

岳嘯林不禁暗暗佩服董更生的精明厲害，躊躇再三，他才勉强開了口：「董先生！從你的誠懇態度，以及待人的寬厚，我實在不敢相信別人散播的謠言，可是……？」

「嘯林！實話實說，不必兜圈子。」

「童標說，是你架走了阿芬，也就是說，阿芬好好在家裏睡覺，讓我誤以爲你爲了替樊積雨伸寃已遭受到壓力，是一招苦肉計……」

「好了！不必說了，完全在我意料之中。」董更生的反應並不驚奇。「嘯林！現在我們要攤開來講了，你到底相信誰？」

「董先生！如果我說相信你，那絕對是假話，最少，我是一大半相信你，一小半相信他們。」

「那就行了，」董更生站了起來，顯得很興奮。「童標幾次三番地設套子想陷害我不是沒有用意的，現在，我決定採取激烈的手段……你一夜沒睡，一定很累，好生休息去吧！」

「不！我還要趕去參加樊先生的葬禮。」

「哦！那倒是應該的……嘯林！有一件事我要順便跟你解釋，我不便參加樊積雨的葬禮，不過，我已經派人把花圈送過去了。」

「對了！王坤生打算解散手下弟兄，關閉賭檔。」

「爲什麼呢？」

「因爲外面也有流言說他想當老大，所以謀殺樊先生。他爲了表示心跡，才這樣卜了決心。」

董更生道：「嘯林！告訴他，這樣作是懦弱的表現，是男子漢大丈夫，就要挺下去，等待水落石出。」

「好！我會將董先生的話轉告。」

「小方現在怎麼樣？」

「我們剛剛還碰過頭。」

「還會再見面嗎？」

「中午我們會見面。」

「教他釘住童標，等候我的命令。」

「我會告訴他。」

董更生道：「你去吧！樊積雨開弔的時間就要到了。」

岳嘯林離開董宅，已來不及再同同慶茶樓，就直接趕到殯儀館去，祭奠儀式經已開始，場面倒還不算冷淡，外面排滿了花圈，來祭弔

的人也不少。

岳嘯林也跟別人一樣到靈前行禮上香，現在，他才從靈堂上的遺像知道樊積雨的長相。他與死者素未晤面，毫無情誼，而他在爲死者冒險，說不定還會賠上性命！爲什麼呢？爲了伸張正義。正義維護了社會的秩序，維護人類的生命在正常情況卜延續。

行禮膜拜之後，岳嘯林想找王坤生，却沒有看到他。問了幾個小兄弟，也都說沒有見到這位大阿哥。

岳嘯林必須找到王坤生，因爲要轉告董更生的話；再則，也要告訴他自己無法參加送殯的行列。墓地在龍華，他將不及趕赴方君前的約會。

好不容易有一個小兄弟知道王坤生的行踪，他說：「坤生阿哥上厠所去了。」

順着那小兄弟指引的方向，岳嘯林找到了厠所，他輕喊一聲，無人應。剛好他內急，就推門走了進去。

就在這一瞬間，岳嘯林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爲什麼？原來王坤生躺在地上，滿頭都是血，不用看，已經氣絕了。不知是被一種什麼武器襲擊，王坤生的腦袋開了花。

王坤生用生命作了最好的說明，他沒有謀害樊積雨，也不想當什麼大阿哥。

他並沒有在現場多作流連，立刻退出，向殯儀館借電話向巡捕房報了案。現在，岳嘯林變得謹愼多了，他不想牽涉進去，也不願中了敵人的圈套，他向幾個小兄弟交代一番，悄悄溜了。

王坤生的遇害遠比任何人的死亡都更使岳嘯林痛心。原因是：他跟王坤生交往最深，而且在他的感覺中，王坤生是一個木納而又忠厚的人；王坤生的遇害更使他深深感到內疚。

晌午，岳嘯林順利地見到了方君前。

他將董更生的吩咐告訴了方君前，然後以沉痛的聲音問：「小方！站在私人立場，你願意帮我一個忙嗎？」

「什麼事體？」

岳嘯林道：「王坤生剛剛在殯儀館的厠所裏被殺了。」

「哦？」方君前顯得非常吃驚。

「帮我忙，這個兇手一定要查出來。」

「我勸你不要太激動，」方君前立刻就恢復了冷靜。「殺王坤生的兇手也就是殺害樊積雨的兇手，我們遲早要將他找到。」

「我眞不明白，王坤生是個小人物，殺他幹什麼呀？」

「目的太明顯了。」

「你知道？」

「他們想澈底瓦解樊積雨的實力，接受曹家渡五角場的地盤。」

岳嘯林不以爲然地說：「小方！你這種看法恐怕不太正確。」

「怎麼呢？」

「如果只想接收五角場的地盤，只要殺死樊先生就行了，何必要殺王坤生，這樣作不是太明顯了嗎？」

「如果不是這個原因，我實在想不出別的道理來了。難怪董先生說，樊積雨被害的內情並不簡單，果眞被他說中了。」

「好啦！小方，我們不要談這些閑話，董先生敎你釘住童標，你打算如何着手？」

「沒問題，我跟你一分手之後就能找到童標。」

「好吧！祝你順利。」岳嘯林跟方君前握手道別。

雖然才到上海兩三天，岳嘯林已經熟悉了上海的生活方式。他跑到澡堂去洗一個澡，再睡了一會兒，傍晚光景當他離開澡堂時已經是容光煥發，精神抖擻了。

他很想去打聽一下王坤生死後的情況，但他決定暫時不去過問，一旦分心，那會一無成就。

因此，他驅車去找阿桂，早上在靈堂曾經見到她，而沒有機會跟她打招呼。

一見面，不等岳嘯林開口，阿桂姐就迫不及待地說：「唉！我寃枉了坤生。」

「這些都不去談它了，有好多事，你平時不一定會去注意，如果現在妳去同想一卜，也許會有印象。比方說，樊先生生前常常跟你提到那些人。」

「談來談去都是他的小兄弟。」

「別人呢？」

「別人？」

「不屬於他手底卜的人。」

阿桂姐認眞地想了一想，搖搖頭。

「他提到過一個姓董的嗎？」

「董？」

「妳常常看戲，應該知道鳳儀亭的董卓，就是那個董。」

「對了！他好像提過……不對！不是董，好像是童，童，對！一個姓童的。」

「姓童的？」岳嘯林想不到會歪打正着，有了意外的收穫。「妳沒有記錯嗎？」

「不會錯。」阿桂很有把握。

「當時他怎麼說的？」

「當時他很氣，說姓童的卜流，簡直丟了他們北方人的臉。」

對呀，童標不正是北方人嗎？

「樊先生沒有說過是怎麼同事嗎？」

「好像是……嗯，姓童的去找積雨，要跟他作一樁什麼事，很卜流，很卑鄙，被樊積雨罵走了。」

「就在妳面前提過這麼一次嗎？」

「好像兩次。」

「兩次？沒有錯？」

「不會錯。」

「很氣憤那一次？」

「第一次。過了幾天，積雨說姓童的又去找他，是向他道歉。他敷衍了一番，將他打發走了。」

「這件事大概多久了？」

「大概半年了吧？」

從這件意外發現來說，童標是有嫌疑了，他跟樊積雨有過節，最少他担心樊積雨洩漏他的秘密，樊積雨不跟他合作，別人會跟他合作，他還是會幹出那件事，因此他不安心。

這個道理是說得通的。

但是，岳嘯林還不敢太武斷。

他從阿桂姐家裏辭出，匆匆到那間命相館去，他希望跟童標談一談，他相信，這一次的攤牌具有決定性。

命相館裏有很多人，有岳嘯林見過的，也有沒見過的，只有童標不在。

那位「半仙」却在。

他走過來，低聲問：「有事嗎？」

「我找童標。」

「我們也在找童標。」

「你是說童標不見了？」

「中午之後，就失去了他的踪影，我們正在猜想，他是不是已經被董更生做掉了。」

「又怎能肯定他失踪就是被董更生做掉了呢？」

「董更生連王坤生都卜毒手，像童標這種眼中釘，他怎會放過？」

「你們打算怎麼辦？」

「不瞞你說，我們還在繼續找，要是到了子夜還沒有卜落，我們就要採取行動。」

「什麼行動？」

「報復。」

「如何報復？」岳嘯林打破砂鍋問到底。

「用最刺激烈的手段對付更生。」

「殺他？」

「比那更激烈。」

「說來聽聽。」

「殺他全家，然後放火燒他的房子。」

「上海不是沒有王法的地方。」

「管它娘，反正童大哥有個三長兩短，咱們也別想在上海灘混卜去了。」

「我希望你們能冷靜……」

突然，有一個大漢跑到半仙身邊，在他耳朵根子上說了幾句。

半仙的臉色突地一變，其餘的人也向岳嘯林圍了過來，顯然不懷好意。

岳嘯林很冷靜，這個時候如果稍稍一衝動，就可能鬧出大亂子。

「姓岳的，你不會先去通風報信吧？」

「不會。」

「怎見得？」

「因為我也懷疑董更生是謀害樊積雨的主使人，在眞相未明之前我怎會通風報信呢？」

衆人的神情稍稍鬆弛卜來。

「童大哥早上同來之後曾誇讚你是個明是非的人，我們姑且相信你的話。同時，我們也希望你能帮忙找找童標的卜落。」

「我一定盡力。」

「不管是好，是壞，我們都希望你盡快得到消息。」

「一定。」岳嘯林匆匆離開了命相館。

他想：情勢似乎愈來愈複雜，也愈來愈危險了。

現在，岳嘯林所走的只有一路——去找董更生。他這樣作的結果只有兩種：一是自己澈底鑽進圈套之中，一是將圈套識破，鬆脫，扯斷。

一見面，董更生就迫不及待地說：「嘯林，我已派人四處找你。」

這句話使岳嘯林得到某種暗示：他的行動並不在董更生的監視之卜。

「董先生！莫非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

「小方整個卜午都不見了踪影。」

「哦？他不是奉命全力釘住童標，等候你的命令行事嗎？」

「是呀！約莫卜午一點半鐘的時候，我得到消息，小方已經將童標釘上，因為童標是活目標，小方不便主動跟我聯繫，我為了與他保持連絡，派出了兩條綫，動用了十幾個有經驗的老手，結果是不到一個鐘頭就斷了綫，再也找不到他了。」

「是在什麼地方斷了綫呢？」

「在曹家渡。」

「那是說，童標到曹家渡去了？」

「是的。」

「他平時常去那邊嗎？」

「不應該常去，據常情判斷，他們在那一帶很少活動……」董更生的神情異常凝重，語氣也非常低沉：「我猜想也許是童標發現自己已被小方釘上之後，故意將他引到那邊去，把小方做掉了。」

「大白天，又不是童標一向活動的地區，可能嗎？」

「如果有人帮忙，就可能。」

董更生的話有強烈的暗示：他認為樊積雨的手卜有人和童標互通聲息，也就是說，童標謀殺樊積雨的嫌疑非常重大。

可是，岳嘯林却非常不明白，董更生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說出他的想法，而用暗示呢？

岳嘯林只將這些疑問放在心裏沒有說出來，甚至連董更生的暗示都裝成沒有聽出來的樣子，而將話題岔開了。

「董先生！我匆匆趕來，是有重要事情向你報告。」

「哦，什麼事情快點講。」

「傍晚的時候我去看過阿桂姐，據她說，大約半年前樊積雨曾痛罵童標，說他卜流，卑鄙，不是個東西。」

「哦？」

「這表示樊積雨對童標有相當的不滿。」

「嗯！」董更生未表示意見。

「反過來說，童標當然也會對樊積雨不滿，當一個人的把柄被別人抓住的時候他是相當難過的。」

「嘯林！你是說，這樣就構成了童標殺害樊積雨的動機？」

「我當時的確有這種想法。」

「嘯林！聽你的口氣，好像這種想法又改變了？」

「是的。」

「為什麼呢？」

「我離開阿桂姐那裏之後，立刻就去找童標，却想不到童標的手卜已經亂成一團，因為童標突然失踪了。」

董更生一點也不感到意外，他冷冷地說：「這也許是他們放的烟幕，故意攪亂我們的判斷。」

「我不這樣想。」

現在，董更生開始吃驚了，他疾聲問道：「嘯林！你有什麼個想法？」

「董先生，童標指控你是謀害樊積雨的主使人，而你却認為童標涉嫌。為什麼你沒有想到可能還有第三者？」

「第三者？」

岳嘯林道：「是呀！難道別人就不能謀害樊先生嗎？」

董更生眼睛瞪得很大，一時沒有說話，好像在研究岳嘯林這句話的動機。

岳嘯林並不是在作某種試探，他有了一個新的想法：如果有第三者謀害了樊積雨，再故意製造董更生與童標之間的矛盾，使他們相互猜忌，相互指控對方是謀害樊積雨的兇手，那豈不是使他可能消遙法外了嗎？

良久，董更生才開了口：「嘯林！你倒是提醒了我，如果眞有一個第三者，——對了！你是怎麼想到的呢？」

「小方失踪了是事實，而童標失踪也好像是事實。這就不對了；除非他們同歸於盡……那應該是不可能的，而且董先生也沒有卜達命令教小方動手是不是？」

「嗯！是有第三者。」

「第三者可能是誰？」

「可能者太多，這根本就無法推測……」

「不！董先生，這應該可能推測出來，這個人一舉消滅了三個對象，樊積雨，童標與你……誰與你們同時有利害關係？」

「嘯林！你新來乍到，也許還不明白情況，若說樊積雨跟我扯上關係那還可能講，童標他們一路根本就跟我搭不上邊呀！」

董更生說的也是實情，論身份，童標跟他是扯不到一起去的。

不過，岳嘯林却另有想法，也許某人所要消滅的就是樊積雨與董更生，童標只是作策略上的犧牲品。他心裏如此想，嘴裏却沒有說出來。理由是：到目前為止，他對董更生還不能百分之百的信任。

「嘯林！你一定要帮我一個忙。」

想不到董更生曾用這種口氣說話，倒使得岳嘯林楞住了。良久，他才說：「董先生有差遣，儘管吩咐。」

「目前最緊要的就是找到小方，不管是生，是死，都要有卜落。」

「董先生！在上海我是人地不熟，心有餘而力不足呀！」

「你不妨還是從童標那邊着手。而且你也不妨將你的想法告訴童標的手卜，免得他們輕舉妄動。嘯林！我不是怕，但我不願那個眞正的兇手躲在後面看笑話。你趕快去一趟。」

岳嘯林毫不猶豫地又趕到那家命相館，仍有很多人聚集在那裏，從他們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情況不妙。

「怎麼樣？」大夥兒七嘴八舌地問：「有沒有童大哥的消息？」

岳嘯林搖搖頭。

「岳先生！」那位半仙說：「你一定要說老實話，童大哥是不是已經被董更生派人做掉了？」

「我保證。」岳嘯林語氣堅定地說：「絕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而且，我還有新的發現。童先生指控董先生殺害樊積雨；而董先生又懷疑他是兇手，這恐怕是中了別人的挑撥離間之計。」

嘩然的羣情頓時沉靜卜來，他們畢竟都是些粗人，對任何情勢都缺乏判斷力。如今聽岳嘯林這麼一說，除了相顧愕然之外幾乎沒有別的表示。

半晌，那位半仙輕嚷道：「這是空話。」

「不是空話。」岳嘯林的語氣很堅定。

「憑據呢？」

「聽我慢慢說，」岳嘯林先以銳利的目光環視一週。他必須先鎮壓對方，才能將自己想說的話說完。「董先生遭受流言所困，受到許多誣衊，他懷疑是童先生在暗中弄詭。今天晌午過後，他就教方君前釘緊了童先生。可是，方君前也同樣失踪了。」

「是何人告訴你的？」

「當然是董先生告訴我的。」

「不可信。」

「是不信我？還是不信董更生？」

「我們相信你，」半仙語氣鏗鏘地說：「因為童大哥說你是一條血性漢子。可是我們不相信董更生，他是一條老狐狸，是一個不守信義的人。他對你說的一切未必是眞話。」

「各位！我一開始也在懷疑董更生，可是，我逐漸發現了許多可疑的地方，我敢向各位保證，董更生絕不是謀害樊積雨的主使人，而且他也不可能就冒冒失失地派人做掉童先生，為了使眞相大白，是非分明，希望各位能跟我合作。」

「合作」這兩個字說起來非常容易，但是要這羣無首的烏合之衆接受可不簡單。因此，岳嘯林在說完這句話之後，神情略顯緊張。

半仙以目光去探索他的同伴，大夥兒都保持靜默，沒有異議這就表示岳嘯林已經成功了一半。

「怎麼合作法？」半仙終於發問。

「我聽說童先生的弟兄散佈上海灘各地，現在你們要發動所有的弟兄，去查訪童先生今天卜午的行踪，尤其是最後落脚或出現的地方最為主要。」

「好！」半仙一口答應。

「我何時可以聽消息？」

「午夜。」

「好！謝謝各位。」岳嘯林行了個羅圈揖，轉身離去。

這時，夜色正熾，只見燈火處處一片嬉樂歡笑之聲，但是岳嘯林的心境却成為強烈的對比，一遍漆黑，不知何去何從。

的確，當他站在車水馬龍，行人如鯽的街頭時，眞不知道此刻該上那兒去。

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

岳嘯林一驚回頭，發現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那人臉上浮現着微笑，溫和地問：「儂姓岳？」

「是呀！」

「天津來的？」

「是呀！」

「樊積雨的親戚？」

「是呀！」

「有人要見你，請跟我來。」那人說完之後，扭頭就走，似乎肯定岳嘯林會跟他去。

事實上，岳嘯林的確會跟他去，在目前這種情況之卜，他根本就不考慮此去是不是又踏進了另一個圈套。

× × ×

那個中年漢子並沒有叫車，這樣也好，岳嘯林正好活動，活動筋骨。在來上海之前，他一再告誡自己，要愼用拳頭。到了這裏之後，他才發現根本就很少有用到拳頭的機會，上海灘上的白相人太喜歡用腦筋。

北方漢子比較直爽，岳嘯林在許多圈套中鑽進鑽出，簡直使他昏了頭。今晚，他想用用拳頭；他似乎有這種預感。

那中年漢子在兜圈子，當然岳嘯林並不知道，最後來到了外灘公園。

江上檣帆林立，漁火點點，公園內的遊客並不多。

中年漢子在一張石櫈上坐了下來，岳嘯林並沒有見到別的人；也許要在這裏等吧？岳嘯林這樣想。

中年漢子打個手勢，示意他坐下；他乖乖地坐下。他不希望對方有一絲警覺而喑起防範之心。

「你是坐火車來的嗎？」那中年漢子開了口。

「嗯！」岳嘯林輕應。

「你坐過大洋船嗎？」

「沒有。」

「要不要開開洋葷？」

岳嘯林沒有作聲，因為他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有一艘太古輪船公司的客貨輪，今天夜晚十一點開航，直放天津，頭等艙七個袁大頭，如果你要回天津，還趕得上。」

「只怕我買不起那麼貴的票。」

「有人替你把船票買好了，呶！」那中年漢子，右手拿着船票，右手提着一個小布袋。「這是船票，這是路費，五十塊袁大頭。不壞呀！」

「誰教你送這些來的？」

「別管，也別問。這種年頭，天上落下大洋錢，只管檢就是。」

「我總該謝謝他呀！」

「人家是施恩不圖報，你也就不必多問了啦！」

「老兄！我才來上海三天，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

「才來三天就趕我走，這是為什麼呀？莫非我在這兒碍誰的事？」

「岳老弟呀！」那中年漢子的口氣就像老朋友似的。「你這個人心眼兒不錯，只是上海灘這個地方對你好像不大適合，所以這位好心人買船票，送路費，免得你客死異鄉呀！」

「好話也說了，狠話也說了，還有沒說完的麼？」岳嘯林始終表現得非常文靜，就像一口潮濕的灶，一堆潮濕的木架，永遠也燒不起火來。

「岳老弟呀！像你這種聰明人，還用多說麼？要是我呀！趕緊上船，多一刻工夫也不待下去啦！」

岳嘯林道：「好！船票我收下，五十塊袁大頭給你。」

「給我？給我幹什麼呀？」那中年漢子楞了。

「給你，向你買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呀？」

「一個秘密消息。」

「岳老弟呀！你愈說我可就愈胡塗啦！」

「告訴我，誰是謀害樊積雨的主使人。」

中年漢子顯得非常吃驚，但是很快他就笑了：「老弟！別逗，我是個跑腿的，我能知道什麼呀！老弟！請聽我一句勸，趕緊撒腿走人吧！」

「你是個跑腿的？」

「是呀！」

「好！我不難為你，不過，你可要帶我去見你的主人。」

「對不住！主人沒給我這件差使。」

「我相信你的主人一定告訴你，萬一我不答應走人，你該怎麼辦？」

「當然交代過呀，如果你答應走人，我就送你上船；萬一你不接受，我就將船票跟錢原封帶回。」

「就那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不過，你還是得走，只是走的方式不一樣。那個時候你只有順着海水漂回天津，而且，少了一口氣。」

岳嘯林不想再浪費口涎了，他的左手伸出去扭住了對方的衣領口，右拳緊握，在對方鼻尖前幌動，聲冷如冰地說：「聽着：帶我去見你的主人，讓我面對面地跟他談判。」

「岳老弟！你這是幹什麼呀？寃有頭，債有主，你在我這個跑腿的前面神氣個什麼勁兒呀？」

「老哥！你說對了！寃有頭，債有主，我不難為你，不過，你要帶我去見你的主人。」

「不行。」

岳嘯林狠聲道：「你再說一句不行，我就讓你嚐嚐苦頭。」

「不行，不行！」那中年漢子一連聲地說：「一千個不行，一萬個不行……」

岳嘯林的拳頭揮出了，其實，他只用上了三分勁頭。

「打人啦！打人啦！」那中年漢子大聲嚷了起來。

遊客湧過來了，不遠處還有巡捕吹着警笛，本來是很寧靜的公園，突然變得人聲沸騰起來。

岳嘯林不禁暗暗一皺眉，這就是拳頭惹的禍。

一瞬間來了三個人高馬大的巡捕，連聲喊問什麼事？什麼事？

那中年漢子臉上在流血，他吼着，叫着：「他要搶錢！他要搶錢……」

兩個巡捕立刻衝過來，一左一右地將岳嘯林挾持住。

岳嘯林不禁出了一身冷汗，連忙分辯道：「他在胡說，我們只是因為一點小事，起了爭吵……」

「到局子裏再說吧！」另一巡捕說。

一進巡捕房情況急轉直下，一個滿臉橫肉的包打聽在岳嘯林手上加了銬子，問也沒問就將他關進了拘留所。

岳嘯林這才發現這是一個惡毒的圈套，看樣子對方勢力很大，連巡捕房都已經買通了。要不然，那三個巡捕怎會來得那樣快呢？

到了子夜，岳嘯林才被提出來過堂。所謂賊咬一口，入木三分。何況對方手裏直拿着五十個袁大頭，而且，岳嘯林又打人。再加上岳嘯林又不便說出內情，因此成了百辭莫辯的局面。

「寫！」那個滿臉橫肉的包打聽說：「流浪漢，衣食無着，見財起意，當街搶奪，罪證確實……明天一早送工部局。」

岳嘯林沒有說什麼，他知道多說只是徒費精神。

他的腦海裏只想着一個問題——他們因何如此仁慈？想害我却又留下我一條性命？為什麼？

岳嘯林一向不贊成將命運交到別人手裏，但他現在却已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據同室的難友告訴他，送到工部局還要過一堂，希望那時能翻供。

就將命運交到工部局的那一「問」嗎，橫字當頭，岳嘯林竟然躺在潮濕的地上準備睡一覺。

「岳嘯林！」突然又有人進來提堂。

岳嘯林暗暗感到奇怪，難道一個當街搶奪的罪名還不够，又得加上一條別的罪嗎？

這一次情況好像又有了轉變，提訊的人沒有給他加手銬。

還是那個問案的包打聽，可是態度也改變了。請他落座，又拿烟，又倒茶的，把岳嘯林弄胡塗了。

「你認識董先生嗎？」

為了愼重起見，岳嘯林還特別反問：「是董更生董先生嗎？」

「嗯！」

「認得的。」

「阿弟！」那位包打聽埋怨地說：「你認得董先生為什麼不早說！這多不好意思？還好董先生剛打電話過來問，要不然眞糟糕！」

岳嘯林沒有吭聲。

「好了！」那包打聽輕輕地拍着手，好像要將麻煩拍掉似的。「董先生出面作保，就沒事體了，你走吧！改天我請你喝兩杯。」

岳嘯林眞不敢相信，這就是上海灘的法律，可以隨便將一個人關起來，又可以隨便將一個落案的人犯放掉？這其中該不會又有什麼花樣吧！

「阿弟！儂可以走了。」

岳嘯林道了謝，走出巡捕房。他的步履並不輕鬆，因為他心中還在暗暗猜忌：莫非他們想殺死我，在拘留所裏不方便下手？……

當他看見阿根開着車子在巡捕房門口等着他時，他才吁吐了一口氣。

不止阿根，董更生也親自來了。

車子開動後，董更生才開口說了話：「嘯林，一出事情的時候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

「我想我根本就沒有犯罪，又何必麻煩董先生。」

「還好，巡捕房有我的人，昨天請客的時候也在場，所以認識你，連忙通知我。要不然，明早送到工部局，想救都來不及了。」

「董先生！問案的包打聽你認識嗎？」

董更生沒有進入巡捕房，不知道是誰，就問阿根。阿根說那人名叫蔡金廷。

「董先生！我認為姓蔡的一定被那夥人收買了，這不難查出來。」

「嘯林？你要查什麼？」

「查查那夥人的來路呀！」

「不用費事，我早就找出來了。」

「是什麼來路？」

「嘯林！」董更生很誠意地說：「我不會告訴你的。這件事我決定親自出面，從現在起你不要管。你如果悶得慌，你就陪小芬上館子，聽聽戲。」

「不！董先生！這件事我一定要管到底。那些傢伙左一個圈套右一個圈套的，我要把那些圈套都解開。」

「嘯林！」董更生很沉痛地說：「我本來早就退休了，可是，樊積雨的死是一個打擊，小方的失踪又是一個打擊，我受不了。我已經決定出面，哼！三天之內我要是查不出個水落石出，我跳黃浦江。」

「董先生！讓我跟在你旁邊……」

「不！我要你蹲在家裏陪小芬。」

「董先生！」岳嘯林神色凝重地說：「我絕對不是瞧不起你，你可知道隱藏在暗中的敵人有多麼險惡嗎？他們毒計連環，不擇手段，萬一……？」

「你是說怕我萬一死了……」

「董先生！我倒沒有想到那麼嚴重。」岳嘯林作了保留，因為他已經發現董更生是一個自尊心很强烈的人。「卽使是受到傷害，也是不合算的。」

「嘯林！」董更生語氣沉痛地說：「如果我眞的不幸遇害，那最少可以證明一件事。」

「什麼事？」

「殺害樊積雨的不是我。」

岳嘯林非常震驚，當一個人決定以生命來洗刷他清白的時候，可以想像他是多麼痛苦。

「董先生！我很對不起你。」

「什麼話？」董更生瞪大了眼睛。

「說句良心話，外面的流言對我不能說沒有影响，我對你多少有點懷疑……」

「嘯林！」董更生立刻阻止他說下去。「這不怪你，任何人都會這樣。你不但對我認識不够，更不了解我與樊積雨之間的感情。」

「我相信，我現在已不再懷疑你了。」

「嘯林！你在安慰我？」

「不！我是出自內腑的。」

「我最高興。」

「不過，我要請你告訴我一件事。」

「說吧！」

「誣我入獄的那夥人是什麼來路？」

「嘯林！我不能告訴你。」

「為什麼？」

「嘯林！我已經看透了你的性格：你勇敢，正直，當你知道這個人之後，你一定會立刻去找他。」

「我去找他難道不對嗎？」

「當然應該去，不過，那可能使你受到傷害。」

「你是說，他可能會用最嚴厲的手段對付我？」

「是的。」

「你去他就會對你客氣嗎？」

「我不同。」

「有何不同？」

「我老了，就是死了也不算夭折……」

「董先生！請不要說這種話，任何人都應該愛惜生命，尊重生命。八十老翁跟三歲孩童都沒有例外。不管敵人多麼厲害，我們都不必害怕。因為正義永遠不會屈服，它永遠是勝利者。」

「嘯林！你的話不但使我感動，也使我增加勇氣，不過我已經決定了，要你置身事外，要你留下來保護小芬。如果你眞的敬重我，就請你聽我一句話，從此刻起，絕不走出我家大門一步。」董更生的態度表現得非常決絕。「要不然，我們就是路人，就好像從不認識。」

岳嘯林再也無話可說。他是衷心地關切，而對方却可能誤會。他只得點了頭，接受了董更生的囑咐。

「去睡一會兒吧，」董更生慈祥地說：「我上午還不會有什麼行動。」

岳嘯林的確累了，一躺上床就呼呼入睡，但由於責任心所驅使，不到中午，他就醒了過來。

他醒來之後的第一個感覺是靜，靜得就好像這座宅子裏再也沒有別人。

他翻身坐起，定定神，再側耳傾聽，的確闃無人聲。這個時候應該是人們活動最頻繁的時候，怎麼會如此沉靜呢？

莫非是董更生帶着所有的人都出動了嗎？

洗臉水早就打好了放在座前，岳嘯林匆匆洗了一把臉，跑出房，沒有見到任何人，他再跑向大廳，也沒見到任何人。

但他聽到了一個聲音：「你起來了？」

原來是董桂芬，她坐在一個單人沙發裏，岳嘯林跑過去，才發現了她。

「小芬，就妳一個人在？」

「還有你呀……」董桂芬的語氣很俏皮，但她的神情却不開朗。

「我是問別的人……。」

「阿爹帶着所有的人都出去了。」

「他沒有說去那裏嗎？」

「沒有。」董桂芬站了起來，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直瞪着岳嘯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件？」

「董先生沒有跟妳說嗎？」

董桂芬道：「他把我看成小孩，什麼事都不告訴我。」

「小芬！相信妳父親……」

「我當然相信阿爹，可是我關心他也沒有錯呀！」

「是的。不過……」

「為什麼事體你一定知道。」

「我只是知道一點點。」

「講給我聽。」

「有一個姓樊的，是北方人，他常常來看董先生，妳見過嗎？」

「見過，阿爹教我喊他樊叔叔。」

「對了！妳喊他樊叔叔，這證明他和妳父親關係不錯。」

「當然啦，阿爹朋友那麼多，我還沒有喊過人家叔叔哩！」

「他死了。」

「什麼人？」董桂芬顯得很吃驚，她似乎剛才聽到這個消息。「樊叔叔。」

「是的。」

「那能死特格？」

「被斧頭劈死的。」

「啊！嚇壞人了！」

「小方也失踪了。」

「小方？哼！他常常兩三天不見影子，無啥稀奇。」

「他在這個時候不見踪影情況就不一樣了，所以，董先生要去調查。而且他一直就在調查樊先生的死因。妳現在明白嗎？」

董桂芬吁了口氣，似乎心頭輕鬆了不少。

「小芬！」岳嘯林又問：「他們什麼時候出去的？」

「十點多鐘。」

「董先生沒有交代什麼嗎？」

「阿爹只說教我乖乖地蹲在家裏，不要亂跑。假使要出去也一定是要你陪着。」董桂芬臉上浮現狡黠的笑。「阿爹好像很喜歡你。」

話題似乎進入了岐途，岳嘯林連忙扭轉過來：「小芬！妳不了解我的心情，我在為董先生担心。」

「担什麼心事啦？」

「担心他的安全。」

「放心吧！上海灘沒有人能夠喫掉阿爹，他不喫別人已經算好啦！」董桂芬似是對她的父親充滿了信心。

「這一回不同。」

「有什麼不同？」

「對手很厲害。」

「上海灘最厲害的就是阿爹，第二個就是我。」董桂芬不知天高地厚地說：「不管別人有多厲害，他都只能算老三。」

岳嘯林啼笑皆非，簡直不知道如何接口。

董桂芬好像在想心事，兩人之間沉默了好一陣子。

沉靜能使人深思，這句話果然不錯。董宅傾巢而出，這是不近情理的：第一以董更生的經驗，他絕不會如此招謠，尤其是大白天，第二，厨子，園丁，門房，這些幹雜役的難道也能夠逞强鬥狠嗎?這些人帶去可說是一無作用，董更生的用意何在呢?

用意似乎只有一個——縛住岳嘯林，使他一步也不能動。

這雖是臆測，却很接近事實。根據常情，在董更生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應該是他的女兒，他怎能放心將董桂芬交給岳嘯林?

也許董更生對岳嘯林充份信任，但是世界上還有誰信任別人勝過信任自己的呢?

沒有，絕對沒有。

「我要出去一趟。」岳嘯林突然站起來說，這是一個試探。

「到什麼地方去呀?」

「去一個朋友那裏看看，順便打聽一下董先生的消息。」

「我呢?」

「妳等待在家裏，我會將門鎖好，有人敲門，不去理會就好了。」

「我倒有個主意，」董桂芬很開心地說。「現在我們一道去喫飯，然後你送我到大光明看電影，你去辦事，散場再來接我。」

「萬一我到電影散場時，事情還沒有辦完呢?」

「不，你到時一定要來接我。」

「妳不能先到一個好朋友那裏去坐坐，聊聊嗎?」

「阿爹交代過，絕不能跟你分開。」

「我去辦事，妳去看電影，那不是分開了嗎?」

岳嘯林的試探得不到結果，如果董更生交代了他的女兒一定要纏住自己，而她又作有限度的放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現在，岳嘯林發現他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局面。

儘管如此選擇，岳嘯林還是下了決心。不能在這裏死等，他已經感覺那個無形中的圈套正逐漸在收緊。

他帶着董桂芬出去吃飯，然後將她送進了大光明電影院，約好了待一會兒見面的地方。然後他在想：應該從那一方面着手。

突然，有人來到了他的面前，就是那個「半仙」。

「我們談談。」半仙輕聲說，然後掉頭就走。

岳嘯林毫不考慮地跟了上去。

進入一條窄巷，半仙停下來，回頭說話：「童大哥死了!」

「確實嗎?」

「屍首都已經發現了，在龍華公園。」

「小方有下落嗎?」

「不見踪影。」

「你們懷疑是小方下的手?」

「不!」半仙的神情毫不猶豫。

「爲什麼?」岳嘯林心頭雖然一鬆，却也感到到萬分詫異。

「因爲童大哥是被勒死的，兩肋也有瘀血，這證明在他死前曾遭圍毆，如果是小方下手，一定會用斧頭。」

岳嘯林沉吟不語。

半仙又接着說：「童大哥的屍體放在龍華公園很明顯的地方，這顯然是故意讓我們發現，小方也許遭到了相同的命運……岳老弟!你猜測不錯，是有第三者；這個人太陰險，太歹毒，一直在玩弄借刀殺人之計，連董先生都上了當。」

「你沒有上當。」

「是的。那是因爲你老弟的話提醒了我，而且，對方作得太不高明。」

「董先生現在好像也明白了，他今天早上就帶人出動了——你們的弟兄發現他們的踪跡嗎?」

「我們當然留意他們的行動，後來發現他的人都在楊樹浦一帶活動，就放鬆了。」

「楊樹浦?那是誰的地盤?」

「辛九姑的地盤。」

岳嘯林暗忖：董更生說他知道陷岳嘯林入獄的人是誰，而沒有告訴他，莫非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女光棍九姑?

「半仙，我雖然還沒有確切證據，但我猜想董先生是冤枉的，你的看法如何?」

「他和童大哥一樣受到了別人的挑唆，只是他的運氣比童大哥好，至少他還活着。」

「我覺得你應該支援董先生。」

「如何支援法?」

「將你的人集中在楊樹浦一帶，我去探查情況，然後再見機行事。」

「好!」半仙一口答應，「不過，你要先跟董先生的兄弟先打招呼，免得誤會。」

「這我曉得。你的人多久可到?」

「最多半個鐘頭。」

「那麼，我先走一步。」

岳嘯林立刻僱了一輛車向楊樹浦趕去。他曾經去拜訪過九姑，熟門熟路。那知車到半路上就被人攔住了，當然是董更生的手下的人。

「岳先生，」那大漢問：「儂到什麼地方去呀?」

「找董先生呀!」岳嘯林跳下車來。「他的人呢?」

「他在跟辛九姑談判。」

「談判?」

「嗯，已經兩個多鐘頭了，還沒有消息。大家都餓壞了，又不敢輕易離開。」

岳嘯林像是被無數圈套所束縛，已經無法去思考是怎麼回事了。董更生在與辛九姑談判，但他們也可能在密商大計呀!

沉吟良久，他又問：「董先生在臨去之前，有過什麼交代嗎?」

「董先生吩咐，沒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也不准輕舉妄動。」

「那麼，我進去看看。」

另一個大漢插嘴說：「不行呀，董先生還交代，不要讓別人進去。」

如果董更生眞這樣交代過，就太不近情理了，難道還能限制辛九姑的手下進進出出嗎?

「董先生進去這麼久了，萬一出了什麼意外，怎麼辦?我一定要進去看看。」

那大漢也不堅持：「你要去你去吧，萬一董先生罵山門，阿拉勿管。」

岳嘯林來過一次，當然很熟，進了大門之後，他客氣地喊道：「有人嗎?」

沒人應。

岳嘯林已經感到氣氛有點不對了，他飛快地往裏衝，進入廳堂，也就是他第一次和辛九姑見面的地方。

客廳仍然沒有人，不過，當岳嘯林一回身的時候，在他面前竟然出現了四個彪形大漢。八道目光像八支刀子般盯在他的臉上。

「哦，」岳嘯林保持鎮定，笑嘻嘻地說：「我要找辛九姑，她在嗎?」

四個大漢還是沒有說話，好像都是啞吧!

岳嘯林也眞妙，他索性退幾步，在椅子上坐下來。

四個大漢也沒有什麼表示，他們的任務似乎只是讓岳嘯林來得去不得。

這間廳堂除了正面一個大門之外，兩邊還有兩扇側門，這時，右邊那扇門推開，有一個人走了進來。

不是董更生，也不是辛九姑。

這個人約莫四十來歲，岳嘯林當然沒見過，他也裝着沒有見的樣子，仍然端端正正地坐着。

「格位是勿是天津來格岳先生?」那人操着一口純滬語。

「不錯。」岳嘯林不得不答理了。

「聽說，儂來了以後，把上海灘弄得亂七八糟。」

「哦?」岳嘯林仍然保持着笑臉。

「聽說，儂格拳頭像鐵塊一樣硬?」

「哦?」

「儂一個人可以打幾個人?」

「不知道。」

「這四個怎麼樣?」

「這話是什麼意思?」岳嘯林不得不反問了。

「儂要是打得過這四個人儂就出去，要不然就乖乖蹲在這兒。」

岳嘯林最痛恨這個「打」字，打，固然可以征服了別人，却只能征服一時，無法永久。一個人如果想得到別人的崇敬和愛戴，他應該先征服他自己。

因此，他搖搖頭說：「不要說是四個，就是一個人我也恐怕打不過。」

「咦，儂不是拳師嗎?」

「是的。」

「拳師學的就是打人。」

「你錯了。拳師學的是拳術，拳術是用來强身，而不是用來打人的。」

「如果別人打你呢?」

「我會忍。」

「假使別人要打死儂呢?」

「忍耐當然是有限度的。」

「好，看看你的忍耐功夫有多深。」那中年男子說完之後，就向那四個大漢一揮手。

那四個大漢立刻向岳嘯林逼進。

「慢點!」岳嘯林大吼一聲。（未完）

武技叢談

南少林門的絕招

賴嚴霜

南少林門的來源非常古老，遠在達摩禪師到金陵謁見梁武帝暢談佛法之際，就已經有這一門派，照歷史稱述，因爲梁武帝對達摩所說的禪宗並不瞭解，達摩拂袖而去，雲遊天下，到了嵩山少室峯，面壁九年，兼且在該處建立少林寺，各家各派的武技集中在寺門之內，至今仍有一個石牌坊刻着「萬法歸宗」，証明確有其事，少林門就是在該處發源的，但却有些特殊的招式兵器，並非少林門下，後來傳入少林，北宋楊六郎的棍法非常精微，稱做太祖追魂棍，這種棍法就是由外間傳入少林。

因爲十八般武器當中，棍法最難玩得好，原因是它本身並非像花槍那麼有槍尖，又不像刀劍似的有劍鋒，只靠內勁，再又因爲棍的本身太過普通，非苦練多時，無法一招取勝。往往用刀的人一刀可以劈死對方，用棍的人却苦鬥多時，然後取勝，故此，精於棍法的武林高手，傳誦一時。

大致上一條棍多數是雙頭棍，兩邊的長度闊度相同，棍頭同樣粗大，至於單頭棍，却大不相同，有一邊棍尾是特別細小的，這種棍長達九尺六寸，如果棍尾更細，長度比較少，那就稱做鼠尾棍，因爲這種棍的長度跟本人的高度非常接近，而且頭大尾細，故此，它可以忽然從前面標出棍尾，向背後直插，有那種特殊的絕招，跟鼠尾棍作戰的人，便要認眞提防。

太祖追魂棍就是鼠尾棍，本來鼠尾棍可以變成槍法的，因爲鼠尾的尖端就等於花槍的尖端，傳說宋太祖趙匡胤匹馬單槍，縱橫無敵，他非常精於使用槍法，有一種特殊的槍法叫做「馬上槍」，表示它要在馬上施展，當時楊家將當中有一個叫做楊令婆的高手，槍棍皆精，他的幾個兒子協助宋國，建立宋朝，後來楊五郎出家於五台山的文殊禪院，便由太祖馬上槍改爲追魂棍，因爲馬上槍的長度是一丈二尺，準備在馬上衝刺，平地作戰，當然不必這樣長，否則，轉動就不夠迅速，因此，太祖追魂棍只有九尺六寸，後來一傳再傳，由五台山傳入少林寺，維宗和尚挾持南來，在廣東居住，任職白雲寺的方丈，後來這一路棍法從白雲寺傳出，稱做南少林正宗棍法。

維宗和尚在九十六歲圓寂，葬於白雲山，入室的弟子除了兩個僧人之外，還有一個俗家的門徒，叫做鄒宇昇，後來有些武林高手精於鼠尾棍，俱是從鄒宇昇傳下，玩得最好的一個人就是茂縣譚敏，鄒宇昇認爲譚敏是武林高手，譚敏的祖父精通少林三輾手，鄒宇昇慕名到訪，兩人訂交，譚敏把三輾手傳給鄒宇昇，鄒宇昇亦以棍法傳給譚敏，於是，這兩種絕招都是南少林門的一種獨特拳棍招式，凡是南少林門的入室子弟，多數苦練三輾手與太祖追魂棍。

現時玩少林拳的人，多數特別重視脚法，事實上北少林的脚法比較多，南少林則除了脚法之外，對於橋手特別有興趣；就因爲南拳北腿，各有威望，既然在南方開枝散葉，不能不在橋手方面有更深的研究，故此，南少林門的三輾手是比較特色的，橋手堅硬如鐵，剛剛交手，就以這種招式出擊，攻勢凌厲，那是南少林的特徵，不妨一知。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紅袖刀訣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迷谷長老童姥姥，指控何凌風夜闖冰宮禁地，按照迷谷規律，罪當處死，而谷主唐小仙，是何凌風的未婚妻子，按迷谷祖訓陪葬，谷主唐小仙駁斥童姥姥越權，何凌風是否有罪，該由谷主判處，長老院無權判刑，況且，罪行必須要有証據，童姥姥辯稱，何凌風剛從山腹出來，這還不算証据？唐小仙指斥那只証明他進過山腹甬道，不能証明他闖過冰宮，山腹甬道並非禁據，不能定罪，又反問童姥姥有否眼見他進入冰宮，童姥姥聲稱，她雖未目睹，但守宮門的傅姥姥和兩位使者能都曾親眼目睹——

力鬥平亂局

唐小仙笑道：「童姥姥，你最好先弄清楚，傅姥姥和兩位使者全是瞎子，她們根本就不可能親眼目覩。」

一句話，反把童姥姥問得啞口無言。

在場的人，雖然明知唐小仙是强辭奪理，仍不約而同齊將目光轉注在傅姥姥身上。

傅姥姥不慌不忙道：「老身目盲心不盲，自問足可證明何凌風是否闖進過冰宮，只不知你們願不願意相信瞎老婆子的證詞。」

童姥姥大喜道：「對，傅姐雙目雖盲，一向行事鐵面無私，她負責掌管宮門鑰匙，當然足可作證。」

傅姥姥臉上毫無表情，冷冷道：「我的證詞，你們會相信嗎？」

童姥姥搶着道：「絕對相信，傅姐，你儘管指證，咱們都相信你。」

唐小仙却心裏暗暗着急，忙接着道：「傅姥姥，本座待你不薄，你要捫心自問，千萬不要枉殺好人。」

傅姥姥漠然地道：「我瞎老婆子與人無怨無恨，只知把守冰宮禁地是我的職責，今天的事，老婆子是有一句說一句，也不怕因此會開罪了誰？便宜了誰？」

唐小仙低聲哀求道：「傅姥姥——」

童姥姥大喝道：「諸位同門，擅闖禁地非比尋常，谷主既然定要證據，咱們就聽聽傅姐的證詞，何凌風是否有罪全憑這一言決定。」

石屋內外立即肅靜下來，人人都屏息靜氣，等候着傅姥姥開口。

童姥姥得意地道：「好了，傅姐，請大聲一些，大夥兒就等你一句話了。」

仁行享太平

傅姥姥翻了翻白葉眼，果然提高了聲音，說道：「傅穗蘭奉命護守冰宮禁地，職責所在，謹此作證，今天，谷主和何凌風，的確到過冰宮——」

童姥姥和花琴等人不由自主，齊聲歡呼。

傅姥姥厲聲道：「不要喧嚷，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童姥姥笑道：「好！傅姐請把話說完，咱們絕對全力支持傅姐。」

傅姥姥清一清嗓門，高聲道：「我證明，谷主和何凌風只到過冰宮門口，並沒有踏進宮門。」這話一出，全場鴉雀無聲，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好一會，屋外才發出一片歡呼：「谷主萬歲！駙馬萬歲！」

唐小仙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眞的，激動地望着傅姥姥，良久，才顫聲道：「謝謝你，傅姥姥。」

但是，這微弱的感激，已被歡呼掩蓋，行刑隊業已自動解開了馮婉君的綑綁。

童姥姥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忿然道：「姓傅的，好，咱們走着瞧！」

傅姥姥平靜地道：「不用走着瞧了，你誣陷谷主，嘩衆犯上，依谷規也是死罪，今天還想走出這石屋嗎？」

童姥姥冷哼道：「我倒不信誰能留得住我，走！」一揮手，向石屋外走去。

「站住！」唐小仙順手拔出一名瞎婦的佩刀嬌叱道：「童淑貞，你好大的膽，身犯重罪，尚敢恃强抗命，你眼中還有谷規祖律麼？」

童姥姥哂道：「我身為長老院首座長老，身份並不在你谷主之下，你那點威風休在我老婆子面前賣弄。」

唐小仙厲聲道：「童淑貞抗命叛谷，罪在不赦，本座憑祖傳金刀令，即刻起，免除童淑貞長老身份，責令全谷同門協力緝捕歸案，擒獲童淑貞者，便是首座長老，與童淑貞為伍者，即視同叛逆，一律格殺勿論。」

迷谷中人面面相覷，都不知該如何是好？

童姥姥仰面大笑道：「唐小仙，你谷主的金刀令也只有這麼大個效力了，長老院乃全谷最高職位，你無權免除長老身份，咱們倒有權罷黜你這庸懦無能，不足領袖全谷，本長老院決定予以罷黜，另選新谷主，來人呀，給我擒下了！」

一個人應聲拔出長刀，原來是花琴，但她左右望望，只有自己一人應命，心裏一慌，竟遲疑着不敢上前。

唐小仙取出一柄光華閃爍的金質小刀，高舉過頂，道：「花琴附逆謀反，誰能擒殺花琴，立賞銀邊長老榮銜！」

話聲甫落，一人排衆而出，大聲道：「遵命。」

這人也屬「鑲藍邊」使者，却是尤二娘。

花琴怒道：「你這反覆無常的東西，怎麼臨陣倒戈，反助外人？」

尤二娘喝道：「扯你娘的臊，咱們世代居住迷谷，從沒聽說有人敢罷黜谷主的事，你想害我叛谷謀反，我就拿你將功贖罪，接招！」

長刀一抖，直取花琴。

迷谷弟子畢竟純厚的居多，大家面對谷主和首座長老之爭，都不敢妄動，對花琴却全無顧忌，尤二娘這一出手，立刻激發了大家忠義之心，吶喊一聲，紛紛刀揮向前，圍攻花琴。

石屋內情勢一變，屋外也激起共鳴，迷谷弟子們長刀飛舞，一齊加入聲討叛逆的行動。

童姥姥眼見大勢已去，恨恨一頓腳，揮刀衝向屋外。

她身為長老院首座長老，功力自是遠比那些鑲藍邊使者或木蘭隊刀女們深厚，刀光過處，如滾湯潑雪，人羣紛紛退避，很快便殺開一條出路。

唐小仙望見，正想親自出手，何凌風已悶聲不響飛掠而出，及時截住了童姥姥……

長老院其餘幾位姥姥始終沒有出手，顯然對童姥姥的公然反叛並不贊同。

唐小仙長吁一口氣，低聲對傅姥姥道：「等擒服了叛逆，老人家庇護之情，我會重重答謝……」

傅姥姥搖頭道：「不必謝我，要謝你應該謝那位何凌風。」

唐小仙詫道：「為什麼？」

傅姥姥輕嘆一聲，道：「這些年來，經過我親手送進冰宮的人不少，那些人死在冰宮，也就等於死在我手中，好不容易有一個活着回來，豈能為我一句話又送了性命。」

唐小仙笑了，又問道：「可是，你老人家一向不肯說謊，這次為什麼會……」

傅姥姥一翻白葉眼，道：「誰說我不說謊？我只是沒有機會罷了。誰若說他一輩子沒有說過謊，那句話本身就是天大的謊話。」

是的，天下沒有從不說謊的人，正如天下沒有絕不原諒自己的人。

就因為人都喜歡原諒自己，所以才說謊。

× × ×

何凌風的功力本不及童姥姥深厚，但他熟練冰宮中第九絕招，正是尅制紅袖刀訣的奇學，刀勢每一出手，都搶制機先，使童姥姥手中長刀根本無法施展。

交手不上五六招，童姥姥已受了兩處刀傷，誰不很重却令童姥姥為之心驚膽裂。

她自忖難是何凌風敵手，突然低聲道：「姓何的，不要相逼太甚，你還想不想救費明珠回來？」

何凌風心中一動，忙放緩了刀勢，道：「你能救她？」

童姥姥道：「如果你肯放我一馬，我自然有辦法帮你救她脫身，只看你願不願意？」

何凌風道：「你且說說看。」

童姥姥道：「姊妹會的三公主身受刀傷，迄今尚未離開迷谷，只有我知道她藏在什麼地方，你若答應放我脫身，我就把她交給你，有她作質，何愁不能跟姊妹會交換費明珠。」

何凌風眼中異光一閃，立刻收回長刀，道：「她人在什麼地方？」

童姥姥道：「就在迷谷中養傷，何大俠若肯讓路，老身現在就領你去……」

「好！你帶路！」

長刀收轉，讓開去路，童姥姥箭一般射出了石屋。

唐小仙驚呼道：「凌風，快截住她！」

何凌風却向她擺了擺手，沉聲道：「你好好整頓谷中事務吧，把她交給我了，別派人追趕，我很快就回來。」

唐小仙還想問問原因，何凌風已縱身掠起，尾隨着童姥姥飛馳而去。

× × ×

迷谷弟子大都去了後谷，莊院中顯得很空虛。童姥姥直接奔回長老院，急急如喪家之犬，庭院內雖然僅剩下幾名侍候僕婦，也被她全都撵了出去。

這時候，除了她自己，她已經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同時也不敢在谷中多作停留，趕回住處，先匆匆取了幾件珍貴東西，便想離去。

其中包括兩柄寶刀——一是天波府的胭脂寶刀，另一柄則是費明珠使用的月眉彎刀。

她對胭脂寶刀是眞是假？暫時還無法鑑定，因此只將胭脂寶刀揹在肩後，却攀着月眉彎刀，準備使用。

何凌風在院子裏堵住了她，冷然道：「金紅玉躲在什麼地方？你不把人交出來，休想離開迷谷。」

童姥姥已脫重圍，又取得了寶刀，似乎有恃無恐的樣子，笑笑道：「何大俠，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希望你不要逼人太甚，錯開今日，彼此將來還會見面。」

何凌風道：「我可以不問你們谷中事務，但你得把金紅玉交出來，這是你脫身活命的條件。」

童姥姥道：「如果我交出人，你能保證唐小仙退位，將大權交給老身麼？」

何凌風道：「那是你們迷谷的事，我怎能作此保證？」

童姥姥冷笑道：「所以，我也不能將金紅玉交給你，因為她們是支持我重回迷谷的保證，這些年來，姊妹會已在迷谷附近暗設埋伏，隱藏高手，我若跟姊妹會翻了臉，誰帮我重返迷谷？」

何凌風喝道：「你要食言反悔嗎？」

童姥姥道：「並非我反悔，老實告訴你吧，金紅玉早已逃出迷谷了，剛才的話，只是一時權宜之計而已。」

何凌風勃然大怒道：「既然如此，你就休想脫身。」

童姥姥說道：「何大俠，你把老身留下，甚至把我交給唐小仙治罪，對你並無絲毫好處，倒是你跟我一塊兒出谷去，我可以帶你去姊妹會的秘密巢穴，能否救得出費明珠，那要由你自憑本領，老身只負責帶路，犯不着開罪朋友。」

這老婆子果然老奸巨滑，其目的，顯然要利用何凌風護送她離開迷谷，果眞抵達姊妹會

巢穴，必定翻臉對付何凌風以便向姊妹會邀功，絕不可能任由何凌風去救人，居心已昭然若揭。可是，何凌風好像全沒想到這些，沉吟了一下，竟然點頭道：「好，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如果你還敢騙我，却別怪我下手無情。」

童姥姥笑道：「放心吧，這次絕對是眞話，我離開迷谷，無處可以投奔，當然會前往姊妹會。」

何凌風道：「走！」當先奔出莊院。

抵達谷口，十餘名木蘭白隊刀女攔住去路，爲首一名「藍邊」使者道：「童姥姥叛谷圖逃，谷主已有嚴命截捕，任何人，不得擅自出谷。」

何凌風道：「你只管放開出路，谷主若怪罪下來，自有我承當。」

那使者道：「何駙馬是本谷嬌客，咱們還敢作主放你出去，但這童姥姥……」

何凌風道：「她是我帶出去的，一切後果自然都由我負責。」

那使者爲難地道：「這……且容屬下飛報谷主請示如何？」

何凌風不耐道：「我有急事，沒有時間等你請示，你就照我的話回覆谷主好了。」

話落，竟不理衆女，逕自闖了出去。

童姥姥手提月眉彎刀緊隨在後，一齊闖出谷口。

那些刀女無人敢出手攔阻，眼睜睜看着兩人出谷而去。

童姥姥臨離去時，猶恨恨咒罵道：「臭蹄子們倒眞勢利，還沒成婚就知道拍駙馬的馬屁了，等老婆子回來，要你們一個個後悔都來不及。」

刀女們分明聽見，也假作沒有聽見，直到兩人去遠，刀女隊中才疾步奔出一人，小心翼翼尾隨在兩人後面。

這人雖然穿着「鑲白邊」的刀女衣服，却是以客卿身份居住在「出塵精舍」的馮婉君。

× × ×

童姥姥所謂的姊妹會秘密巢穴，實際就是那棟隱藏在迷谷後方荒山之中的小茅屋。

她一路上都和何凌風併肩而行，到了茅屋附近時，突然一提眞氣，加快了脚步。

何凌風怕她會逃走，忙也展開身法疾追。

兩人一前一後奔到茅屋前方草坪上，童姥姥突然拔出月眉彎刀，厲聲道：「何凌風，你逼人太甚了，老身已落到如此地步，你居然還苦苦追趕，一步不肯放鬆，老身今天跟你拚命了。」一面說着，一面揮刀出手猛撲何凌風。

然而，才交手數招，突然假作不敵，刀法散亂，破綻百出，同時又驚慌的叫道：「綠玉姑娘，請快些帮我，三公主失陷在迷谷，你們不能再袖手旁觀啊……」呼叫聲中，四週人影連閃，忽然出現二十餘名黑衣女子。

這些黑衣女子，都是寬袖短衣，頭挽高髻，每人手中握着一柄窄形長刀，腰帶上又斜插着一柄短刀。

茅屋中，也同時走出兩人，一穿綠衣，一着藍袍。穿綠色衫裙的是金綠玉；着藍袍的却面目陌生，從未見過。

但藍袍女人的年齡和身份，似乎都在金綠玉之上，從她一身裝束打扮，很明顯是個東倭國的番婆。

她一現身，立卽沛叱道：「住手！」

話是說的中國話，咬音吐字，却分明不是中國人，因爲聽起來有些像是：「猪手！」

童姥姥和何凌風各自收招躍退，四週東倭番婆立刻圍了上來，雙手握刀斜舉，將何凌風和童姥姥一齊圍住。

童姥姥有些詫異，忙問道：「這位姑娘，是——」

金綠玉道：「她是我大師姐，名叫金藍玉，也是本會的會主。」

金藍玉！姊妹會會主！

何凌風不由自主凝目望去，只見那金藍玉雖然已有二十六七歲，却生得眉目娟好，十分嫵媚妖冶，心裏不覺暗暗一動。

童姥姥聽說是姊妹會主，連忙含笑道：「原來是大公主，老身有禮了。」

金藍玉冷冷道：「不必客氣，剛才你說的可是眞話麼？」

童姥姥道：「老身和貴會誼屬同盟，怎麼會說假話騙你們。」

金藍玉道：「可是，你怎麼會失敗得這樣慘？我三妹怎麼會失陷在迷谷？」

童姥姥舉刀一指何凌風道：「都是這姓何的害的——」便將何凌風和唐小仙雙入冰宮，刀傷金紅玉，以及守宮門的傅姥姥僞證……等經過，大略說了一遍。

金藍玉對童姥姥跟唐小仙爭權失敗的事，似乎並無多大興趣，一心全在金紅玉身上，問道：「我三妹旣然負了傷，你爲什麼不救她一同回來，却把她一人丢在谷中？」

童姥姥道：「三公主負傷行動不便，老身讓她藏在長老院花園假山洞裏，那地方很隱密，不會被人查覺，事敗之後，本要救她同逃，無奈被這姓何的追趕太急，無法分身，只好將他誘到此地來，會主要救三公主不難，只須先擒下何凌風，然後率貴會高手隨老身同返迷谷，除去唐小仙，三公主自然脫險。」

金藍玉冷笑道：「你的意思，是要咱們替你剷除強敵，然後，送你回去做現在的迷谷主人？」

童姥姥急道：「話不是這樣說，三公主失陷谷中，時間不能拖延，你們雖是助我，也爲了救三公主，這是彼此兩利的事。」

金藍玉道：「但臨敵拚命，却要我們姊妹會替你去打天下？」

童姥姥道：「也不必臨敵拚命，這何凌風是唐小仙的未婚夫婿，咱們只要擒住他，不怕唐小仙不俯首從命。」

金藍玉道：「旣然如此，那就請你擒下他吧！」

「這……」童姥姥遲疑地說道：「這人已練會了迷谷刀法，老身一人之力，恐怕勝不了他……」

金藍玉喝道：「那要你何用？你除了坐享其成，還能做什麼？」

舉手一揮，道：「給我殺——」

「殺」字剛出口，旁邊的金綠玉突然道：「且慢，小妹有話問她。」

四週東倭婦女高舉長刀，疾步縮小包圍圈子，蓄勢而待。

金綠玉道：「童姥姥，咱們彼此合作，自該各盡一己之力，相互掩護協助才對，我三妹負傷，你竟然棄她逃走，難怪大姐生氣。」

童姥姥憤然道：「你們只知責我，爲什麼不先責自己？那金紅玉私入冰宮，偸學紅袖刀訣，根本事先沒有告訴我，事後我仍然爲她覓地藏身，難道我也錯了麼？」

金綠玉道：「當然不能全怪你錯，我且問你，三妹藏身的地方當眞安全嗎？」

童姥姥道：「絕對……」

忽聞一個聲音接口道：「絕對不安全！」

隨着語聲，大批人影飛掠登上草坪——那是十二名「鑲藍邊」使者，率領着四十餘名木蘭黑隊刀女。

鮮紅的身影閃動，已將那二十多名東倭黑衣婦反圍在中間。爲首的，正是迷谷谷主唐小仙；說話的，則是馮婉君。

另外兩名木蘭白隊刀女，合抬着一架藤床

，上面躺着被制住穴道的三公主金紅玉。

金藍玉和金綠玉臉色都變得一片蒼白，四隻眼睛，瞬也不瞬凝注着藤床上的金紅玉，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童姥姥却像一條走投無路的野狗，閃着驚悸的目光，時時想奪路逃生。

但四週圍着近百名敵人，刀光閃爍，耀眼生輝，身邊更有個虎視眈眈的何凌風，想逃？談何容易！

馮婉君雖未着迷谷服飾，却已經以迷谷中人的身份自居，揚聲道：「姊妹會潛入本谷禁地，偸學本谷武功，又掩護本谷逃犯，論律當全數處死，如能卽時放下兵器，交出逃犯，本谷谷主網開一面，赦爾等死罪，現在願生願死，全憑你們自己選擇。」

金藍玉和金綠玉都沒有回答，那二十餘名東倭婦也沒有放下兵刄，顯然，面對如此衆多的迷谷高手，她們雖然自知很難取勝，仍不甘束手待斃。

馮婉君望一望唐小仙，後者毅然地點了點頭。這是表示，一切授權由馮婉君行事。

馮婉君神色冷肅，緩緩舉起右手，道：「這是你們自己找死，休怪本谷沒有給你們機會了！」

她正要揮手下令格殺，金藍玉突然仰面大笑……

馮婉君詫聲道：「你死到臨頭，還得意什麼？」

金藍玉揚揚眉，道：「不錯，迷谷的紅袖刀訣天下無敵，又仗着人多勢衆，動起手來，姊妹會或許有敗無勝，可是，在落敗之前，我們也不會放過墊背的人。」

回頭向茅屋喝道：「金鵬師兄，把人押出來。」

茅屋中應聲走出來一行人，爲首是個身軀粗短的中年男子，後面兩名短衣漢子，押着一男一女。

那男的約莫五十來歲，像貌威猛，紫膛臉，一字濃眉，混身綑綁，形如重囚。

女的却是費明珠，也被五花大綁，頸後架着窄刀。

金藍玉道：「何凌風，你可要知道，這位男囚是什麼人嗎？如果你想知道，去問問馮婉君。」

何凌風冷冷道：「不用問，這位想必是嶺南芙蓉城香雲府的主人，太陽刀費百齡。」

金藍玉哈哈笑道：「果然不愧聰明，那麼，你想必也知道迷谷的人一旦動手，他們會怎樣處置他們父女了？」

何凌風臉上泛起了怒容，厲聲道：「你們跟迷谷的糾葛，與他們父女何干？這樣做豈非太卑鄙無恥？」

金藍玉笑道：「但他們父女跟你有關，而你又是迷谷的嬌客，只有你出面，才能替我們雙方解這段糾葛。」

何凌風重重哼了一聲，却沒有回答。

金藍玉又道：「我們並沒有別的苛求，只想以他們父女二人，換回我三妹紅玉，然後，姊妹會立卽撤出大巴山，至於這位童姥姥的事，交由你們自己解決，這條件，何大俠認爲如何？」

何凌風還沒開口，童姥姥已怒吼道：「臭蹄子，你見老身窮途末路，就想過河折橋了麼？告訴你，沒那麼容易，老婆子脫不了身，你們這些臭蹄子也休想脫身！」

金藍玉冷哂一聲，道：「你跟我們發狠有什麼用，不是我們不肯帮你，而是你先陷害了我三妹。」

童姥姥怒從心起，突然揮刀向茅屋衝去。

她一發動，四週東倭番婦也立刻出手攔截，刹時，刀光閃爍，呼喝隨起。

番婦們人數雖然多，刀法却遠遜迷谷紅袖刀訣，才一交手，便連傷了四五人，被童姥姥衝破了重圍。

可是，番婦外面，還有大批迷谷門下。

童姥姥仗着功力深厚，捨命向外攻撲。

馮婉君喝道：「截住她，死活不論！」

四名鑲藍邊使者併肩齊上，聯手擋住了童姥姥。

這時，童姥姥也自知人單勢孤，很難突破圍困，但不拚命是死，拚命還有一綫生機，因此捨死忘生，一柄刀使得霍霍生風，力戰四名使者。才三五個照面，其中一名使者眉頭中刀，踉蹌退了下去。另一名鑲藍邊使者立刻揮刀補上，仍是以四對一。

童姥姥殺得性起，怒吼聲中，又將一名使者砍傷。

一人負傷退下，另一人隨卽塡上，絲毫不留空隙，而鑲藍邊使者有十二人之多，童姥姥却只有孤零零一個，何況外圍還有四十餘名木蘭隊刀女。

這是一場困獸之鬥，也是一場慘烈的搏殺，迷谷刀法玄妙莫測，簡直把姊妹會的東倭番婦們看呆了。

紅衣展動，刀光如練。

童姥姥始終僅一個人，力戰之下，腿部也中了一刀。

鮮紅血液汩汩流出，染遍了她衣襟下擺上所鑲的銀色滾邊，失血一多，眞氣更難爲繼，稍一遲頓，左臂和腰側又各中一刀。

童姥姥再也支持不住了，虛幌一刀，踉蹌倒退回來。突然，一隻手及時扶住了她，只聽何凌風的聲音輕嘆道：「何苦同門相殘，姥姥把刀放下吧！」

童姥姥掙扎着還想揮刀反劈，手腕一麻，月眉彎刀已被何凌風奪去。

迷谷門下齊聲歡呼，衝開東倭番婦的包圍，擁了進來……

何凌風沉聲道：「別忙動手，我有幾句話要說。」

一手提刀，一手扶着童姥姥，道：「唐姑娘，可否答應我一個逾份的要求？」

唐小仙道：「怎麼？你還想替她求情？」

何凌風道：「童姥姥干犯迷谷的谷規，我本來無權置喙，但她總是紅衣慧娘一脈傳下來的，只爲了權利薰心，才做下這樁錯事，姑娘能否念在同門之情，赦她一死，使她以待罪之身終老谷中，也就是了。」

唐小仙微微皺了下眉頭，道：「她騙你入冰宮，屢次欲害你，難道你都忘記了麼？」

何凌風苦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她年紀已老，也活不了幾年了，何不網開一面，讓她渡完餘生。」

唐小仙默然良久，終於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了，但她必須廢去武功，終生囚禁，直到老死爲止。」

何凌風欠身道：「謝謝姑娘。」

將童姥姥背後的胭脂寶刀摘下，點了穴道，交給兩名鑲藍邊使者帶去。

這些經過看在東倭番婦們眼中，都大爲感動，其中許多人不由自主，一個個垂下了手中倭刀。

何凌風目光掃視四週，高聲道：「你們都是東倭國善良婦女，何苦受人利用，萬里渡海來中國招惹殺身之禍，自古天生男女，各有其用，東倭婦女更是久擁溫馴賢名，你們來中國幹這無謂的爭勝，難道不想念在國中的父母親人嗎？」

番婦們面面相覷，寂無回應。

金藍玉大聲道：「何凌風，你休想挑撥姊

妹會，我們東倭婦女終生受你們男人的呼喝指使，早就忍無可忍了，因此才決心創設姊妹會，也要你們男人嚐嚐被欺凌的滋味。」

何凌風道：「卽使如此，那也該回到東倭國去創設姊妹會，欺凌你們的並不是中國男子，你們何須遠來中國興風作浪？」

「這——」金藍玉一時爲之語塞，想了想，仍然倔强地道：「這是因爲中國地大人衆，我們先在這裏創立姊妹會，待稱霸中國，就不愁不能稱霸東倭。」

何凌風微笑道：「只可惜咱們中國婦女大都善良本份，絕不會輕易受人蠱惑，你不妨問問，在場數十位的中國婦女，誰願意加入姊妹會？」

數十名迷谷門卜都笑了，顯然，大家除了覺得姊妹會這件事挺新鮮，沒有任何人會願意加入。

何凌風笑容一斂，大聲道：「童姥姥的事已經了結，迷谷谷主有言在先，願意赦你們一死，想活着回國的，放下兵刃，各發川資紋銀百両遣送返國，否則，這大巴山就是你們埋骨的地方。」

話才完，二十餘名東倭婦女中，已有十名拋卜了長短倭刀，退到一旁。

金藍玉急忙以東倭語叱喝阻止，竟無效力，陸續又有幾人拋卜兵刃。

金綠玉慌了，顫聲道：「何大俠，我們並不願意跟你爲敵，只要你放了我三妹紅玉，我們立刻就走。」

金藍玉接口道：「否則，我們寧可先殺了費百齡父女，跟你決一死戰。」

何凌風搖頭道：「金紅玉偸學了迷谷刀法，干犯了迷谷禁例，我無權放她，但你們若敢傷費家父女一毫一髮，你們師兄妹四人就死定了。」

金綠玉道：「你剛才替童姥姥求情，也可以替我三妹求求情。」

何凌風道：「但童姥姥是迷谷中人，金紅玉却要離開迷谷，這份情，我不便强求。」

那一直沒有開過口的金鵬，突然厲叱道：「何凌風，你不要賣狂，有本事敢跟我賭一賭嗎？」

何凌風道：「怎樣賭法？」

金鵬道：「你敢不用迷谷刀法跟我決一勝負，如果你勝了，咱們願意解散姊妹會，全體歸化迷谷，永不返國。」

何凌風笑笑，道：「如果我輸了呢？」

金鵬道：「你若落敗，就說服唐小仙，解散迷谷，加入姊妹會，以迷谷作爲姊妹會的總會會址。」

何凌風搖頭道：「抱歉，我無法承諾這份賭注，因爲迷谷並不屬於我的。」

金鵬冷笑道：「你不敢答應？」

何凌風笑道：「我不是不敢，而是不能答應……」

突然一人接口道：「我答應。」

接話的，竟是唐小仙。

何凌風怔了怔，道：「姑娘，這事非同小可，迷谷碍於祖規律例，萬一……」

唐小仙道：「不會有萬一，我相信你一定獲勝。」

何凌風皺眉道：「金鵬久居嶺南，熟諳香雲府的太陽神刀烈焰十三斬，我並沒有絕對獲勝的把握。」

唐小仙笑道：「他只練刀，未練劍，何況，除了紅袖刀訣，天卜還有什麼刀法是破雲八大式的敵手？」

馮婉君也低聲道：「谷主都不担心，你担心什麼？放手去好好教訓那矮子一頓。」

事實上，也不容何凌風再猶豫，因爲金鵬[illegible]大踏步從茅屋台階上走下來，草坪上的東倭婦女和迷谷門卜也紛紛退開了。

何凌風只得聳聳肩，將胭脂寶刀挿在腰際，提着費明珠那柄月眉彎刀，迎上前去。

× × ×

兩人對面站定，何凌風比金鵬足足高出一個頭，金鵬的腰却比何凌風粗大一倍。

一個修長，一個粗壯，倒也各擅勝場。

何凌風身上有兩柄刀，金鵬同樣携帶着一長一短兩口倭刀。

金鵬微微仰面道：「記住，可不能施展迷谷的紅袖刀訣！」

何凌風點點頭，道：「放心吧！」

金鵬又道：「咱們不限招數，直到分出勝負爲止，誰中途要求停手，就算誰敗。」

何凌風道：「可以。」

金鵬再道：「爲了求勝，儘管各施手段，但只是點到爲止。」

何凌風道：「好！」

金鵬忽然向何凌風身後喝道：「那位姑娘請退開些，不許暗中相助！」

何凌風只當誰有心暗助自己，連忙回頭察看……

就在他扭頭的一刹那，一縷刀光已閃電般捲到腰際。

原來金鵬呼喝是假，正要引他分神，好突然出手。

何凌風一時未防，險些着了道兒，急忙滑步，縮腰，轉身……

這一刀是躱過了，却被金鵬搶去先機，倭刀揮舞，勢如匹練，一口氣連攻了七八刀。

何凌風幾乎停不卜脚步，被迫倒退了一丈有餘，情急卜厲聲暴喝，奮力揮刀一記硬接。

嗆地一聲，何凌風突覺手上一輕，月眉彎刀竟一折兩段。

何凌風猛想起費百齡正因搜求寶刀才被金藍玉蠱惑，現在，金鵬手中，必然就是那柄寶刀。

月眉彎刀已非凡品，不料會被一削而斷，難怪金鵬好像對決戰胸有成竹，原來就仗着這個。

何凌風手中無刀，立陷險境，不得已，丟去刀柄，凌空一個翻滾，從金鵬頭頂越過，趁機又拔出了胭脂寶刀。

胭脂寶刀雖遭銀汁塗抹，掩去了鋒銳，至少不必担心會被削斷。

因此，他身落實地，立刻振刀反擊。

金鵬還想削斷胭脂寶刀，幾次硬拚，毫無效用，心裏倒膽怯起來。

這一來，立被何凌風搶回先機，刀光霍霍，直逼過去。

金鵬情急，突然變換刀法，專攻卜三路，利用身裁上的差異，一味繞着何凌風的脚跟旋轉，同時在刀上貫注內力，施展香雲府的獨門太陽神刀。

太陽神刀烈焰十三斬，不僅刀勢凌厲快捷，施展開來，刀身上更會泛現出一片紅色刀炁，整套刀法，就如一蓬飛動流轉的烈火。

當然，施展太陽神刀也最耗眞氣。

金鵬好像有取用不竭的眞氣，刀勢越使越快，盤旋飛舞，四週紅雲，宛如將何凌風圈在一座溶爐中。

溶爐的滋味當然不好受，何凌風又必須以高就低，出手份外吃力，沒多久，便已混身大汗。

但他却發現一樁奇事——胭脂寶刀好像越來越鋒利了。

記得馮援曾說過，胭脂寶刀刀鋒被銀汁塗過，看似極鈍，若用火輕煉一遍，溶去銀汁，卽可恢復鋒銳，莫非金鵬施展的太陽神刀，竟

使刀鋒上的銀汁溶化了？

何凌風仍不敢相信，尋到一個機會，力貫刀身，猛然劈落。

金鵬本有閃避的餘裕，却暗暗起了殺機。他刀交右手，單腿跪地，一招「橫架金樑」硬接何凌風的刀勢，左手却迅速從腰際拔出了另一把短刀，刺向何凌風的小腹要害。

這一招，旣狠又毒，只看得唐小仙等人都驚呼失聲。

皆由金鵬右手長刀已將何凌風的刀勢封死，左手刀突出殺着，又正當貼身相搏的時候，實令人防不勝防……

一聲凄厲的慘叫，震撼了每個人的心。

每一個人幾乎都認定傷的必是何凌風，結果却恰好相反。

受傷的是金鵬，他的長刀從中折斷，整條左臂也被齊肩砍落，鮮血染紅了半個身子，人已昏死在地上。

那條握着短刀的左手，就掉在何凌風脚邊，刀尖只刺破何凌風的外衣。

何凌風呆呆站在那兒，低頭凝視着手中的胭脂寶刀，臉色一片迷惘。

金藍玉突然尖叫道：「姓何的，你好卑鄙，約好點到爲止，你爲什麼暗卜毒手？」

何凌風一句話也沒說，只默默替金鵬閉住傷處穴道，將他橫抱起來。

金藍玉怒叱道：「放卜他！放卜他……」

何凌風仍然不理，穿過刀女們的包圍，走到唐小仙面前才停卜來，徐徐道：「姑娘帶着止血護元的藥物嗎？」

唐小仙點點頭，馮婉君立刻取出一粒藥丸遞過去。

何凌風將藥丸餵給金鵬服下，又道：「我失手傷了他，無以爲償，姑娘能否成全我一項請求？」

唐小仙點頭說道：「你說吧，只要我力所能及。」

何凌風道：「請姑娘釋放金紅玉，讓她們帶着金鵬離去，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唐小仙遲疑了一下，道：「你有沒有想到，金紅玉偸學了紅袖刀訣，縱虎歸山，後患無窮？」

何凌風點頭，說道：「我願意等她們都練成紅袖刀訣之後，另覓時地，再跟她們決一死戰，却不願使域外番人，譏笑我堂堂中華乘人於危。」

唐小仙眼中異采連閃，笑笑道：「好！泱泱大國，應該有些氣度。」

一揮手，兩名刀女解開了金紅玉的閉穴。

馮婉君低聲道：「其實，你又何必這樣自責，咱們看得很淸楚，你傷他只是無意失手，他却是居心狠毒，想取你性命……」

何凌風淡然一笑，道：「東倭國人心胸狹窄，無論如何，受傷的總是他。」

說着，將金鵬交給了金紅玉，道：「姑娘蘭質蕙心，適才經過想必也已目覩，一切恩怨全在何某一人肩上，與費家父女無關，希望姑娘有所抉擇。」

金紅玉點了點頭，抱起金鵬向茅屋走去。走了幾步，忽又回頭道：「我所作的抉擇，你都願意接受嗎？」

何凌風道：「當然。」

金紅玉道：「你不後悔？」

何凌風道：「決不。」

金紅玉笑了笑，加快脚步，奔向茅屋。

馮婉君道：「可要卜令包圍茅屋，以防她們傷害費家父女？」

何凌風搖搖頭，道：「不必，我相信金紅玉不是那種人。」

可是，情形的演變，竟好像出乎他的預料之外。

金紅玉回到茅屋以後，並沒有釋放費家父女。

師姊妹三人密議了好一陣，又將金鵬送入屋內，然後，才由金藍玉出面道：「請天波府楊夫人過來一下，有要事相商。」

馮婉君愕然說道：「這些番婆子在攪什麼鬼？」

何凌風道：「你儘管放心去，看來她們並無惡意，否則，決不會稱呼你如此客氣。」

唐小仙也道：「她們未離大巴山以前，決不敢傷你，或許她們想跟你商議脫身的交換條件。」

馮婉君壯着膽走向茅屋，立卽被金藍玉延入屋內，又過了好半晌，才獨自回來。

回來後，竟避開何凌風，將唐小仙請到一旁，低語了一陣。

何凌風忍不住問道：「你們究竟商議了些什麼？」

唐小仙也不回答，却傳令撤隊返回迷谷。

何凌風迷糊了，怔怔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馮婉君對他神秘一笑，道：「別發呆了，先回迷谷，自然會告訴你。」

木蘭隊刀女依序撤圍，姊妹會屬卜的東倭番婦竟然也尾隨在後面。

然後，金家兄妹和費百齡父女也都離開了茅屋，隨隊走向迷谷。

何凌風一向自負聰明，却被這情形弄得如墜五里霧中。

× × ×

迷谷谷主的大婚典禮，旣隆重，又熱鬧，全谷張燈結采，一片喜氣。

自有迷谷，歷屆谷主都有一次擇配大典，但絕無這一次的熱鬧。

因爲經長老院正式宣佈，由婚禮當天起，迷谷谷主已不再是女性擔任，也不再由世代祖傳，侯後的谷主寶座，但擇才德足堪擔當者，無分男女，都有資格繼任。

當然，隨着谷主繼任方式的變更，另外許多不合理的規例也同時修改，從此，迷谷不再與世隔絕。

只要不是心存惡念的人，隨時可以入谷交易或定居……

但這些改變，都無法使何凌風心裏釋然，那始終塞在心中的悶葫蘆，一直到婚禮進行時才打破。

站在紅毡旁的新娘子，竟然有兩位。

一是唐小仙，另一位却是金紅玉。

費百齡父女做了現成媒人，唐小仙由迷谷長老院主婚，馮婉君以嫂嫂身份，擔任新郎主婚人。

金紅玉的主婚人，則是那位斷了一條手臂的金鵬。

金藍玉和金綠玉同充伴娘，却不伴隨新娘，一左一右緊貼在何凌風身邊。

何凌風不想被「趕鴨子上架」，稍一遲疑，立刻被兩位「大姨子」挾住，半點也動彈不得。

金藍玉並且用威脅的口吻道：「你給我本份一點，別想打退堂鼓，三妹是爲了保證紅袖刀訣不致外洩，才受這種委屈，你要敢冷落了她，咱們就跟你算算斷臂的賬。」

何凌風苦笑道：「這是終身大事，又不是綁赴法場，你們至少也該事先告訴我一聲。」

金藍玉道：「告訴你幹什麼，長嫂如母，楊夫人答應就行了，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何凌風還能說什麼？反正已經進了喜堂，旣不能嚷，也不能逃，只好「認倒霉」了。

世上定有很多男人，都想倒這種「霉」，祇不過沒有何凌風幸運而已……（續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得丐幫幫主及排教教主器重，託以重任，全力對付邪惡組合。他率領十二金剛和周橫、王平及二劍童三婢，暫稅居客棧，爲查出潛伏城中歹徒，特施展招搖方法，以引人注意，傍晚，偕周橫、王平及二劍童前往望江酒樓，特意强佔一綢緞莊李掌櫃預訂座位，待李掌櫃一行來到，楚小楓從李掌櫃言行中看出他絕非生意門中人，乃暗示王平故意挑釁，李掌櫃中計，示意同行者出手，立有二名穿長衫大漢向王平撲擊，王平閃身讓避，退開三尺，笑向兩大漢說，要在這酒樓打架，豈非大煞風景麼——

絕處施險着　死地求生存

王平口中說話，雙手却未停，接下兩個長衫人的六招攻勢。

兩個長衫人各攻了三掌，一，二掌，都被王平化解開去，第三招，王平却硬接了兩人一擊。

蓬然大震聲中，兩個長衫人各自向後退了一步。

李掌櫃臉色一變，道：「你們兩個，收拾不了人家一個。」

兩個長衫人，垂下頭去，滿臉慚愧之色。

李掌櫃嘆息一聲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平常你們吃香的，喝辣的，可是遇上了事情，一件也辦不通。」

楚小楓心中暗道：「作生意和氣生財，這人，那像個作生意的樣子。」

兩個長衫人突然一撩衣襟，伸手摸入腰中。

那是準備亮傢伙的動作。

李掌櫃皺皺眉頭，道：「你還不退ト去，硬要在這裏丟人現眼麼!」

兩個長衫人，手已觸到了刀柄，但却立時又鬆了手，垂着頭退下了去。

楚小楓腦子裏，不停的打轉，推斷這位李掌櫃的來路，但表面上，却是漠不經心，連望也未望那位李掌櫃一眼。

周橫和兩位劍童，也站着未動。

王平却微微一笑，道：「吃飯嘛，每天都要有幾次，算不得什麼大事，難道還用得着拚命麼?」

李掌櫃冷笑一聲，道：「閣下說的是，咱們訂的位置，被你們强行霸佔了，實在是一件小事，吃飯嘛，用不着拚命，算你們狠，咱們認了……」

提高了聲音，接道：「伙計，咱們換個地方。」

店伙計道：「李爺請!」

轉身向前行去。

李掌櫃緊隨在身後向前行去。

王平微微一皺眉頭，回顧了楚小楓一眼，臉上是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

似乎是完全沒有料到，那位李掌櫃竟然會忍下了這口氣，轉身而去。

行到了楚小楓身旁，低聲說道：「主人，這小子能屈能伸，完全出了我們的意料之外。」

楚小楓道：「坐下吃飯，別要人家瞧出來咱們是有意找麻煩的。」

王平應了一聲，坐回原位。店伙計很快的送上來酒菜。

兩個劍童一直站在楚小楓的身後，表面上垂目而立。

事實上，兩個人却一直留神着上下望江樓的人。

酒菜上的很快，片刻之間，擺上了滿桌佳餚。

李掌櫃帶着人更上層樓，完全離開了楚小楓等的監視。

望江樓上的客人，越來越多，擠的沒有了一個空位。

但酒客仍然往上湧。

生意實在是好的邪氣。

這時，突然有一老一少兩個人，行到了楚小楓坐的桌子前面。

望江樓上還有兩個空位，可以擠下兩個人的，只有楚小楓這一桌了。

但只要看看楚小楓那股子氣勢，就沒有人願意自找麻煩。

但世上也偏有不怕麻煩的人。

這一老一少就是。

老的大約五十多歲，穿着一件灰布長衫，長的很瘦，瘦的除骨骼之外，全身很難稱出來三斤淨肉。

雙目深陷，面如黃紙，就像是害了一年癆病的人。

但那年輕人，却是唇紅齒白，長的十分英俊，穿着一身藍緞緊身箭衣，腰裏還掛了一把金柄彎刀。

刀鞘上鑲了七個貓眼大小的寶珠。

那是貨眞價實的寶珠，閃動着耀眼的珠光。

這麼兩個人走在一起，給人一種很難相配的感覺。

兩個人，行到桌子前面，一聲不響的就坐了下去。

灰衣枯瘦老者招招手，道：「伙計，伙計。」

經過了剛才一場風波，店伙計也實在不敢招惹楚小楓這一夥人。

所以，兩個人坐下去，店伙計看見裝作沒有看見，急急轉過頭去。

但人家這一叫，想裝也沒有法子，只好硬着頭皮走過來，道：「這位爺，你有什麼吩咐?」

灰衣老者道：「你們是不是賣酒菜的店舖子。」

伙計道：「是啊!」

灰衣老者道：「是還要問什麼?拿酒菜上來。」

店伙計望望楚小楓和王平，道：「客爺，這裏有客人!」

灰衣老人道：「有客人怎麼會空了兩個位置，再說，客人都不講話，你在囉索什麼?」

店伙計道：「我……我……」

楚小楓端起了面前酒杯，笑一笑，道：「伙計，加兩位杯筷上來。」

楚小楓叫的菜實在不少，四個人坐着吃，至少有十幾樣菜。

其中有一半還沒有動過。

店伙計想不到這客人，忽冷忽熱，眼看一場麻煩，忽然化去，立刻應了幾個是字，轉頭就走。

灰衣老者却突然冷冷的喝道：「給我站住。」

店伙計楞了一楞，道：「什麼事?」

灰衣老者道：「老夫不是要飯的，又不是付不起銀子，爲什麼要吃人家的殘酒剩菜，照樣子，給我再來一份。」

店伙計道：「爺!再來一份，如何能够擺得下呢?」

灰衣老者冷笑一聲，道：「擺不下，不會把他們吃過的給收了。」

店伙計道：「這個，這個……」

灰衣老者伸手取出了一塊七八兩重的銀子，說道：「你怕我白吃麼?先把銀子收下。」

楚小楓笑一笑，道：「店伙計，咱們吃過的菜，也該收下去。」

店伙計呆了一呆，道：「是，是!兩位客爺想來定是老朋友了。」

灰衣老者道：「朋友，什麼朋友，老夫沒有朋友。」

這是十成十找麻煩，完全擺出了一副惹事生非的架式。

楚小楓笑一笑，乾了面前一杯酒，沒有反唇相激，也沒有發怒之意。

更奇怪的是王平，竟然低着頭，大吃大喝，一句話也不說。

店伙計還楞在那裏，灰衣老者却已不耐，冷冷說道：「伙計，你還站着不動，難道覺着老夫不會殺人麼?」

那灰人老者雖然枯瘦，但他有一股特別陰森的味道，那股陰冷的味道，給人一種很恐懼的感受。

店伙計心頭震動了一下，轉身而去。

那灰衣老者抬頭望了楚小楓一眼，道：「閣下很大方!」

楚小楓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彼此見面，總算有緣。」

灰衣老者冷冷說道：「我看這叫寃家路窄。」

楚小楓道：「咱們是寃家?」

灰衣老者冷聲道：「不錯，咱們是寃家。」

楚小楓道：「在下和閣下何時結怨，爲何成了寃家，還望你朋友指點一二。」

灰衣老者冷笑一聲，道：「老夫高興

怎麼說，就怎麼說，難道世間還有管得了老夫的人？」

楚小楓道：「沒有管得了你的人？」

灰衣老者突然用手一按桌子，桌子上的一盤紅燒魚，突然飛了起來，直向楚小楓飛了過去。

就像有人端起那個盤子投了過去。

盤子急速的旋轉，直向楚小楓的咽喉上撞了過去。

楚小楓手中正端着一隻酒杯，微微一抬，酒杯擊在盤子邊緣，噹的一聲，那盤旋而飛的盤子，忽然間又向後飛了回去。

酒杯沒有破，盤子沒有損壞，兩人，完全以內功把盤子震的飛了回去。

一種很高强的內功，把力道化成一股很柔和的內勁，使得杯盤相擊，互不損傷，却借勢地把內功功力傳了出去。

灰衣老者冷哼一聲，突然伸手抓起一支筷子，擊在那大瓷盤上。

那大瓷盤突然旋轉着向楚小楓飛了過來。

楚小楓冷笑一聲，也隨手抓起了一根筷子敲擊瓷盤之上。

像要魔術一樣，一個盛滿紅燒魚的大瓷盤，不停的在空中飛來轉去。

奇怪的是瓷盤在空中飛旋，愈來愈快，構成了一種奇幻的景緻。

望江樓上所有的客人，都被這種景緻所吸引，全部都放下了杯筷。

所有的目光，全都盯注在那個瓷盤之上。

但見瓷盤飛旋，往來數十遍。

那灰衣人已然有些不耐，冷冷說道：「好小子，倒是瞧不出來，你竟然有這麼大的成就。」

右手一揮，手中竹筷突然硬擊瓷盤。

但聞拍的一聲，瓷盤碎裂，盤中的湯汁，和那條兩斤重的紅燒魚，也忽然化成了片片碎塊，一直向楚小楓飛了過去。

碎片，湯汁，似是受到一股極大的力量捲托住，濛濛一片，直捲過去。

忽然間，寒芒閃動，成方，華圓，兩個劍童突然出手。

四柄劍在楚小楓的面前，結成了一片很嚴密光幕，所有飛向楚小楓面前的碎塊瓷盤，和湯汁魚骨，盡被擊落。

兩個劍童的動作很快，四柄長劍，出鞘一擊之後，就立還入鞘中。

但這一來，桌子上杯盤狼藉，完全不能看了。

灰衣人臉色大變。

周橫，王平，也很迅快離開了座位。

楚小楓神色很冷靜，搖搖頭，道：「閣下這一手，實在很不高明。」

緩緩放下手中酒杯。

王平，周橫，忽然跨前兩步，擋在那灰衣老者的兩側。

灰衣老人也緩緩站了起來。

坐在一側的年輕人，右手握在了彎刀柄上。

遠遠坐着宗一志，一直冷眼旁觀着情勢發展，事情似乎是和他完全無關一樣。

王平道：「莊主，這老小子如此放肆，是不是該教訓他一頓。」

楚小楓說道：「問問他們的來路，如是無名小卒，叫他們磕個頭，放他去了就是。」

他說的很和善，但言詞之間，對那灰衣人却有着無比的輕藐。

灰衣老者仰天打個哈哈，道：「你可是楚小楓。」

楚小楓心頭微微一震，但表面上仍然保持相當的平靜，笑道：「不錯，在下正是楚小楓，閣下怎麼稱呼。」

灰衣老者道：「我知道你是楚小楓就行了，老夫是誰，你就不用管了。」

楚小楓道：「哦！」

灰衣老者道：「楚小楓，這地方太狹小，要打架，咱們何不出去找一處寬大的地方，決個勝負出來。」

楚小楓冷冷道：「閣下是誠心找痲煩來了。」

灰衣老者道：「就算你說對了，咱們是找痲煩來的。」

楚小楓點點頭，笑道：「就只有兩位麼？」

灰衣老者道：「老夫覺着咱兩位已經够了。」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好！本莊主初入江湖，也正想闖闖字號，揚揚萬兒，不過，咱們要鬥有名氣的人，沒有名氣的人，恕咱們不予理會。」

灰衣老者怒道：「難道老夫身份還不够份量麼？」

楚小楓道：「到現在爲止，咱們還不知閣下是何許人物？」

灰衣老者道：「你們不認識老夫，却在江湖上走動，豈不是慚愧的很。」

楚小楓心中暗道：「王平，周橫，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就算我不認識這兩個人，但他們應該認識，何以兩人竟然是全無反應。難道他也在唬我不成。」

心中念轉，口中却淡淡一笑，道：「本莊主初入江湖，本就不認識江湖中人，不認識閣下，實也算不得什麼大事。」

灰衣老人道：「你本不認識我，就算我說了姓名，又能如何？」

楚小楓道：「說的也是，閣下請帶路吧！」

灰衣老者回顧了那英俊少年一眼，兩個人雙雙站起，舉步向外行去。

王平，周橫，當先帶路，楚小楓居中而行，兩位劍童，却緊追隨在楚小楓的身後。

宗一志沒有動，仍然坐在座位上。

原來，楚小楓在離開了原位時，已經發出了指令，宗一志留在原處監視。

第二道令諭，由王平代爲發出，命令十二金剛中的成中岳帶兩人上來，接應宗一志。

這些傳令之法，都溶合日常生活之中，一個筷子的擺法，行路時手臂的移動，手指伸屈的配合，都成了傳令之法。

灰衣老者和那年輕人，似是早有成竹在胸，兩人一下望江樓，直奔南門外。

楚小楓點點頭低聲對成方說道：「快去通知段山，要他們四個人留在望江樓上，八個人一起上來。」

楚小楓的人手，集中在一起，不算少，但就一個門派而言，那就不算多了。

尤其是，他們缺乏那些通訊，連絡的暗樁，探子。

二十一個一流高手，集中在一處，確實不宜對付，但如一分散，那就又顯得實力單薄了。

成方轉身而去。

楚小楓示意放慢了脚步，以便給予十二金剛充分的時間。

那灰衣老者本來走的很快，但楚小楓等一行人，一放慢了脚步，他們也只好放慢了下來。

很明顯，又是一個安排好的陷阱。

楚小楓笑一笑，道：「王平，看來，他們是非要把咱們引入他們佈置的陷阱中不可了。」

王平道：「是……他們覺着咱們全上這個當，他太低估咱們了。」

楚小楓微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王平點頭道：「對！所以，咱們才跟着來。」

這時，成方已然快步趕了上來，低聲道：「回主人話，小的已轉達了主人的令諭。」

楚小楓點點頭，道：「由此刻起，要留意兩邊的景物，可疑的地方。」

成方，華圓齊齊點頭。

這時，夕陽已盡，暮色蒼茫。

那灰衣者和藍衣少年，已然行到了大南門城外。

王平忽然停下脚步，道：「閣下是怎麼回事，還有多遠才到，咱們酒飯還未用好。」

灰衣老者道：「就到了，前面那座茅舍。」

但見火光一閃，那座茅舍之中，突然亮起了一片燈光。

那是僻處在曠野的一座茅舍，竹籬環繞景物十分優美。

一道小徑，穿過了一片田野，直達茅舍。

進入了籬門，才看出這茅舍的庭院很大。

三合頭的房子，都是三明，兩暗的格局。

每一幢房子大門口前，都吊着一盞氣死風燈，照的庭院中，一片通明。

那灰衣老者和藍衣少年，都站在庭院中。

周橫，王平，站在了楚小楓的身前，成方，華圓兩個劍童，却站在楚小楓身後兩側。

楚小楓四顧了一眼，道：「就是這個地方麼？」

灰衣老者冷冷說道：「不錯，楚小楓，你不該來的。」

楚小楓道：「爲什麼？」

灰衣老者道：「因爲，這是一個陷阱，你來得就去不得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這一點，在下倒是瞧不出來。」

灰衣老者冷冷一笑，道：「你要見識一下麼？」

楚小楓道：「在下一向有這個習慣，不到黃河不死心，閣下既然擺下了道子，那就給在下來見識一下吧。」

灰衣老者點點頭，道：「你……你先瞧瞧也好。」

舉手互擊三掌。

但見那些窗上的垂簾，忽然大開，窗口處都佈滿弩弓，針筒。

每一個窗口處，至少都有十件以上的不同暗器，對着五人。

灰衣老者道：「現在有二十四張連珠弩，十二個五毒梅花針筒，十八個陰燐毒火筒，對着閣下，我只要一聲令下，大羅神仙，也難逃得性命。」

楚小楓神情瀟洒的笑一笑，道：「這麼厲害麼？」

灰衣人道：「好……老夫再讓你開一次眼界。」

提高了聲音，道：「打出一枚陰燐毒火彈，讓他開開眼界。」

但聞嘯聲破空，緊接着閃起了一片綠光，蓬然輕震中，地上一塊青石上，突的燃起了一片綠火。

灰衣人道：「這等陰燐毒火，有如附骨之蛆，揮之不去，熄之不滅，不論你是什麼人，練成了什麼樣子的武功，但只要你被毒火沾上，那只有一個結果，非被活活的燒死不可。」

楚小楓心頭確然有些震動，想不到竟然會落入這麼一個陷阱之中。

但他表面上，却保持了絕對的平靜，冷然一笑道：「這毒火果然厲害。」

灰衣老人回顧了身旁的藍色勁裝少年道：「老夫忘記給你楚莊主引見了。」

楚小楓道：「你是說這位兄台。」

灰衣老人道：「正是，正是。」

楚小楓笑一笑，道：「難道這位兄台還是一位很有名氣的人物。」

灰衣老人點頭道：「不錯，你認識景二了。」

楚小楓道：「景二公子？」

灰衣老人道：「不錯，死在了你的手中。」

楚小楓道：「你的消息實在很靈通，景二確是死在區區手中。」

灰衣老人道：「好！這一位是景四，是景二的師弟，也是他的親弟弟，有道是，打架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他們兄弟的感情，一向很好。」

楚小楓道：「我說呢，看起來，怎麼會有點面善。」

灰衣老者道：「現在，你總算很清楚了。」

楚小楓道：「明白了十之八九，還有，閣下是什麼人，還不清楚？」

灰衣老者道：「好吧！你一定想知道，老夫就只好告訴你了。」

楚小楓道：「在下洗耳恭聽。」

灰衣老者沉聲道：「江湖上，有四隻鷹……」

王平接道：「你就是那一隻灰鷹？」

灰衣老者道：「不錯，老夫正是灰鷹卜風。」

王平道：「灰鷹確是一位很有名的武林高手，但我想不明白，爲什麼竟會和景二公子攀上了關係？」

卜風道：「你不用知道的太多，你知道老夫是灰鷹卜風就是了。」

楚小楓道：「王總管。」

王平一躬身道：「屬下在。」

楚小楓道：「灰鷹卜風，是個什麼樣子的人，說出來給我聽聽。」

卜風冷冷說道：「住口。」

王平看也不看卜風一眼，說道：「十年之前，江湖上有四頭很著名的鷹，灰鷹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排名在最後的一隻鷹。」

楚小楓道：「嗯，以後呢？」

王平道：「近十年來，四隻鷹，忽然失去消息了，想不到，今天竟叫咱們碰上了。」

楚小楓道：「這灰鷹的爲人如何？」

王平道：「四鷹之中，大約是以這隻灰鷹最不成材了。」

楚小楓道：「在江湖上的行爲呢？」

王平道：「四鷹一樣，都是正邪之間的人物。」

楚小楓道：「原來如此。」

卜風道：「你們說完了沒有？」

楚小楓道：「完了，我已經對你知道了一個大概，你是什麼人？是否該殺？」

卜風臉色一變，說道：「你要殺我，那是以後的事了，現在，你先答覆老夫的話。」

楚小楓心中一直在尋思，如何對付那一十八個燐火筒，那才是致命的威脅。

但他明白，決不能讓對方瞧出自己無法對付這些暗器。

說起來容易，但眞要作到，不動聲色，却是一件很難的事了。

但楚小楓却能作到，笑一笑，道：「答覆你什麼？」

卜風道：「放下你手中的兵刃，束手就縛。」

楚小楓道：「這暗器如是眞如閣下所說，兇厲無比，可以要我們的性命，反抗難免一死，但如咱們放下兵刃，束手就縛，豈不是更死定了。」

卜風道：「那倒未必，我們不殺你，就是因爲你還有可以不死之道。」

楚小楓道：「在下還有這點份量，說說看，是怎麼樣情形。」

卜風道：「放下兵刃之後，咱們會帶你去見一個人，如是你們談的很好，那也許可以保住你的性命。」

楚小楓道：「如是說的不好呢？」

卜風道：「你只要答應他所有要求，豈有說不好的道理。」

楚小楓聳聳肩，舉手敲敲腦袋，借機會發出了一個暗記。

那是一道叫人戒備的令諭，但不可輕舉妄動，一切要聽他之命行事，但一動，就要如閃電一般的快速。

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楚小楓緩緩說道：「卜風，能不能告訴我，你要帶我去的什麼地方？」

卜風道：「不能，見了面，你自然就會知道。」

楚小楓說道：「卜風，你也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老江湖了，想想看，這些要求，如若是咱們加諸在閣下身上，你會答允麼？」

卜風道：「那要看我們現在處境如何了。」

楚小楓說道：「好像我們現在的處境呢？」

卜風道：「答應，至少可以保下性命，因爲，你們正處在一個死結上。」

楚小楓笑一笑，說道：「卜兄，你的意思，可是在勸在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

卜風冷冷接道：「你錯了，我要你識時務一些，你要知道，咱們目前仍然是敵對之勢。」

楚小楓道：「哦。」

卜風道：「姓楚的，我不願再對你多費唇舌，你可以作個決定了。」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我已經決定了。」

卜風道：「好，決定如何？」

楚小楓笑一笑，說道：「咱們不受威迫……」

迫字出口，人已對卜風直撲過去。

成方，華圓，雙劍出鞘，撲向那藍衣少年景四。

景四手中的彎刀閃電而出，一道寒虹一股冷芒飛起。

連串金鐵交鳴聲中，兩個劍童手中的長劍，盡被那刀光逼開。

好淩厲的一道。

王平，周横，更是精靈無比，兩個一左一右撲向了景四。

在飛撲景四的同時，兩個人也亮出了兵刃。

王平是兩把短刀，周横是兩把短劍。

這些兵刃，都不是丐帮中人，常用的兵器。

顯然，德高望重，高瞻遠矚的黃老帮主，已經有了某些準備，那是很早以前，已安下了心的準備。

所以，王平的刀法很凌厲，周横的兩柄短劍，也很兇辣。

楚小楓赤手空拳，獨鬥卜風的雙索，王平，周横，成方，華圓，六劍，雙刀，纏上了景四公子。

四短四長，八件兵刃，圍鬥一柄彎刀，但仍然無法使那柄彎刀屈服。

但這四個年輕人，都很兇悍，兩個劍童的年紀雖然不大，但劍上的造詣却是很深，每人都用的雙劍，別有一種劍法，雙劍忽合忽分，招數變化萬端。

就算如此，但如只有兩個人，也一樣無法對付那柄彎刀的凌厲變化。

幸好，還有周横和王平，兩柄短刀，兩柄短劍，也自有一套攻襲之法。

兵刃上本有一寸短，一寸險的說法，這兩人的招術又極怪異，四個人全力施爲，勉强保持了一個不勝不敗之局。

楚小楓和卜風，也鬥的十分激烈，卜風掌風呼呼，攻的十分凌厲，楚小楓看似不是對方之敵。

但楚小楓的招數之中，常常有神采之變，使原本陷入劣勢的局面，忽然間，扳了回來。

就這樣，雙方保持了個半斤八兩的均勢。

室中，雖然有數十件很惡毒的暗器，瞄準着他們，但因雙方你來我往的，陷入了混戰之局，一時之間，却是無法打出手去。

他們害怕誤傷了自己人。

這還是楚小楓的用心，先讓對方無法打出惡毒的暗器，然後，再想辦法，脫出圍困。

卜風的掌勢很具威勢，楚小楓雖然不時有奇招出手，但仍然無法抗拒得住，對方綿密的攻勢。

忽然，楚小楓被擊中一掌。

掌勢打中了楚小楓的左臂。

楚小楓身不由主的向後退了一步。

卜風哈哈一笑，道：「看來，我們把你估計的太高了，早知如此，不用這些埋伏，就是老夫一人，也可以生擒你了。」

楚小楓身軀搖了一搖，又向前衝去。

卜風却大跨一步，攻了上來，蓬然一掌，擊中了楚小楓的右肩。

楚小楓又被打退了一步。

這一次，楚小楓似是承受不了這沉重一擊，身子一仰，向後倒去。

卜風疾探右手，一把抓去。

一把抓個正着，抓住了楚小楓的右腕脈。

用力一拖，硬把楚小楓給拖了起來。

楚小楓似是傷的不輕，嘴角間流出了鮮血。

卜風道：「姓楚的，早知如此，我實在不用準備這樣大的陣仗，我以捉獅子的手段，但你只是一個小白兔。」

他右手緊扣着楚小楓的脈穴，自然是不會顧慮他的反抗了。

回頭望去，只見景四仍然和四人搏殺的十分激烈。

景四沒有落敗的跡象，但也沒有取勝的徵候。

看樣子雙方還有得一陣搏殺。

望望面色慘白的楚小楓，卜風冷冷說道：「姓楚的，叫他們停手吧。」

楚小楓點點頭，道：「可以。」

卜風很希望把這副得意的神氣，讓景四看看，高聲說道，「四公子，擒賊擒王，打蛇打頭，我已經生擒了楚小楓，我這就要下令他們停手，咱們逮着了這幾個活的回去，那可是大功一件。」

語聲一頓，冷冷接道：「楚小楓，你要他們停手。」

楚小楓大大喘了兩口氣，强提眞力，大聲喝道：「你們不用打了。」

神出，鬼沒，二劍童，應聲停手。

景四也收住了彎刀。

他原本有些不信，卜風能輕易的制住了楚小楓。

但眼見爲眞，楚小楓確然被卜風扣住了脈穴。

右腕脈穴被扣，那自然是假不了。

但他心中仍然有些懷疑，道：「卜風，楚小楓這樣輕易的被你制住，他又怎能會殺了景二？」

卜風道：「四公子，聽說他殺死二公子的經過，並非是全憑武功。」

景四道：「你能扣住他的脈穴，他的武功，實在不算高强。」

這句話，話裏有話，卜風聽得很不舒服，笑一笑，道：「四公子，這話說的不錯，他能殺死二公子，大概是運氣好了一些，二公子失敗，也許是他經驗太差了一些。」

景四笑一笑，道：「不管如何，你總算是生擒了楚小楓。」

卜風道：「四公子說的是，對陣搏殺，雖然是武功第一，但有時候，江湖上的經驗，却常有出奇制勝的作用。」

景四笑一笑，道：「這一件大功，是卜兄所有了。」

卜風道：「那裏，那裏，這件功勞，也有你四公子的一半了。」

目光一顧楚小楓，接道：「要他們放下兵刃。」

楚小楓道：「好！你們過來，把兵刃放下。」

神出，鬼沒，成方，華圓，應了一聲，緩步行了過來。

這時，窗口處數十筒暗器，雖然指向着楚小楓等，但一來，楚小楓等和卜風，景四等混在一起，二來，卜風已經取得了絕對的優勢。自然，再用不着再打出暗器了。

這時，神出，鬼沒，全都垂頭喪氣，行了過來。

卜風雖然扣着楚小楓的右腕脈穴，但他仍然有着很高的警惕之心，雙目中神光湛湛，盯着四個人。

景四冷冷說道：「你們到那裏去？」

王平道：「咱們把兵刃交給莊主。」

景四道：「楚小楓？」

王平道：「對！」

卜風道：「在此就地放下，何用如此麻煩。」

王平道：「唉！咱們想不到，莊主竟然是如此一個貪生怕死的人。」

卜風道：「哦！」

王平道：「所以，咱們要把兵刃交還給他，從此離去，永不再爲他座前的武士了。」

卜風冷笑一聲，道：「老夫走了數十年的江湖，終日打雁，還會被雁兒啄了眼睛不成，你們少給我耍什麼花招，再不放下手中兵刃，老夫就立刻扭斷楚小楓的右臂。」

說話之間，王平等人仍然緩緩移動身軀。

只聽楚小楓歎息一聲，道：「你們一定要走，悉聽尊便，放下兵刃去吧！」

王平道：「咱們對莊主失望的……」

緩緩把手中一對短刀，放在地上。

周横，成方，華圓，依樣施爲，蹲下身子。

就在幾人兵刃着地之時，突然一個貼地翻滾，疾如流星一般滾出了兩丈多遠。

避開了窗外暗器的射向。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人賽天仙艷　智如海底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十九妹率領花二郎、李桐、馬一波及三人的手下，夜襲銀心殿，甘十九妹因見銀心殿方面守衞嚴謹，一時不敢妄動，但相峙甚久，終不耐李桐等人的催迫，甘十九妹只好命李桐率其手下四十餘人登岸試探。李桐與手下登上岸上，卽遭樊銀江親率殺手圍殲，無一倖免，奉甘十九妹之命在湖心監視接援的花二郎，見李桐一干人久無動靜，心知不妙，對莫三畏、孔翔低聲說道，情形不妙，甘姑娘關照說，要我們看情形予以接應，這麼看起來，李大麻子他們這一干人，這一刻，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血蚱蜢」孔翔在一旁罵道：「媽的，李大麻子是怎麼回事？這麼多人卜去了，怎麼一點聲音都沒有？」

花二郎冷冷的道：「只有兩個可能，一：他們沒有遵照甘姑娘的指示，一定是直入而卜，直到現在還沒有與敵人遭遇。」

孔翔怔了一卜：「第二呢？」

「第二可就不妙了，」花二郎深邃的目光，注視向白浪翻湧而起的岸邊：「你們可曾注意到岸上有些什麼？」

孔翔與莫三畏一面辨認着道：「黑忽忽的一片，到底是些什麼，看不清楚！」

花二郎「哼！」了一聲道：「我猜想那是一片石筍林子，果眞要是我的猜測不錯，李大麻子一干人，很可能已進了石林。」

微微一頓，他遂卽又道：「如果他們眞的輕敵到如地步，只要一進石林，必然中伏無疑。」

說到這裏，悵然的發出一聲嘆息：「果眞那樣，他們勢將會死無葬身之地了！」

「緊背低頭」莫三畏搖搖頭道：「我看不至於吧，李大麻子這麼多人，豈能死的一個不剩，再說我們在這裏已經看了老半天了，怎麼一點痕跡都沒有看出來？」

花二郎冷冷笑了一聲：「我想是凶多吉少，你給我拿弓，準備一支火箭來。」

弓箭備好，松枝蘸油的箭頭，滋滋的燃燒着，火光甚强——花二郎張弓拉爲滿月，「嗖」的一箭射出去。

這一箭射程極遠，出手數十丈，直越湖岸，劃出了一道弧形的火光，將那一片地方照得十分清楚——形像的顯現，果然證明了花二郎的看法，對方岸上那片黑忽忽的地形，正是一片佔地里許方圓的石林。

看到這裏，花二郎由不住嘆了一口氣，沮喪的道：「果然不錯，李桐這夥子人完了！」

話聲才到這裏，只見一艘小小快舟乘風破浪而至，不等兩船接近，船上的人迫不及待，陡地騰身而起，捷如飛鳥般地已落身在花二郎立處座舟之上。

來人一身紅衣，頭戴同色風帽，正是甘十九妹手卜那個跟班兒阮行！

雙方見面之卜，阮行揮動手上一面三角令旗道：「姑娘有令，花兄請速速召集李當家的一行轉回聽令！」

「太晚了。」花二郎冷冷笑着道：「李桐跟他的人已經上去了，看樣子，他顯然沒有遵照姑娘的囑咐，很可能已經死了！」

阮行呆了一卜，恨恨的道：「姑娘果然沒有猜錯……唉……這也是他們命該如此——」

「啊——」阮行像是忽然想起：「我家姑娘有事囑咐，請花兄速去一趟。」

花二郎點頭道：「我也正有請示之意，這就去吧！」

却見白浪湧處，甘十九妹那艘輕快畫舫已來到眼前——甘十九妹面覆輕紗佾立船首，湖風揚動着她長長的秀髮，却也把一襲綢質長衣緊緊的裹在她胴體之上——原本麗質天生，怎恁得湖風添姿！湖光夜色之卜，頓現無比清艷，儼如出水芙蓉，又似凌波仙子——使人在一經觸目之卜，頓時爲她的清麗所深深吸住！

花二郎如其說是震懾於她的玄妙武功威勢，倒毋寧說醉心於她的曼妙芳菲——

每一次當他眼睛接觸到對方朦朧的面影與輕盈的體態時，都會情不由己的在他內心形成一種感情的激動，從而心生傾慕——

就是這種情緒的支使，使得他這位一向自負極高的黑道魁首，心甘情願的以供驅使。

這是一種微妙的心理作祟，除了他本人以外，局外人自是難以體會，而當事者却是奉行

甚篤，絕對虔誠！

眼前，當「黃面太歲」花二郎乍然目睹着甘十九妹的出現，眞有「驚爲天人」的那種感受！

就在心神恍惚之間，畫舫上的甘十九妹却又翩若驚鴻的騰起了身子——

眼前，在數百雙眼睛注視之卜，却只見她美妙的身子活似一隻凌波的海鷗，極其輕巧的竄了起來，却向碧波濯流之間落卜去。

所有人目睹及此，都禁不住嚇了一跳。

這番吃驚顯係多餘。

眼看着她輕巧美妙的身子直墜波心的一刹，彷彿足尖在水面上點了一點，雙臂微振，隨卽再次騰身而起。

花二郎只覺得面前人影一閃，對方甘十九妹又如「玉樹臨風」般的站在了面前。

這等輕功，這般的施展法兒，眞正當得上驚人之極——

「黃面太歲」花二郎恍然一驚之卜，由不住打心眼兒裏佩服。

大船上各人眼看着甘十九妹一身不可思議的輕功，全都驚駭得呆住了。

尤其是花二郎，更不禁自無限敬服之中滋生出一腔傾慕。

一時只管直直的看着對方發愣，竟然忘記了上前見禮。

阮行在一旁看得好笑，輕咳一聲道：「花當家的，我家姑娘來了，還不上前見過。」

一言提醒之卜，花二郎這才驚覺，慌不迭上前一步，躬身抱拳道：「參見姑娘——」

甘十九妹輕嘆一聲道：「我們上了人家的當了！」

花二郎一驚道：「姑娘指的是……？」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說道：「李桐他們那一夥子人，期功過甚，他們這一去，只怕是回不來了。」

花二郎道：「屬卜也正在想這件事，李桐他們此一去確實凶多吉少，方才屬卜特地放出一支火箭，發覺到李桐登岸之處，有大片石林，敵人如果在石林之內埋伏的有人，只怕李當家的這一行，可就着了對方的道兒！」

「你說的不錯，」甘十九妹道：「可恨這個李桐，竟然膽敢不聽我的囑咐，他要是依我之言，早早退回來，又豈會……」

說到這裏，氣得嘆了口氣——就在這一刹，忽見對方陣營之內，驀地昇起了一盞紅燈。

甘十九妹一驚道：「不好，快退——」

一言未畢，只聽得鑼聲一响，猝然飛來了一片箭雨。

大船上立刻有多人着箭，頃刻亂在一團。

鑼聲再起，一時間之下，箭矢如雨，燈光着處，各人才發現沿着對方陣營，四面岸邊，那些崢嶸的亂石之間，竟然早已埋伏了許多箭手。

至於部份箭手，竟然涉水及腰，弓弦响處，箭如飛蝗。

黑暗之中，大船上多人不及防守，一連許多人中箭哀呼，等到各船緊急向後撤退了一段距離，已是受創不輕！

甘十九妹眼看如此，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却是一言不發。

這一場出乎意外的箭陣，使得甘十九妹一方面吃了大虧——一切平定卜來，各方檢查傷亡報告，由那個紅衣跟班兒阮行整理之後，送來畫舫。

畫舫上，除了甘十九妹之外，花二郎以及幾個具有領導威望的人物都在。

揭開了紗簾進門之後，阮行可提着三分小心——

他侍候這位姑娘甚久，早已摸清楚了對方的脾氣。

情知她越是沉默不言，越是心情不悅，自不願在這個情形之卜，碰她的釘子。

是以進門之後，阮行垂手低頭，一言不發的侍立一角，却是一句話也不說。

甘十九妹守在燈卜，獨自個的生了半天悶氣，一偏頭才似發現了阮行在側。

「你是怎麼回事？我要你打聽的結果怎麼樣了？」

「是——姑娘！」

承她見問，阮行這才敢據實以報。

只見他慢呑呑的由袖子裏拿出了個紙卷兒，唸道：「據船上統計，共有四十九個中箭，重傷斃命的有二十一人，其他輕重傷不等，另外——」

「不要再說了。」

甘十九妹霍地站起來，蹬向窗前。

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她顯然心情惡劣極了。

然而，到底她是受過嚴格訓練，尤其是具有非常智慧之人，卽使內心忿怒到了極點，她也不會失去理智，更不會亂了她明確的思維。

看着窗外一片浩瀚夜波，她沉默了一些時候，忽然冷冷一笑，說道：「這一場戰爭，不過才是開頭，我們絕對輸不了，有了這個顯示，更證明了對方陣營裏，藏着一個運謀帷幄的高人。」

微微停頓了一卜，她接道：「——我斷定這個人雖然滿腹經綸，却未必精通武功——一旦我踏破了他們的陣門，我倒要仔細的看看這個人。」

阮行道：「姑娘眼前可有什麼打算？」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道：「你請花當家的他們先卜去，等到子時前後，再來這裏，我要仔細的盤算一卜，再定取捨。」

阮行抱拳道：「卑職遵命！」

甘十九妹道：「我要一個人好好的想一想，有什麼風驚草動，你就看着辦，不許再來找我，卜去吧。」

阮行又答應了一聲，這才退出艙外。

他深知甘十九妹具有超人智慧，此刻面臨强敵之卜，必然是運智潛思，想理出一條明智的破敵方策。

他更深知甘十九妹深通陣法，對方陣中既然藏有這類高人，那麼這一場戰鬥，可就够瞧的了。

想到這裏，當卜輕輕掩上艙門，將甘十九妹所交待之言輕輕轉告了花二郎、馬一波等人，各人分別退了卜去。

十艘大船經過一場驚險風波之後，退出甚遠，在花二郎暫時指揮之卜，各自散開，仍然採取半弧度形狀，將銀心殿所在的這個半島遙遙的拊制着。

由於這個半島佔地頗大，是以這些船隻彼此間的距離極爲寬闊，尤其在沉沉的夜色籠罩之下，彼此之間設非倚靠鏡光信號的聯繫，根本就互不得窺——

× × ×

「紫面梟」馬一波，率領着他手卜的幹練「雙頭蛇」秦冲，「火赤鍊」張方，「長臂猿」徐大勇等四人，乘坐着那艘專供接運的小船，直駛向停泊在半島拐角的大船——

這段距離相當的遠，小船在舟子力操之下，一路起伏劇烈的拐出了眼前這處岔口——

忽地，面前斜出了一艘漁船——由於這艘漁船出來的過於突然，眼看着就跟「紫面梟」馬一波的這艘小船撞在了一塊。

划船的舟子慌不迭一帶長槳，把船偏開了數尺，饒是如此，仍然被對方漁舟的船頭撞在了尾舵上。

由於來船的勁道十分大，勁頭極猛，碰……的一聲，把這條小船撞得幾乎都要翻了過來，驀地仰起了頭，轉了大半個圈子，激起了一片軒然大波！

划船的舟子囤是摔了個屁股朝天，就是「紫面梟」馬一波等三人也都站不住脚，相繼摔倒船上。

站在船頭的「雙頭蛇」秦冲，暴怒之下，嘴裏怒叱一聲：「王八羔子，找死麽？」

嘴裏罵着，一伸手操起了船上長篙，運足了勁道，霍地直向着外面漁船上的人身上扎過去。

——那個人，挺高的個子，頭上戴着一頂尖尖的竹笠，正自雙手搖櫓，撞了人家的船，他老兄竟然連一聲招呼都不打，實在是有點不像話。

「雙頭蛇」秦冲一聲喝罵之下，可眞是氣不打一處來，眼看着這一篙由對方戴笠漁人背後扎了過去，勢將扎他一個透心穿——

却是萬萬不會料到這個漁人竟然是是一個練家子，就在「雙頭蛇」秦冲這一篙，眼看着扎在了他背後，驀地對方那個人身子向前一個打躬。

「雙頭蛇」秦冲這麽快的一手舉篙挺刺，竟然會賣了一個空招，一篙刺了個空。

那人好快的身法。

順着秦冲刺過來的長篙，驀地一個轉身，右手乍分之下，「噗！」一把已操住了穿身直來的篙身。

「雙頭蛇」秦冲身子一震，幾乎被那人極大的手腕力道帶到了水裏，只覺得兩隻握篙的手心一陣子發熱，手中長篙已到了對方手上。

這一驚，由不住嚇了他一身冷汗了，然而當他目睹着對方那張臉的這一刹，更不禁使他嚇了個魂飛魄散。

「你——是你——你是——」

原來這個「雙頭蛇」秦冲不是別個，正是那日在「老汴河」僞裝成走單帮的那個「秦老三」。

這個戴笠漁伕，更非別人，也正是那日搭船的乘客尹劍平，當日設非是他一時機警，幾乎着了對方那一手「炸驢」的道兒——

炸驢的秦老三就是這個秦冲——

當日乘船的尹劍平，就正是此刻的這個漁伕？

可眞是「寃家路狹」，想不到這兩個人竟然會在此時此刻碰上了。

「雙頭蛇」」秦冲一驚之下，緊接着可就興起了「逃走」之念，他早已嘗過了對方這個主兒的厲害，那裏還敢與他正面接觸？

當下，猛地躍起來身子，一頭直向湖水裏扎去，——可是前此上當的尹劍平，這一次却再也不容他如法泡製了，就在「雙頭蛇」秦冲身子才騰起了一半的當兒，尹劍平長篙點處，不偏不倚，——「噗哧」！一聲，已經深深的打進了他的心窩！

鮮紅的血，還來不及冒出來，他身子可就沉了下去，「噗通！」入水，却是再也浮不起來。

這番突如其來的舉止，簡直太過於突然，使得小船上的其他幾個人，簡直嚇呆了。

任何人也沒有想到，對方一個不顯眼的漁伕，竟然會有這等身手。

「紫面梟」馬一波由於立身在這人後側方，一時還看不清對方是個什麽長相，目睹之下，他厲聲喝叱道：「大膽狂徒——」

話聲出口，站在他左側方的手下「火赤鍊」張方，早已按捺不住，怒吼道：「小子你找死。」

身子一閃，小船猝然間向下沉了一沉，他身軀已極其快捷的竄到了對面漁船之上。

張方所施展的兵刄是一把鏈子鎗，這時一經掄到手裏，身子霍地向下一矮，施了一招「老樹盤根」，鏈子鎗唰啦啦捲起了一道銀光，直向着僞裝漁伕尹劍平雙足上猛力纏了過去。

只是他的動作，却似慢了一步。

他這裏鏈子鎗才自遞出一半，對方尹劍平手上長篙却已倒轉過來，更較他快上一籌，「噗」一聲已搗在了張方右面肩窩上。

這一下力道極猛，給予張方的感覺，簡直像是着了一金鋼杵，登時半身發麻，身子一抖，手裏的鏈子鎗「叭嗒」墜在了船板上。

尹劍平的伎倆顯然還不止如此？

就見他長篙翻處，「噗」一聲，第二次橫掃在他的腰眼上，這一下力道較諸上一次更見不同，「火赤鍊」張方瘦長的身子，足足被他這一掃之力，抛上了半天，還沒來得及落到水裏，先就已經死在空中——「噗通！」一聲，水花四濺，激起了一片軒然大波。

不過是眨眼的工夫，先後兩人，已經在他長篙下做了屈死的寃魂！

也就在「火赤鍊」張方身子飛起半空的一刹，「紫面梟」馬一波已由他站立的小船上飛鷹搏兔般的撲了過來。

這個老頭兒雖然是瘸着一條腿，可是看上去他的身手却極其俐落，身子一落向對方漁舟，雙手箕開，陡地施展一式餓虎撲羊，照着尹劍平雙肩上抓過來。

也不知是尹劍平故意讓他抓着抑或是失之於大意，總之一雙肩頭，竟然被馬一波抓了個緊。

「紫面梟」馬一波怒叱一聲道：「小子——我要你死！」

他原是練有精湛的鷹爪功，這時雙掌十指力收之下，更像是十把利刄——忖思着對方這個人，萬萬挺受不住，勢將要在自己十指功力之下，束手就擒。

事情端的大大出乎意外。

馬一波十指上功力方自一經運出，驀然間就覺出由對方一雙肩上，霍地反彈出一股勁力，那是一種極爲怪異的力道，竟然迫使得馬一波十指上難聚力勢，陡地滑落開來——

「紫面梟」馬一波這一刹間，才情知對方大非易與之輩，驚慌失措裏，點足就退，那裏還來得及？

——他這裏才一縮頭，對方那個漁伕裝扮的人已唰地一聲掉過了身子。

隨着他轉過來的身子，一隻鐵腕有如驚波之魚，陡然間向上一揚，「波」一聲，已抓在了馬一波的頦頸上？

眼前這個角度之內，對於尹劍平來說，那是再合適不過，掌卜一經着力，已把馬一波頦子夾住——

馬一波這時才忽然接觸到了對方那張臉，當他猝然發覺到對方這個漁人裝束的人竟是尹劍平的喬裝時，簡直嚇呆了。

「你是尹——？」

「尹劍平，」年輕的漁人冷漠而鎭定接卜去道：「馬老大，咱們久違了。」

「紫面梟」馬一波想有所異動，只是才不過興起了這個念頭，只覺得頦頸上一陣奇痛，便覺到生平從不曾嚐受過的巨大力道，猝然加諸在了自己頸項上——緊接着「吱喳」一聲骨響，整個頸骨，在對方手腕神力之卜，已擰爲兩斷？

尹劍平這一手「金剛鐵腕」之功，確實具有令人難以想像的勁道。

馬一波連一聲都來不及叫出，登時命喪黃泉！

這一手「手斃活人」，自然使得目擊者「

觸目驚心」，驚駭欲絕。

事實上所謂的「目擊者」，其實也只有一個人——「長臂猿」徐大勇——也是「蒙城九醜」如今碩果僅存的一個活着的人！

在目睹着馬一波等三人先後遭難之後，「長臂猿」徐大勇早已嚇了個亡魂喪膽——心裏一急，還容不得他有所異動，已被尹劍平手中長篙點在了前心位置。

徐大勇只覺得身上一震，已是動彈不得。四隻眼睛對視之下，徐大勇只覺得全身上下一陣子顫抖，幾乎已經感覺出死亡來臨前的那種威脅！

「你姓什麽，叫什麽？」却似有一種無法抗拒的威勢，尹劍平深湛的目光注視着他，使得他不得不照實回答。

楞了一下，他吶吶的說道：「徐——徐大勇！」

「徐大勇，」尹劍平目注着他道：「你可認識我是誰麽？」

徐大勇睜大了眼睛，又注視了他一會，搖搖頭道：「你……是誰？我……不認識你。」

「你可知道我姓什麽？叫什麽名字？」

「不……不知道。」

徐大勇像傻瓜似的搖着頭。

尹劍平打量着他的樣子，心知他所說的一切不假——照常理來說，既屬敵對立場，他決計不能放過這個徐大勇，可是眼前依然是不忍向對方下此毒手。

「徐大勇，」尹劍平吶吶的道：「如果我眼前放過了你，你可願改邪歸正？」

徐大勇簡直以爲自己耳朵聽錯了，呆了一呆，才緩緩的點了一下頭。

尹劍平慨然嘆息一聲道：「好吧，那我就放過了你——」

說罷，陡地收回了手裏長篙，徐大勇頓時就覺得身上一輕，這條命竟然如此倖免，實在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打了個哆嗦，他向着尹劍平抱了一下拳道：「徐某領情……就此別過。」

話聲出口，反手一刀，只聽得「噗通」一聲，竟然將身後搖船舟子的一顆人頭砍了下來！——那舟子屍身帶着一顆被砍下的人頭，一併落在了水裏，小船被激起的水波高高的蕩起來又深深的落卜去，空氣裏再次的渲染着那種濃重的血腥氣息！

尹劍平皺了一卜眉道：「你何以要對他一個無辜的人卜此毒手？」

徐大勇抱拳道：「……英雄有所不知，那甘十九妹與花二郎爲人都過於細心，倘若發現閣卜對我特別留情，只怕我這條性命仍將不保，故此不得留他活命，咱們後會有期，這就告辭了！」

言罷抬手摸了一卜帽子，無可奈何的手攀船櫓，似要離開。

尹劍平道：「且慢！」

徐大勇道：「英雄有什麽差遣？」

尹劍平道：「方才見你刀殺舟子，足證已有叛離決心，你如能將眼前甘十九妹之異動示知，自爲我所樂聞！」

徐大勇愕了一卜道：「怎麽，聽閣卜口氣，莫非尹英雄你還不知道甘十九妹來此的意圖不成？」

尹劍平目光深湛的注視着他，不發一言！

徐大勇又抬起手拉了一卜帽子，在尹劍平湛湛目神注視之卜，他似乎有一種難掩的畏懼虛情。

「如果閣卜沒有別的差遣……」他吶吶說道：「在卜這就……想告辭了……」

「你只怕走不成了……」

尹劍平一刹那間，臉上又現出了嚴峻的表情。

徐大勇嚇了一跳，吶吶道：「……怎麽，閣卜又反悔……了不成？」

尹劍平忽然嘆了一聲道：「我原來有饒你活命之意……你幾乎已檢同了一條性命，可是却由於你的一時疏忽，却又爲你自己罹卜了殺身之禍！」

徐大勇神色一變道：「……你這說是什麽意思？」

尹劍平冷冷的道：「你剛才會說不知道我姓什麽，可是你自己却不留意的稱呼我爲尹英雄，可見得你明明已經知道我的姓名——」

徐大勇一怔道：「這個……」

尹劍平道：「還有，你已經不止一次的搖動左手，我可以斷定你左手袖腕裏，必然藏有暗器，只是你沒有機會向我出手罷了……是也不是？」

「長臂猿」徐大勇頓時面現張惶，左手倏地抬起，只聽見「卡喳」一聲，果然由其袖裏射出了一支袖箭，直向尹劍平臉上射來。

由於雙方距離極近，是故聞聲即至。

只是這一手却早已在尹劍平意念之中，就在這支袖箭眼看着已經近他面頰的一刹，驀地他右手輕抬，利用拇指之力，已把飛臨面前的那支袖箭揮落在地。

「長臂猿」徐大勇一驚之卜，陡地躍身而起，情勢所逼，雖不擅水，却也無從選擇的直向着水裏縱身跳卜。

尹劍平當然不容他如此，隨着他抖起的長篙，只聽見「噗哧」一聲，已刺中在徐大勇的前胸，那竹篙尖梢，不啻是一截鋒利的槍鋒，徐大勇登時慘叫一聲被刺了一個透心穿，當場橫屍水面！

尹劍平以迅雷不沒掩耳的手法，在極短的時間裏，先後殺了四人，換句話說，也就是「蒙城九醜」目前所僅有的精銳，已全部喪生在他手中。

——他似乎暫時已完成了一項任務，而無意在此逗留，遂即將那艘小小漁舟，向着黑漆漆一望無際的湖心緩緩划去。

× × ×

馬一波，徐大勇二人的屍身，直直地陳列在船頭上。

這裏再加了兩盞燈，凄慘的燈光之卜，映照着那兩張死人的臉，看上去令人不勝寒慄，鮮紅的血，經過凝固之後，尤其令人自心眼兒裏面噁心。

甘十九妹一聲不响的坐在那裏——她已經很仔細的看過屍首了。

「黃面太歲」花二郎以及阮行等一干人，無不面色陰沉的站在一旁，大船上雖站滿了人，却是沒有一個出聲說話的，氣氛至爲陰沉。

過了一會兒，甘十九妹才點了一卜頭道：「阮頭兒，你把馬當家的與這位徐師父的屍體抬卜去，小心護着，等到我們攻卜了銀心殿以後，再從優發葬。」

阮行應了一聲是，吩咐道：「抬卜去。」即有人小心翼翼的把兩人屍體抬到了後面，另外有人開始用海水洗刷着船板。

情況似乎很不妙，甘十九妹所率領的這個精銳船隊，還沒有大規模登陸敵人陣脚之前，先已屢遭挫敗——「金刀盟」與「蒙城九醜」精銳全部喪失，就這兩個組織來說，已等於全部瓦解。

以甘十九妹所向披靡的過往輝煌戰績來說，這一個打擊對她來說，實在是太大了，然而出乎意料的，她却並不如想像中的震怒，反倒是出奇的冷靜。

大家心裏都充滿了怒火，只是見她這般冷靜沉着，誰也不敢冒然出聲。

甘十九妹面罩輕紗，那露出紗罩之外的一雙眸子，凝視着一個固定之處，似乎正自運用心神在分析着什麼——

終於她把這件事想通了。

「以我的判斷，」她緩緩的說：「殺害馬當家的人，不像是銀心殿裏面的人所爲，是另外有人。」

「另外的人？」阮行愣了一下道：「還能有什麼另外的敵人？」

甘十九妹冷笑道：「其實這個人很可能一直都在釘住我們，根本沒有離開過。」

花二郎跨前一步，吶吶的道：「姑娘說的是誰？」

「你也許不認識，但是我却對他越來越熟。」甘十九妹那雙澄波眸子向阮行一掃道：「你也應該對他認識的很清楚——哼！他可眞是陰魂不散，一步也不肯放過我們，看來我們勢將又要見面了。」

阮行忽然怔了一下，道：「哦——姑娘莫非說的是那個依……依劍平？」

甘十九妹點了下頭：「除了他還有誰？」

花二郎道：「依劍平是什麼人？」

甘十九妹吶吶說道：「哼——是岳陽門的一個殘餘弟子，漏網之魚。」

花二郎甚爲奇怪的道：「僅僅是一個殘餘弟子？」

「不錯，」甘十九妹語音冷冷的道：「是一個身手傑出，胸羅萬機，智勇兼具的了不起的人。」

花二郎聽甘十九妹這麼說，嘴裏不禁重覆的唸着「依劍平」這三個字，深信這個名字對他是完全陌生的而已，他雖然不識「依劍平」何許人也，但是既然出自甘十九妹之口的衷心讚揚，必然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人了。

紅衣人阮行奇怪的說道：「姑娘怎麼斷定是這個依劍平幹的？」

甘十九妹冷冷的笑了笑：「阮行，看起來，你對什麼事都不甚關心，你注意到方才的兩個人是怎麼死的麼？」

「卑職注意到了。」阮行立刻接下去說道：「馬老大的頸頸折斷，徐大勇是前胸負傷而斃命！」

「這就對了，」甘十九妹緩緩的道：「馬當家的頸子是怎麼斷的？」

「這個——」阮行微微發怔：「可能是摔斷的！」

「不是摔斷的，是被人活生生的用手腕之力擰斷的！」

這麼一說，非但阮行吃驚，就連花二郎以及聆聽此話的其他各人，全都怔住了！

「這不太可能吧，」說話的是花二郎，他以十分懷疑的口吻道：「據我所知，馬老大練過『鐵頭』功，頭頸之間功力甚是了得，什麼人能够出手，把他頸骨擰斷，這——？」

甘十九妹看了他一眼，淡淡的道：「我就有這種功力，可以輕而易舉的擰斷馬當家的頭頸。」

花二郎窘笑道：「姑娘當然是例外，我是說除了姑娘以外，只怕是有這等功力的人就不多了。」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那個依劍平就有這種功力！」

花二郎怔了一下，說道：「什麼功力這麼厲害？」

甘十九妹語音肯定的道：「據我所知，當今武林中起碼有兩種功力有此威力——一種是我們『丹鳳軒』五指燈，另外一種是『雙鶴堂』的『金剛鐵腕』——」

「金剛鐵腕？」花二郎訝然道：「這種功力屬下也聽說過，莫非這個依劍平竟然擅施這門功夫？」

「不錯。」甘十九妹那雙美麗的眼睛，忽然瞇成了一道縫：「這個姓依的，顯然學兼數家之長，以我過去曾經一度與他交過手的經驗而論，他如果堅持與我爲敵，就將會是我們的一個勁敵——」

說到這裏，她忽然沉悶了下來，變得心事重重，其實令她頭痛的又何止那個「依劍平」？他不禁又想到了另一個人——姓「尹」的。

對她來說，住在「碧荷莊」的那個叫「尹心」的人，無寧說較諸那個「依劍平」更令自己難以捉摸。

一想到那個「尹心」，她的心着實有些亂了。

不可否認，這個「尹心」的出現，有太多的懸疑之處費人思索，雖然她曾經懷疑過「尹心」與「依劍平」他們之間相同性，但是到底缺少眞實的證據——再者對於尹心這個人，她更有內心難以平衡的因素。

無論是「人」或是「事」，如果一經滲入了私人的感情作祟，必然會失去明智，即使不會失去，也必有另一面的顧慮與困擾。

她就是在這種心情下，一再的打消了對「尹心」這個神秘人物的分析與捕捉，即使有這個空閒，她亦情願與對方享受一些感情上的溫馨——

那是一項不爲外人所知，而確是在心內感情方面深深困惑着她的「弱點」！

對於這個姓「尹」的，似乎在她第一眼看見他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這個「弱點」！她確實十分的喜歡他，喜歡看他那張有個性，正直，更英俊的臉……喜歡聽他那種富有磁性的聲音——

尤其是經過那一夜的糾纏之後，使她更認清了他的「守正不阿」，說得淺顯明白一點，這個姓尹的，正是她理想中的戀人。

那一夜之後，她對他無寧說是已經傾了芳心，以她的固執性情和倔強，除了這個尹心之外，她已不可能再醉心第二人，「尹心」這個人已經根深蒂固的種植在她心裏，捨此再無所圖。

有了這層感情的障碍，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對於「尹心」其人一種心理的慫恿與寬恕——這也就是她何以會對那個「尹心」一再失察的主要原因。

即使現在，她甚至於也沒有懷疑到他，只是把這些罪過歸咎於那個強敵「依劍平」的身上。

其實她又那裏知道，「依劍平」甚至「尹心」這兩個名字都有虛造的部份，其實這兩個人根本就是一個人——

因爲如此，也就隱隱形成了她日後更大的難題與障碍。

如就這一方面來說，尹劍平顯然已經佔上風，甘十九妹這等超人智慧，也似乎眞正的遇見了厲害的對手。

甘十九妹只是靜靜的在凝思着……像是什麼都沒有想，又像是想得太多！

忽然，她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注視向花二郎道：「花兄對於陣法認識多少？」

花二郎略一思忖道：「屬下過去曾經有些涉獵，但實在不能言精。」

「那已經足够了，」甘十九妹一雙妙目緩緩的在各人面前掃過去：「我需要十個人，現在就要。」

阮行楞了一下道：「姑娘是要……」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那個依劍平，暗中下手殺了我們幾個人，滿以爲可以打消了我們的銳氣，把我嚇回去，我就偏不襯他的心！」

阮行道：「姑娘是想親自出手……。」

「不錯，我就是這個意思，」甘十九妹道：「這一次由我與花兄親自出手，我自信萬無一失！」

大家聽見她願意親自出手，俱都爲之精神一振，一時紛紛站出來，自動請纓。

甘十九妹點頭道：「難得你們對我如此忠心，凡是對『丹鳳軒』忠心的人，丹鳳軒定然不會錯待了他，不久軒主將會親自前來，論功行賞，你們都將會蒙受重賞。」

這麼一說，大家夥更是不勝鼓舞，人人不甘示弱，都要隨她打這個頭陣。

甘十九妹道：「用不了這麼多——」

她眼睛轉向花二郎道：「連花兄你在內，我只要十個人，要武技精通，身手靈活的，你就在這條船上選出來，用不着驚動大家。」

花二郎應了一聲，立刻就在船上各人中，選出了九名精幹。

甘十九妹眼睛轉向阮行道：「這一次我就不帶着你去了，我要你留在這裏，聽候我的策應，隨時注意我的信號，只要發現了我的暗號，即刻策應全體攻上來。」

阮行躬身道：「屬下遵命。」

花二郎選出來的幾個人，也正是「十三把刀」的精銳，包括「緊背低頭」莫三畏，「血蚱蜢」孔翔，「吊客」謝連城，「飛索刀」李平，「血手印」趙武，另外更有「快手刀」張清，「虎眼」崔奇，「水鬼」方雲，「飛天蛾」郝大鵬九人。

甘十九妹把手下十人集合到面前，一一過目之後，微微點了一下頭道：「很好，就是你們十個，你們收拾一下，我們這就走。」

阮行道：「姑娘預備怎麼個走法？」

甘十九妹道：「我要一條空船，另外準備十面盾牌，你馬上去給我準備去。」

阮行答應了一聲，好在這些必要之物，他們在出發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了，當下只吩咐發出信號，不久即駛來了所要的空船，連同盾牌一一備好。

甘十九妹遂即又囑咐了阮行一些必要之事，這才帶着花二郎以及九個人，轉而登上了來船。

上得船後，她第一個命令即是把這條船頭尾兩盞燈熄滅，頓時全船一片漆黑！

花二郎心內忐忑，他侍立在甘十九妹身邊道：「姑娘是打算由原來地方上岸還是別的地方？」

甘十九妹目光注視着彼岸，冷冷的道：「對於此陣，我已經觀察了很久，大概已有所瞭解，看來他們是採取『六六互易』生尅之術，是不是我們馬上就知道了。」

花二郎即關照船夫，這條船於是乃向原來地方攏去。

甘十九妹佇立船頭，忽然回身關照道：「小心！」

話聲方落，驀地當前燈光大作，十數道燈光有如蛛網岔集般，自四面八方一併向着這艘船上集中過來——

緊接一着陣子弓弦響處，無數箭矢雨點似的向着船上射了過來。

所幸各人早已有了完全準備，這時見狀一併將手上盾牌舉起，但聽得一陣子劈剝之聲，來箭全數被格落在地！

甘十九妹手上雖無盾牌，但是她身手却極爲俐落，只見她略事揮打，已極其俐落的將來犯的箭矢全數擊落在地。

是時這艘快船，已瀕臨岸邊。

但聽得「嘩啦！」一聲水響，一條漢子驀地由水中昇起來，這漢子顯然是「銀心殿」埋伏在水裏的殺手之一，滿以爲得建頭功，那裏想到所遭遇到的第一個敵人，竟然是「甘十九妹」……是以甫才現身，即注定了他悲慘的命運。

眼前一聲水響之後，這漢子倏地由水裏躍起，掌中一口分水刀不容分說，摟頭蓋頂的直向着甘十九妹頭上揮刀猛砍下去。

然而不知怎麼一來，這口刀方自落下一半，却已經到了對方甘十九妹手上。

那漢子雙足還沒沾足船板，即爲甘十九妹反掄過來的刀鋒砍中了上軀。

這一刀份量極重極猛——

燈光岔集之下，清楚的看見他中刀之後鮮血四濺的一剎，然後翻身，墮水，一時水花四濺，那截屍身之上甚至於還嵌着那把刀。

這漢子的出手，由始至終，簡直就像是眨了一下眼睛那般的輕鬆，就此完結。

緊隨着這名殺手之後，即聞得一連兩聲水響，同時又有兩名漢子由水裏躍起，向着來船左右兩船上撲到。

這一次無須甘十九妹動手，「黃面太歲」花二郎與「飛索刀」李平，雙雙已經迎上了二人。

但聽得一陣子兵刃交擊聲響，先撲上的一名漢子，首先爲花二郎一隻貼腕短刃刺中前胸，翻身落水，後上的那個人却被李平拖上船，格殺於亂刀之下。

只不過是眨眼之工夫，後上來的兩個人也先後斃命！水波裏簇湧起片片水花，現出了許多人——這些人原來埋伏在水裏，想伺機向敵人下手，只是目睹及此，却沒有一個人膽敢再冒死犯難——只聽見哨音三響，這些人遂匆匆向岸邊退後。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道：「鼠子伎倆，也敢逞能！」

話聲一落，玉手輕揮：「隨我來。」

只見她嬌軀輕折，海燕掠波也似的，已自船頭上竄了起來——緊接着身後十條漢子，一個跟着縱起，一齊撲到了岸邊。

猛可裏弓弦再響，無數箭矢雨點似的自四處飛來，各人揮動盾牌，來犯箭矢一一格落在地！——

即見敵陣之中，倏地挑起了紅燈一盞，大片喊殺聲中，數十名殺手，由岸上，水邊直向着甘十九妹一列十一人撲襲過來。

花二郎以次九人，一經上岸，紛紛立實腳步，待令而行，甘十九妹目注敵人來勢，冷冷一笑，吩咐道：「大家全力攻擊，不許放走一個。」

話聲一落，十一人倏地分開來各自爲敵。

「銀心殿」方面所埋伏的這些人，雖然當得上是訓練有素的精銳幹練，只是較之甘十九妹親身押陣的這十一個高手，自然還相差得太遠。

雙方猝然交接的一剎那，甘十九妹已施展快速手法，一連擊斃了二人。

「黃面太歲」花二郎的兵刃是一桿「蛇骨槍」，一經施展開來，上下翻飛，更似有「萬夫不敵」之勢，轉瞬之間，即爲他一連擊斃了三個。

——其他各人，如「緊背低頭」莫三畏，「血炸蜢」孔翔，「飛索刀」李平等諸人，無不是身手不凡，大可獨當一面的人物，敵陣之中，雖然亦有傑出之士，絕非其敵，是以在極短的一剎那交接裏，已死亡過半。

驀地，岸上響起了清楚的一聲長哨，眼看着對面暗處又昇起了一盞藍燈。

來犯的這些殺手，來得快退得也快，倏地四散狂奔，入水的入水，逃竄的逃竄，轉瞬間逃散一空。

地面沙灘上留下了有十五具屍體，值得甘十九妹慶幸的是，十五人之中，竟然沒有一個

人是屬於自己一方面的。

甘十九妹顯然對於這一豐碩戰果並不滿意，她原是想把來犯人等全數殲滅在岸，這個願望並未實現。

望着敵人退竄的背影，她舉手爲號，阻止住手下的追殺——由這一事實證明，敵人陣營裏果然藏有高明之士。

甘十九妹冷冷的笑了一笑，囑咐身邊的「黃面太歲」花二郎道：「關照他們聽令行事，不可輕舉妄動，現在跟着我進入敵陣。」

花二郎迅速把話傳卜去。

各人也都知道事關生死，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甘十九妹果似胸有成竹，這時帶領着身後十人進入了眼前陣口——也就是方才李桐等一行四十人遇害之處，面對着眼前一片嶙峋的亂石，她舉手作勢，各人遂卽停卜了腳步。

花二郎上前一步，輕聲道：「姑娘發現了什麼?」

甘十九妹那雙明媚的澄波眸子，注視着當前的石林，語音冰寒的道：「這裏果然有鬼——李桐那些人必然就是葬身於此——」

一面說，她秋波頻轉，早已前後左右形勢面面顧到，微微點一卜頭：「我明白了……」

花二郎道：「看樣子，敵人是在玩誘敵的把戲，想把我們引到石林子裏，然後再伺機加害。」

「不錯！他們就是這個意思……」

花二郎道：「姑娘的意思是……?」

「我不會讓他們稱心如意的……」甘十九妹前進了一步，打量一刻，又後退回來，點點頭道：「我猜的不錯，敵陣裏果然有一個擅佈奇陣的高人——只是，他遇了我，卻要叫他好看。」

花二郎道：「我們眼前將要如何?」

「你先不要慌——讓我略靜一卜。」

一面說着，甘十九妹忽然就着足卜一方大石坐卜來，仰首看向花二郎道：「你身上有火沒有，亮着了吧！」

花二郎應了一聲：「遵命！」

當卜探手取出了千里火，迎風一幌，一股火焰上竄起尺許來高，頓時眼前一片光明。

首先映入花二郎眼簾的該是甘十九妹那雙美麗的眸子，水汪汪的……那麼黑白分明——她臉上雖依然覆着那襲薄薄的輕紗，但是在她坐卜的姿式裏，已失去了掩飾的效果，花二郎緊貼她身後站立着，正可以居高臨卜將那張吹彈可破，清艷絕俗娟秀面頰看得一清二楚——

頓時，他身上起了一陣異樣的激動，那顆心忑忑得十分厲害——目迷美色，由於內心深種的傾慕，偶然得能證實，更不禁與起了一番意亂情迷，倒似乎面臨眼前的大敵，反倒成爲次要的問題了。

甘十九妹由胸前抽出了短劍，就着頭上的火光，在地上劃了幾條綫道——暫時她陷於沉思之中。

過了一會兒，她面上現出了笑靨，微微點頭道：「這就是了——好個聰明人！」

花二郎幾乎爲眼卜這張美麗的臉迷住了，由他站立那個角度卜看，豈止是對方那張美麗的面頰，那粉頸。玉項，酥胸……幾乎都畢陳眼底而呼之欲出，一時他心裏滾動着熊熊的慾火——只是卻還絕對不敢做出任何非禮舉動！

甘十九妹已把對方的陣勢研究透澈了。

「我明白了！」她笑得那麼輕鬆自然：「你可看出了什麼不對的地方麼?」

說了這句話，卻沒有聽見花二郎的回音，她抬起頭來，忽然發覺到對方凝神垂視的一雙眸子，不禁頓時一怔粉臉上與起了一片紅潮！

「花當家的——」說了這句話，她霍地站了起來，怒聲嗔道：「放肆——」

花二郎登時如着冰露，大吃了一驚，踉蹌着後退了一步遂卽躬身道：「姑娘賜示——」

甘十九妹目光輕轉，發覺到身側外九人九雙眸子，無不聚集在自己身上，這些目光雖然只是含蓄着無比的敬畏神色，不可否認的，其中泰半也屬於含有色情的迷惑——

目睹及此，甘十九妹心裏的那口氣，無形之中反倒爲之消失了。

天卜的男人大多都是這樣的。

其實這種目光，她早已就應該「見怪不怪」了，又何獨對於這個花二郎有此苛責?

一念及此，她也就平卜了心頭的一腔怒火，眼前正當用人之際，更不該爲了如此瑣碎傷了和氣！

這麼一想，她立刻也就原諒了花二郎的冒失！

當時看着他無可奈何的嘆息了一聲，輕聲嗔道：「大敵當前，花兄——你們切忌大意不得呢！」

花二郎原料對方必將對自己無情發作，心裏正自驚惶無度，這時見狀才算一顆心又放了卜來，正因爲對方這般的恩威並施，才使得他甘於以死効命！

當時聆聽之卜，整襟肅容的躬身道：「屬卜謹遵託囑，願以死効命！」

甘十九妹微微呆了一卜——實在說，這個花二郎的氣宇儀容都算得上很不錯的，再者他武技造詣頗高，爲人又重情義，這是論私，若論及公，由於他的率先倡導，可使皖北地方上千的黑道人物，樂於効命，聽從甘十九妹的指使——

這樣的一個人，甘十九妹自是無論如何不能像對付任何一般人，或是對付阮行那樣的來對付他，非但如此卽使少事攏絡也是應該的。

忽然間，甘十九妹想通了這個道理，覺得自己身邊如果除了阮行之外，再多上這麼一個「護花使者」未嘗不是件好事。

當然，這只是她心裏一刹間的有感而發，自然不便立刻形諸面前。

「花兄不必客氣！」她那雙威稜的目神早已大見緩和：「你過來，我們商量一卜。」

花二郎受寵若驚的走上前，躬身道：「姑娘指示！」

甘十九妹目光一掃其他九人道：「你們也請過來。」

九人躬身施禮，俱都擁身而前。

「你們聽着！」甘十九妹鶯聲低轉道：「敵人顯然在石林裏設有埋伏，而且他們當然很清楚我們已經來了，我也希望讓他們知道。」

微微頓了一卜，蛾眉輕揚道：「我們如果進入石林，雖然眼前我已經看穿了陣勢的微妙，但是，卻不能使你們每一個人都能瞭解，所以……」

花二郎道：「姑娘敢是另有智謀?」

「也可以這麼說！」甘十九妹緩緩的道：「對方的陣門我剛才摸清楚，現在你們跟着我進去，我們只要反其道而行，另外佈卜一個陣，不但不會受害，反而使他們自亂了陣腳，那時就可趁亂出手，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於是，她玉手輕招，將花二郎喚至面前，輕輕的在他耳邊囑咐了一番，花二郎頓時感覺到無限受用，當卜將這番交待一一傳了卜去，各人俱都心懷興奮！

甘十九妹等到每一個人都心領神會之後，遂卽點點頭，說道：「好，我們現在就開始行動吧！」

她於是率先前行，花二郎莫三畏一行十人緊緊後隨在她身後。

甘十九妹向身後的花二郎點了一卜頭，後

者立時會意，比了個手勢，十個人頓時散開來，按照了事先商量好的位置各自站好。

甘十九妹看了一眼，覺得很滿意的點點頭，遂卽向花二郎道：「把你的千里火借給我用用。」

花二郎立刻答應了一聲，雙手奉上。

甘十九妹接到手中，冷冷一笑道：「你們等着瞧吧，馬上就有好戲看了！」

說罷一手拿着千里火，另一隻手握着胸前那口寶劍的劍把，嬌軀輕轉，已來到了那爿佔地頗大的石筍林前，略一注視，遂卽向石林步入。

設非是胸有成竹，她焉敢這麼施展?

天上雖有星月，但礙於眼前高矮參差的石林，四週圍黑黝黝的，看起來一片陰森，簡直伸手不辨五指！甘十九妹卻是「智者不慮」——她那雙精銳眼睛，更像是擅於暗中觀物——

就在她前進到某一個位置時，忽然站住了腳步——耳聽得一股凌厲的刀風，直由她側面直劈而卜。

甘十九妹僅聽刀風，已猜知對方刀勢卜落的部位，是以就在刀風一起的刹時，早已迅速的轉動方位，事實證明她的聽覺極是正確——

聽得「嗆！」的一聲，對方這一刀正正的砍在了一方巨石上，由於力道過猛，一時石屑紛飛，濺起了一溜子火花！

這人一刀不曾砍中甘十九妹，頓時發覺到不妥，趕緊抽身換步，只是在甘十九妹的監視之卜，那裏能襯心如意。

事實上甘十九妹早已把這陣勢摸得一清二楚，轉側之間，踏宮過門，已攔在了這人左側方。

那人驀地一驚，來不及抽招換式，只覺得寒風貫頂，已吃甘十九妹迅速落卜的短劍劈中面門，頓時慘叫了一聲，橫屍就地！

甘十九妹一劍得手，身勢絕不停滯，嬌軀連轉，蝴蝶穿花也似的，已移宮換位。

果然她的這一措施極有見地。

就在她身勢方自移動的一刹間，驀地在她原立身處前側左右，同時閃出來一條人影。

映着當空月亮，這兩個人身形極是朦朧，倒是那兩道落卜來的兵刃寒光十分醒目，快是快到了極點，卻仍然失勢於甘十九妹的洞悉機先，雙雙走了空招。

一招失勢，也就等於爲自己罹卜了難以彌補的殺機！

和先前那個人的感覺幾乎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這一次甘十九妹不再由正面出劍，卻猛然由他們身後襲了上來。

二人只覺得身後一冷，簡直連同身都來不及，已經雙雙中劍仆倒於血泊之間。

這一劍甘十九妹顯然是施展一手稀罕的劍招——「劍點雙螢」，出劍之快，眞令人嘆爲觀止，卽使現場有旁觀者，所能看見的也僅僅只是一閃卽逝的兩點螢光。

收劍，退身，融於一式！當今之卜，能夠把劍術融合得如此爛熟的，只怕極是罕見！

直到此刻爲止，她雖然劍殺三人，可是還不曾接觸到對方設於這一陣勢之內中心人物！

然而，就在她退身收劍的一刹那，一股凌厲的強風，忽然由她左側面襲近過來——

這才是她所要尋找的卜手對象！

循着這股子凌人的尖銳強風之卜，甘十九妹陡地把身軀貼向身後石筍，凹腹吸胸，盡可能的在出息之間把身子變得極薄——

她的這種措施顯然是必要的。

眼前，就在這一刹那，一道銀光，長虹貫日般地，直由她身前劃落卜去。

幾乎擦着了甘十九妹的胸衣，確是險到了極點！

也就在這人一劍走空的同時，甘十九妹霍地抖動左手——「呼啦！」一聲，亮着了手裏的千里火，火焰子驀地噴出了尺許來高。

現場頓時火光大亮——卻也清楚的照見了對面施劍的這個人。

「銀心殿主」樊銀江！

樊銀江似乎不曾料準對方有此一手，一時吃了一驚，嘴裏厲叱一聲：「好賊人！」

長劍揮動，發出了一天劍雨，用「浪打礁石」的一招，向着對方身上捲過去。

只是，也就在同時之間，甘十九妹揮出了她懸掛在前胸位置的那一口短劍。

銀光乍閃，兩口劍「叮！」的互擊了一聲，樊銀江若敢不急急退身，他這隻持劍的手就別想再能保住——饒是他及時退後，甘十九妹的劍尖，卻仍然在他銀灰色的長衣卜襟上開了尺許來長的一道口子！

這一驚，直把年輕氣傲的這位「銀心殿主」嚇了個冷汗淋漓！

仗着他熟悉眼前陣法，身形連閃兩閃，已沒入嶙峋的亂石之間——

只是甘十九妹卻不打算就此放過他，這個陣法她也不含糊，當時身軀連閃兩閃，直追卜去。

樊銀江方自以爲及時脫身，不料身形未定，身後緊風襲近，匆忙中回顧了一卜，不禁吃了一驚！

當時前軀向卜一探，就勢左手後撩，由衣袖裏打出了一兜暗器「鐵蓮子」。

暗器一經出手，樊銀江更不猶豫，抱劍一個疾滾，已遁出丈許以外。

這一手確實够得上陰損，雖然說仍然難望傷着了甘十九妹，可是若用以掩護樊銀江的脫困，卻很是得當！

等到甘十九妹撥劍揮落了迎面而來的一掌鐵蓮子時，樊銀江卻已脫身於戰圈之外。

恍惚間，甘十九妹已覺察到對方轉移了陣法，眼前諸景驀地向卜一沉，直似踏足在一艘顚沛波浪間的船上一般！由不住身子向前蹌了一卜。

這番情形，如果換在一個不諳陣法的人，必然會亂了章法，對於甘十九妹來說，卻是「智珠在握」，一時之窘固所難免，想要就此把她困住，卻是萬萬不能。

敵人方面，卻把握着此一刻良機，陡然間對甘十九妹使以暗算。

兩條人影，由暗影裏忽然縱身而出，一人施槍，一人施刀，施槍的人足卜霍地跨進一步，長槍挺動，抖起了斗大的一朵槍花，這桿槍直向甘十九妹前心上猛刺過來。

甘十九妹忽然覺出這人手勁極大，槍身之上透着一股尖銳的急風，心知必爲對方陣營裏一員猛將，樂得拿他來殺一殺威！

思念之間，她短劍迎着對方來犯的槍尖，輕輕一撥，「四兩撥千斤」的巧妙力道，已把這桿巨力萬鈞的長槍撥向一旁。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一刹間，另一名施刀的漢子驀地騰身躍起，靈猿躍枝般的，猛然向着甘十九妹當頭直撲卜來。

這口刀也同那人手上的槍一般，挾帶着極爲强勁的一股力道，直向甘十九妹當頭猛劈卜來。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身子霍地一個快閃，這一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颼然自她身邊擦了過去。

他的刀身還來不及再次舉起，陡然間只覺得右胸肋間一陣子發冷，已被甘十九妹掌中那口極其鋒刃的短劍刺進了右肋。

這人大叫了一聲，身子一連打了十幾個旋風，重重的摔了出去，甘十九妹卻已再次閃身

丈外。

先前施槍的那人一槍不中，猛然一個快轉，第二次抖槍直刺，甘十九妹有心要給他一個厲害，倏地劈手抓住了槍身。

二人都是用力極猛，只是在運力的手法上却大有不同，眼看着這桿長槍驀地向當中一彎，倏地彈空而起，却把那漢子高高彈起，足有兩三丈高下，摔了出去。

甘十九妹一經出手，身法絕不遲疑，她已經對於眼前陣法摸得極爲爛熟，當下右手緊握住劍柄，左手拿着千里火，身軀踏實步位，一連闖進了對方五處陣門——

她行動至爲快捷，使人防不勝防！

那些守候在宮位之內的人，根本來不及出手狙擊，但見面前人影幌動，火光乍亮，却已遭了甘十九妹極爲快速的淩厲殺着！

這樣一來，整個陣內俱都爲之大亂！一時之間衆聲喧嘩，人人奔命！全陣形成了一片亂嚷！俱都顧不得再守候在石林之內，紛紛向外奔出。

守候在陣外的花二郎以次九人，俱都按照先時甘十九妹的囑咐，站好了步位。

各人所站之處，乃係石陣之各處出口，早已守株待兔，候着出手之機！陣內敵人何曾會料到對方尙還會有此一着？黑暗中只顧向外快逃奔命，不意再次落入計算之中！

守候在陣外的十個人，看看時機成熟，卽由花二郎一聲令下，各人紛紛搶先出手，刀劍同施，那慌張出來之人，根本還沒弄濤是怎麼回事，却都紛紛作了刀下之鬼！

一時之間，喊殺震天，屍橫遍地！

這一仗不可否認「銀心殿」方面吃了大大的敗仗，甘十九妹這一面由於有見於先，佔盡了地利之便，又是以逸待勞，花二郎以次十人，無不武技精湛，相形之下，銀心殿埋伏在石林陣內的人，自是不及，當下除了樊銀江，蔡極等極少數三四人負傷脫困之外，其他各人，竟然不曾逃出一個，俱都被格殺在石陣之外！

甘十九妹這一方面，乃得大獲全勝。

當下甘十九妹遂卽發出了信號，只見她抖手打出了兩枚拳頭般大小的物件，一經着地，只聽得轟然一聲大响，登時衝起了兩團火球，足足冒起了百十丈高下，在天空中放射出極爲刺目的紅色火光，附近十數里內外，俱都能淸楚入目。

是時，守候在湖上的九艘大船，得到了甘十九妹進攻的信號，由阮行帶頭領先，紛紛搶上沙灘，裏應外合之下，瞬息之間，已聚集一團。

一時之間燈光火把渲染一片，數百人刀劍兵刄出鞘，喊殺聲聲震天地，看上去確是氣勢驚人！

甘十九妹出手拔了頭籌，眼看着大軍登陸，她一時倒可穩押後陣，不必親自出手，把眼前攻敵的責任交給了「黃面太歲」花二郎，她却從容步入了手下携來的小轎之中。

卽使在眼前這般衝殺陷陣的情況之下，她依然保持着原有雍容華貴和從容不迫！

小轎翠簾輕捲，抬轎的轎夫，依然是過去的老人，紅衣人阮行單手持着一盞紅紙燈籠，走在轎前左首，在大片喊殺邁進聲中，那麼不慌不忙的穩押陣後，向前邁進。

阮行眼看着這番勝利，不禁笑逐顏開的向着轎裏甘十九妹道：「姑娘可眞有一手，銀心殿看來是保不住了！」

甘十九妹輕輕搖了一下頭道：「你也不要把事情看得這麼簡單，敵人說不定還有什麼花招。」

說話之間，花二郎爲首的百十名先頭健者，已攻破了敵人第二道防綫。

銀心殿方面，想像已經感覺到敵人的威脅嚴重，自己方面已面臨到覆亡命運，是以各人拚死應戰，雙方二度交接，遂卽展開了較前一次更猛烈的拚殺！

這一次由於甘十九妹這面人數佔了優勢，再加以乘勝進擊，士氣大勝——

是以雙方在交戰不及一盞茶之久，遂卽已分了勝負！

花二郎，莫三畏，孔翔——這幾名厲害殺客，無不振奮有加，敵方兵敗如山倒，被殺得丟盔棄甲，屍橫遍地，很快的敗逃撤離。

於是，甘十九妹這方面乃佔領了「銀心殿」半池江山，奪下了頗具氣派的「分水廳」，與「銀心殿」前後對峙，形成一個新的局面。

甘十九妹立刻頒下命令，暫時按兵不動——於是，「分水廳」，「銀心殿」就成了雙方對峙的大本營——妙的是這兩處大廳之間僅有一道長廊啣結，只須順廊踏過，卽可一鼓作氣拿下了「銀心殿」而佔領全局，甘十九妹却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叫了暫停，不免令人大存不解，而莫測高深了。

× × ×

「分水廳」，甘十九妹高踞首座！花二郎以次十人左右相陪，其他數百人席地以坐，佔了滿滿一廳！

甘十九妹一隻手由面前几上，輕輕端起了一個靑瓷蓋碗來，裏面大半碗茶水尙還留有餘溫。

揭開了碗蓋，她留意的看了一下碗中茶，遂卽將茶碗放下，那雙美麗的眼睛裏，含蓄着淺淺的笑意。

阮行躬身請示道：「姑娘發現了什麼？」

甘十九妹道：「我剛才由這碗茶的溫度已經判斷出敵人的狼狽逃竄，而這碗茶，顯然就是對方那個高人所留下來的——他已經嘗到了我們的進攻神速，而亂了心，這一仗，我有絕

奇人奇技

董琦刀斬馬鈴薯

·麥海雲·

近來俠義英雄人物當中，最有名氣的是兩個人，一個是霍元甲，另外一個是大刀王五。因爲大刀王五比他早死，再又因霍元甲創立精武體育會，那一個會舘至今仍然存在，便使人覺得霍元甲的威名勝過大刀王五，但以老前輩的武林人物說來，這兩個大俠，半斤八兩，要是赤手空拳的打鬥起來，當然是霍元甲佔優，因爲他有一套拳術叫做迷蹤藝，那是霍家歷代的秘傳絕技，剛剛交手，便失去了他的踪跡，故此，贏的機會較大，反之，兩人用兵器交手，那就霍元甲鬥不過大刀王五了，事實上王五那柄大刀非常威猛。大刀王五之所以享譽就靠那把大刀，這把刀叫做金背大砍刀，刀背特別厚，刀鋒却很薄，如果用它跟刀劍或棍棒一決雌雄，它的刀背除了震格對方的攻勢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威力，能够使敵人的武器震落，倘若那把刀比較細小就沒有這種威勢。

向來擅長使用單刀的人，總有這種感覺，刀背够厚，擋格容易，揮舞就不够靈活，反之，整整一把刀，又輕又薄，叫做柳葉刀，刀身比較窄，揮舞的時候固然靈活，如果對方用長兵器衝刺，擋格的時候就不够威風，在這種情況下，擅長單刀的人必須看淸楚自己的體力，再行定奪，如氣力不够雄厚，那就不宜使用大砍刀。

如上所述，可見大砍刀並非所有人能够使用，王五不但有力使用它，還可以揮舞得非常出色，跟柳葉刀相似，那是他刀法能够壓倒同行的一個原因。從這方面看，顯然他的臂力特別厲害，不過，任何一種刀法或劍法，都是有師傅傳授的，王五當然有師傅，絕非夢中由仙人傳授得來，關於他的師傅，有許多人不知道，此人姓董，單名一個琦字，他是無意中看上王五，然後把武功傳授，此事甚奇。

照老師傅稱述，那天王五在天津的一塊空地賣藝，打開了檔口，挾着一柄大砍刀，抱拳向四週的觀衆行禮，先說那套刀法是家傳絕技，現時爲了謀生，出來賣藥，向觀衆表演，跟着很自謙的說道：「人有錯手，馬有失蹄，倘若有甚麼錯漏，敬請各位原諒。」

說完這幾句話，王五就展開架式，從第一招「狂蜂出洞」開始，變成「彩蝶單飛」，「葉底游魚」，以及「狂風掃葉」等，演來一招比一招緊，幾乎看見刀光看不見人，當時圍着看熱鬧的街坊愈聚愈多，全部拍掌叫好，只有一個村夫打扮的人，年約五十多歲，微笑點頭，對其他看熱鬧的人說：「此人的刀法也不俗，但却有許多漏洞，倘若下點工夫苦練，或者有成就的。」因爲他的語聲頗高，無意中傳入王五的耳鼓，王五很不舒服，便收刀跟他交涉：「老丈能够如此批評，相信一定有更好的刀法，晚輩很想找個機會見識一下，可否把我的刀借給你表演一次呢？」照道理說，這個老翁不應隨意批評人的，反之，說話已經出口，王五忽然跟他大開交涉，請他表演，那就不應該拿刀要弄。世事很奇，這個老翁聽了忽又臉露微笑說：「老夫並非會彈不會唱，說得出就做得到，當然自問刀法比你略勝一籌，然後那麼說的，不過，老夫血氣漸衰了，恐怕手上沒有勁，不能够像年青的時候演刀那麼凌厲了，既然老哥渴望我表演一下，我就獻醜吧！」他說完這番話，把視綫投在身邊的瓜菜籮，忽然看見有一籮馬鈴薯，他就欣然向王五說：「我在場中舞刀，不管刀法如何美妙，難以令觀衆心悅誠服，最好由觀衆抓住馬鈴薯向我抛來，如果有人能够把我擊中，那一籮馬鈴薯的錢就由我付給，反之，全部馬鈴薯抛個清光，沒有一個馬鈴薯打中我，那一籮的馬鈴薯就由你付給賣菜翁了，你願不願意？」

馬鈴薯只是賤物，算得什麼呢？王五當然一口答應。

老翁說完，站在場中，接過王五送上來的大刀，立刻把它揮舞，不知道他的刀式如何變化，只見刀光閃閃，幾乎是一團寒光罩住了身體，連人也看不出，王五看見這種情況，心裏暗吃一驚認爲此人的刀法確是厲害，遠勝過他，不過，刀法很奇，演刀是一回事，落場交手那是另外一回事，王五認爲他如果表演刀法，叫人把馬鈴薯抛過來，很難把所有馬鈴薯斬開的，很想試一試那個老翁，於是把整整一籮馬鈴薯分做四份，分別送交四週的觀衆，讓那些人分東南西北，站定脚步，一聲暗號，各人把手握着的馬鈴薯向老翁抛擲。當時所有觀衆都是喜歡看熱鬧的，很快那些馬鈴薯就像雨點般抛擲，抛到他的身上去。

奇怪得很，雖然成籮馬鈴薯分四個角度抛出去，總是給他的刀鋒分爲兩斷，較細的馬鈴薯還給刀風震落，無法接觸他的身體。

王五看了，喜出望外，心知肚明，他所謂家傳的刀法，遠比不上這個老翁，非常佩服，當時他福至心靈，立刻拉住那老翁，自己認輸，除了給錢賠償馬鈴薯的賣菜翁外，還邀請老翁同到附近的酒家喝一杯酒。老翁並不推辭，坐定交談，王五問起他的姓名，才知道是北方名拳師，姓董，單名一個琦字，拳脚的功夫有限，至於刀法，十代傳下來的，確有獨到之妙，王五本身醉心於大砍刀，立刻懇求他收自己爲徒，董琦也樂意指點他，但却叫他暫時抛棄賣藝的生涯，回到董家莊習技。王五在他的指導下，把刀法苦練，過了一個時期，他就更加純熟，對於那種厚背薄邊的大砍刀，耍得極爲出色，然後告辭。

臨走的時候，董琦還很鄭重的對他說：「用大刀跟刀槍棍棒作戰，你已經是登峯造極了，但要注意這一點，如果碰着軟兵器，即是七節軟鞭，練子槍，或者綢紗帶等，便要認眞當心，提防那柄刀給它捲住，我有一招非常巧妙的功夫叫做東風吹柳，即是給對方纏住刀柄的時候，並不退縮，反而趨前，把那柄大刀好像飛鏢似的抛擲出來，敵人只顧得用軟兵器拉刀，不提防你會抛刀的，可能腹部裂開，立刻身亡，這一招一出就是傾全力搏鬥的，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除非萬不得已，切勿施展出來。」

王五虛心受教，董家的刀法本來另有名稱，王五成名之後，所有人都稱他做大刀王五，好像那一路刀法是他發明出來似的，實際上他只是向姓董的老翁學習而已，不過王五確是玩得十分出色的，簡直是靑出於藍，就算董琦在年輕力壯時候也比不上他，故此，他有資格榮登刀王寶座。

對信心，我們打贏了！」

阮行吶吶道：「姑娘何以看出了這人亂了心？」

「這還不簡單麼？」她侃侃的道：「你看這隻青瓷蓋碗，乃是何等名貴珍細之物，必係他隨身心愛之物——我方才又略查了一下碗中茶，水，無不皆是上選，足證這個人是個斯文養性之人，在兩陣交鋒之間，他猶能從容品茗，講究如故，可見他平昔養性之深，然而一旦敗逃，竟然連這心愛之物也忘了携同，又足見其臨退倉促，兵法有謂『攻城爲下，攻心爲上』！很顯然的，在心理上，我們却已經戰勝了他。」

阮行在旁不解的說：「既然如此，姑娘又爲什麼不乘機作勢，一鼓作氣的拿下了對方的銀心殿，把這些人澈底消滅乾淨？」

「所以你就又不懂了！」甘十九妹冷冷的道：「敵人所以膽敢逃入銀心殿，當然有恃無恐——你且看——」

一邊說，她站起身來，手指向窗外那條長廊道：「分水廳與銀心殿僅一廊之隔，其間並無明顯之據守，這就顯示出其間大有名堂——我們好不容易佔領了這個據點，一擊不勝，可就後退無門了。」

「黃面太歲」花二郎聽她這麼一說，心內大是欽佩，當卜頻頻點頭道：「姑娘卓見，屬卜欽佩之至，如屬卜之淺薄見識，亦認爲如此，屬卜不才曾習過『六合奇門遁影』之術，以之打量眼前這條長廊，頗覺有些名堂，只是見識淺薄，竟然看不出什麼名堂。」

甘十九妹向着他微微點頭笑道：「花兄這麼一說，雖不中，也相去不遠，足見高明！」

花二郎躬身道：「姑娘誇獎！」

甘十九妹道：「這奇門遁影之術是最深奧不測，虛虛實實，變幻不一，只是先天上却有一個顯著的弱點，你可知道？」

花二郎怔了一卜，搖搖頭表示不知。

甘十九妹說道：「那是，只能守，而不能攻——」

「哦——」花二郎恍然大釋，點點頭，說道：「姑娘這話，說得誠然是有所見地了！果然不錯——」

「所以，敵人如果眞的以此術佈施，也就證明了他們內部實力的空虛——」微微一頓，她才又接道：「話雖如此，要想看透這種遁影之術的奧妙，却是大非易事！」

說話之間，就見那長廊一端——也就是銀心殿那邊亮起了兩盞明燈——

卽見一雙銀衣童子，人手持着一支火把，遠遠的行走過來。

甘十九妹立時目光注視過去，不再說話。

却見那兩個銀衣少年，每走幾步，遂卽用一枝松油火把，將懸在兩廊間的燈籠點燃——那條長廊少說也有百十丈遠近，這一溜子燈點燃卜來，須時甚久，二少年却是不慌不忙慢慢行來。

看到這裏，阮行忍不住道：「這是在弄什麼名堂？」

甘十九妹向一邊的花二郎道：「花兄你可注意到了？」

花二郎臉色一紅道：「姑娘明示！」

甘十九妹道：「你看左面那人點的燈乃是順序而卜，右面那人所點却是間隔而前，你注意到了麼？」

這麼一說，自然各人都看清楚了。

原來是黑黝黝的一條長廊，忽然經過兩串明燈的點綴其間，頓時現出了綺麗的一番異彩，妙在左面那行燈光一經點着，却是婉轉如龍，右邊那一條却是直伸而下，一曲一直看來饒富趣味——

自然這其間絕非事實的表面所顯示的那麼單純，有心者如甘十九妹日睹之下，頓時有點領悟，而阮行與花二郎諸人，却宛如置身十里霧中，簡直莫測高深！

花二郎不明白的道：「以姑娘所見，這又是什麼意思？」

甘十九妹那雙澄波眸子，一直注意的盯視着對面，忽然冷笑道：「敵人這一手不過是警告我們不得輕舉妄動，暗示他這長廊內佈有殺着，那是『左弓如龍盤雲霧，右箭穿心最難防』！哼！敵陣之中的這個人，居然明顯的跟我叫起了字號，我倒是想要會他一會了！」

說話之間，那兩個手持火把點燈的人，已把長廊內的兩列燈光，相繼點起，同時轉身步囘——

甘十九妹向阮行一點頭，道：「你與我綴下去！」

阮行應了一聲是，剛想躍身而出，忽然却又似有所顧忌的囘過身子來——

甘十九妹道：「你大可放寬了心，我方才說過了，這一陣是個虛陣，你只要按我傳授你的『五五進身』之術前進，到不能前進時爲止，再行原路轉囘。」

阮行躬身應道：「是！」

當下身形伸縮之間，快加脫弦之箭，颼一聲，已躍向窗外，身形再躬，疾若飛鳥般的已撲向長廊一端。

是時那雙銀衣人仍在前面不慌不忙的徐徐前進，阮行存心想在主人甘十九妹面前賣弄一卜，是以足卜一經踏上長廊，卽遵照甘十九妹指示，以五五之數向前踏進。

果然，不消一刻，已遁進前行二人身側。

一雙銀衣少年，頓時面現驚惶，突地站住脚步，囘過身來。

阮行獰笑一聲道：「不知死活的兩個娃娃，看你家二爺擒你們卜來。」

話聲一落，突地飛身躍起，直向二少年身後撲去。

站立在大廳內的甘十九妹看到這裏，輕嘆一聲道：「糟了！」

花二郎不解道：「怎麼了？」

「唉！」甘十九妹纖手輕輕在窗欄上拍了一卜：「阮行不聽我話，自亂了陣脚，活該倒楣，只怕要被困在眼前這『奇門遁影』陣勢之內了。——」

花二郎道：「屬卜對於這種陣勢，尚能略通一二，或可對他加以援手，救他出來。」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你先少安勿躁，我們靜以觀變再定取捨之道。」

一面說，她緩緩在位子上坐了卜來。

一陣輕風吹過來，微微揭起了她臉上的那一襲面紗。

花二郎情不自禁的却又窺見了她娟秀而壓倒羣芳的美麗面頰，頓時神色爲之一凝。

雖然是身外人的一個細小動作，却也逃不過甘十九妹那雙觀察入微的眸子。

似憐惜又似厭惡，她看了他一眼，後者頓時垂卜頭來，情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

甘十九妹目光四卜裏轉了一轉，身後雖有別人，但却距離甚遠，換言之，却只有花二郎一人侍在身側！

忽然她微笑了一卜：「花二郎，我原以爲你是一個正人君子，想不到你仍然脫不了一般男人的通病，可惜！」

花二郎先是一驚，可是忽然發覺到甘十九妹語氣裏亦不會帶出責怪之意，一時有些意亂情迷，只是甘十九妹所留在他心目中的威儀，却不容許他心存非份之想！

他也只能窺伺着對方的語氣，作試探性的探詢挑逗！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illegible]號